2011.03.20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枯木開花

施叔青 著

圣严法师传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我把写传当作修行，以平常心对待，日子过得平淡，但极充实……平生首次体味到佛法的妙用，写作过程中，有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摄，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施叔青

师父送我《枯木开花》一书，一边在扉页上题字一边说："只要你来三天，就知道什么是'禅'。"

师父是智者也是哲学家，他教导我们用智慧做慈悲的事。

……将来，环保纸化为尘土，师父就和大地融为一体了，他的极乐世界将会和人间净土合而为一。师父用生命为我们做了伟大的开示，给世人上了宝贵的一课。

林青霞

ISBN 978-7-108-03329-1

9 787108 0332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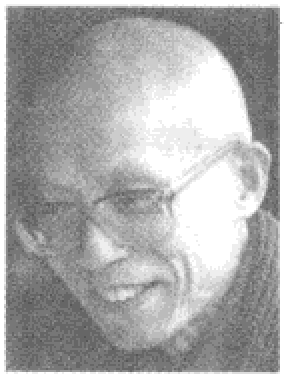
定价：34.80元

B949.92
S471

枯木開花

圣严法师传

施叔青 著



B949.92
S471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经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独家授权，限在大陆地区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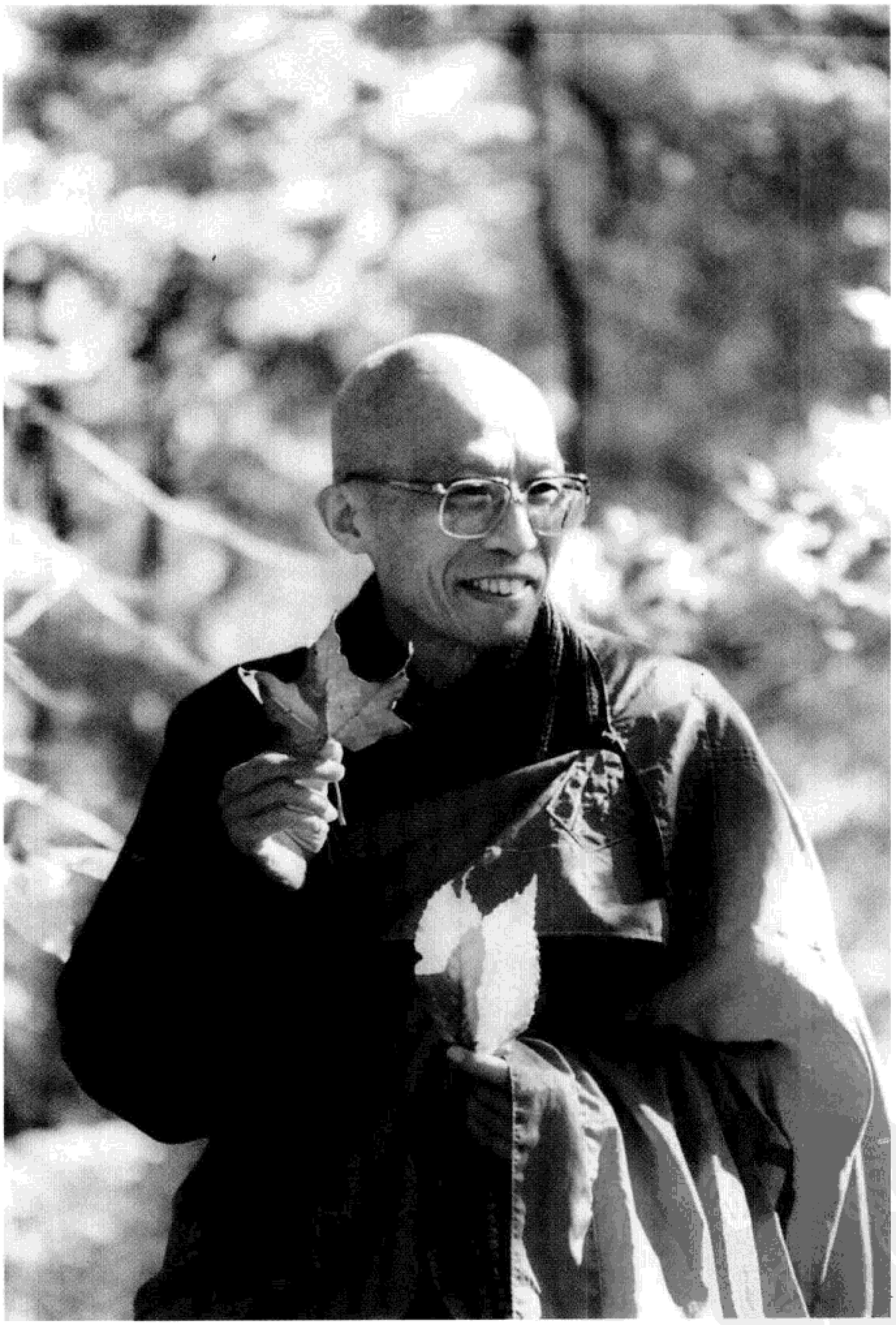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枯木开花：圣严法师传／施叔青著.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0.2
ISBN 978-7-108-033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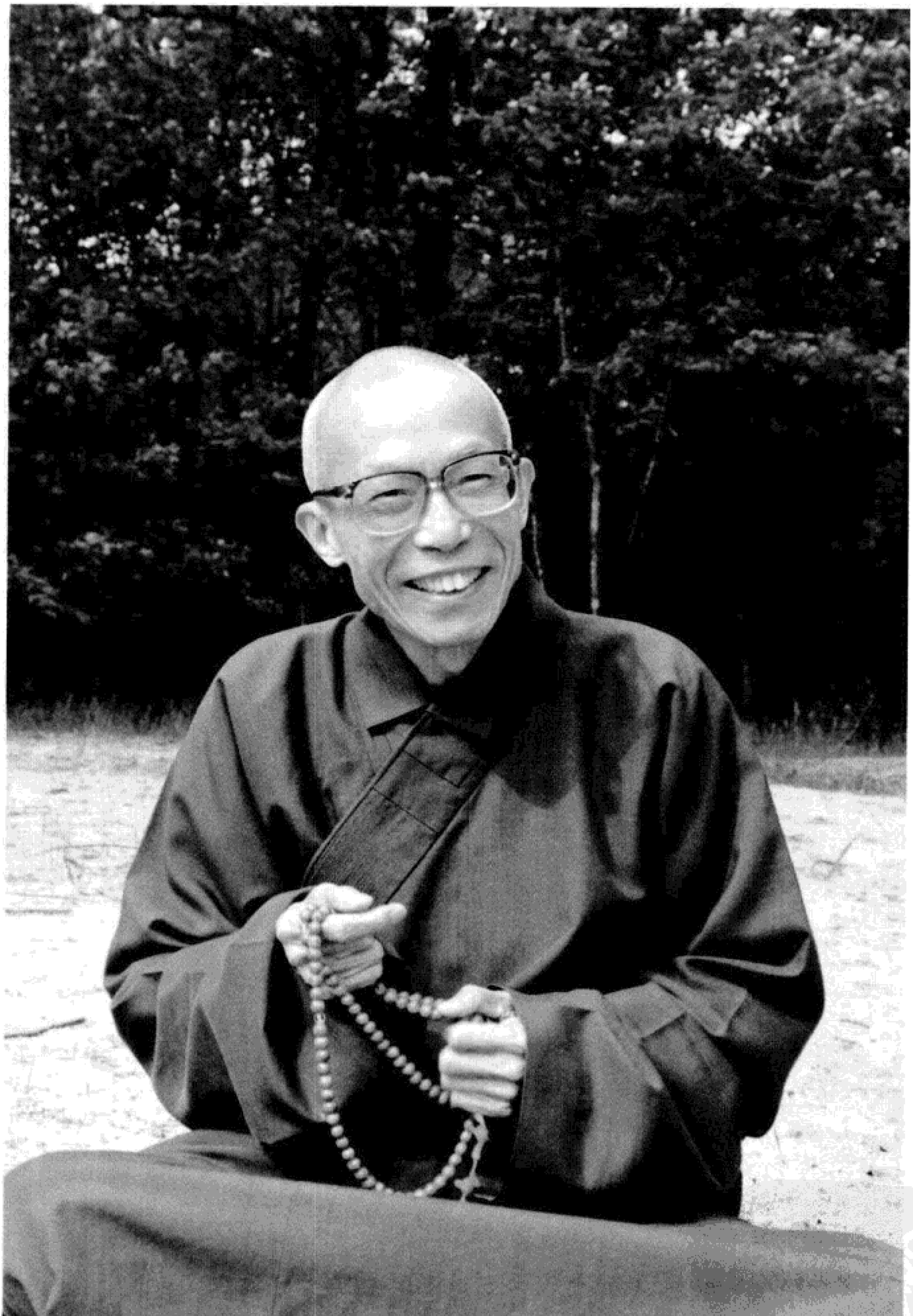
Ⅰ.枯…　Ⅱ.施…　Ⅲ.圣严法师（1930～2009）-传记
Ⅳ.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995 号

特约编审　张顺平
责任编辑　张　琳
封扉设计　蔡立国
书名题签　杜忠诰
出版发行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9-42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180 千字　　图版 89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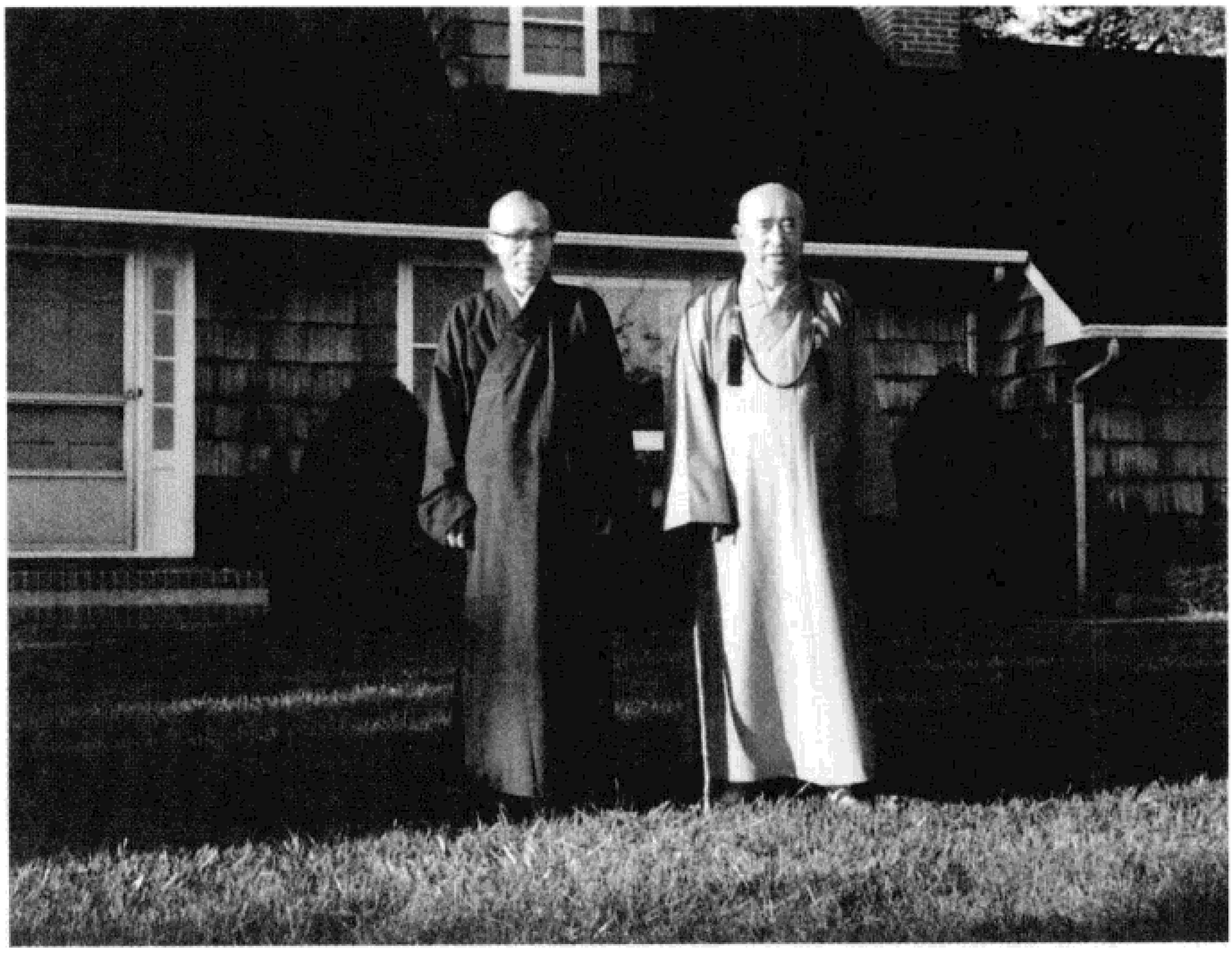


拈“花”微笑，垂手可得。(Edward Peters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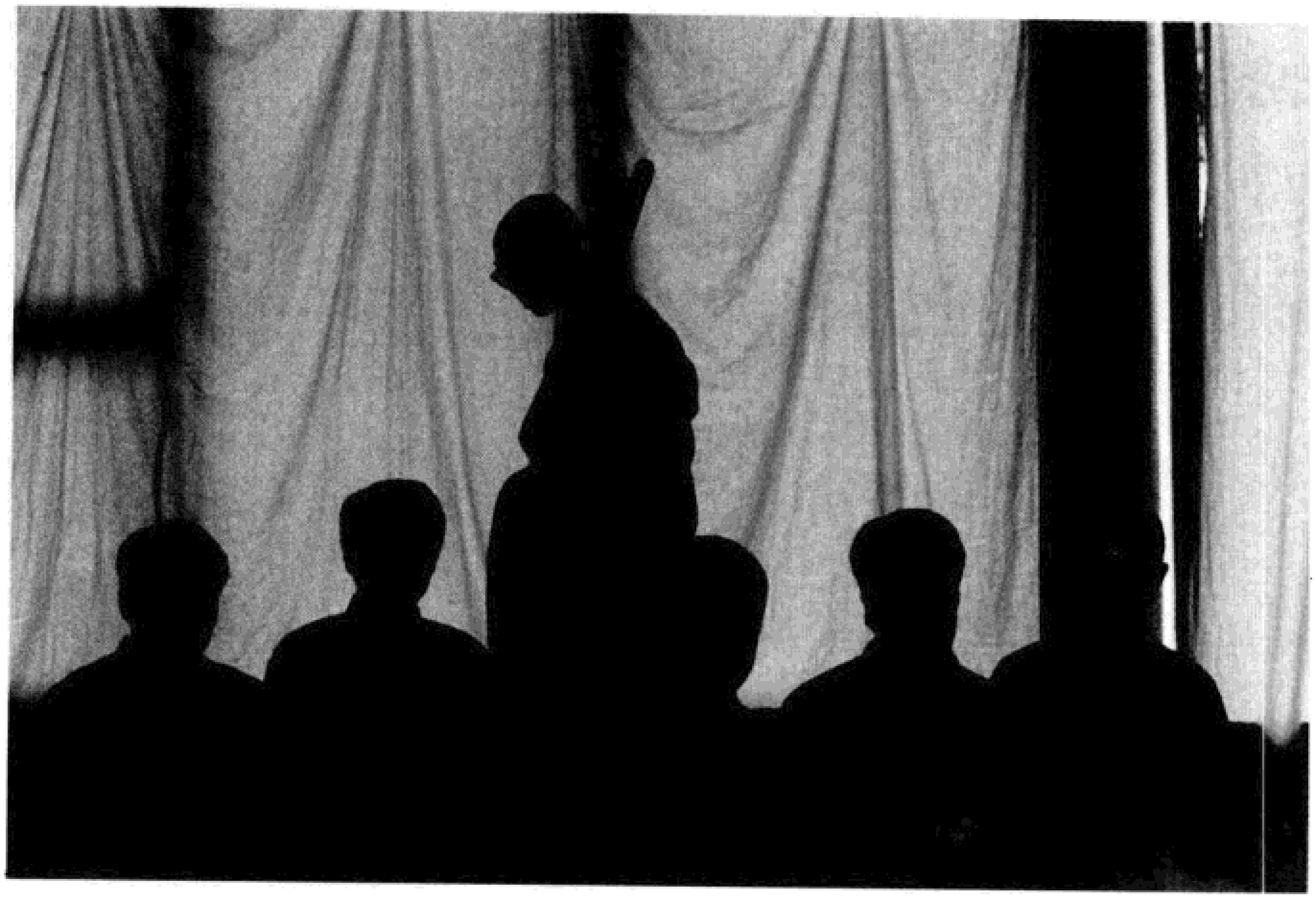
谢启文摄影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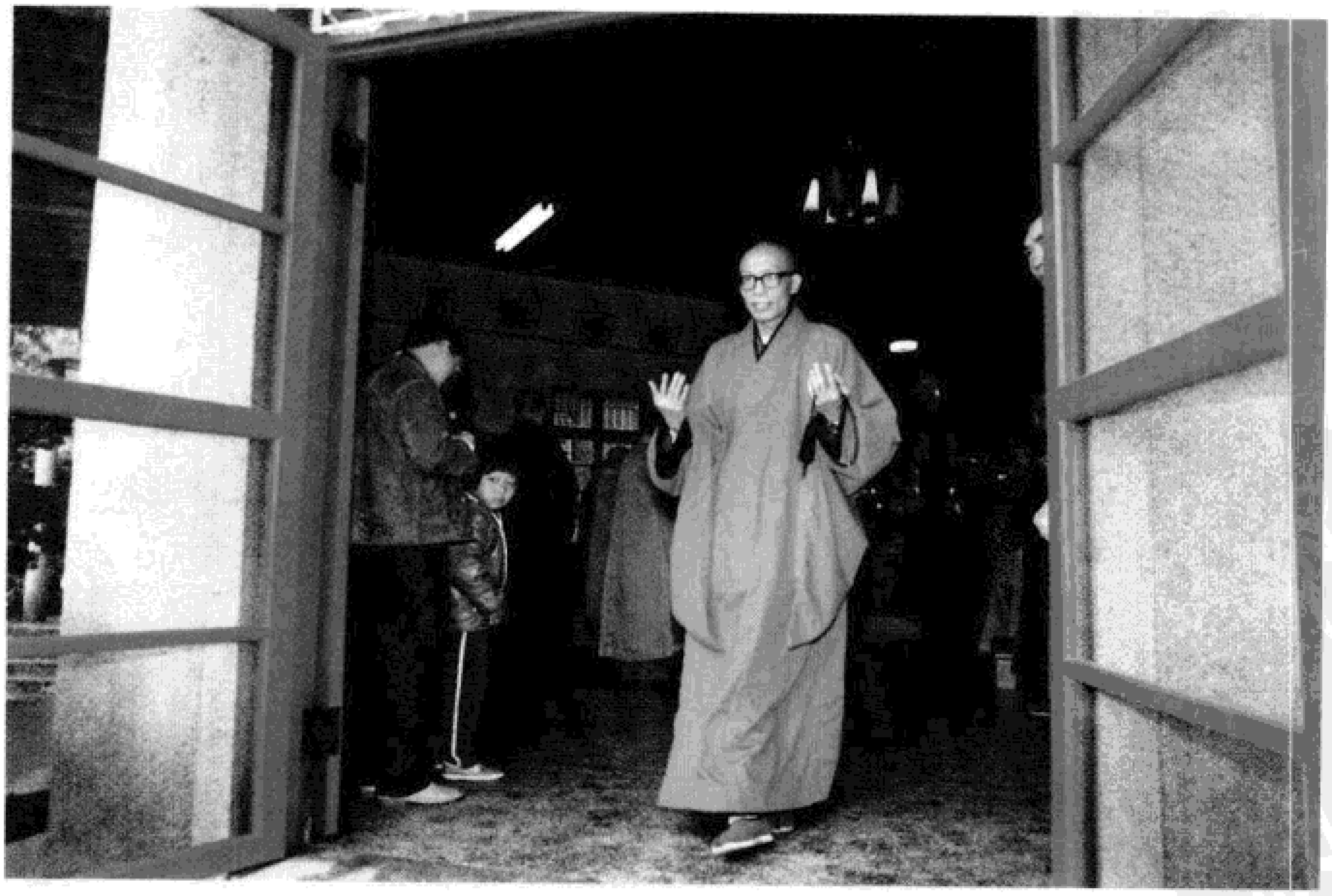
1975 年东初老人初访纽约菩提精舍。

与点灯的恩人沈家桢居士漫
步在纽约庄严寺。



禅境愈深愈平淡。（连慧玲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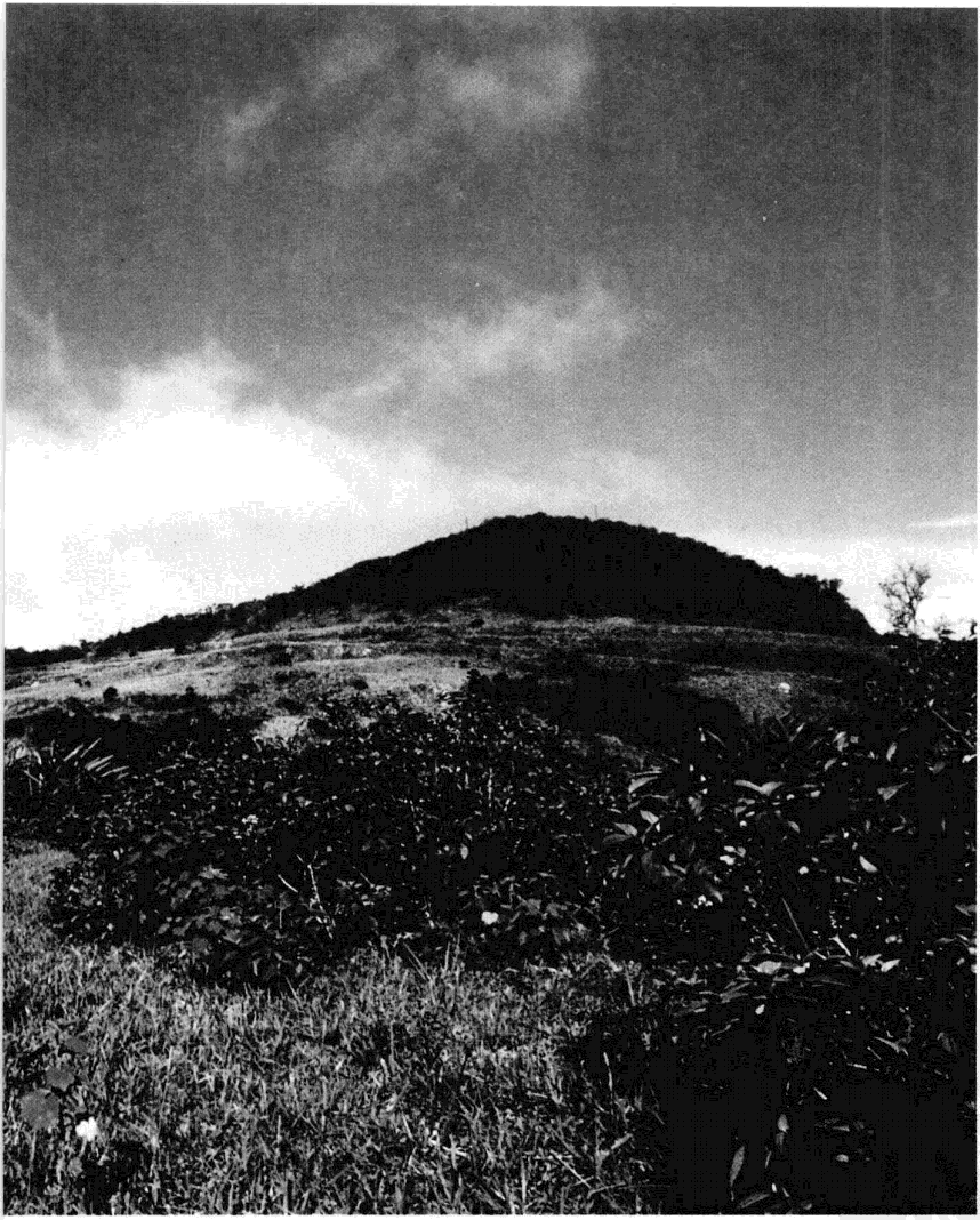
广开方便随缘摄化。



点亮心灯，在微尘里转大法轮。

“我的生命是用来报三宝恩的……”随缘弘化，绕了大半个地球。

法鼓山山清水秀，地势浑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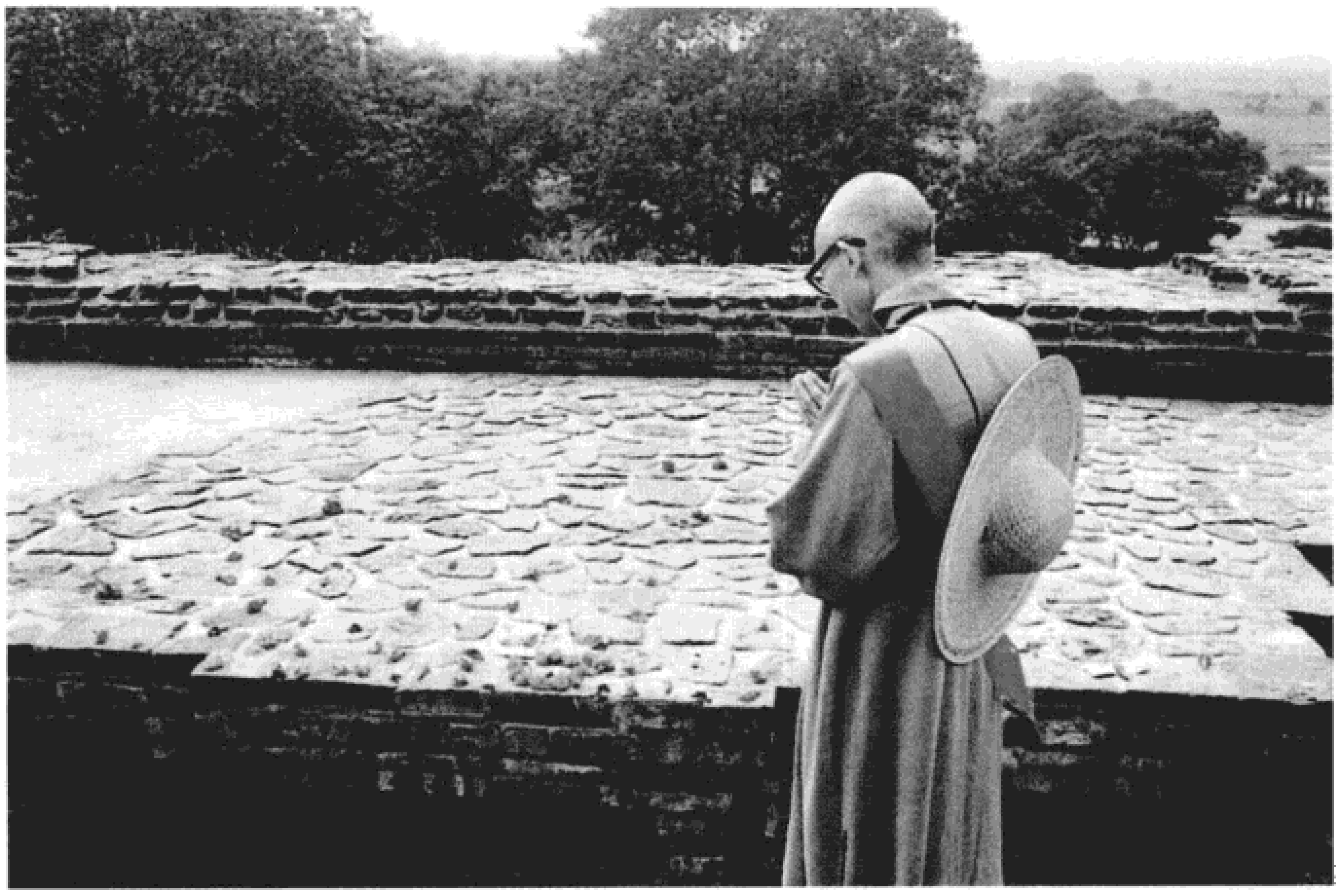


圣严法师与法鼓山僧团全体常住众

PDG

1993 年 8 月 30 日，法鼓山动土典礼。

法师就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那烂陀大学后侧舍利弗之舍利塔

带领印度朝圣团礼拜释尊于鹿野苑说法处。

2000 年春节时至花莲静思精舍探望印顺导师。（右为惠敏法师。）

1997 年与罗马教皇约翰 · 保罗二世在国际各宗教和平会议后会晤。

法师不仅提倡心灵环保，更希望大家重视保育护生。（吴春福摄影）

柏林古堡环境清幽，禅修者有如置身化境。

纽约象冈道场的寂静之美（释圣严摄影）

1998年冬与打七禅众摄于象冈道场禅堂前。（施叔青摄影）

目　录

第一章　震灾·水灾·兵灾　*1*

第二章　狼山出家　*15*

第三章　上海赶经忏、当学僧　*31*

第四章　十年军旅生涯　*51*

第五章　六年闭关潜修　*81*

第六章　负笈东瀛　*107*

第七章　禅法随众摄化　*147*

第八章　风雪中的行脚僧　*191*

第九章　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　*205*

第十章　美洲牧牛忙　*237*

第十一章　威尔士教默照禅　*267*

第十二章　将法鼓送到每个人手上　*289*

第十三章　四海慈悲行　*323*

第十四章　利益众生建设人间净土　*353*

后记　*373*

附录一　大师的风范　林青霞　*375*

附录二　圣严法师年表　*380*

附录三　圣严法师108自在语　*384*

附录四　大陆正式出版圣严法师著作目录　*389*

第一章

震灾·水灾·兵灾

台湾电通提供

PDG

罹难者是大菩萨

百年一遇的“9 · 21”大地震（1999）摇醒了圣严法师，他摸黑起身，想到惊惧无助的灾民，最需要的是心灵的依靠，当下决定到灾区关怀。天蒙蒙亮，法师赶到台北县新庄市“博士的家”现场，安慰忧心如焚的亲属，祈愿他们受困的亲人及时获救，他又合掌一一为亡者祝祷。

台北省立医院，法师走过每一张病床，仔细慰问每一位劫后余生、被这突来的剧变惊吓过度的伤患，经过一个从瓦砾堆被挖出、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小女孩，全家只剩下她和一旁哀恸欲绝的母亲，法师上前柔声地给小女孩打气，鼓起她活下去的意志力：

“小菩萨，你一定要勇敢，妈妈需要你照顾，她就靠你来安慰了！”不能言语的小女孩，对着法师眨了眨眼，紧锁的双眉稍稍舒展了开来。

一个胸部被严重挤压的老人，整个脸被痛苦扭曲得变了形，无法承受那巨大苦楚，老人挣扎着想拔掉呼吸器，双手却被护士绑在病床两侧的护栏上。圣严法师俯下身，劝慰老人不要挣扎，那会使腹腔的创伤更痛楚，要他默念阿弥陀佛。

板桥殡仪馆内，伴随遗体的家属哀嚎痛泣声，撕裂着法师的心，他想到受创最深的中部，有更多罹难者的亡灵需要劝慰安息，更多的受难灾民需要安慰与支持。

震灾后五天之内，法师南北往来奔波于灾区之间，四度

南下深入关怀。台中殡仪馆一位年轻的母亲，抚摸一只冰柜，脸上深沉的伤恸，令法师久久不能自已。痛失六岁的爱女，做母亲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恳求法师透过冰柜的小孔看她的孩子，法师安慰她小女儿已经到了佛国净土，并为她念佛。

触目尽是断垣残壁的中部各灾区，路旁见不到一栋完好如初的民宅，从碎砖露出冰冷的钢筋，狰狞而恐怖，有如经历过战争的摧残。各个医院停尸的太平间、殡仪馆早已不敷使用，只好将尸体一排排盖着往生被，放在庭院广场，任阳光曝晒。

几天来，法师驼着背，神情凝重地穿行在一间间的停尸

法师驼着背，神情凝重地穿行在“9 · 21”灾区，抚慰灾民。

间，一处处临时搭的停尸棚，坚持在每一个灵位前，分别为亡灵诵经超度，一次次主动上前，抚慰因家破人亡而六神无主的灾民，亲手为他们挂佛牌，发挥救拔众生苦难的大悲心。

台中东势大雪山林务局场地，弥漫着尸臭的临时停尸棚，面对五百多位罹难者，法师的心哭了。

“罹难者是大菩萨，代替两千三百万人受灾、受难，用他们宝贵的生命当作教材，向人们示现这个世界由于人心的贪婪、无知，却带给人类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重生、感恩，让社会充满祥和与善良。”

眼前尸横遍野的惨状，与圣严法师长年来挥之不去的记忆重叠：他年少时所经历过的大灾难，一是水灾，一是兵灾。长江大浪卷起，转瞬间所有的家当化为乌有，两天后，水里岸边躺着一具具肿胀的浮尸；日本侵略，国共内战，他的家乡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火洗礼，城廓外护城河全是死尸，血肉模糊，至今圣严法师回想起来，犹是不寒而栗。

水灾、兵灾、震灾令圣严法师感慨生命的危脆，人生的无常，有如佛陀所说：“只此世间，无不是众生受苦之处。”

“我家的穷，第一是由于水灾，第二是因为战乱兵灾。”

圣严法师的俗家姓张，祖上几代原本是居住在长江三角洲崇明岛的脚盆圩，种田为生的农民。长江一场铺天漫地的大水灾，夺走了张家赖以为生的田地，张姓族人被水患赶到江北南通山脚下重新落户。

民国十九年（1930）农历十二月初四，张保康在狼山小

娘港的茅屋里呱呱坠地，他是父亲张选才、母亲陈氏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张保康犹在襁褓中，民国二十年（1931）长江空前的大水灾，把张家靠近江边的房屋洗劫得片瓦不存，汹涌的洪峰组成一股股巨大的漩流，像巨型的挖土机，把江岸边的土地从根底挖掘掏空，啃光了张家的家园田地。这次水患造成了长江北岸地形塌陷下来，洪水卷走的泥沙，使狼山对面的江南淤积成新生地。沧海变桑田莫过如此。

劫后余生的张家几口人，被水患赶到长江对岸的常熟县落脚。打从张保康一有记忆，就知道他的出生地早已被洪水吞噬，淹没到江心里去了。

张家先后遭到两次水难洗劫，历经两度迁徙，沦为赤贫。生下他时，母亲已经四十二岁，乡下操劳的贫妇，怀孕时营养不良，保康下地时，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先天不良，从小体弱多病，他迟至六岁才会走路说话，出门到外边和童伴们玩耍。

一家八口人，仅仅耕种几分薄田，到了农闲时节，他的父兄还得出外做苦力，小保康记得小时候，到江边帮人筑堤，或是内陆开港的父兄，晚上回来时，都会递给他一截雪白粉嫩的芦苇根，吃起来像藕，也像甘蔗，香甜可口。

他喜欢吃面，可是米贱面贵，家里穷，平常吃不到，只有生病时，疼爱他的母亲才会煮面给他吃。为此小保康常常装病，母亲发觉了，不但不骂他，反而轻声对他说：

“你要吃面，就说要吃面，何必要用害病来吓人！”

父亲是个道地的老实人，保康不怕他，倒是怕母亲。她能干精明又仁慈，除了不能推车挑担，几乎样样都会，在乡间算得是全才的女子。

八岁那年，保康目击了水灾的恐怖。

夏秋之际，雨倾盆而下整月不停，长江的水肆无忌惮地急剧上升，冲溃了江边的土圩，漫过家门。水灾第二天，他随父母去探望灾情最严重的二姨，触目所及，汪洋一片，一畦畦的农田浸泡在黄浊浊的江水里，农舍房屋全都被水淹得只剩青瓦屋顶，灾民们爬到屋顶上，伸手乞待救援。

八岁的他，睁着童稚清纯的眼睛，过早地目睹了人世间的悲惨景象：污浊的水面漂流着奄奄一息的猫、狗，更多的是鸡鸭、猪羊等家畜的浮尸，淹死的大人、小孩的尸体，一具具直挺挺地浮在水面上，泡久了，已经开始膨胀发臭……鸭子无所顾忌地啄食童尸的眼珠，女尸的长发在水中飘散开来，随着尸身幽幽地漂荡过来……看得保康怵目心惊。回家后，一连好几夜，不断从梦魇中惊醒，那恐怖的景象，总是挥之不去。

由于病弱，一直到了九岁才开始读书，上了村子里的私塾，先生给他取了学名，叫张志德。

第一天念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七……”照着先生写的红字，在上面描，回家后，背给母亲听时已琅琅上口。随着家中时好时坏的环境，张志德读读停停，前后

一共换了四个私塾。

他很讨厌学堂，也怕背书，常常逃学，早上把书包一背，就跟拾狗屎或刈猪草的野孩子们，找一个好玩的所在去玩了。有一次被母亲在路上撞到了，气得她老泪纵横，双手颤抖，他从此不敢逃学了。

乐于助人的母亲

水患才过，乡下的兵灾接踵而至。张家被水难洗劫一空后，在江南租了几亩地，搭建三间草屋重起炉灶，一边做佃农，一边做散工，胼手胝足地从一无所有的贫困中稍稍挣扎了过来，立刻又碰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

日本人的可怕，远远超过洪水的侵袭，大水来了，总还可设法躲避，日本人的残暴，却令他们躲无可躲。

在日本军阀战略物资的需求下，张家的几亩薄田，常常是一年种稻，另一年被指定种薄荷，一年种豆，一年种棉花。不论种什么，扣去地主的租粮，军队征收的军粮，一家人总是吃不饱。小小年纪，张保康就被军队征去当军事工程的小工劳动。

十二岁那年，他好不容易争取到镇上读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插班到三年级，每天穿着母亲用青色粗布手缝的短袄裤，走好几里路去上学，尝到求学读书的乐趣。

遗憾的是，四年级才读了一个学期，又因家里年景不好，只有辍学在家，他跟着父兄到江边新生地当小工，用木槌捶防洪堤，使新的堤不留江水入侵的孔隙，每天起早，天黑回家，双程来回，一天要走二十里路。

农忙时，帮着下田，除草、拾棉花、种豆样样得做，自家的田忙完了，还得去帮人家做，挣工资。

当他从田里看到上学的同学们，心里难过极了。

总算运气不错，这一年田里种的香瓜和西瓜，收成好，张志德帮着去卖瓜。家境好转，父母让他回学校读书，这时他知道随时有辍学的可能，因此努力用功，初小毕业时，得到的奖品是进入高小的所有课本。

然而，张志德被迫放弃了那份奖品，他没有升入五年级，从此失学了。

家里虽穷，甚至连过年敬神用的香烛都买不起，可是志德从没听到他父母向外人喊过穷。

“我母亲心地很仁慈，见了比我家更穷的人，宁可省下自己的口粮，也会去接济人家。”

日本军阀扰乱不安的时期，志德家常受断炊的威胁，他亲眼看到母亲把仅剩下的食粮，拿了一部分偷偷送给邻居了。

母亲乐于助人的慈悲心，深深地影响了他。

日军奸杀掳掠，惨无人道，有血性的中国人组织游击队抗日，夜夜常有枪战发生。有一晚，枪声隆隆，张志德一家伏在桌子底下，上面用好几条棉被盖住防弹。

第二天，日军拉了许多民夫清理战场，游击队的尸首有几十具。由于经常有人死于非命，村子里到处“闹鬼”，传闻走夜路的人往往会看到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一转眼，却消失不见了，吓得妇女孩子一入夜，就不敢单独出门。

汪精卫叛国，组织了和平军，乡间又多了一份负担，老百姓被和平军与游击队轮流征粮征草，像是蝗虫过境，一批又一批。

“有一次到我家里，一下子就把全部的柴草搬了去，我只好去捡些枯叶荒草，甚至挖草根。母亲看我骨瘦零丁地扛着枯枝乱草回来，常常偷着擦拭她的眼睛。”

年长志德十来岁的二哥，1999 年底到台湾来探望圣严法师，兄弟之间顾盼有几分酷似，他回忆弟弟小时候：

“家里苦，弟弟捡了几个哥哥穿过的旧衣服穿，从不抱怨，也不多说话，喜欢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比较孤单。”

二哥张志明先生记得小弟从小爱读书，他自己到上海当学徒，赚了工钱也会买书给弟弟。

和生命中的威胁接近

除去天灾人祸肆虐，张志德的童年也不乏农家田园生活情趣。他家屋前屋后有两条小河沟，春天他坐在洗澡盆里，

采河中的菱角，夏天跳入水中戏游，在河边种桃树。

张志德的工作是负责养家中的鸡鸭，他拎着竹篮到河边田头割草喂羊、喂鸭子。有一种叫马兰头的野草，春天来时在河畔抽长，志德割了回家，舍不得饲猪喂羊，让姐姐炒熟当野菜佳肴。

每年端午节之前，他就跟着母亲及二姐，采摘河边的芦苇叶，一片片地重叠成捆，载到市集去卖，换几文钱买斤把盐回家，贴补家用。

母亲下田耕作，他就坐在田埂上的蚕豆秸下，闻着紫色漂亮的蚕豆花的香气，听它们的对话。秋天原野一大片黄色的油菜花怒放，小麦也到抽穗时节，放眼看去，金黄与翠绿相互交映，美得不可思议！

一次父亲带着他经过一条河边，惊动了一群鸭子，它们纷纷下了河，往对岸游去。父亲指着河中的鸭子说：

“孩子，看到那群鸭子了吗？它们在河中游水，大鸭游出大路，小鸭游出小路。不论大鸭小鸭，大路小路，都能游过河，如果自己不游，就没有路，也过不了河。”

父亲告诉他：做人也一样，不管才能大小，不论地位高低，只要尽心尽力，总会走出一条路来。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小看自己。

张志德把这些话当作他一生的警语。

乡野自然界物竞天择的现象，开启了他对生命的沉思。十岁那年，一次水灾过后的稻田里，张志德看到一条长长的

水蛇，正在追逐一只半个手掌大的青蛙。跳着逃命的青蛙，突然间停了下来，转过身，对着也停下来的水蛇，然后，一跳一跃地过去，让水蛇把它给一口吞了下去。

“我在一旁看到，有一股冲动，想拿起一只杆子打蛇。”

念头一转，为了救青蛙，抢走水蛇口中的食物，这样对吗？结果张志德放下手中的杆子，眼睁睁地看着青蛙被吞到水蛇的肚子里，蛇与蛙融在一起，合为一个生命。如果我是青蛙，志德自问：我现在是在何处？

青蛙显然很怕水蛇，为什么不急着逃走？

十岁的孩子困惑着。

另有一次是他亲身的经验，下田时走过一段独木桥，桥下溪中有两只水牛在泡水，他经过时，其中有一只突然站了起来，它的头突出独木桥，喷了他一身水，吓得志德僵立在桥中央，一个不留神，竟然人跌到水牛头上，幸亏哥哥看到，上前一把拉走他。

意外过后，他想，自己最怕水牛，当时非但不逃开，反而接近它，才因害怕而跌了下去。

“我和青蛙一样，对生命中的威胁，虽是害怕，反而愈去接近。”

十岁的张志德开始想到死亡。

由于母亲是村子里观音会的成员，张志德从小接触到民间信仰，每年一度的观音法会轮到张家举行，信徒们拜佛念观世音圣号，令他心生欢喜。法会结束后，志德拿了一张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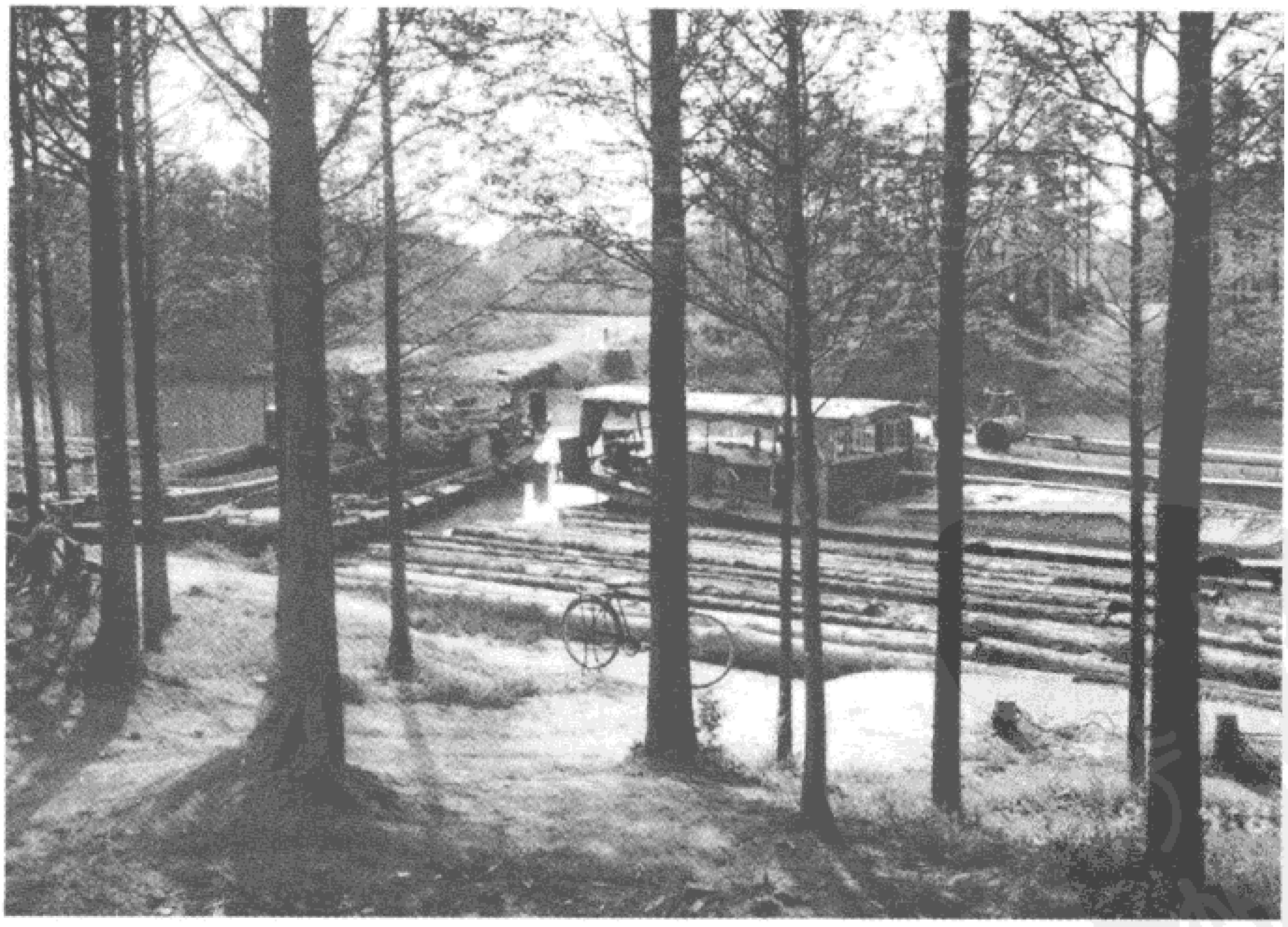
纸，画一尊佛像贴在墙上，双手合十地念起佛来。

从小他从母亲那儿听来的神迹故事，无不围绕着长江北岸的佛教圣地——南通狼山的广教寺。

狼山与江南常熟的福山隔着长江遥遥相对，广教寺是苏北信众的朝圣之处，终年香火鼎盛。天晴的日子，志德站在长江岸边眺望，北岸南通耸立的五座山的山影清晰可见。当中灵峰独秀的那座，便是五山之首的狼山，山势陡峭险峻，露出绿树丛中的岩石，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紫色的光，整座山的形状像一只狼，狼山因此而得名。

狼山的神话，志德最爱听的是：幽静的古木深处，有一个少为世人知的山洞，洞里坐着十八尊金罗汉，十八尊银罗

张家港



汉，十八尊铜罗汉，十八尊石罗汉，还有十八只狼。见到金罗汉的人，会得到好运，如果贪心起了妄想，把十八尊金罗汉据为已有，抢回家去，结果罗汉会变成十八只凶猛的狼，把全家吃掉。

他还听说古时候狼山整座山都被狼群所盘踞，到了唐朝，从西域泗国来了一位高僧僧伽大师，他云游到狼山，看山势灵秀，有意在此落脚，于是向狼王情商，借一席之地打坐修行。

狼王以为仅区区一小块地，便慨然允诺。没想到僧伽大师显现神通，披衣一展，竟然铺盖了整座山。狼王敬畏之余，率领狼群下山渡江而去，从此江北不再有狼。

僧伽大师在世时常显灵异，曾示现十一面观音相，被指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他也被认为是大势至菩萨，唐中宗皇帝尊崇僧伽大师为国师，封号“大圣国师王菩萨”。

狼山的大圣菩萨显灵的故事，最为苏北信众津津乐道的，是有关一个推独轮车的车夫，碰到一个既臭又脏的和尚要坐他的车到狼山，好心的车夫可怜和尚，把他送到山脚下，和尚脱下一只破鞋交给车夫，要他凭鞋上山去拿车钱。车夫心想，既然已经到了山脚下，应该上去拜拜大圣菩萨，于是带着和尚的破鞋上山，当他见到大圣菩萨的像，奇迹出现了，手上的破鞋变成了金鞋。车夫壮着胆子仰望圣容，发现与那个坐他车的和尚面庞一模一样，这才知道是菩萨显了灵。

包括张志德的家人在内，大家都相信狼山大圣菩萨有求

必应，听说不管住得多远，有人病了，只要点燃香烛，向狼山的方向祈求，取些香灰，冲了开水，一喝就好。遭遇到任何危难，祈求大圣，便可逢凶化吉。船只在长江碰到了海难，只要求菩萨保佑，必可平安。

每年夏冬两季，苏北各地的信众到狼山朝圣进香的，一队队背着香袋，手敲木鱼，口念圣号的香火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朝山。

第二章

狼山出家

出家广教寺

去年（1999）10 月，圣严法师刚刚抵达纽约上州的象冈道场，获悉他十四岁出家的狼山广教寺的育枚长老圆寂的消息，法师本来约好要在长老九十岁生日时，专程回狼山拜寿，没料距离长老寿辰前两个月，他就舍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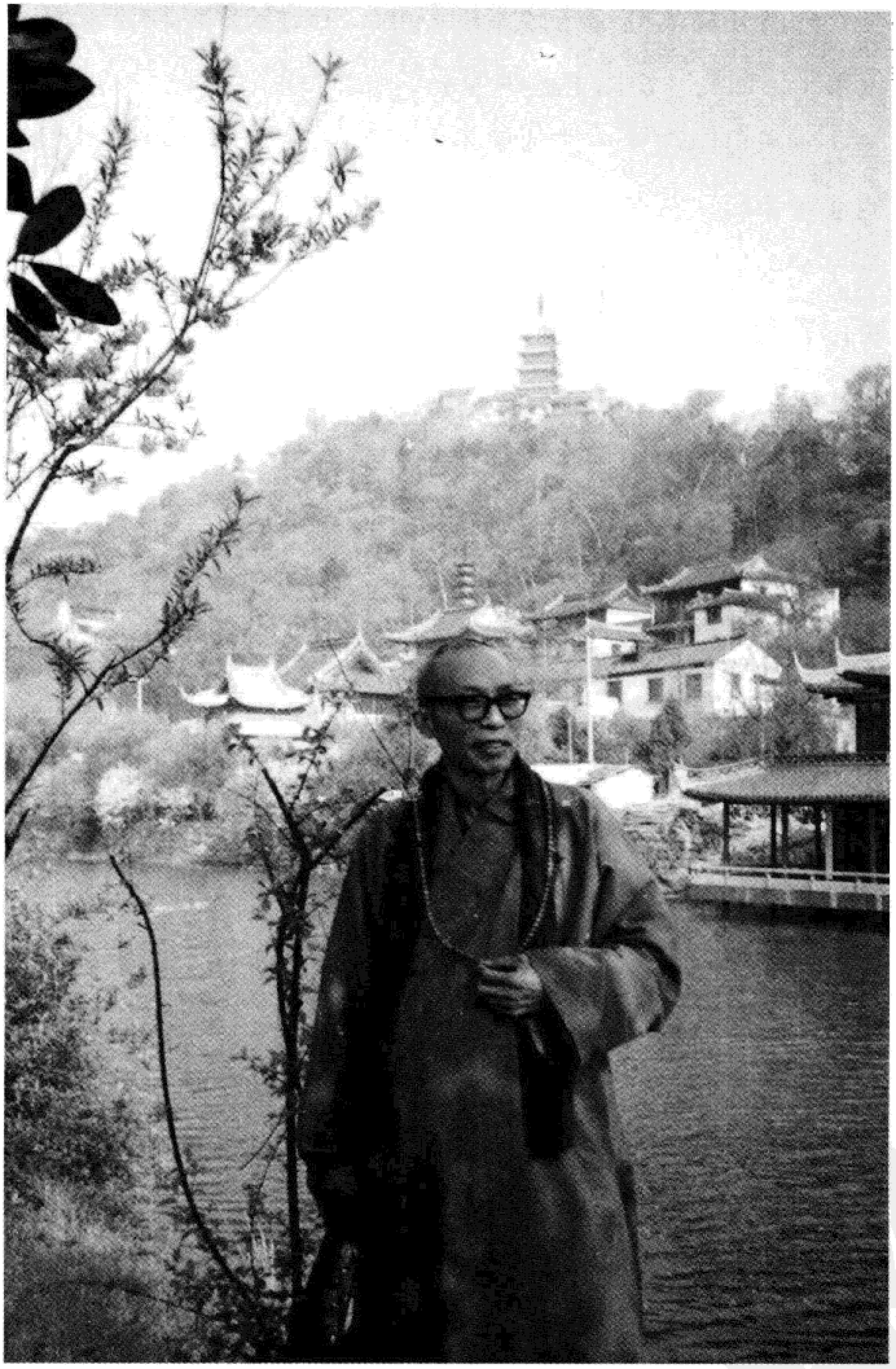
古稀之年的圣严法师，收到讣告，也不管刚从台北飞抵纽约长程旅途的劳累，隔天，摒除万缘，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一篇长文，追悼感念恩师：

> ……育枚长老在我生命中，是相当重要的恩人之一，如果不是他鼓励我狼山的师长——贯通及朗慧二位老人说："法聚庵也应该培养个把小和尚读书"，恐怕我只有在沪西的大圣寺赶经忏的份；如果不是育枚长老正好担任静安寺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凭我当时的程度是无法成为该院学僧的。

回忆往事，已然年迈的圣严法师，犹是不胜欷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了对外开放，圣严法师曾经从美国写信给狼山的贯通、莲塘两位师祖、师父，狼山的住持育枚方丈因"文革"期间惨遭批斗，余悸犹存，不敢回法师的信，但托回大陆的人带口信到纽约东初禅寺，希望圣严法师回到狼山广教寺，探看劫后余生的师祖、长老们。

"盼望在迁化之前，能够再见一面。"信中如此恳切地祈求。



摄于狼山广教寺前

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政策的隔年，法师如愿以偿，带着三位弟子，回到一别四十多年魂系梦萦的出家之处。

一到狼山脚下，法师迫不及待地钻出车子，擅长摄影的他举起相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狼山纳入镜头，一面将每一个景、每一面山岩与他梦魂中的记忆逐一对照。相机的快门不停地按着，婆娑的泪眼使得镜头外的景色渐渐模糊了……

擦拭濡湿的眼角，法师放下相机，赫然发现周遭的风情已然面目全非。他出家时沿街几十家香烛店，全都不见了踪迹，却换上一条新开凿的小河，岸边桃花开得正灿烂。昔日香客从四面八方来进香的这个佛教圣地，已辟为供游客买门票游览的公园。

法师夹在观光客的人潮中，怅然若失地逐级走在狼山的登山道上。

一步一石阶往上走着，时光倒流，那年他十四岁，也是同样沿着这条登山道，一步步上了狼山。

民国三十二年（1943）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张志德挥泪拜别了父母，跟随姓戴的邻居搭帆船，从江南的任家港渡过长江，来到南通的狼山出家。

一场雨造就了他出家的机缘。

夏日的午后，牛蝇粗的大雨，倾盆而下，邻居戴汉清到他张家港的家躲雨。等待雨停的间隙，随口与张志德的母亲

闲聊，也顺便问他将来想做什么。

十三岁的张志德默然不作声。当时读小学四年级的他，又一次因家中年成歉收而辍学在家。好学不倦的张志德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令他满腹委屈，对未来更是一片茫然。

倒是做母亲的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投错了人家，身子单薄，读书倒是很用功，可惜我们栽培不起。看样子，只有去当和尚了！"

最后一句话，触动了戴汉清。他老家在南通狼山脚下，与山上的和尚相熟，正巧狼山广教寺的方丈嘱咐他到江南物色个小和尚。

姓戴的于是追问道："让这孩子当和尚，您舍得？"

张志德的母亲不加考虑，随口回答：

"有什么舍不得，但也要孩子自己甘愿啦，保康，你想当和尚吗？"

做儿子的不假思索地说：

"当然想做。"

原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料得到如此认真的反应，母亲一时愣住了。

戴汉清一旁察言观色，意识到机不可失，说起狼山出家的诸般好处：比如不必做苦力，连扫地抹桌子都可免，除了佛前照应香火，便是念书、念课诵。

母亲听了，果真把儿子的生辰八字开好，让姓戴的送去狼山给山上的方丈在佛前请示。

“我的父母并不把我出家的事当真，”志德却把它当成一大喜事，“天天希望着好消息的来临。”

张志德真的如愿以偿，上狼山出家了。从山门极目往上看，参天古木绿叶丛中，巍峨的庙宇大殿一座座沿着山麓一路筑建上去，雄伟的气势令十四岁的张志德又是慑服又是向往。

狼山真正的开山祖师是宋代的知幻禅师。他俗姓田，还是个进士，因读《楞严经》而有所感悟，慨叹人世荣华终不如无为长久，于是尽弃所爱，落发为僧。北宋太平年间，有高僧率众，请知幻禅师到狼山住持广教禅院，传临济宗的法脉。

知幻禅师主持狼山期间，为僧伽大师在山顶造塔，又筑建大雄殿、藏经殿、大悲殿、轮藏殿等。随着时代变迁，沿着狼山山坡陆续增建了关神庙、灵官殿、文昌殿，混入了民间信仰，香火愈来愈盛。

那一天，十四岁的张志德，随着姓戴的邻居上山，一过山门，看到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殿外，一个小沙弥在撞幽冥钟，他梳着刘海儿头，身穿长领宽摆的和尚衣，张志德恨不得自己也能立刻改装，和他一样打扮。

进入大雄宝殿，张志德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佛像，即使是站在大殿前，也得仰起头来，才看得见佛面，志德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

走过藏经楼，向上是幻公塔，来到山顶的大圣菩萨正殿，殿内供奉身披龙袍、头戴五佛冠的僧伽大师坐像，正前方矗立橙黄的琉璃铜瓦宝塔，金色的塔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辉

煌一片，从乡下贫穷的农村，张志德一下到了佛教圣地，真以为上了天堂。

“狼山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山好高、人好多、香火好盛，和尚们也就很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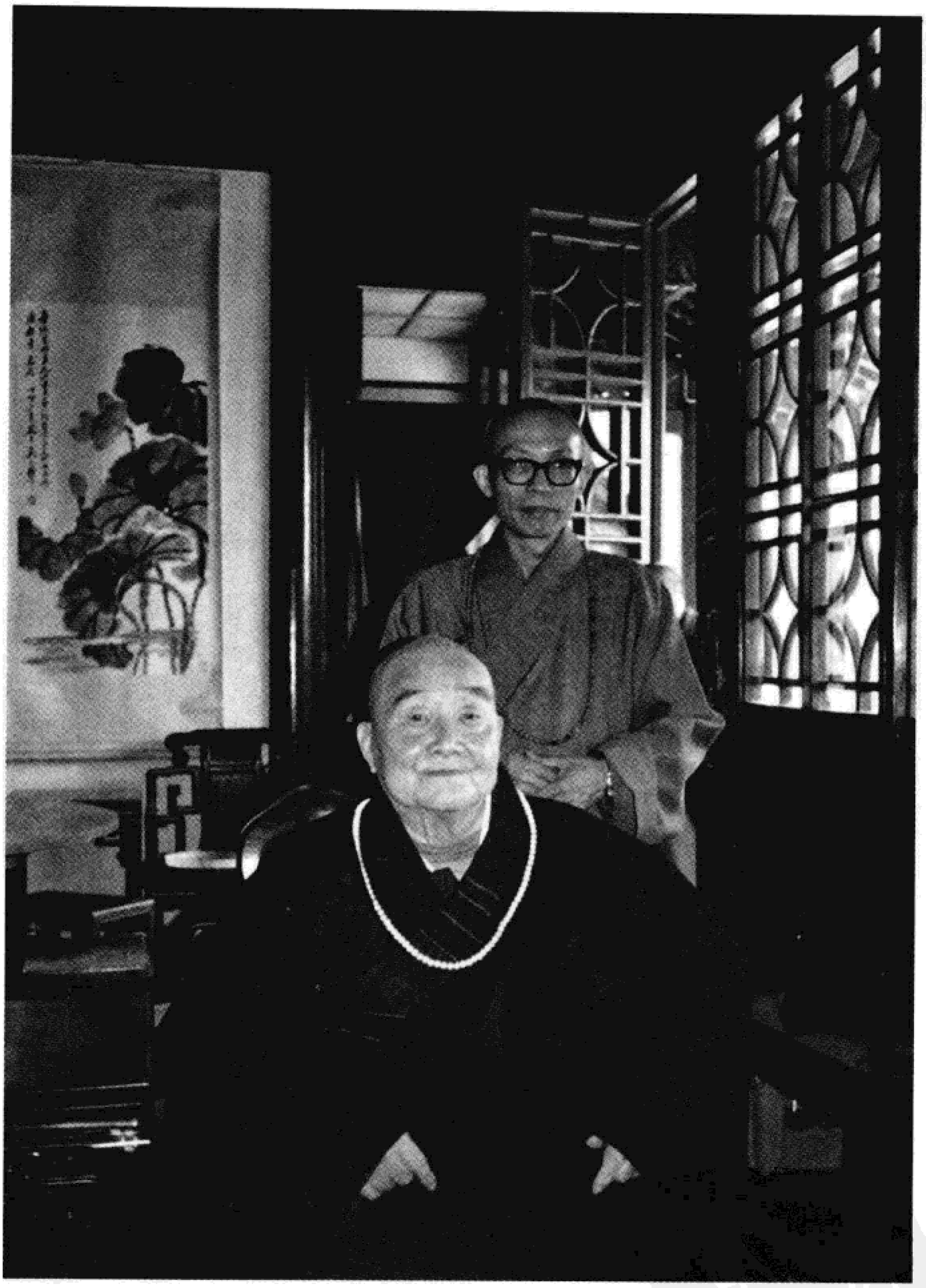
四十年后，圣严法师旧地重游。灵官殿已然不见灵官像，原本是念佛堂的萃景楼，现在被改为贵宾接待室，大雄宝殿本来供奉的释迦巨佛，他出家上狼山那天第一尊跪拜的佛像，连同庙内的海岛观音、十八罗汉，都已经不知去向，徒剩空荡荡的大殿。大圣殿后本有的文昌殿，被电讯单位所建发射台的天线柱占用，柱子比支云塔还高出许多。

夹在观光客的人潮中，圣严法师游魂似的踽踽走着，毫无回家的感觉。

“到了山顶，我被引至供着观音像的偏殿，发现观音像右侧供着上中下三排黄纸牌位，我不等别人说明，已知道是什么地方。”

这位别后多年，白了头的狼山法聚庵弟子，在师祖贯通、师公朗慧、师父莲塘的牌位前老泪纵横，跪下地连连三拜。他只恨来得太晚了，来不及报答恩师们栽培的大恩大德，而只能默默地对着三个牌位念佛。

“文革”期间，贯通老人还俗，到工厂做工，最后回到狼山往生；朗慧老人被送到新疆劳改，结果死于该地。当年的剃度法师，给了他常进法名的莲塘老人，临老病后才被找回



“育枚长老在我生命中，是相当重要的恩人之一……”

狼山舍寿。

圣严法师见到了七十九岁的住持育枚长老，他患着严重的脚疾，寸步难行。和法师叙旧时，老人还提及当年解放军曾经上山询查常进的下落，幸亏法师到了台湾二度改名，亲人也以为他早已死于战乱，才没有连累狼山的师长。

随着国民党军队逃难到台湾的沙弥常进，有好长一段时间，夜夜为噩梦所苦。他梦见回到殿宇犹在而人已全非的狼山，四周都是一堆俗人，一见到他，便大叫：捉拿奸细，常进总是在奔逃或受审之际，惊醒过来。

“文革”破四旧，狼山的经像、法物、寺院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圣菩萨被红卫兵抬下山来，在南通城里游街公审。十年浩劫过后，被赶下山强迫还俗的僧侣们，才又重新穿回僧服，由育枚长老出任住持。

回到山上，目睹荒废失修、满目疮痍的殿宇，僧侣们无不心痛神伤。狼山原有七个房头，也只剩下三房的建筑，连育枚长老出家的白衣庵也已不见踪影。

“开放后上山来，寺里头空无一物，连双碗筷都没有，要吃饭还得下山去借，也没有床，大家一起睡地铺。”

育枚老人执着圣严法师的手，叙述重回狼山的那段辛酸史，仍不禁老泪纵横。

圣严法师当年出家的法聚庵，所幸没被拆除，房舍依然，重新整修后，却已经改名为“紫琅园”素菜馆。从前他习诵、朝暮课诵的新、旧佛堂，现在是食堂的贩卖部，原来的住持

寮，变成了大餐厅，法师当年住的小厢房，门窗紧闭，阒然无人，内侧原本立了座法聚庵的祖师塔，也被拆除了。

千里迢迢回来寻根访旧的圣严法师，伫立蔓草丛生、荒芜零乱的后院，面对这一片沧桑，心痛如绞。抚着院中看似别来无恙的老银杏，回忆四十多年前，当他还是沙弥常进，在法聚庵后院莳花浇水、种菜的时日，颇有隔世之感。

一模一样的柳枝

狼山广教寺虽属宋代临济宗派下，到了明清，却变成为子孙世代继承的子孙庙，而非十方寺院。清末得状元的南通闻人张季直，曾于民国九年请太虚大师到狼山讲《普门品》，有意整顿道场，把子孙承继的寺院改回十方禅林，可惜未竟成功。

民国三十二年（1943），常进出家时，狼山一共有七个房头，法聚庵是其中之一，各个房头经济各自独立，唯恐子孙接任住持时发生纠纷，向来都是单传，一个师父只许收一个徒弟，如果同时收两个小和尚，则以先进山门者为师，后来者为徒弟。

常进出家时，大他一岁的师父虽未上山，但年龄大了他一岁，也因为他是师祖俗家的亲戚，所以人没上山，便已成为常进的小师父。后来小师父上山当了半年和尚，就被母亲劝回去

与丧夫的嫂子成婚，师祖贯通于是为常进收了一个弟子。

每日除了在佛堂早晚课诵、撞钟击鼓，常进小沙弥的工作一样也少不得，每天打扫庭院、清理厨厕、烧饭、为老僧们洗衣服、倒夜壶，闲时还得在后院莳花种菜。

上山没多久，一次举行法会，师父命常进到山下河边采三枝一模一样的柳枝，每一枝必须有三片叶子。他去采了回来，师父却摇摇头，说：

“它们不是一个模样。”

师父命常进再去寻找，如此河边来回好几趟，他所采的柳枝仍然是不符合师父的要求。

“看，这枝叶子一片大，一片小，两枝枝干也不一样！”

最后一次到河边寻寻觅觅，常进差点失足掉到水里去，最后还是只好空手而回，准备接受师父的惩罚。出乎意料之外的，师父非但没责怪他，反而告诉他：

“世界上没有两种东西是完全相同的，所有的东西无不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常进小沙弥听了这番似乎含有哲理的话语，似懂非懂。

师父吩咐他照料摘来的柳枝，供明天法会上用。

隔天一看，柳枝干枯了，他没把它们放在水中。师父摇摇头说：

“唉，这就是无常！”

法会过后，常进歪着头思索，既然世界上没有两样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师父先叫他去找，找回来又说不一样，会不

会是他老人家用心良苦，有意借此点化他？

另有一事更令常进困惑不已：

上山出家第三个月，他被师祖叫去，质问他偷了多少香客的香油钱。狼山各个殿的庙，每座佛像前都设有功德钱箱，有些香客把钞票扔在钱箱上面，或只塞进一半，这正是跟在一旁照料的小和尚偷香钱的最好机会。

常进每次从正殿送香客，一路送到山门，看到扔在钱箱上面或塞进一半的香钱，也不免心动过，可是心中害怕，从来也不敢下手。

“如果你不说实话，明天就送你回家，你说你没偷钱，也要送你回家。”

老和尚的话令常进十分难以捉摸：说谎，要送他回去；不偷钱，也要送他回去。小沙弥只好默不作声。没料老和尚转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不要怕，我看你很老实，是怕你香钱偷得太少了。我们狼山，除了香火，既不做经忏，也不容易找护法，常住也不发单银，零用金靠自己，不偷一点香钱，靠什么呢？”

经老和尚这么一说，常进还是困惑不解，当和尚偷香钱是被长老默许的，这对吗？

还有寺里老和尚也看闲书。一向喜欢读书的常进，偷偷读起老和尚、居士们的藏书。

拜佛开启智慧

“《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看得是一知半解，《三国志》、《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等通俗演义，却读得津津有味。”

当时以为读的就是正史，不过，还是培养了以后对历史的兴趣。常进感激师祖们对他的栽培，为他请了一位还俗的秀才，教他读四书五经、老庄、易经，弥补他失学的缺憾。

另一位老师则是教他唱诵念经，当常进听说宋代的永明延寿禅师向观世音菩萨求智慧得智慧的故事，十分欢喜。故事是说：永明延寿禅师，在法华忏法二十一天，梦见观世音菩萨以甘露灌顶，使他辩才无碍，而且终于写出佛教史上不朽的名作《宗镜录》一百卷及《万善同归集》。常进自觉对观世音菩萨特别有感应，他早晚拜二百拜，边拜边作观想：观世音大士手执杨枝，以甘露清凉净水，洒在他的头上。

果真观世音菩萨回应了常进的祈请，几个月不到他就把一本厚厚的《禅门日诵》背熟了。听师父讲《华严经·净行品》中的“毗尼日用”诸偈，凭他小学四年级的程度，居然也听得懂，这使常进惊喜不已，同时也发现佛经是可以讲的。

“佛经是可以讲给大众听，可用佛教义理来度化世人，而不只是诵给亡灵做超度之用的。”

可惜狼山的僧侣没有一位受尊崇的大德法师能够讲经说

法聚庵原来的寮房，如今已成为仓库。

法。小沙弥常进在当时便有一种不能自我控制的愿望，他要尽己之所能，读懂、读通佛经，来日讲经说法度人。

他终于实现了年少时发下的愿心。如今，圣严法师名扬国际，集文学博士、宗教家、教育家、禅师于一身。

抚着法聚庵前院一株幸存的老银杏，法师心念一转，或许不必太为昔时的僧院道场易为今日的素斋馆，及祖庙祖塔被毁而如此黯然神伤吧。狼山广教寺最早从无到有，后来又从有到无，已经历劫无数次，他自己不也曾经眼看狼山由盛而衰，甚至走向败亡，而体悟到世事的无常吗？

佛陀早就说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三千大千世界，

都逃不出成住坏空的过程。

当年出家后，母亲想念她最钟爱的小儿子，还特地过了江上狼山来探望，看儿子长高了，也胖了一些，心中很是欢喜。当她发现寺里的伙食，比她想象中的要差很多，令这位穷人家的农妇大感诧异不解。

在她心目中，狼山是一座香火鼎盛的钱山，和尚个个是财神，儿子出家，就等于送他登天享福。做母亲的哪里料得到，狼山的气势早已走向下坡，儿子一上山就成了末代子孙。那时抗日战争已到了末期，狼山的香火已然疏疏落落，常进赶上了日落前夕阳回光返照的瞬间光华景象。

虽然如此，比起他俗家的生活，还是好过些。所以母亲在狼山住了一夜，还是高高兴兴地下山回去了。

香火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新年，山上已经冷冷清清了。新四军和日军经常发生枪战，人心惶惶。抗战胜利后，恐怖的气氛蔓延开来，山下附近的青年无缘无故失踪，甚至不明不白地被暗杀了。几乎每天晚上，常进在法聚庵的寮房，都可听到凄厉的狗吠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枪声。

似乎大圣菩萨的化缘尽了，又要把山还给“狼”了。常进眼见狼山已被国民党军队连番驻防，弄得只见军队不见香客，只见兵器不见法物，连门窗、桌椅都变成了军眷的床铺和伙房的柴火。

各房头的出家人一个个往外走，只留下几个老和尚、老道人留守道场。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天，常进跟着朗慧师父逃到上海，栖身于忆定盘路的大圣寺，那是法聚庵的下院。

屈指算算，从上山出家到离开，他在狼山前后才住不到两年。狼山，毕竟又变成了狼的世界。

第三章

上海赶经忏、当学僧

赶经忏的日子

自从出家之后，沙弥常进极少想到俗家，回俗家探亲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只有在母亲病重时，被三哥带着从上海又是坐火车又是坐船地赶回老家乡下，没想到那会是与母亲最后一次相见。母亲去世后两个多月，他才在上海听到噩耗，立刻决定回乡哀悼祭拜亡母，从上海坐火车到无锡，发现新四军已经占据了他的家乡，内港没有船，公路也不通汽车，不得已常进被迫折回上海。

回俗家的路就此断了。

随着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后，他常在梦里回到了俗家，梦中远远地见了亲人的身影，竟然不敢走进家门，蓦地有亲人看见了他，却不敢上前和他相认，甚至还用眼色示意他赶快逃走……

这是圣严法师的归乡梦。

一直到 1985 年，接到俗家侄儿张裕生寄到纽约东初禅寺的一封家书，离家多年的法师终于和大陆的亲人联系上了。

当他们获悉法师尚在人间，而且获得博士学位，全家族人“不胜惊喜，竟夜难寐”。法师从信中知悉父亲张选才患了骨髓癌，药石罔效，于天翻地覆的“文革”期间去世。

侄儿在家书中写道：

> ……慈祥的祖父在世时，与我等经常讲起您因何出家，又是怎样的聪明。1954 年，祖父住的小岸上的三间

踏上归程，一圆多年归乡梦。

茅屋遭回禄（注：火灾），他老人家别的不抢，只抢您留下的两箱子书，结果因门狭、箱大终未搬出，他自己却被烧得满头水泡，数月乃愈……祖父在弥留之际，仍不住的叨念："不知保康在不在了，保康哪里去了？"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告慰祖父在天之灵，他的小儿子安然无恙。

圣严法师握着家乡亲人寄来的家书，凄然落泪。茅屋失火，父亲别的不抢，只抢救他的那两箱子的书，只因那是生死下落不明的小儿子唯一留下的凭借，做父亲的拼了命也要去抢救。

俗家的哥哥们说：能得见他一下，是此生最大满足。

法师泪眼蒙眬地端详老哥哥们的近照，努力捕捉记忆中的印象，依稀似曾相识，却又感到陌生，毕竟他离家太久了。

对着照片，法师心中怀念珍惜的并非毁于祝融的那两箱子书，而是箱子里父母和他童年时的照片，特别是钟爱他的母亲的遗照。

接获家书后的第三年，法师回到了上海。见到久别的亲人，第一个被他认出的是二哥，当他用上海话叫了一声“二阿哥”，使做哥哥的高兴得老泪纵横。接下来，他被涕泗滂沱

在父母坟前哀悼

的大哥抱住，也见过枯瘦的三哥。

多年来，法师为父母及俗家亲人该流的泪，早已流干了，未见面之前，他已有不陪他们相拥饮泣的心理准备。然而，当他默默地听着亲人们遭逢的变故，尤其是听到大姐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失踪三十多年的小兄弟，法师两眼不由自主地模糊了起来，又是酸泪涟涟。

他跟俗家三代亲人说：他带回来最好的礼物，不是物质，而是佛法。希望五六十个族人，因法师回来，都开始信佛、念佛，而且以“圣严法师”来称呼他。

法师回上海，一天从龙华寺驱车造访圆瑛老法师创立的道场——圆明讲堂，车子经过江苏路，原名忆定盘路，法师心中一动，狼山在上海的下院大圣寺就在这条路上。他心里有一股冲动，想停车在巷口下来看看。

陪同的人员漠然地说：“没有什么好看的，那是一个工厂。”

法师拉下车窗，望着窗外巷口的车道，心中很是惆怅，又感到无限凄然。当年他还是小沙弥常进，单薄的身子杂在师父们之中，天天出堂做佛事、赶经忏，不分昼夜地穿梭往返于大圣寺与殡仪馆之间，没日没夜地在这巷口、街道转进转出，其间的辛酸痛苦，简直太不堪回首了。

狼山在上海的下院大圣寺，是抗战期间由一班在上海经商的南通人发心筹建的，聘请常进的曾师祖贯通老人担任住持。当狼山的广教寺重为“狼群”占据之后，山上的僧侣仓

与俗家三位哥哥在上海龙华寺

皇逃离，常进随着朗慧老人来到忆定盘路的大圣寺，投靠贯通老人。

沪西的大圣寺，重叠建起的一座大殿，以及一座既高又大的天王殿，比三层楼还高，共分三大间，当中供奉弥勒与韦陀，两边两间可容纳二三十桌的筵席，正殿两侧有两排厢房，供十几个人住宿。

大圣寺是一个纯粹以经忏来谋生的道场，刚一住下，对经忏还一无所知的常进，就被当家的曾师祖贯通老人叫着跟着师父们到施主家里消灾祈福，为亡灵超荐诵经、拜忏、放焰口。

常进说他还不会，要曾师祖教会了再去。

“我哪来这个闲空，哪家赶经忏的小和尚不是跟着大家拖

出来的！”贯通老人振振有词地说。

常进虽然出了家，却尚未改装穿上僧服。他拉拉身上那件补了又补的俗服，反问贯通老人：“我这个样子，斋主会让我去做佛事吗？”

原来狼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小和尚落发改装时，应由俗家做全套的僧装，还要俗家拿钱来办素筵供养师长，大宴亲友，庆祝一番。只可惜常进的俗家实在太穷，一直到他离开狼山到了上海，从来都没有能力给他做一件新衣，更甭提为他做僧服、摆素席宴请了。

贯通老人嘴里念着要为他改装，又舍不得花钱买布为他做僧服，他叫常进不用担心。

在上海圆明讲堂与方丈明旸法师及俗家族人合影

“邻庵西方寺的小和尚，前几年还只有一个桌面高，就把红桌帏当衣用，披起来像模像样地做佛事了。”

常进于是别无选择地走入赶经忏，为大圣寺牟利的行列了，每天在俗服外披上水红色的麻布七衣，奔街走巷，马不停蹄地过起经忏僧的生涯。

常进的父亲不愿让儿子受太大的委屈，冒着断粮挨饿的勇气，卖掉了几担麦子，请乡下的土裁缝，做了几件僧装的棉衣，亲自送到上海来，才让他改了装。这还是后来的事。

大圣寺的佛事，随着抗战胜利，市面恢复繁荣，渐渐做出了名，除了到寺里来做的，也有到斋主家中去做的，远到江湾、青蒲等地都去，殡仪馆的佛事也增加了好几家。本来除了贯通老人，谁也不会赶经忏，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常进的师父、师公、太师祖，以及他和他的徒弟也学会了经忏。大圣寺加起来一共不过八九个和尚，佛事一多，用一堂的人做两家以上的佛事，叫做“翻堂”。

“这一家念完一卷经，马上赶到另一家去，然后又赶回来，接续刚才的念，”圣严法师解释，“或者在寺里与殡仪馆之间的两个乃至三个厅之间翻堂。近的靠两条腿，远的也舍不得坐小汽车，怕赔了老本。”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不论天寒地冻、积雪三尺、狂风暴雨，常进跟着师父们，有求必应天天赶进赶出，白天翻了三个堂，晚上又要放焰口，下台已经是十点多钟，拖着两条腿回寺，正想倒头睡觉，偏偏又接到殡仪馆的临时通知，要和

尚系念伴尸，别家殡仪馆也来了电话，于是，夜里也得翻堂。

实在是疲累不堪，常进在系念台上，往往白了一段，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蒙眬睡眼中找不到下文。

“小和尚要跌下来啦！”

他经常在这样的叫声中惊醒过来。

可怜常进自幼病弱，十五六岁发育期间，过的是这种苦不堪言的日子。

“如果我告诉母亲，相信她一定会劝我还俗，种田再苦，也不致有这样的苦。”

然而，好胜心强的他，绝口不向俗家亲人吐露他的苦楚。一到农历七月，一家又一家，一处又一处疲于奔命地赶经忏，差点没把他累死。

仰人布食的生涯，除了透支体力，心里所受的委屈，更是无处倾诉。常进学会了一般佛事，从未想到要专门拜师学习那些花式吹打演唱。有一次，一边敲敲打打，一边以阵式队形穿插变化的表演，临时缺了一个人，硬把他拉进去凑数，结果让他出尽洋相，给旁边看热闹的男女拍手取笑，当时常进恨不得地上有个洞。

又有一次斋主要和尚们唱曲，点他唱《小尼姑下山》，常进不会，拉拉扯扯、弄得大家没趣，也着实伤了他的心。事后，贯通曾师祖还训了他一顿，要他赶紧学唱曲。

佛事虽多，经忏僧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个和尚念一天经，

还不如一个小工的工资，殡仪馆的佛事，还得被账房间扣去佣金，更可悲的是经忏僧凭着年纪轻，相貌嗓子好，会唱会念会演，受寺庙、斋主欢迎，但一过中年就乏人问津，老了如果没有小庙可依，更是晚景凄凉。常进听过常州天宁寺的老和尚说过，往往天亮后，山门一开，会看到出家人的尸体，赶了一辈子的经忏，死无葬身之处，只好到庙门口来死，希望天宁寺布施几十斤柴，抬到化身窑里烧掉。

经忏危害了数百年来的佛教，从清代乾嘉以来，民间以为佛教除了经忏荐亡，别无其他。圣严法师回忆少年时代大圣寺赶经忏的辛酸时日，强调他并非反对经忏佛事。佛教本来具有祝生、度亡、消灾、祈福的功能，然而，僧尼如果仅以经忏作为谋生的工具，寺院仅以经忏作为牟利的行业，那就太罪过了。

两年经忏赶下来，使常进这个小和尚，变成了老疲参。

最近圣严法师在台大演讲，提到大圣寺的这段日子，他还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两年，如果继续下去，我不做和尚了。"

坚决无比的口气，反映出早年赶经忏的生涯，是何等的痛苦不堪。

点香夜读，读出三界如火宅

常进在大圣寺赶经忏，后来进了静安寺做学僧，还是没离开经忏。上海的静安寺，历史极为悠久，从三国的孙吴建寺以来，虽经历代的战乱重建，仍是上海最古老悠久的名刹。

1949 年以后，这座古刹的命运也一如沪西的大圣寺，被改成堆栈的仓库。“文革”结束后不久，圣严法师曾趁着日本立正大学的同学到上海访问时，请他特别到静安寺探视，当时寺前还挂着仓库的牌子，对外不开放。

1988 年圣严法师回到上海探亲时，静安寺才重又恢复为寺院，只是他早年当学僧，早、晚课诵及诵经拜忏的大殿已被烧毁，正在重建中。其他厅堂房舍，除了学僧寮已被拆掉之外，其余仍保存原貌，课堂则已变为做佛事的往生堂，寺前路中的古井被填平，井边的仿阿育王石柱，也不知去向。

法师旧地重回，来到静安寺大院，眼前浮现他当学僧时，每天清晨由武术老师带着同学们，比手画脚地练拳的情景，真是如幻似真。

抗战胜利后，静安寺发生了十方派与子孙派的纠纷，最后十方派占了上风，开始力图改革整顿寺规，为了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天，静安佛学院应运而生。

一向好学的沙弥常进听到了这消息，心中开始打妄想，希望自己也能够当学僧，再三请求师公让他去读书。贯通曾

师祖以他程度不够为由拒绝了他，事实上是不肯放他走，不愿大圣寺少了一个为常住免费赶经忏的小和尚。

跟师父们跟了一些时候，常进除了不能戴毗卢帽和敲磐领单子，普通做佛事用的法器犍椎已经拿得起手了，除此之外，他还懂得掌管焰口台上的电器设备。如果放他走，无异是一大损失。

经过半年多不断的争取，狼山邻庵的育枚法师也从旁再三鼓励，劝说贯通老人应该送一个小和尚去读书。

“让法聚庵也有个出人头地的人才！”

贯通老人终于被说服了。这时大圣寺又从南通带来一个小和尚，常进便有了替身。

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天，常进离开大圣寺，到静安寺佛学院当一名插班的学僧。

为了应付插班考试，他的师公朗慧代他作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的志愿”。常进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去赴试，结果出的题目却是“我对佛教将来的看法”。

这下子糟了。常进天天赶经忏，连一个佛字，还不懂解释，哪能看到佛教的将来呢！幸亏担任静安佛学院教务主任的育枚法师慈悲，通过了考试。

入学后，他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实足年纪还不满十七岁。最初几个月，常进在课堂上如坐针毡，天天打算退学，程度不够，加上听不懂教师们的方言。

“南亭法师的泰州话，白圣法师的湖北话，听得我一头

雾水。”

凭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勉勉强强应付国文、英文、数学，对大学程度的佛学可就不知从何下手了。

“圆明法师讲《八识规矩颂》，听得我如入五里雾中。”

庙院传统式的师徒相传，不求理解的教学方式也令他纳闷而无所适从。

“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印度的大乘佛教，有中观、唯识、如来藏等三大系统，《八识规矩颂》的唯识思想，和《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中国的大乘佛教，有八大宗派：律、法相、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密，它们之间又有什么相异之点？”

圣严法师回述静安佛学院的这一段学思历程。

“为什么同样是发源于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竟然会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观点？究竟谁前谁后？孰高孰低？”

毕竟常进是为求学而来的。他用心地博闻强记，听不懂教师们的方言，他抄黑板、向同学借笔记，也努力尝试为困惑他的佛学问题理出一条思路，可惜限于认识，依然不解经典奥义，对此，法师有一妙喻……

> 我只知道有几粒桃子长在哪棵桃树上，光欣赏桃子的形状、色泽，却没有尝过它的滋味。

虽然如此，常进每学期考试成绩，都在五六名之前。现为桃园“佛缘讲堂”导师的守成长老，是当年静安佛学院的教师，虽然事隔多年，对常进当学僧时的模样却印象深刻：

“他年纪最小，长得很庄严，很聪明，功课进步很快，总是在人前面，”守成长老形容常进，“人并不木讷，也不多讲话，身体不很瘦，后来当了兵，才瘦了的。”

年长圣严法师十岁的仁俊长老，曾经任教静安佛学院，教的是国文。回忆陈年旧事，禁不住感叹：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当时学生很多，记得他很用功。”

这一对师生之缘始于上海，而延续至今。圣严法师回台期间，纽约东初禅寺讲经弘法的重任，由仁俊长老慨然承担。

学僧们上课之外，还是离不开经忏佛事，佛学院的开支教育费是靠着佛事的收入来维持。静安寺的另一项收益是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打从初七到初九，前来敬香还愿，看热闹的，简直人山人海，静安寺在这庙会香期出租摊贩的位置，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赶经忏做佛事的学僧，每个月都可分到单银，当时常进一个月到手的，只能买到三四条的固本牌肥皂，想买一部《辞海》，得积蓄好几个月，要添一件长衫，几乎得等上半年。不过，比起南京、上海其他佛学院，静安寺学僧的生活算是得天独厚，天天都有四菜一汤，也常有信众来打罗汉斋与豆腐斋。

一有空闲，喜欢阅读的常进，从《小说日报》、《新月》杂志上读鲁迅、巴金、茅盾、冰心……的小说。

“翻译小说像屠格涅夫的《初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

烦恼》，也偷偷地读，结果挨了训导主任的揍，小和尚怎么还看《初恋》？”

朗朗笑声中，躲在被窝偷看小说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把被窝的空间弄大一些，手里拿着一根香，逐字读下去，线香的光线很微弱，古人凿壁偷光也比点香还亮！”

饶是光线不足，香火缭绕熏得被窝里的他泪眼婆娑，法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看。除了正逢求知若渴的年岁，总会另有支撑他好读不倦的力量吧？

“兴趣。”法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被故事情节吸引着往下看，章回小说不是有‘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吗？就这样一路看下去喽！当然，挨揍是难免的！”

重读《红楼》、《西厢》，体味自是不同。

毕竟法师天赋异禀，不具凡骨，虽然读遍情痴爱恨的中外言情小说，又正值容易身陷沉迷的年纪，点香夜读，却让他读出了三界如火宅。阅遍满纸通篇的辛酸泪，字里行间跃现的只有尘世苦海。法师透过小说来看人世众生相，经由故事人物，体悟了生命的浮沉，人世的虚幻无常。

“觉得世间很苦，爱得很辛苦，很可怜，维特最后还自杀！”

倘若没经历年少阅读文学的因缘，对他往后求道证悟普度众生，是否会有差别？

“没有绝对的关系。不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只从佛学入手，观察人世间，悲天悯人的心一样会出现。”

圣严法师承认涉猎文艺作品，对他往后写作及表达方式，

“特别是通俗的说法，运用比喻、说故事来宣扬佛法，深入浅出帮忙不小。”

经由小说阅读，也敏锐了法师的思考，训练了他对人世间无微不至的观察力。民国三十七年（1948）元月，静安寺的学僧创刊发行《学僧天地》，一共出了六期，常进发表了三篇短文。

未来何去何从?

遗憾的是，这一种值得追忆的日子并没能维持下去。随着时局愈来愈动荡，学僧们的情绪也跟着浮动不安，人人都为前途而忧心。他们知道即使佛学院毕业了，在这动乱的时代，也没有机会当讲经说法的法师，以后社会变了，也不见得容许出家人赶经忏为生。

常进的同学，开始还俗的还俗，有的干脆去工厂做工，有一个毕业生拿到毕业证书时，竟当场撕毁，第二天，卷起铺盖当兵去了。

前途茫茫，究竟对将来有什么打算？这一个念头早在太虚大师圆寂，从玉佛寺送遗体到海潮寺火化回去的路上，常进就已经想到。太虚大师为僧伽教育奔走一生，当他舍报之时，还是看不到一丝值得乐观的希望。出家人该怎么办?

常进为自己未来的何去何从而苦恼着。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后，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佛学院的长老教师们，一个个乘船搭飞机坐火车离开上海。一向有上海的地痞流氓与他作对的白圣法师，带着妙然法师先到台湾，顶下台北的十普寺，作为后退之路。

就在这乱纷纷的时刻，常进听到母亲在乡下病危的消息，他向学校请了假，跟着来接他的三哥气急败坏地连夜赶回家乡。第一次坐上京沪线的火车，到了无锡又换了内港航行的小火轮，赶到家门已是午夜时分。

夜色深沉，俗家的四周，除了唧唧的虫鸣声，宁静得令他感到恐怖，常进一心念着佛号，祈请佛菩萨保佑，但愿没有不幸的事等着他。放开喉咙喊了三声，父亲才来应门，说母亲天天念着她的小儿子。

“……你们娘已经盼望好几天了，她说今晚你一定能够到家，一直没睡着等你，刚才我没听到叫门，还是你们娘把我推醒的哩！”

感谢佛菩萨，母亲还能见到他，昏黄的油灯光中，看见母亲水肿得像小山的大肚皮，衬托着那张焦黄、干瘪的脸庞，常进忍不住泪，暗暗地饮泣，怕病人伤心。

做儿子的想不出话来安慰床上的母亲，倒是病人反过来安慰他，说是已经找到了治水肿的秘方，吃些时日就会好；又说早知道这两天精神好多了，就不会让三哥急急忙忙把他带回家。

“……生病等于享福，我一生难得休息十天半月的，这

一来，倒可安安静静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只是辛苦了你们爹……”

母亲的病这么沉重，始终没为自己担忧，反倒体惜她的儿女，体惜她儿女的父亲。

一直到现在，圣严法师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是泫然欲泣。

天天陪在病榻旁，常进听母亲说了好些童年往事，做儿子的笑，母亲也笑。他劝她念佛，母亲回答念了很久了，拿过常进那串玻璃念珠，不断地数。

住了半个月，母亲不希望小儿子离去，却又矛盾地天天问他为什么还不走。

回上海两个月后，二哥告诉他丧母的噩耗。哥哥们已经把后事料理妥当，因为遵照母亲遗命，没有通知常进回乡奔丧，一则顾虑他的学业，再则顾虑路上太乱。

然而，常进深深地抱怨，家里为什么连信也不给他一封？可怜他连母亲的忌日是哪一天都不知道啊！

最后一次回俗家，是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秋天。

母亲去世后，常进心中已无牵挂。佛学院的教师守成法师平常很爱护照顾他，为此还惹来同学们的嫉妒，说是常进要认他做干师父。

时局愈加动荡，守成法师离开了上海。

“我到了台湾，寄了两封信给他，要帮他办理入境手续，他回信说没钱买船票，来不了，”桃园“佛缘讲堂”的守成长老摇摇头，“我答应帮他，他很固执，不让我帮。”

那时候一张船票涨到二十五个大头，对常进而言是笔天文数字。爱读书的他，把每个月做佛事的几个单银，都用到旧书摊买书去了。

“当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两箱子书，当作废纸拍卖，人家也嫌没有地方来堆哩！”

圣严法师苦涩地笑。

回沪西大圣寺向师公与曾师祖开口，他们却说：“这个年头，往哪里逃也是一样，如果静安寺解散了，你可以回来住。”

左翼学生们在上海罢课、游行、请愿、闹学潮，国民党政府保卫大上海的决心也相当坚定，上海的市民凡是及龄的壮丁都必须接受军事教育，常进是静安寺学僧中第一批被训练中的一个。

时局已经紧得不能再紧，郊区国共内战炮声隆隆，传到上海市民的耳里，大家如临大敌，在街头巷尾堆起沙包，准备巷战。

静安寺的大门口悬挂着台湾新军的生活照片，看起来一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本来佛学院的学生还在观望，再说和尚当兵，总觉得不是办法，然而，到了这个关头，也顾不了许多，先后好几个脱下僧服报名当青年志愿军，等船到台湾去。有一个同学鼓舞常进：

“你去当兵，我也去。”就这样决定了。

临离开前，他把比较重要的书籍，送到上海近郊曹家渡

俗家哥哥处去。1949 年农历新年一过，他俗家的亲人多半逃难到上海，乡下只剩常进的父亲一个人。共产党在乡下攻势凶猛，国民党军又不时开了大队人马去清剿，老百姓都活不成了，他的家人亲属冒着生命的危险，昼伏夜行，忍饥耐饿，从家乡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到上海。

“可是，当我报名从军的前夕，他们听说共产党对于自动还乡的一律宽恕，否则，等到迫令还乡，性命就难保了。”

5 月间，常进离开上海时，俗家的人只剩下一向在上海摆豆浆摊的大哥。他把书留在那里，请大哥代他向父亲告别，说他去了台湾，还俗当了兵，请老人家保重。

依依不舍地告别师长、同学，常进很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想到自己是去当兵，勉强忍住了。

“然而，当我乘着三轮车，带着一卷极其简单的行李，出了静安寺的大门，回头再看我那生活了两年半的学僧天地，发现好几个同学还在向我连连摇手时，我的眼泪再怎么也忍不住了。”

第四章

十年军旅生涯

脱下僧服换军装

“军人给我的印象，从小就是不好的，我们乡下只要军队一到，便会闹得鸡犬不宁，但我自己，竟又自动自发地当了兵。”

1949 年春天，国共内战火并激烈，国民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终于撤离大陆，神州变天。马克思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使沙弥常进不存丝毫幻想。眼看国民党军虽然毁了他出家的狼山，但是还没有用思想政策来取缔宗教，直觉告诉他，应该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来。

“那个动乱的时代，我没有信徒，也没有钱买船票，也找不到资助，要到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军，跟着军队来。”

常进毅然跟着佛学院的了中法师，背了二十几本书，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几套僧服，报名青年军。

兵荒马乱中，常进居然还背着书逃难，既然已经决定从军，脱下僧装换军装，为什么还带了几套僧服?

“对佛法重光，当时我还是抱着强烈的愿望和信心，所以把僧服带着。”

从军后，沙弥常进舍去出家的法名，改名军人张采薇；听从招兵站军官的建议，选择了通信连。

“你们出家人当通信兵最适合了，出家人慈悲为怀，不杀生，通讯兵很少有机会拿枪直接杀人的！”

对一个昨天前还每日拜佛茹素，心存慈悲，主张戒杀放

生的和尚，要他立刻成为一个荷枪实弹的军人，实在与佛教的信念大相违背，当通讯兵做军中后勤工作，似乎是勉强折中之道。

这年他二十岁。

从上海外滩的码头上了登陆艇，张采薇和他的同学搭了极可能是从上海开出的最后一艘轮船。两天的航程，一团新兵中，混着从北方南下集体从军的女流亡学生，和一些据说是战场中捡到的年轻女人，一起挤在货船改造的船上。

这些女人平日的矜持与羞耻心，在残酷的战乱中荡然无存。张采薇眼见她们把晕船呕吐弄脏的上衣，当着众人的面脱光，或是逼于内急，顾不得羞耻的种种形状，看得他既感痛心，又领悟到象征美丽的女性，情急之下顾不得羞耻、保不住矜持之际，是多么的丑怪与可怜！

传说佛陀还是释迦太子时，当他看到白天妖娆多姿的嫔妃们，夜晚放恣不堪的睡态，从中觉悟到色相的虚妄。

船上逃难的女人迫于环境，剥下平日装饰的外表，回归到以赤裸的原始面目示人，对此，二十岁的张采薇，也起了与释迦太子一样的感悟吧！

横渡台湾海峡，宝岛在望。原本预备在基隆港上岸，不知什么缘故，改航到高雄港。下船后，在班长的监视下一个个“新兵”上了运货的火车。半昏睡中，张采薇和新兵们做着同样的梦，憧憬着即将抵达的营地美丽得像花园，所有的装备都是美国式的，士兵的生活像学生一样，国民党军的招

兵站上是这么写的。

幻想中的花园洋房，是新竹一家设备极差的玻璃厂的厂房。

“宿舍是两层高的大厂棚，楼板是用木条钉成的，有点像蒸笼底下的蒸盘，上下可看得清清楚楚，”多年后圣严法师依然印象清晰深刻：“住在楼下的，只要楼上一有动作，就准备闭起眼来，承受天女散花式的尘土供养。”

营房四周围着一丈多高的竹篱，出入受管制，门禁森严。时局危险到了极点，蒋介石下野，当局群龙无首，前方节节失守，补给困难，军中日子过得极为艰苦。

一日两餐，每餐都是糙米饭和两三只葫瓜做成一百多人的菜。油，只能在水面上飘着几点小花，喝的是混浊的井水，睡的是砖地铺稻草，连盖的也是稻草，三个人共用一条棉纱毡。

上等兵的张采薇和其他的新兵顶着烈日，赤膊在野外受入伍训练。

“为了节省，军中提倡三光运动，光头、光背、光脚，在硬邦邦的黄土地上操练，要不是腰间还有一条短裤，简直就像一群原始的野人。”

法师存有当时的两张团体照片：

“看起来像一群猿猴！”

静安佛学院投军的七个人，有两个被调出通信连，拨进炮兵连，后来他们趁着月黑风高、众人熟睡之际，溜出营房。

“同学们一个个逃走了，我心里也盘算着究竟是留下来，

还是离开的好，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在军中待了十年。”

语气中有太多的无奈。

“不过，虽然换了军服，我还是和尚。十年内，每次升迁调单位我都会主动声明：原来我是和尚，将来还要做和尚！”

这句话倒成了张采薇的护身符，免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同袍外出吃喝玩乐，不会把他算在里头，星期假日也可利用长段时间自修。

六十七岁的唐佳珪先生，曾与张采薇军中同事，他负责的是无线电。

“长官告诉我们说他是和尚，当时年轻，弄不清楚什么是和尚，他看起来不也和我们一样，有说有笑的？”

声如洪钟的唐佳珪先生是安徽人，他记得圣严法师总是和上海来的在一起。

“像了中、王文伯，他们静安佛学院的同学，师父——”唐佳珪先生后来皈依了法师：“那时候，师父文质彬彬，说话声音很轻，文绉绉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唐先生赞叹着。

军中生活枯燥，除了偶尔拿劳军票看电影、上馆子，消遣的去处有限。

“有一阵子，很流行打弹子，就是撞球啦。一放假，大伙往弹子房去，里头有小姐计分，”唐佳珪先生说：“有一次，师父也跟着来了，他站在弹子房门外看一看，笑了笑，不肯进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军中时期的张采薇

又一次赞叹。

幸亏张采薇留在军中，才得以平安无事。当时大陆来台的出家人，台湾的寺院都拒绝收留，景况十分艰难，外省法师自顾不暇。他的两个逃兵同学北上投奔十普寺的白圣法师，只让他们逗留一宿两餐，就请他们走路，因为害怕收留逃兵会惹来麻烦。更可怕的是国民政府受了谣言的愚弄，1950 年雷厉风行地到处搜捕和尚。一时之间，从南到北风声鹤唳，许多大陆来的法师，包括颇享盛名的慈航法师，以及他的出家徒弟律航法师等数十人，都曾被逮捕监禁在看守所，没有被下狱的大陆籍法师，也有不少暂时换上俗服，才敢出外走动。

人在军中的张采薇幸运地避过了这些风波。果真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军中生涯也有令他痛苦不堪的经历。因为国民党军太穷，从上海入伍到台湾，伙食几乎见不到荤腥，一向茹素的张采薇，也可以凑合着过。有年端午节，军长犒赏军人，有鱼有肉也有酒，众人吃得津津有味，他却不敢动筷子，觉得连饭筐、饭匙、菜盘都沾了腥臭味，尤其是那盘鲨鱼，更让他作呕。

端午节这天，他足足饿了一天。那时张采薇还没学到吃肉边菜、不吃菜边肉的功夫。

活动图书馆

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张采薇随着军队，从新竹到北投，从北投到新庄，从新庄到淡水，调来调去都是靠两条腿徒步行军。有一次，夜里行军，从金山走到北投，路经金山乡一个叫“三界村”的村庄，一路上一直默念佛号的张采薇，联想到出了三界，就是西方净土的莲池，当下心中起了大感动。

没想到四十年之后，金山三界村山上两个山谷之间隆起如半岛形的丘陵地，会是他筹建法鼓山的所在。从这次夜行军与金山结下了缘，之后他所属的通信连又被派到金山乡的海边，住在乡公所的楼上，无线电排住在天后庙里。

“是借，也是强占，明知不受欢迎，还是硬住进去，要不然岂不是在野外日晒雨淋喝西北风了。”

张采薇这才明白军队喜欢住庙的原因了。

那时候，军队穷到一日两餐米不够吃，必须和着甘薯吃，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用心良苦地鼓励士兵吃甘薯，说是营养价值丰富。

“我们穷得连鞋子也穿不上，要自己到河边采野生的美人蕉，剥了皮，晒干了，打草鞋穿。”

这年的中元节，民间相传的鬼节，他就是在金山海边度过的。那天夜里下着毛毛细雨，张采薇被排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的卫兵。

“还没到十一点，我就被上一班的卫兵喊醒了，要我陪他，也不说明理由。十二点以后只剩我一个人站卫兵。”

他先是听到屋后大树下一声怪叫，既不像人，也不像兽，又听到无数的小鸭在叫。“明明就在跟前叫，却看不见小鸭的踪影，我用手电筒照到右边，声音就到左边，照到左边，声音又到了右边。”

吓得张采薇急忙念观世音圣号，才把那很长很长的两个小时熬过去了。隔天，连上的同袍说他听到的是“好兄弟”的鬼叫声，令他毛骨悚然，也庆幸菩萨庇佑，让他安然度过中元节。

前年（1998），圣严法师应金山的乡民代表之请，在法鼓山的所在地，为北海岸四个乡镇历年来车祸的亡灵做佛事超荐。

法鼓山全体僧众，在金山乡夜市举行了三大士焰口和普

施甘露的平安超度大法会。圣严法师借这个活动劝导乡民，一律用素果鲜花和简单的饮料祭拜孤魂，不烧冥纸、棒香，也不点蜡烛，提倡环保。

法鼓山为乡民而设的一万多个牌位，完全免费，那天前来参与的人数高达五六千人，为北海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平安法会。圣严法师上台开示："法会的目的是祈求平安，以佛法的法食供养冥界孤魂，让他们得到慈悲的温暖，智慧的清凉，而来参加法会的人，也因此有听闻佛法的机会，人人得到健康、平安、自在。"

法师也希望借着这次法会，提供乡民对佛法的正知正见，同时达到敦亲睦邻的目的，把法鼓山"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普遍深入推广到四乡镇的每一个家庭。

离开金山海边，张采薇除了背包，背着通讯的器材之外，他从上海随身带来的几十本心爱的书籍，始终舍不得丢，因此，拔营徒步行军时，他的负担总是比别的军人沉重。

"军中没有书，连报纸都没有，带书的只有我一个人，每一个地方住定之后，大家跟我借书，一到移防拔营，书全部还给我，背来背去也舍不得丢，我变成了'活动的图书馆'。"

二十几本书，包括翻译的西方哲学、佛学等文史书，成为军中伙伴的精神食粮。这些书他一直背到当上了上士报务员，移防的时候，有权交托部队卡车运送为止。

自己的二十几本书反复读得滚瓜烂熟，刚巧，台北市立

图书馆提供一种巡回读书车，卡车上载着几千本书，穿城走乡，张采薇成为长期借书阅读的读者，利用操练剩下的时间，分秒必争地啃书，别人一遇星期假日，或下雨天无法出操，不是呼呼大睡，就是到电影院消遣，他总是一卷在手。

白天读了还不够，晚上吹过熄灯号之后，又重施上海被窝里看书的故技，这一次不是用线香，而是向厨房的伙夫同志讨一些花生油，盛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钻个洞，用破布条当灯芯，找一个不妨碍他人睡觉的角落，点着看书。

这时期所读的书，也从早年的文艺爱情小说，转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论述。

"罗素的《西洋哲学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等书深深地影响了我。"

影响了他的思想，也开阔了他的视野。

"巡回车一个星期换一次书，我连自然科学、天文、解剖学的书都看。"

庞杂的阅读中，少不了对唐诗宋词的吟哦推敲，白居易的《长恨歌》能倒背如流。诗词里不乏咏叹哀怨情愁的艳语，脱下袈裟的军人，正值青春期的张采薇，读了这些浓诗艳词，是否为之心情起伏不已？圣严法师摇摇头。他是以出世之心，读入世之作，仍旧是采取疏离的态度，让自己与感染力最强的情爱词曲隔了开来。

"通过诗词文学来看人世间，自己并没有跳进去。"

法师睁着巨灵似的双眼，俯瞰人间的爱怨纠葛，尤其是

从文学作品中，读出了人生的诸般缺陷与不足，更多的是寂寞、苍凉与苦痛。

倡议佛教文学

从 1951 年到 1952 年春天，张采薇在小基隆海边过了闲适自在的一年，他们的电台独住海边一所克难（注：简易避难用）的草房，不用操练上课，一天之中，只需向团部用无线电联络几次，其余的时间全由自己支配。

这一年，是张采薇军旅生涯的黄金岁月。

他往往独自一人，坐在靠山面海的小山冈上的树荫底下，书一读就是大半天。文学作品读多了，手痒了起来，被一股创作的冲动所驱使，他用一块木板钉了四条腿，当作克难书桌，开始了写作生涯。第一篇文章投到《战斗青年》，获得刊登，还换回三十多元稿费，使张采薇大受鼓舞，从此笔耕不辍，常在军中刊物发表散文，还得到特约记者的聘书，成为军中文艺活动活跃的一员。

“如果写得勤，每个月的稿费，会超过我一个上士的薪饷。”

借着写作，化解了对现实的迷闷，张采薇从戎而不投笔，成为刚出道的军中作家。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仍然自认为是个和尚，每到一处寺院，无不虔诚礼佛。可惜当时没有佛教的经书流通，庙里只有几本破旧的课诵本及忏本，有次在

凤山佛教莲社，见到一本《楞严经》，他如获至宝。

上海佛学院的教师妙然法师，邀请几个同学到北投的居士林聚会，张采薇欣然赴会，师生十多人共聚一堂，颇有劫后余生之感。那天，他大有感触，慨叹军中生涯，使他几乎与佛教脱节，何时能够再度穿上僧服，可丝毫没有把握，能否回到僧团，自己也做不了主。

临走，妙然法师还每人送二十元车资，使他感动得噙泪欲滴。

这一年中，张采薇经常请假外出，去看出家的法师。转眼秋尽冬来，妙然法师知道他一个穷士兵，缺少棉被御寒，便送给他一条破得像猪油渣似的棉花絮，另外塞给他四十元，让他做个被套，并把棉被拿去重新弹。

妙然法师雪中送炭，张采薇感激涕零。当他捧着这团棉花絮，走进基隆一家布店买被面，没想到那心地乌黑的老板，给他剪了一段只比蚊帐稍微密一点的粗纱布，包起来给他。不得已，张采薇向连部的补给上士要了几条军裤连起来做被面，棉花絮弹不成了，只好拼拼凑凑，用线、用破布勉强连成一条棉被的样子，凑合着过了几个冬天。

纵然是这样一条棉被，也已是当时士兵之中的“贵族”阶级了。

眼看回上海继续回静安佛学院读书已是不可能，趁着驻防圆山忠烈祠，张采薇忽发奇想，希望能以军人身份，在台北市读高中的夜间部，这个想望一直延续到他退役那年，常

常在梦中梦见自己进了夜间部当起中学生。

既然读书梦难圆，张采薇转而立志当作家。报名参加了李辰冬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的是小说班。由于军中人生经验毕竟片面而且局限，对小说创作的技巧也无从掌握，虽然完成不少短、中、长篇，直接寄去文艺奖的评审会参加征文，希望得奖，结果不如愿，一一惨遭退稿，失望之余，把稿子丢到火炉。只有发表于穆中南主编的《文坛》杂志上的《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留了下来。

除了小说，张采薇也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几十首新诗。

在那白色恐怖横行的年代，他没想到在笔记本上抄录唐代诗人王翰的一首《凉州词》会带给他可怕的困扰。

连上一位军官，一向认为张采薇思想有问题，找他约谈了好几次，又问不出个所以然。后来发现张采薇不肯仿效军中同袍，在背上胸前刺青，以表效忠国民党。

“我说报国卫民，忠诚不二，心最要紧，何需刺字，结果这个长官怀疑我是什么人派来的，以和尚身份当掩护，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顶非常可怕的帽子。”

多年后重提此事，余悸犹存。

趁他出操，官员搜查张采薇的书籍和笔记本，发现他抄了这首七言绝句的最后两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联想到他是以迂回的形式来表达反战、厌战的情绪，更加怀疑他。

“在那个阶段，我读的诗词很多，他应该仔细看我笔记本

抄的还有唐、宋、五代的诗词，甚至元人的曲，我是拿来欣赏和背诵的，并没有想到跟反战、厌战的问题连在一起。”他自此与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员绝缘。

那一段时间，部队规定每人都要写日记，除了让军人发泄情绪外，更重要的是借此检查监视士兵的思想，是一种防谍的措施。

苦苦熬了整整五年，经过两次考试，张采薇正式成为通校的学生，从上士挤进军官的行列，令他有扬眉吐气之喜。这是军中生涯的一个转捩点。

到宜兰受训，认识了星云法师。

“那时星云法师到宜兰才一年，住在古旧的雷音寺，里头还住有军眷。星云法师的房间很小，光线也不太充足，摆了一张竹床、一张旧式的书桌，很清苦。”

星云法师在大陆时，跟几个焦山的学僧，办了一份油印的《怒涛月刊》。张采薇听说过他，见面时，觉得星云法师说话态度很持重，但不感到亲切，以后就没再去雷音寺了。

没想到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

当上军官，可自由分配时间。当他读了胡适之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大受启发，开始把创作的笔锋一转，尝试佛教与文学的结合。

“既然佛教经典是白话文学的滥觞，通过文学的表达，是弘扬佛法最近的一条路。”

人生很苦，三界如火宅，转来绕去摆脱不了烦恼，张采

薇抱着为读者化解郁闷惶惑的心情，把小说的情节融人佛理，凸显真、善、美的文学功能，完成了无数个短、长篇小说创作。

遗憾的是，这些佛教小说也是无疾而终。

“我当时要提倡佛教文学、重视佛教文学的用心，到现在还没有后悔。”

圣严法师郑重地宣称。

既然想当小说家，却不幸铩羽而归，张采薇转向写理性的论述文类。当他被调到凤山时，买了一张竹制的书桌，每天埋首桌前，写起与宗教、哲学相关的文章，探讨人生的诸种缺陷、寂寞痛苦，必须努力超越升华，才能达到一个美丽的未来境界。他的佛教小说虽然没引起注意，他以论文形式完成的一篇《文学与佛教文学》，获《佛教青年》杂志登出，文中主张佛教界应通过文学的笔触，表达佛经的理念，写出悲心主义的文学作品，同时呼吁读者们重视文学作品，不要把它当成雕虫小技来看。

文章登出后，引来了争论，当时佛教界的两位文艺作家张曼涛及程观心，提出不同的看法，张采薇接受挑战，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回应，阐述他对文学与佛教的观点。

“所谓不打不相识，后来这两人都成了我的笔友和知己。”

虽然在军中同袍的眼中，张采薇既读佛经，又看文学、哲学一类的书，看似读得庞杂，又像漫无目的，其实他心中自有打算。

“我既不想以军人作为终身职业，也不想到行政机关去讨一碗饭吃，我是借此机会打下文学的基础，然后再专志于宗教哲学中去。”张采薇内心深处的心声是：“很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仍做一个出家人。”

军旅中磨炼出张采薇的一支笔。人在凤山，他常去煮云法师的佛教莲社，向这位备受尊重的法师请教问题，做梦也没想到会卷入一场宗教之争。

笔战的过程是这样的：

经常环岛宣扬佛法的煮云法师，被张采薇封为“活动的布教所”，他出版了一本《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演讲录，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香港一位牧师，为了驳斥煮云法师这本书，出版了一册《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刚巧张采薇的长官送了他一部《新旧约圣经》，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细细研读，以短短十天之内写出五万字的《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交由煮云法师出版，以正视听。

香港的牧师遭逢高手，再也不敢出来应战，一场论争就此平息。

“醒世将军”唤醒世人

1956 年，张采薇考取了“国防部”一个情报侦收单位，担任无线电情报的侦收工作。离开凤山，住在新店，隔着

台湾海峡，进行通讯人员的侦控，却以为对方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新店的营房环境好，饮食也好，对我的亲近佛教，那是更好。”

碧潭的附近有几座规模不大的寺院，其中竹林精舍的证莲老和尚，他早在大陆就已慕名，有机会拜见更是欢喜。张采薇把他愈来愈多、宿舍已无处存放的藏书拿到竹林精舍寄存。

一有假期，他喜欢亲近台北的善导寺，身着戎装，前去聆听印顺长老、演培长老讲经说法。善导寺是大陆籍法师的集散之处，张采薇对和尚长老们的“苏北人大团结”不感兴趣，他的同乡观念淡薄，并不加入这类的小圈圈，心中唯一关心的是何时得以脱下军装，重新披上袈裟。自从出版了那本驳斥香港牧师的小书，港台佛教界的几本刊物的主编，听闻他的文名，纷纷来信约稿，这正中张采薇的下怀，长久以来他的心愿，就是要把正确的佛法，以及艰涩难懂的佛经佛理，用人人都能接受、看懂的文字表达出来，给需要佛法的大众阅读，对这些刊物愿意提供发表的园地，他感激莫名。

文思一通，滚雪球似的源源不绝，一篇又一篇地写下去，他用的笔名，除了张本，最常用的是“醒世将军”。

“‘醒世将军’这笔名，不是因了军人的身份而取，而是为了摄化众生与唤醒世人而用的，”圣严法师说：“不少读者就是看了醒世将军的文章而信佛、学佛的。”

新店“国防部”通讯部队的寝室，正好面对广明岩上巨型的阿弥陀佛石像，张采薇人在军中，仍受佛陀慈光加被，每天对着两公里外的阿弥陀佛礼拜。

一边拜，一边心中忍不住寻思，当初随着军队到了台湾，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一身戎装困居在这海岛上。张采薇对生命、对悬而未决的未来产生了疑问，开始不自禁地反复自问：

“为什么？”

不自觉地参起话头。

遍读历代禅宗大师的生平经历，虽然不乏像宋代的大慧宗杲因政争被牵连，僧衣及度牒被褫夺下狱，或像明代的蕅益智旭一生都在写血书、用火燃背、燃顶苦行中度过，然而，从古至今，却未曾有过像他这样身着戎装，人在军中而悟道的先例。

张采薇不禁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修行悟道吗？虽然他对佛法的信念从来未曾动摇过。

开始时，探问自己的设身处境，接下来，进入更深奥的层次，急欲追索寻思自己本来面目。渐渐地疑情变成了疑团，话头像磁铁般吸住他，每问一句：为什么？还想再问，绵绵密密继续不断，全部心念完全进入疑团里，功夫成片。

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反复追问，严重到像中了邪一般，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整个人钻入深深的疑团里。

灵源老和尚接引，破参见性

长官眼看他坐立不安，无心工作，特地准他休假。张采薇凭着直觉，搭火车南下到高雄市的佛教讲堂，拜访与他相熟的月基法师。

寺中的人都知道他曾出过家，当晚让他挂单。那晚，正巧虚云老和尚的法裔徒孙、基隆十方大觉寺的灵源老和尚也从基隆南下做客，一僧一俗就被派至一间广单（通铺）同单而眠，头上挂着一顶大蚊帐。

这位看起来“累累赘赘、迷迷糊糊的灵源老和尚”（陈慧剑居士语）夜不倒单，挺着大肚子打坐，军人张采薇也只有忍睡陪坐。

坐了好半夜，满腹疑团的年轻人，再也忍耐不住，像决了堤的河，滔滔不绝地向老和尚诉说自己心中的苦恼，修行上的障碍，请教老和尚，如何突破，解决心灵深处的疑惑。

“你可以问，你可以问……”灵源老和尚颔首：“喔喔，还有吗，你还有问题吗？”老和尚讲的好像是宁波话，语句混淆不清，一连串“还有吗？”就是不告诉答案。

突然之间，老和尚伸出手掌，啪的一声，打在床沿硬硬的床板上，这一掌力道很猛，整个通铺都震动了。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放下来、放下来，学密、学禅、学净土，学什么？想成佛，又想上西方，又想开悟，这些东西都要放下。”

灵源老和尚的一声狮子吼，适时地接引，破参见了性。

灵源老和尚一拍单逼拶，一声有力直接的大喝“放下”来得正逢其时，这句机锋适时地戳破张采薇满心的疑团，机缘成熟，心被这么一拨一点，满脑子的妄想杂念统统逼进死巷，一网成擒，所有的挣扎煎熬，顷刻间消失殆尽。有如久居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突然开了一条缝，智慧如闪光显现，光景无限。

这一晚，破参见了性，找到自己的张采薇，坐在灵源老和尚身边，打坐直到天亮。

隔天早餐，老和尚睁着眼问：

“怎么样？昨晚睡得可好？没有问题了？”极平常的问话，其中却含着禅机。看似迷糊的老和尚，其实对昨晚发生

的整个过程一清二楚。

“放下”后的年轻人，含着微笑：

“非常好，非常好！”得到老和尚的印可，彼此心照不宣。

“军中十年，并没有浪费生命……，就是对佛法的体验上，也曾经过几番突破，特别是二十八岁那年，曾经由于近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的传人灵源和尚的接引，而得到一个入处，”圣严法师形容：“这使我的生命，就好像是从一个自我作茧的铁罐里蹦了出来。”

所谓“得到一个入处”即是破参见性开悟之意。然而圣严法师直至今日都不肯正面承认他在修行上彻见自心的证悟。

二度出家

“那个时代，想从军中退役，难上青天。”

唐佳珪先生说。

这位圣严法师军中的同事，认为法师能够从军纪森严的军队退下来，是得力于他写得一手好文章。

“军队里将领的夫人，有好几个都是他的读者，读他在《觉世》旬刊发表的文章。”

唐佳珪先生说是将领夫人爱才惜才，才劝请丈夫批准张采薇退役之申请。戒严时期的台湾，军人退役只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患病，二是犯法被判刑。即使获得保送上军校的，

也还是留在军中。

张采薇因病退役。

1958年，他得了慢性风湿症，医院查不出病源，不能出具病残证明，他先与病痛奋斗，接下来又为退役问题而苦斗。

“再三再四地走到了山穷水尽，又再三再四地发现了柳暗花明。”

退役终于在1960年元月一日生效。这年他刚好三十岁。

结束十年军旅生涯，张采薇到桃园“佛缘讲堂”拜访守成长老。

“他看起来很瘦，我说，当初如果让我帮你，就不用在军中待了十年，”守成长老回忆：“我问他，觉不觉得浪费了十年？他很坚定地摇头，说不可惜，在部队读了很多书，获得宏观的知识。”

守成长老赞叹法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军中十年，我没有浪费生命，付出了贡献，自己也做了相当多的充实，”圣严法师回顾那些日子：“那是一段成长得非常辛苦而又值得回味与珍惜的历程。”

中年再度出家——“不是再度出家，而是回家。”

这是他第四世为人，他已经死过了三次。第一次俗名张志德，十四岁入狼山广教寺第一次出家，第一次死去；一直到二十岁离开大陆为止，他是小和尚常进；从上海随军队到台湾的十年，常进死了，他是军人张采薇。

而今，三十岁的他，既然从未有过还俗的念头，一旦离

开军中，还是回到原来的岗位。有些师友劝他，既然已经出过家，自可不必叠床架屋，再找一个师父的帽子戴在头上，可是他考虑再三，认为处身军中十年，应该视同还俗。他决定重拜师父重行披剃。

拜剃度师时，他首先想请求与自己渊源最深、认识最久的白圣长老，从静安佛学院，白圣长老一路看着他长大，他也想投靠到南亭长老的座下，在诸山长老法师当中，若论情感上与他最亲近，也最受他感激的，则非南亭长老莫属，不仅早年在静安佛学院受教，来了台湾以后，更对他照顾有加，每次见面都会塞给他零用钱，有次甚至还送他几罐炼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士兵能有福气吃炼乳，实在稀有难得。

南亭长老也关心他日渐严重的近视，特地介绍眼科医生诊视。最重要的，他是受到南亭长老的鼓励，寄佛书给他，坚定他在军中艰苦的环境，对佛法信心不移的决心。

结果成就他二度出家的是东初老人。

十三岁舍俗出家的东初老人，原籍江苏泰县，二十八岁至镇江焦山定慧寺，受智光老和尚记，法名镫朗，任监院，整理寺产，充足僧众道粮不遗余力。民国三十五年（1946）继雪烦和尚任方丈，兼任焦山佛学院院长，及《中流》月刊发行人。

1949 年来台后，假台北市北投区的法藏寺创办《人生》杂志，兴建中华佛教文化馆，先后影印《大正大藏经》，正续两编，此为集当时政要贤达，共同助成之巨制大业，历时五

年影印一千三百部，圆满完成。除此，东初老人亦致力于佛教史学的研究，著作颇丰。

圣严法师与东初师父的因缘，始于上海静安寺，当时虽仅惊鸿一瞥，感觉老人风仪可敬。第二次相遇是刚到台湾，农历新年到北投法藏寺向正在闭关的东初老人拜年，以后在军中用“醒世将军”的笔名，为东初老人编的《人生》杂志写稿，渐渐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1958 年的佛诞节，台北新公园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被正式介绍给东初老人。

由于写文章的因缘，极受东初老人的器重，因此，在办理退役过程中，老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助成，在感念恩义的考量下，决定随东初老人成就出家。

张采薇在正式退役之前，请了病假住到中华佛教文化馆，有比较长的时间亲近东初老人，除了赞叹他影印《大藏经》的壮举，对文化馆丰富的佛教藏书，极为向往，希望在抖落一身军旅风尘之后，能够钻进东初老人的藏书堆中饱餐一顿。这也成为他拜在老人座下的一个诱因，东初老人原本无意收徒弟，经过长期察看才应允了他。老人以三分师徒、七分道友作为日后师徒相处之道。

1960 年农历腊月初八，佛成道日，由东初老人剃度，赐他法号慧空圣严，乃是以圣教庄严佛法，又以圣法严饬自我的身心，复用圣德严净毗尼之意，勉励他严以律己，并以发扬圣业自期。

这是他第四世为人。

本来东初老人准备给他举行一个比较隆重的仪式，想请台北的诸山长老聚一聚，并且在剃度之时，受一下五戒，但到了后来改变计划，仅在佛前说了一个简单的三皈依，并无剃度的仪节，也无受戒的仪式。

第一次出家，是在少不更事的少年时，好不容易熬过漫长的十年军旅生涯，有机缘弃戎从僧，得之不易，他心中想望一个比较隆重的礼仪，以庆祝自己重入佛门的欣喜。事过境迁，不忍心向圣严法师重提此事，如若问起，想来时至今日，他仍会对落发仪礼过于简略，而感到几分怅然吧！

中华佛教文化馆筑建于北投溯溪而上的两山之间，东初老人于1955年开始兴建。先有佛殿，五年后，完成《大正大藏经》正续两篇影印的壮举，又兴建了两层楼的建印藏纪念堂，馆内藏书丰富，除了佛教经书及文物、几部《大藏经》之外，还有一部《二十五史》。

文化馆坐落于名胜公园区内，远山叠翠，流水潺潺，馆前绿荫成林，一片苍翠，葛藤棚上随风飘摇，黄昏时，山色朦胧，景色绝佳，夜晚草虫争鸣，堪称一个山清水秀、清幽僻静的修行道场。东初老人一年才主持两次法会，七月的地藏法会及腊月上旬的佛七，平常门庭清静。

出家后的那个春天，圣严法师每天朝暮课诵，礼一枝香的大悲忏，读《华严经》、《大涅槃经》，精进用功之余，又用北投著名的温泉来治疗他的风湿背痛。

东初老人认为弟子已三十岁，正是做事成就人的年纪，

要他当家，《人生》杂志的主编辞职后，法师也就顺理成章地负责编务，常常为了版面的调整，新闻的穿插，乃至于一两个字的更正，他都必须从北投赶到万华区一家矮小局促的印刷厂，跟排字工人打交道。一期的《人生》，总要跑五六次。

除了编务，发行、财务也全由他一人负责，还得兼做杂役及师父的秘书，抄录东初老人口授信函、公文，乃至杂志社论都得由他执笔。

“通常师父提几个要点之后，便嘱我自己动脑，有时我颇反感，因他喜欢骂人，对教内的不平之事，教我用笔名出面声讨，我则觉得多管闲事，犯不着的，他老人家却说：‘大家

北投文化馆旧址

法师对文化馆内丰富的藏书极为向往。

不管闲事的话，佛教岂非黑白不分了吗？’”

因此做弟子的不得不照师父的意思，写过几篇骂人的短文。

时间被分割得极为零碎，圣严法师再也无法静下心来读经，工作太过繁重，使他健康每况愈下，经常感到气虚无力，手软脚冷，食欲不振。饶是如此，法师仍规定自己每天在佛殿用功，希望使病弱之身心，得以安住在信、解、行当中。

入夏后，身体更为虚弱，常胸闷头晕，不能看经、写作。为病所苦，法师想到自己虽然二度出家，仍未受沙弥戒，还是一个光头白衣，第一次连皈依仪式都没做，第二次披剃，师父也仅说了三皈依，他决定从头开始。

回到新店竹林精舍，礼请隆泉老法师主持做忏摩，为受持出家戒做准备。求受沙弥戒以前，他先读蕅益大师《沙弥十戒威仪录要注解》、莲池大师《沙弥律仪要略》，及《梵网经菩萨戒本汇解》等书，增加他日后学律的信念。

因缘俱足，圣严法师赴华严莲社，礼请智光长老授沙弥十戒：

> ……老和尚隆重礼佛登座毕，我即长跪合掌，静听开示，继而随声迎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坛护戒。一迎请我即一礼拜，迎请礼拜之时，我又噙泪欲滴了。受戒归来，搭衣持具拜礼恩师之后，我第三次流泪了……

圣严法师两度出家，年已三十，终于成为合法的出家人。他不由得感叹，出家容易，要成为一个出家人，又何其难呢！

1961年秋天，圣严法师到基隆海会寺接受道源长老的三坛大戒。临去戒场报到之前，他向东初老人恳求，希望辞去《人生》杂志之编校职务，同时想在戒期圆满后，离开文化馆，南下到山中静修。法师自觉十年军旅，荒废了德业，再不赶快研习佛学与修行，他担心此生难脱生死的黑业。

早在狼山广教寺当小和尚时，他便在观音菩萨前许下悲愿，以弘化佛法济世作为此生的职志，这种心愿至今不改，奈何又肩不起这一重担，文化馆每天为琐事盘缠，加上健康的恶化，法师极想找一个远离尘世是非的清净之处，闭关修行阅藏，充实自己，并且把身体养好。

过了桥，向前精进

是离开北投的时候了。

当初拜在东初老人座下，改装前夕，他曾向师父提出四个愿望，其中有一个是希望将来可以到其他地方住住，当时师父虽答允一切由他自己做主，对他想离开文化馆他去，虽未说不赞成，但语意之中有些不乐意。

出家后两年，重提此事，未获东初老人许可。为此法师很是苦恼，他跟一向爱护他的南亭长老请示，南老以为东初老人现在急需用人，而且他刚出家不久，也缺乏护关的信徒，所以不表赞同。

圣严法师又向智光长老请益，长老倒十分赞成，还自动提出资助。

受戒后，返回北投文化馆，法师为了去留而感到心烦意乱，他在日记里记下内心的挣扎：

> 师父只有我一个徒弟，我决心要走，使他非常伤心，他度我出家的目的，就是盼望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而且还有一大套远景，希望我协助他实现，而我不在师父座前服务，而要到别的地方用功，我的走便是负恩无义，奈何我又不能不走。

然而，出家是为生死大事，是为摆脱世缘，一心向道。圣严法师转念一想，师父剃度弟子的“度”，亦同于“渡”，师父好比一座桥，接引弟子通过生死关口。过了桥，做弟子

的必须一路往前精进，扬弃过去，固然不能忘情于受过的恩惠，可也不能为俗情的缠缚而胶著不前。

“不然的话，如人过桥，因为恋恋不舍桥上的风光，以及使他通过河流的恩德，便永远徘徊桥上，不只耽误了自己的前途，同时也增加桥梁的负荷。”

经过多日寻思，他觉得自修、侍师不能两全，可是对师父怀恩又无以报恩，为了理想，就不能迁就现实。法师有了明确的抉择。

临走搭衣先在佛前及祖堂告了假，向东初师父告别，老人做了简短的开示，赐他一叠钞票，以备在山中零用。

“师父对我毕竟是开朗而又慈悲，”法师提着简单的衣单离开文化馆。“东初老人一直把我送到大门，见我走远了，我回头看了几次，他尚在门口站着。”

第五章

六年闭关潜修

闭关的挑战

圣严法师的一位美国作家弟子，对师父曾经去高雄美浓山中闭关长达六年的经历，赞佩神往之余，更对他关房中的生涯充满了好奇，亟欲探知。

对美国弟子的频频询问，法师道出自己早期闭关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 首先是找适合的环境独立修行并不容易，即使在山中找到修行之处，必须生活上有支持，有人护关，这是第二个困难。如果已经有信众供养的法师，却很难闭关，不是不愿意，而是责任不允许他们去，可是没有信徒，又要靠谁来护关呢？

法师提到闭关过程中的一个困难：

> 修行时，发生一些体悟，读经论时，碰到一些疑问，都需要老师来印可、指导，但是，人在关房里，怎么去找？

当年圣严法师潜隐自修的心愿，在既无信众又无出家弟子护关，条件阙如的情况下，居然如愿达成，不得不令人感叹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别人听说我想闭关，都以为我痴人说梦，注定要落空的！”法师回述三十多年前台湾佛教界的生态，“也难怪人家这么说，当时好些很受尊重的长老、法师，想找一个理想的静修之处，都很不容易，何况我这个刚刚二度出家的和尚。”

法师以“人地生疏”来形容他与当时佛教界的关系。何处去找资助道粮的信众呢？本着对观世音菩萨的坚定信念，法师天天礼大悲忏，念观音大士圣号，祈求赐给他一个可以容身的修行道场。

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又一次回应了他的祈求。

二度出家不久，圣严法师在台北善导寺的法会上，经由浩霖、星云二位法师的引介，得识美浓朝元禅寺当家慧定尼师。

“两位法师说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闭关，朝元寺很适合，希望我们成就他。”

美浓朝元禅寺的住持慧定尼师，坐在经过她一手改建，坚固美观的会客室，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当场我就一口答应。圣严法师是佛教的栋梁，我们会好好供养，让他安心闭关。”

难得慧定尼师如此慷慨，当下答允护持一位两袖清风的云水僧。圣严法师曾经形容她“虽是女众，但有丈夫气魄”，果真名副其实。这位有气魄、修持严谨而又谦虚待人的现任朝元禅寺住持，还是日本立正大学的硕士，与法师是前后期的校友。

朝元禅寺的开山祖师是美浓客家人能净老和尚，他去台南开元寺随善妙法师出家，属临济宗传承。民国前八年回到故乡美浓，看中大尖山下左有钟山、右有鼓山、前有十八罗汉山的一块风景绝佳的宝地，开始独力挑土担瓦筑建大雄宝

殿，把殿前一棵四个人合抱的大荔枝树分枝种到后山，寺院靠着种植荔枝和麻竹维持，一派农禅家风。

十几岁就在朝元寺出家的融智尼师，是朴子镇人，早岁跟着能净老和尚开山种荔枝，师徒惨淡经营，她对老和尚到了晚年还“一手骑脚踏车，一手拿伞”出入寺院辛勤劳动的模样，至今犹是历历在目。

1961年11月12日，圣严法师从台北首刹善导寺出发，由挂褡善导寺的主要介绍人浩霖法师陪同，提着简单的行李，搭火车南下高雄，借宿月基法师的新道场栖霞精舍，也重访四年前与灵源老和尚下榻的广单（通铺）。圣严法师手抚着老和尚大力拍过的床沿，心中感慨万千，那一晚，老和尚那一声“放下”的狮子吼，震醒了他沉睡的魂灵，改变了他的下半生。

那一晚被老和尚开了智慧眼，找到自己之后，周遭大地一草一木并没丝毫改变，他自觉他的世界不同了，起心动念都是直心流露，任运自然而又念念与佛法相应。

古来禅门弟子明心见性之后，都会参访明师求证他的所见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是到何种程度，请明师点拨指引，以期更进一层，然后栖隐于水边林下，或觅一深山幽窟长养圣胎，一直到大彻大悟，再回返世间普度有缘众生。

四年前，他生命史上非比寻常的那一个晚上，因缘凑合，有幸得到灵源老和尚的接引，使他豁然开悟，当时他仍在军旅，修行功力不够精厚，一次的破参见性，他担心只是短暂的超越烦恼，电光石火开了心眼，自知如果不继续精进，可

能无法维持，万一定力一失，慢慢退转，难保不被打回原形，颠倒回到原来的心境。

命运似乎对他有了安排，冥冥之中注定他会离开北投，南下深山闭关培润道心，虽然他是以养病为由向东初老人告假的。自从那一个晚上之后，圣严法师已经意识到生命不再属于自己所有，他必须竭尽所能充实自己，才能将下半生全心全意奉献给佛教。

隔天一早，圣严法师怀着对他即将闭关潜修的朝元禅寺的期待心情，坐上公共汽车到美浓，下车后与浩霖法师徒步入山，在黄昏的山径走了约莫一公里，前面一条溪流，当地人称之为“双溪河”，因有另一条溪流贯朝元禅寺旁，蜿蜒而下，在此两溪相会，因此得名。

双溪河上并无架桥，春夏河水暴涨，无法涉水而过，行人欲去朝元寺朝圣，必须绕远路过吊桥，圣严法师来时，正值深秋水浅，他踩着溪底石头过溪。

渡过没有设桥的双溪河，来到彼岸。上岸后，圣严法师拭去僧鞋上的水渍，回头望着美浓炊烟袅袅的客家农舍，已有置身红尘世外之感。

谁在搬书?

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远微了，师父“度”他“渡”过了河。

毫无留恋地转过身，法师朝着晚霞染红的天边走去。

抖落一身风尘，愈往山里走，身心愈觉恬静舒畅，他知道村路尽头的朝元寺一定是个僻静的闭关好所在。

果真寺院清静异常。朝元寺旁的黄蝶翠谷成为观光重点，是后来的事。当时一个月之中，难得有几个人上山拜佛。出于不愿增加道场负担，法师向当家的慧定、善定尼师提出如下要求：

一、饮食随众，学习过午不食，不要劝他晚饭。

二、衣服被帐自己洗涤，自己清理环境卫生。

三、不要把他当法师看待，而是把他当寺内住众。

正式闭关以前，圣严法师先在寺里禁足了一年多，先适应南部的环境、水土气候，慧定尼师说："一人关，就出不来了，万一身体不好，就麻烦了。"

禁足期间，法师不离开朝元寺一步，他在能净老和尚讲经的二楼，隔出一个空间当作寮房，训练自己心无所住，将寮房取名"无住楼"，用书法写下这三个字，贴在门上，以此自勉。

法师只在早晚课时下楼，其余时间禁足"无住楼"，每天两堂拜忏，忏悔自己业障深重，外在障碍逆缘多，身体虚弱，为自己年届三十才二度落发重获修行机会而心生惭愧，忏悔无以报东初老人接引之深恩，而歉疚不已。

"拜忏是为闭关修行做准备，"法师向美国弟子解释："有人以为不必先清净心灵，直接闭关，那样问题会随后而来。"

禁足后由于无人指导，不懂方法，全靠自己摸索，关起门来打坐，念咒诵经，拼命拜忏，早上拜“弥陀忏”，下午拜“大悲忏”，却头痛而胸胀不已，于是法师开始修智光老和尚传授给他的法门——拜《法华经》，一字一拜，八万字的《法华经》拜了一半，半年后，身心才逐渐安定。

为了把台北寄到的几十箱文史佛学经书，从楼下一箱箱搬到二楼的“无住楼”，法师又经历了一次忘我见空性的体验，即是大乘佛法中的三昧。

每箱二十多斤重的书，对病弱的法师而言，简直不堪负荷，他尽己所能一箱箱搬，一边自问：

“谁在搬书？”

谁在搬呢？等念头出现，发觉已经搬了好多书。

“从楼下搬到楼上，书太多，很辛苦，”法师说：“我就问，辛苦的是谁？究竟谁在搬书？”

专注于搬书的动作，忘了身体。搬书的人消失了，自己不见了。心念不动，但是历历分明。

法师感觉到并没问几句话头，听到打板，出了定，已经是午斋时间。再一看，几十箱书不仅全搬到二楼，而且整整齐齐上了书架。疑情一起，法师浑然忘我，三个小时过去了。

法师形容那时的境界是：

“忘了时间、空间，可是生理的功能还在，念头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打板一响，他才如梦初醒：“这顿饭，吃得特别高兴。”

戒律是佛子生活中唯一的防腐剂

禁足期间，法师先读律藏。

发愿研读戒律的因缘，是他二度出家后，曾到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道源长老座下，求受沙弥、比丘、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本来希望在戒场学习戒律之外，好好忏悔，没想到被选为沙弥首，因法师从小出家，而且已经是个著书立说、担任编辑的佛教界作家，为传戒大会留下记录《戒坛日记》的工作，顺理成章地又由法师负责。

四十天受戒，法师身兼二职，忙得团团转，除了记录戒场的规矩次第，又摘录各位戒师的开示，以及他们对戒律内容的解释，完成了近十三万字的《戒坛日记》。法师从中发现戒师们对戒律多半只知道遵守古人、照本宣科，往往不知所云，戒子们也唯有囫囵吞枣。难怪戒期中，道源长老不止一次感慨戒律深奥难懂，弘扬律宗之不易。

法师受完戒之后，便去全力背诵《四分律比丘戒本》，以及《梵网经菩萨戒本》，引发了他专攻律藏的动机，法师发下宏愿要深入律藏，加以研究发扬。

“我对戒律并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人人都说它难懂，所以我才尝试去懂它，”法师说：“希望自己先懂，再让人家去懂。”

借了朝元禅寺的一部《大藏经》，法师开始细细研读难懂的律部，又接到几位戒兄寄给他的律学著作，都是《大藏

经》律部所没有收进去的，加上净空戒兄借给他的《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令法师“在浩瀚的律藏之中，痛快地游泳了一番”。

夜以继日，法师浸淫于浩瀚的律藏之中，在浩繁庞杂的戒相中来回阅读，意识到佛教的戒律，不管是出家戒或在家戒、声闻戒或菩萨戒，不仅在义理要做厘清，为了因应现代社会，必须做大幅度的审视。圣严法师下决心要加以研究发扬。

在《弘一大师的律藏读后感》一文中，法师指出：“弘一大师治律，虽以遵古为本，但又不落泥古的迂腐，难能可贵，”然而弘一大师的著述“每以整理为主，说明为辅，而未达到弘扬介绍的目的……”。

法师以“四分律”为基准，将经典中内容繁杂、名词陌生、叙事琐碎的条文归纳起来，发现不过是僧团的日常生活中身边和手边发生的事而已，只是必须把时间倒退到两千五百多年前，回归到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僧团作息之中。

自此，法师为“还原复活佛陀制定的戒律，却又不是食古不化地说教”而废寝忘食地努力着。

南洋《无尽灯》佛教双月刊发表法师所著的《受戒学戒与持戒》，及《戒律的传承与弘扬》二文，马来西亚槟城的竺摩长老读了，“……觉其慧解敏颖，文笔犀利，所言切中时弊，深为感动。”竺摩长老赞叹法师“年轻志高，学富力强，从研究戒律而弘扬戒律，欲以戒律精神振兴佛教，这不能不使人敬佩”。

称扬之余，竺摩长老又以《无尽灯》读者的名义，寄了十元美金给作者以表敬意，并说将为那两篇文章单印流通，鼓励圣严法师完成一部戒律学的专书，如果没有能力出版，他愿资助印费。

美浓山中的法师，捧着这封越洋而来的信，为受到竺摩长老如此的鼓励而深深感动。他毕竟没有辱没长老对他的期盼，十九万言的《戒律学纲要》，于闭关后第三年完成。

这部介绍三皈、五戒、八戒、十戒等篇，具足戒及菩萨戒的作书，在自序中自承受到藕益及弘一两位大师的影响，但是：

“并没有全走他们的路线，乃至也没有完全站在南山宗的立场。”竺摩长老也看出法师的志趣“似走在弘一律师与太虚大师之间，而更接近后者的意趣，在生活上着重戒律的根本精神……在思想上接通佛陀的根本教义，活用于时代的文化领域。”

陈慧剑居士推崇此书是法师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代表著作……极受海内外佛教高级知识分子的注意；佛律之在中国学术化，同时也足为僧俗共读，这是第一部值得珍视的书。”

《戒律学纲要》出版后，成为寺院僧尼、在家居士修行的生活规范，影响所及，不仅佛学院采用为课本，连南京金陵刻经处也将这本戒律学翻印流通。

法师在山中完成这本书时，已有了推广及改良菩萨戒的

心愿。

“好多人因读了我的《戒律学纲要》，便发心受了菩萨戒。好多人因读了《梵网经菩萨戒本》，所以不敢贸然受菩萨戒。”

隋唐以来一直最受佛教徒推崇的《梵网经菩萨戒本》，其中的十重四十八轻戒，有许多早已不合时代环境之要求，但是历代以来无人胆敢擅改菩萨戒律。圣严法师认为菩萨戒的目的，是在于发菩萨悲愿的大菩提心，就是持戒、修善、利益众生，而不在于拘泥于琐碎戒条，不能要求过高，使得信徒因害怕受戒容易持戒难而心生恐惧，裹足不前。

“不受戒，做了坏事，佛菩萨不会责怪，受戒之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像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法师认为都是因为没有真正了解菩萨戒的宗旨。他对菩萨戒的看法是：

> 《璎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由于曾受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

受戒之后，犯戒是正常事，只要忏悔，戒罪便灭。不论受戒不受戒，做坏事造恶业，皆当受报，称为性罪。如果受戒，至少可以防患未然，少造恶业。何况发菩萨心，受菩萨戒，本身就是大功大德。

深入律藏的圣严法师，发现大乘经律中“三聚净戒”的

内容，简单但又包容广大，对不同层次的菩萨，可有宽严不同的标准，可在没有心理负担和犯罪压力下，顺序渐进。

1991 年，西方弟子再三恳求，以藏传佛教、日本佛教不论哪一宗，信徒都必须受菩萨戒，而作为中国的大乘修持者与弘传者，怎能不发菩萨愿、不受菩萨戒为理由，说服了圣严法师。

法师以菩萨的“三聚净戒”为中心，重编了《传授在家菩萨戒仪范》，回归佛陀时代精神，不要求受戒者遵守无法遵守之戒条，而侧重于实际生活中实用、易实践之轨范；并假纽约东初禅寺传授第一次菩萨戒，八十八位受戒居士来自巴西、马来西亚、冰岛、加拿大、印度、大陆西藏及美国各州。法师勉励戒子发菩提心、行菩萨誓愿。

1993 年，北投农禅寺首度分两梯次举行菩萨戒法会，戒法规范有异于其他道场，求戒信众至今络绎不绝。

简单但隆重的封关仪式

从十年军中退下来，法师领了万把元的退役金，原以为可供住山修学数年之用，没料这笔款项被上海时代的老同学代他的信徒借去，就此无下文，致使法师阮囊羞涩，窘困到连洗衣的肥皂、漱口的牙膏、寄信求援的邮票钱也无从着落。东初老人知道了，也没有任何表示，他只好通过热心人士向

智光老和尚求援。老和尚一向极器重法师，认为他是台湾独一无二修道做学问有大志气的青年僧，智光老人获悉消息后，虽在病中，仍立即设法资助。

“过不了半个月，我就一连收到好儿封挂号信，一时之间，发了一笔小财，使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日后法师在敬悼智光老人的文中写道。

他闭关的关房也在因缘凑合下，由朝元禅寺与智光长老皈依弟子张居士合力供养。

融智尼师指着寺中的斋堂和外边一排兰花房说，那儿就是当年法师的关房所在，盖在山坡上一连三间的瓦房，关房后有一棵大荔枝树，她形容：

“枝干粗到我可用两手合抱，旁边是一片菜园。”

圣严法师将关房取名“璎珞”，是庄严的意思。佛法以持戒功德为无上庄严，法师自二度出家以来，以戒律为学佛基础，故名“璎珞关房”，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将军亲题匾额相赠。

进关那天，法师本来不预备惊动任何人，星云法师却热忱安排了香港来的明常长老到关前说法。他与南亭老法师及月基、妙然、煮云、浩霖四位法师，在掩关前一天就涉水渡过双溪河，来到朝元寺，颇使圣严法师感到意外的惊喜，觉得是平生最大的光荣。

当时寺中没有电灯，点着煤油灯，大雄宝殿的墙壁是用土基胚堆砌的，十分简陋，客房跟堆积杂物农具的柴房相接，

床铺卫浴设备缺缺。圣严法师将几位老法师安顿在即将使用的关房，他自己与星云、煮云两位法师，在一个小房间的广单（通铺）上，做竟夜长谈。

谈没多久，客自睡去，法师夹在两人之间，一夜没好睡。他幽默地形容两人的鼾声，情谊具见：

“连连听到东山春雷惊蛰，西塘蛙擂法鼓。”

封关仪式简单而隆重：圣严法师搭衣关房内向外立，明常老人搭大红祖衣向内立，观礼僧俗唱欢喜地菩萨三称毕，明常长老说法，然后由南亭长老及星云法师关门，加封上锁。封条一边是“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一边是“南无韦驮护法尊天菩萨”。

“明常老法师回去的时候，双溪河的水涨到膝头，过不去，只好找人把他背过河。”

四十年后，融智尼师犹是印象弥新，她又说：

“法师闭关后，杨白衣居士来看他，也是溪水太大，过不来，托人送信，说等水小了再来。”

回忆一段与双溪河有关的往事，至今仍使为法师护关的融智尼师愧疚不已：

“圣严法师辛辛苦苦写好的文章，叫我去寄，刚好下完大雨，河水涨到膝部，我怕人被水冲走，就和一个同在过河的人说：我们手拉手一起过。结果，我手一伸，腋下的稿子掉到水里去了，一下不见了，急得我……”

慈悲的圣严法师非但没责备她，反而安慰她说：可以重

新再写。

“阿弥陀佛，厚厚一大叠文章，一个字一个字要写多久啊！”至今融智尼师提起，仍是一脸疼惜之色。

美浓的双溪河上架了桥，来往的行人不必涉水而过，已是 1973 年的事。那时圣严法师已经在东京攻读博士学位了。

法师在关房中如何解决用水的问题?

美国作家弟子问。

入关前，寺中已找了五六十根竹子，剖成两半，接连在一起，从山上接引泉水往下流到关房内的水缸，储存以供洗涤冲厕。

封条封闭的关房只留一个仅可供人送饭或日用品的小窗洞，关房内当然没有电话、报纸、收音机，甚至连电灯也没有，只点一盏油灯。关房分前后两小间，前间为礼佛、打坐、诵经之处，后面的卧室只容摆下一张床，关房后有一个隐僻的小院子，供他外出透气。

“人需要吸收土气，所以法师不能在二楼闭关。”

为他护关的融智尼师说。

“入关以前，法师先在小院子种花草，关房西晒，很热，黄昏到院子走走，透口气。他听菜园种菜的人说话，听久了就学会了客家话，如果法师早一点学会客家话，讲经就不怕没人听了。”

她指的是当年圣严法师初到朝元寺时，曾发心到美浓镇上说法讲经，由于言语不通，竟然找不到听众，法师为此很

无奈。

融智法师负责每天送斋饭，以及一热水壶的饮用水。

“斋饭送到窗洞外，她会敲一下引磬，如果我在打坐，引磬声会让我出定，有时饭忘了送，我也忘了吃，没有开水，我就喝泉水。”

圣严法师不以喝泉水为意，倒是融智尼师至今仍是歉意连连。

“山上做工，有的时候一忙起来，真的会忘记送饭、送开水。”

她倒记得法师最爱吃番薯嫩叶。

“山里很多，四季都长，法师一年到头吃也吃不厌！”

掩关是为了修行，除了极少数长老居士来访，法师谢绝访客，他跟美国作家弟子说：“我不是动物园的猴子。”

访客必须先写信给朝元寺，如果法师愿意接见，会在关房窗洞外留字条，然后由寺里的当家带来。

“见面时，来客进不来，关房外还有一道竹门，上了锁，钥匙归寺里保管。”法师解释道。

慧定尼师赞叹：“圣严法师很用功，在禁足时，从不多讲一句闲话，入关以后，每次会客，规定只给十五分钟，他要用功，不肯浪费时间。”

然而，为了感谢融智尼师护关的辛劳，法师答应她的要求，为她讲经上课。

“一天到晚上山做工，想多学点，法师让我找觉慧两人一

与送法师入关的长老法师及居士

法师闭关潜修如今已成为朝元寺信众津津乐道的轶事。

起上课，先上国文，《古文观止》，后来教《大乘起信论》，就听不懂了。”

如何跟两位女尼上课？从那个送斋饭的窗洞？

“不，法师关房有一面墙，会客时把墙板拿下，就成一扇窗，”融智尼师说：“窗上安有铁条，他出不来，就在里面给我们讲课。”

她记得有次法师病了，她找来村子里的中医，隔着窗，法师伸出手给中医把脉。

诸如此类的事迹在朝元寺的信徒中传扬开来。随着圣严法师扬名台湾佛教界，海外四处弘法的新闻更是几乎从不间断，法师六年闭关已然成为朝元寺信徒们津津乐道的轶事。现在寺中负责接待的女尼，索性挑选出当年法师闭关的照片，影印成叠，以供好奇探询的香客索取。目睹入关之前，法师立在围着竹门的关房外侧影，以及在“璎珞关房”匾额下、隔着窗洞往外看的头像，贴着封条的照片，还有出关后在大雄宝殿前与长老们的合影，众人无不心生敬仰，赞叹不已。

《正信的佛教》问世

关房内遗世独居，法师行解并进，行则拜忏打坐，解则阅藏，继续研究戒律，受到印顺长老《佛学概论》的启示，认识到佛法和戒律是分不开的，决定从佛学思想源头入手，

开始研读佛教的根本典籍《阿含部》。

印度佛教东传中国，历史太过久远，法师展读四种《阿含》的过程，发现不乏同类异义或异类同义的混淆现象，法师发心重新编录，还原统一本来的面貌，当时并没有想到把研究心得写成一本书，凑巧《菩提树》杂志的朱斐居士向他要稿，法师为了把正确的佛法和真正的佛教介绍给社会人士，根据《阿含经》，又参考太虚大师及印顺导师的一部分见解，列出七十个看来浅显而实际重要的问题，以问答的方式在这份通俗刊物上前后连载了两年，向世人澄清佛教与牛鬼蛇神的迷信无关，而是不可多得的正信。

文章后来成集出版，书名为《正信的佛教》。此书已成为佛教界的畅销读物，发行量已超过三百万册，地球上凡是有华人佛教徒所在之处，几乎都可看到此书，连大陆也不断地用简体字印刷流通。掩关第二年，印顺导师南下“璎珞关房”与法师会晤，并解答法师所提教义问难。为他入关时说法的香港明常长老筹办佛学院，有意礼聘圣严法师担任院长，法师以学历不足、德行尚浅婉拒。

掩关期间，不止一次圣严法师受到外界的干扰，第一次是一个谎称杂志记者的骗子，向朝元寺的住持勒索，如不给钱，就威胁要丑化寺院，法师从关房递出条子警告要将他送交警察局，骗子未能得逞，转而勒索别的寺庙，最后还是落网了。骗子在警局坦承只有没骗到圣严法师。

“法院给我传票，要我去作证，我当然不去。”

最后法师向一位“立法委员”求助，才解决这个是非。

另一个干扰事件则非同小可。

法师在关房内接获有心人士寄来天主教出版的《恒毅》杂志，其中有一篇驳斥佛教的文章，随后又接到辅仁大学的神甫、日本佛教大学函授部毕业的某牧师攻击佛教的著作，针对神甫、牧师摩拳擦掌公然叫阵，煮云法师、印顺导师纷纷写文章驳斥。

法师还在军中服役时，曾因基督教牧师向佛教挑战而打过笔战，这次人在山中，本不希望多事，但基督徒竟然向他宣战：

“你在关房，懂得自己的宗教吗？敢出来应战吗？”

法师为了澄清一些观点，和说明佛教本身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希望疏导一般有识之士，能够正视宗教问题，特别用心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著作，写了《基督教之研究》一书，解开不同宗教观点的纠结。

此书出版后，得到两个极端的反应。法师说：

“一是佛教界松了一口气，不再害怕基督徒闯进寺院送《圣经》发传单了，二是神甫牧师从此鸣金收兵，不过，却引起其他的基督徒把我视为眼中钉、心上的刺。”

然而，圣严法师一直相信宗教界应该互相肯定、尊重，必须增加沟通与了解。闭关两年，眼睛得了飞蚊症，需要治疗，迫不得已，出关去高雄看病，一边应寿山寺星云法师之约，在寿山佛学院除了讲授中国、印度佛教史，特地开了一

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除了培育僧伽，也致力于促进宗教的融合。

门“比较宗教学”的课。

日后法师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亦将比较宗教学列为必修。长年来他一直是致力促进佛教、基督教、东西文化思想的交流。1989 年天主教马天赐神甫与辅仁大学神学院院长房志荣神甫莅临农禅寺，拜访圣严法师，为佛教与天主教间的交流启开新页。

法师偕同中华文化馆佛研所副所长李志夫教授等，应邀造访耕莘文教院、辅仁大学神学院。两度参观天主教机构，除了了解布教施设外，对神职人员养成教育的过程也特加考察，法师对神甫、修女的高学历，以及灵修与俗化并重的原则极为叹赏，反观佛教的僧才教育也是刻不容缓。

法师应邀出席辅大主办的“宗教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邀请台湾神学院董芳苑牧师、回教等不同教派人士，到中华佛学研究所做专题讲座，互相切磋。

身在禅中不见禅

1967 年法师的眼疾痊愈后，对这种两处奔波的教书生涯，觉得与他闭关修道的初衷大相径庭，决定回到美浓再度入关，这次请朝元寺能净老和尚封关。

二次入关，惊动了佛教界前辈，印顺导师、白圣长老、剃度师东初上人，以及同流道友纷纷来山相勉。

在这整个闭关、行解双运的日子里，圣严法师究竟在修什么、证什么?

与法师相知甚深的陈慧剑居士，得知法师入关之前，“他打坐的方法非常奇特，既不修观也不参禅，更不念佛，他的打坐是诸法之外的纯打坐，不加任何禅观，他也自知，这是个人的创作。”

入关之后，法师遍读一切禅修的典籍，也试炼过佛家禅定（达摩禅、天台止观、念佛三昧），最后他认为修的是心中无系念的无念法。

“法师在这一特殊的方法上，找到了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的本来无一物的一丝不挂禅。”陈慧剑居士写道：“他没有师承，未经启迪，用这一离念、无念、非观非禅不思议法，开辟了另一片修行空间。”

若干年后，法师为美浓山中修道方法，订名为“疑似曹洞默照禅”。至于修行过程中，又发生的一些特殊经验，法师不愿回答美国弟子一连串的追问，他说：“不想给人家当小说来看！”

禅宗开悟不讲次第，是无门关，只能靠自己去摸索体会，法师坚持保持禅本来的风格，不愿绘声绘影地渲染神秘色彩，变成和密宗修行没两样。

禁不起一再追问，法师才淡然地反问他的美国弟子：

“释迦牟尼佛六年证道，耶稣在沙漠里的经验，也是无以形容的吧？我在山里，不觉得有什么大事发生，外边的人看

我，也许可看出一些。”

身在禅中不见禅。法师心中保持一片澄净清朗。

“山中冬暖夏凉，春秋时间相当长，日子过得很快，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满月，天天过去，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也不去记它。”

日后圣严法师在美国、台湾主持禅七，教打七者以跑香经行、瑜伽操来调和静态打坐，这一套动中修是法师在关房中琢磨自创出来的。他幼年出家时曾学过少林拳、太极拳，体会出这缓慢中有动力、快速中有定力、动中有静的拳术，极富禅的精神，与印度瑜伽本有深度的渊源。

法师掩关静坐时，把自动演出拳术的路数融合瑜伽术，创出一套动态时，仍然身心一致，既练身也炼心的平衡身心的方法。

修行佛法，法师真心向道，魔王心中害怕他不着魔业，不受魔使，闭关期间，遇到几次魔境干扰：

有一夜，已在静坐中，忽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狂风暴雨声。法师心中念动，喜爱种花莳草的他，担心关房外小院刚种的几株花草会被风吹折，正想起身，抬眼一看，却是个月明星稀的夜晚。

法师上了魔境的当，再要打坐，却不能定下心来。

又有一次，一个风和日丽的大白天，法师正在用功，突然一声枪响，感觉茅蓬的玻璃窗，被击穿了一个洞，照说子弹应该会飞到法师身上，他却没受伤。法师猜想是猎人在关

房周围狙击鸟雀，或发现野兔等猎物，又想这可能只是魔境，决心不起身，不去理会。

一连数日，总觉得仍有猎人在他周围打猎，法师时常意识到窗子再被打上一枪。决意不被魔扰，结果受扰更多。

另有一次深夜，忽然听到巨树倾倒的声音，随后又有许多巨鸟扑翅起飞的声音，法师明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心头仍然受到震动，很想起身查看一番。那时身体虽未动，心湖却已风起云涌了。

真正修道之人，无可避免地会受到魔境的阻挠，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仍有降服过恶灵的过程。修道将要得力之人，如果心内无魔，外魔便无从下手。

圣严法师告诉禅的修行者对付魔境的原则：

凡遇魔境现前，能够做到不动心，自然是好。若心已动而身依旧未动，仍不失为克服魔境的好方法，只要再把被魔境扰乱了的心，拉回到修行的方法上，魔境自然消失。

如果心随境转，身随心动，那就离开了修行的方法，被魔鬼牵着鼻子走了。法师说：修行者只要有一丝欣求心或厌恶心，就很容易引来各种山精鬼怪、魑魅魍魉，各类鬼神，乃至来自大自在天的魔王的烦扰。

第六章

负笈东瀛

PDG

反对声浪中赴日留学

圣严法师俗家所在地江苏张家港的附近，有一处唐代佛教遗迹——黄泗浦，《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记载了这个地名，它是唐代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传扬佛法的启航处。沧海桑田，原本舟楫通航的河流，早已变成绿油油的农地。1963年，为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两百年，政府在农地辟出一块绿地，竖立一个石柱，刻有“古黄泗浦”四个大字，上侧一行小字是“唐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启航处”。

唐天宝二年（743），日本佛僧前往扬州大明寺，乞请钻研三藏，尤其精通律宗、集天下声望于一身的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传授戒律，如是展开了他的东征旅途，先后历时十一年，经过五次失败，被庸医误治，双目失明后，仍不改赴日弘法的悲愿。

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大和尚第六次从扬州出发，随行弟子二十三人，启航处便是张家港附近的黄泗浦。大和尚抵达日本，受到圣武天皇的礼敬，驻锡东大寺，建立戒坛，弘扬律法，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奠定了日本比丘戒之授法的基础。

继鉴真大和尚冒死东渡后，宋元之际，中国禅师也不断渡海到日本传扬禅法。

风水轮流转，近代中国佛教式微，圣德不出，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迄今日，培养世界性的佛学人才无数，日本在

佛教教育设施及学术研究方面成就辉煌，已俨然执世界佛教动脉的牛耳。

而直至20世纪60年代，台湾尚无一所佛教大学的设立，僧众不获重视，连进各大学向学佛青年说法，都在禁止之列。佛教界有识之士，每思至此，无不痛心疾首。

1965年，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的圣严法师，忽接东初老人快函，要他提前出关，师父愿意全力支持他到日本留学。展读东初老人信函，法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犹记不久前，在关房中窘困到连洗衣的肥皂、漱口的牙刷牙膏、寄信求援的邮票钱也无从着落之时，被师父知道了，却连一点表示也没有。这下却决定要资助他去日本深造。

“……在此日新月异的时代之中，如果没有国际性的知识学问，势难立足于时代潮流的尖端……”

东初老人信上如此写道。他是希望弟子圆他未竟的东渡之梦。老人早年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本想赴日本深造，因“9·18”事变之后，中、日两国交恶，不愿在当时赴日，留学东洋的想望就此告吹。

手持师父快函，法师不无感慨。历代以来，日本钦慕中国政教文化，不断派遣使臣及学僧前来学习，现在师父竟然要他礼失求诸野，愿意栽培他，学成后回来滋养祖国的佛教。为了提高佛教之学术地位以及僧人的素质，开创佛教教育的新局面，法师理当义不容辞，到日本取经。他在关房内，为了编写宗教学及佛教史的资料，正在自习日文，从文法开始，

以自修的方式，无师自通地弄懂了日文。

然而，凭着这一点自修的日文，又已年届四十，想到赴日本当老学僧，一切得从头学起，法师毕竟有点犹豫。加上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出身的杨白衣居士，从牯岭街旧书摊收集了一批批日文佛教旧书，寄到关房给他，法师细细阅读后，虽然欣赏日本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资料整理，却不能同意他们将佛教义理与信仰用来和西洋哲学宗教比附讨论，因此对赴日深造并不热中。

后来接到留日的张曼涛居士来函，建议法师赴日一行，观摩日本佛教所办大学，以便日后能自行创设，法师有意一试。

尤其当他读到一本基督教刊物公开叫阵：

“环视台湾佛教界，竟无一人读懂佛教原典的梵文，如仅懂中文而不懂梵文，无异是隔靴抓痒，只能猜测而不能够真正地了解佛法……”

受此激将，圣严法师决定接受挑战，鼓足勇气自言：赴日留学舍我其谁！

经过刚从东京立正大学学成回国的慧岳法师向他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博士推荐，又拜托留学东京的吴老择先生奔走接洽，法师以同等学历及出版成果获得立正大学的入学许可。

适逢台北善导寺新任住持悟一法师南下三访关房，力邀法师出山为善导寺主持讲座，法师力辞不获，于是答应出关北上讲经，也预备以一年时间补习日文的听写能力。

1968 年 2 月 20 日的出关仪式，悟一法师请来“中国佛教

会”会长白圣长老主持开关仪式。

据圣严法师口述，出关那天因不愿惊动大家，加之南部深山路途遥远，当天观礼的只有悟一法师及朝元寺十几位住众，仪式过程简单，白圣长老将关房封条撕开，用慧定尼师保管的钥匙打开关房，圣严法师步出关房，中午在寺中向佛祖午供，用过午斋就与悟一法师搭机到台北。

“一点也不戏剧性，没有敲锣打鼓，我这个人也不喜欢这些，何况朝元寺在深山。”

圣严法师如此形容出关的情景。

然而，据朱斐居士在《菩提树》佛教杂志的报道：“民国五十七年二月廿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圣长老南下美浓朝元寺为圣严法师主持启关典礼，是日参加者有煮云、净心、浩霖等法师，以及凤山莲社莲友等共百余人。典礼于上午十时正式开始，请白公长老说法，继由悟一法师启开关房之锁，揭开封条时，圣严法师双手合十，步出关房，向白老及大众顶礼道谢……”

法师离去后，“璎珞关房”空了十年之久，等着他回去，最后才拆掉。

“圣严法师说美浓是他第二故乡，出关以后，这么多年了，才回来过一次，还是到台南弘法，顺便来朝元寺。”慧定尼师感慨道：“法师太忙了，抽不出空回来。”

其实圣严法师出关的这年 7 月又回去朝元寺一次，开山的能净长老以八十二岁高龄示寂，朝元寺礼请法师南下，主

持荼毗仪式。

当年法师出关时，只带走一只小箱子，所有的书籍衣物用品悉数存放关房内。

“法师打算万一日本去不了，台北也住不下去，就再回到山里继续闭关，”慧定尼师说，“法师闭关，以三年为一期，第二期刚结束，本来还要再闭一期，结果因要到日本留学，就提早出关了。”

融智尼师在法师回台北后，进关房收拾，发现房内整洁无比。

“被单折叠得整整齐齐，法师把用墨水染的衣服留下来。”

日后她遵照法师嘱咐，把部分的书按址寄到日本。

“法师邮费给多了，我要退还给他，他不肯。”融智尼师说：“法师对钱很明白！”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圣严法师在日本学成之后，飞往纽约弘法，来信要融智尼师将另一部分书寄到美国。

“我不懂英文，也不会写，怎么办？刚好碰到一个美国人，请他把法师的地址写好，我拿去图章店刻成印章，刻好了，用盖印的，方便又不会错。”

融智尼师为自己的好点子呵呵地笑，得意极了。

出关后，圣严法师应善导寺住持悟一法师之请，主持佛教文化讲座。文化讲座的讲主历届均为名重一时的长老耆宿，如钱穆、南怀瑾等，年纪最轻的圣严法师名列其间，令他感到莫大光荣。

法师留学日本的消息一经传出，当时还十分封闭的佛教界立即纷纷议论，大陆来台的长老们，八年抗日伤痛犹新，对日本军阀深恶痛绝，法师欲赴侵略者的敌国深造，令长老们大不以为然，慨叹是中国佛教界的悲哀，尤其是不齿日本和尚蓄妻食肉，不忌荤腥、烟酒的陋习，预言圣严法师此去，必定易装还俗。好事者散布谣言，声称法师一到日本，立即会西装笔挺，马上有人替他煮饭洗衣。

一片反对声浪中，法师把这些攻击视为增上助缘，更坚定他为重振中国佛教文化及教育而留学日本的决心。原本勉励他学习法显、玄奘、义净之西游，或效法空海、最澄之入唐的东初老人，鉴于台湾赴日留学的佛教青年，没有一个学成回国的，几经考虑，老人收回成命，反对法师出国。

“我准备给你全部费用去日本时，你不去，现在我倒不赞成你去了。”

言下之意，是拒绝了弟子求助的期望。

东渡之前，法师向师父告假辞行，东初老人严肃地说：“你一定要去的话，我总要给你一点钱的，可是并不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对去日本留学的比丘、比丘尼，都有过一点资助，比照成例，给你一千美金，分四次汇到。”

真怪不得法师感叹：东初师父养育徒弟，用的是养蜂而不是养金丝雀的方法。他教弟子们自力更生，像蜜蜂自行去采花粉酿蜜以利人食，而不像养金丝雀般地供养食料。

所幸佛教界中也不乏对法师留日期盼殷切的长老，白圣

长老来信，表示欣喜之意，南亭长老也捎来盼望，希望他“去短取长，带回一套复兴计划”。

法师南下凤山向煮云法师辞行，获一万元无息借款，多年后，法师学成归国，将特地南下还借钱，煮云法师不以为意，表示当初并没指望他还钱。

临出国前，圣严法师长跪佛前，虔诚祈愿：

> 弟子圣严，此番为求中国佛教文化及教育的重振，而去日本留学，去后决不改装，决不放弃素食，决不以做散工来换取生活费用。若我佛教尚有前途可为，敬乞三宝加被，助弟子完成学业。倘以弟子无福无德而非其选者，则在粮尽援绝之时，使之立即返回祖国，再度入山，闭门思过，决不因此灰心而变志还俗。

唐代鉴真和尚从江苏张家港黄泗浦第六次启航冒死东渡，远赴日本传扬律宗的一千两百三十五年之后，圣严法师在佛教界一片反对声浪中，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程。除了一张机票之外，真是阮囊羞涩，原来答应资助他的一位马来西亚华侨也变了卦，在他行前三个星期，托人告之，因不忍心送一位法师到日本还俗而改变初衷。

圣严法师去意已决。

“如果待不下去，身上的钱刚好够买一张船票回来，还可以回到朝元寺闭关。”

飞机抵达东京机场，迎接他的是一场大雪后冰冷的银白世界。

金刚道场好求学

日本佛教界的两大重镇——京都与东京，前者是千年古都，可感受到中国唐末古风遗韵，京都佛教学派门风谨严，有父子、师徒代代相传的传统，拜在名师门下，来日也可成为衣钵传人。

东京则是近代日本文化的中心，主掌日本佛教学术文化的动脉，在这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可呼吸到世界佛教的学术研究环境的空气，世界级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多半是选在东京召开。

圣严法师入学的立正大学，位于东京品川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大学，校名由13世纪日莲圣人所著的《立正安国论》而来，大学设有文学部预科及研究科，正门台阶上威严地立有阿育王石柱，为一气象庄严清肃的佛教学府。

身上仅有的一千美金，缴了学费后，所剩无几，租不起房子，只好找同去留学的净海法师借住。处境窘迫如斯，圣严法师却丝毫不怨天尤人。

“我心里很平和，没有怨恨任何一个人。人家没欠我，是我自己要去的。”

法师志在求学，而且是以研究日本的天台教学为着眼点。第一年三十二个学分，他一口气选修二十四个，硕士班的日本同学，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教授的年龄比他还年轻的也不在少数。这位来自台湾的老学僧想到唐朝的义净三藏赴印度留学

的时候，也是三十九岁，和他自己同龄，令他稍感释怀。

立正大学师生对这位在台湾早有多种著作成就的中年法师，能够放下名利，来日本求学的精神，无不叹赏感佩，亲切对待，有三位老师甚至免费为他补习日文，其中最令法师感念的是牛场真玄教授，老先生七十多岁，退休在家，感恩先人从中国请回佛陀经典，使日本深受佛教恩泽，亟思反哺，他憎恶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对中国僧人抱着惭愧歉疚之心，除了替法师补习日文，也经常招待他饭食茶点。

牛场真玄教授与中国现代佛学大师印顺长老素昧平生，却自动发心，把印顺长老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学申请论文的博士学位，圣严法师从中促成了中国在日本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

饶是再锱铢必较、节省用度，入学四个月后，储蓄用尽，法师面临断炊及辍学双重忧虑，他紧咬牙根，不肯违背旅日前在佛前许下的诺言，不愿脱下僧服，到餐厅打工，后来经由一位还俗的中国和尚牵线，到留日华侨家中为亡者诵经超度，赚取生活费。

“那位还俗的和尚每次给我介绍，都要从中抽成，我也觉得很正当。”法师笑着说。

偶尔东南亚的华侨佛教徒到东京旅游，法师充当导游接受供养，也不无小补。

法师在立正大学附近的一条小街口，一栋两层的木造房，租了阁楼一间四叠半榻榻米的斗室，作为他的道场居停处。

房东是净土宗的佛教徒，以有中国法师租住他家为荣，常常送食物供养法师，甚至还自动把每个月租金减收一千日元，表示敬僧。

阁楼面对西北，夏天西晒，热不可当，冬天下雪时无暖气御寒，融雪天更冷，加上住处不设浴室，不论晴雨寒天，都得夜晚到附近的公众浴室洗澡。环境如此简陋，法师一住六年，从未兴起搬家的念头。

佛典中的记述说，有福德的菩萨虽住阿鼻地狱，犹如三禅天上，无福之人纵然被带上了三十三天，仍感水深火热。法师把住处当作修行炼心的道场，在斗室里安之若素，做到

异域求学，生活极为清苦，但坚信“道心之中有衣食”。

了心不随境转的地步。日本同学戏称那是法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日日好日的金刚道场。

四叠半榻榻米的斗室，法师不设床铺，却供奉佛坛，朝暮诵课礼佛，从未间断。

立正大学的日本同学中，法师最早认识的是研究中国石刻经、现为立正大学佛教学部教授的桐谷征一先生，早在1967年，桐谷先生带着新婚妻子到台湾来度蜜月，在一次演讲会中初见法师，隔年日本重逢，从此成为莫逆。当年他是立正大学的研究生，与法师交换语文。

“圣严法师教我中文，用的课本是鲁迅的《呐喊》，法师是江南人，中文有点口音，不完全是北京话。”

坐落于东京池袋杂司谷的本纳寺，寺院古木参天，深秋季节，有一种树开着黄灿灿的小花，明亮美丽，本纳寺的住持桐谷征一先生，身着黑色僧衣，在他悬挂石刻拓本、纤尘不染的会客室，抚着光头，回忆他的中文老师的口音，禁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他随即面色一正，严肃地道出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景象：

造访圣严法师的道场斗室，桐谷先生看到书桌上方写有两句话：“当作大宗教家，勿为宗教学者”，东初老人给法师的两句勉语。“他是活生生地存在师父的教导里面呀！”桐谷征一先生赞叹。

的确，法师时刻不忘谨遵东初老人的嘱咐，希望他不仅以学术的追求为目的，佛学知识的充实，是为了辅佐宗教精

神的实践，是通往宗教领域的桥梁。

“我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从事于学术的研究，不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研究而研究。”法师强调；“不过，如果缺乏学识学位，就没有资格创办主持佛学教育，培养人才。”

法师日夜坐拥书城，苦读用功不辍。

现为立正大学佛学部部长的三友健容教授，与法师相交甚笃，当年他是大学的助教。三友健容教授应法师之邀，到斗室吃素饺，他对房中藏书之丰富大感诧异：

“小小的房间，靠墙三个大书架，摆满了书。”三友教授记得法师藏书中，整套的《大正藏》、《卍续藏经》最为醒目。

“法师的书太多，也很重，不太结实的屋梁好像都被压弯了，”三友教授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可不敢站在楼下，怕屋梁被书压垮了，塌下来把我压扁！”

他说多亏房东很喜欢法师，才没请他搬走。

与法师一起选修坂本幸男教授教的天台智颤大师的“摩诃止观”一课的晚期同学山口晃一博士，见证了法师苦读不懈的用功精神：

“只要大学图书馆开门，一定可看到圣严法师，”山口晃一博士赞叹，“图书馆晚上九点半关门，我从二楼下来，一定看到他坐在那张摆着《大汉和辞典》的书桌前用功，一个星期六天，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法师在书桌前苦读的背影，令山口晃一博士难以忘怀。

“智颤大师的著作，我一天只能读一百页，圣严法师足足

读完三万页。”

山口博士对法师的威仪敬仰有加，他生动地形容法师的庄严法相：

“走路时，如果背脊挂一条绳，也不会摇。”

圣严法师丝毫不以每天用功十六个小时为苦，他乐在其中：

“我放松身心，并不紧张，用修行的方法读书，怎么会苦、会累呢？每天在经典里听到看到佛陀、祖师的话语，太殊胜了！”

经过用功苦学，法师弄通了初级的梵文文法，把上课用的基本梵文文法，边学边译成中文，准备让国内有志于学梵文者当教材。可惜寄给一家佛教杂志社连载几期后，编辑换了人，终止了刊载，连原稿也下落不明。

短短一年半时间，一边学日文一边修完了学分，每科都得优。法师说起硕士论文题目——研究中国天台宗的初祖慧思禅师的《大乘止观法门》，还有一段不寻常的过程：

“坂本幸男教授在课堂上教这部书，常常会碰到拦路虎——好些的疑难不明，因我是中国人，他常问我讲得对不对？或者干脆问我应该怎么讲？”法师说：“当时我手头正好有一本近代谛闲大师的《大乘止观述记》，他问，我就答，虽然不是我自己的看法，他还觉得满意。”

法师决定以“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为论文题目。自此，除了再三熟读这部书，法师经常带了只有冷饭和咸萝卜的便

当，穿梭于东京儿家佛教关系大学的图书馆，查阅、抄录、影印相关资料。遗憾的是日本学者研究《大乘止观法门》的著作极为有限，但法师还是以短短六个月的时间用日文完成一篇长达十万字的论文。

《大乘止观法门》是慧思禅师晚年集毕生思想的大成之作，诚为中国禅宗思想的先声，是天台宗教学与性具思想的滥觞。

“这部书为南岳慧思禅师所著，在中国一向没有怀疑，日本天台学者证真，在12、13世纪之间，举出了许多理由，说它不像是出自慧思禅师的作品。”

法师不敢苟同证真的看法，论文中有一章，论及真伪及其作者，他一一提出反证。其余两章，分别阐述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内容，以及其思想基础和根源。研究过程当中，法师深入接触到与这部书最有关系的经论，使他对如来藏系统的思想和唯识的思想有了系统的了解，论文完成后，发现《大乘止观法门》是一部哲学性、思辨性的书，目的是要让人接受如来藏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使人建立起人人都能成佛的信念。

“写这篇论文，最大的收获倒不是证明《大乘止观法门》是慧思禅师所作，而是学会了找资料、用资料、分别资料、取舍资料，然后写成丝丝入扣的论文。”

指导教授坂本博士对论文内容赞赏有加，驹泽大学的池田鲁山教授，被公论为研究《大乘止观法门》的权威，也极为推崇。

湾，交给《海潮音》杂志，发表后被佛教学者赞誉为中国佛学研究现代化的先声，佛教界符合现代论文写作规范的第一本作品。

东初老人虽然曾经信誓旦旦地说：

“圣严即便去了日本，也不怕他会还俗。”

法师的生活也完全和在台湾时一样，着僧服、吃全素、朝暮礼佛。然而，好事者的谣言，却未曾止息，老人动摇了，去信要法师拍张照片寄给他。

做弟子的想破了头，也猜不出师父的心意，只有奉命行事。东初老人犹是不信，继续来信查询：

“相片是不是近照？”

最后抵挡不住流言的困扰，东初老人干脆亲自飞到日本查看他的居处，是否有与人同居的蛛丝马迹。

法师不仅没有易装还俗，他在茹素不易的日本，坚持吃全素，为此还闹出一个笑话。原来日本人视盛产的海鲜鱼虾为素食，法师无法到外边吃饭，只好拎着菜篮到市场买菜自己煮食，他一个光头和尚混在一般家庭主妇之间，自觉不伦不类，以后都是选在人群最少的时候去。

一次应邀到三友健容助教家做客，临走，主人的母亲以一块柴鱼相赠，法师以为是截檀香，拿回斗室磨成粉状，点火熏香，结果弄来一屋子的鱼腥味，几日不散，令他哭笑不得。

三友健容为法师不肯入境随俗的精神所感动，有一段时间

也效法法师茹全素。他的同学山口晃一偕夫人在尝过法师的手艺后，回家如法炮制，用昆布、粉丝、红萝卜、白菜，不放味精，原汁原味烹煮的菜根香，鲜美可口之至。法师的印度籍同学 Naresh Mantri，也对法师的厨艺赞不绝口，他回忆法师生活极为清苦，却十分慷慨好客，因住在学校附近就地利之便，不止一次邀请印度同学吃素面，温暖了他这异乡人的心。

除了日本的教授、同学、国际友人，台湾佛教界的长老、居士造访法师居停的道场，不少都试过他拿手的罗汉斋。然而，法师为了待客才亲自下厨。他不肯把时间浪费在炊煮上，经常以牛奶面包充饥果腹，而且常常忘了午餐，终因营养不良导致贫血。

道心之中有衣食

当年赴日留学，法师是在一片反对声浪中离开的，毕竟后援有限，完成硕士学位后，他便打算回返台湾从事编译工作，介绍日本佛教学者的著作，为台湾的学术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竭力俭省生活所需，购买大量日文专书，以备编译之用。

这消息被他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博士获悉，勉励他要效法古时到印度取经的玄奘、法显，或赴中国求法的日本古德，从艰苦困难之中，培养求佛法的精神，坂本教授语重心长地

引用日本江户时代研究天台宗的灵空光谦的两句话：

“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

“这种鼓励，正是我当时最需要的，比答应给我金钱的支援更有用。”

圣严法师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

可幸他窘困的消息一经《菩提树》杂志披露后，立刻接获一位隐名的善心人士来信表示愿意支援。法师比照东京大学留学生所需的费用，减成一半的数目告知这位善人，第一年，美金一千八百元很快由瑞士银行汇到，法师后于《菩提树》月刊登函致谢。

正逢美金兑换日币贬值，从瑞士汇来的款项不够敷用，坂本教授知道了，自动答应为他设法，每年筹六十万至八十万日元，幸而那位隐名的善人补足了不够之数。

“坂本教授这样栽培我，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帮助我个人。”法师在《留日见闻》一文中写道：

> 坂本博士说：“我希望你们中国的佛教早日复兴。今日中国大陆，虽已没有佛教的形式，但是佛教的信仰心之深藏于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是无能铲除的。当复兴贵国佛教的时机来临之前的现在，希望中国佛教界多培植人才，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留在日本，好好地多读几年书。”

圣严法师接受坂本教授的建议，博士论文以明末的蕅益智旭大师为研究主题。

佛教学者认为蕅益大师是中国天台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圣严法师一向对天台宗倡导的教观并重、止观双运十分向往，认为这种教理和禅观相辅相成，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精神。为了报答佛恩，法师发愿深入研究这位统合大小乘各宗而汇贯于天台，整个中国佛教教学思想最后的集大成者。

研究对象既定，坂本教授首先要他读完蕅益大师的全部著作。

“这本博士论文，我写的过程并不痛苦，却很辛苦。”法师说：“先不要说读，光找书就是一个大挑战，蕅益大师的著作散在各处，真不知从哪里下手！”

法师苦笑着。他又重过写硕士论文找资料的日子，每天带着冷饭和腌萝卜的便当，来回奔走于东京市及驹泽、大正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托人到京都龙谷大学及其他几所佛教关系大学的图书馆搜查影印资料。为寻觅蕅益大师的著作，其间经历的艰辛，远非写硕士论文时所能及。

“著作不仅流散在各处，收集不容易，有的原版，后来没再重印，简直无迹可寻，”法师回忆，“加上他除了是位佛教大通家，蕅益大师还精通儒学，也写过批判基督教的文章，范围相当庞杂。这些与佛教无关的著作，就没被后人收入藏经，而且有些著作，再版几次后，给了它不同的书名。”

尤有甚者，蕅益大师不同的年代、不同性质的著作，就用不同的署名，将作者与著作对号入座，就是一个庞大困难的工程，加上日本学者真正研究或介绍大师的论文寥寥无几，

研究更为困难。

法师锲而不舍，耗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当作认真修行，一边找书，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渐渐地，连遗漏在藏经之外的大师著作也被发现了。

除了彻底搜集阅读日本的藏书，竟在有次他回台时，于台北路边书摊上找到一本《四书澫益解》，虽是断简残篇，法师当下却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欢喜。

阅毕澫益大师七十七种两百四十卷，一共三百多万字的著作，法师向坂本教授表示大师著作太过庞杂，牵涉范围太广，一时无从下笔。坂本教授建议他最重要的一部书是《灵峰宗论》，澫益大师圆寂之后，由他的出家弟子成时编印流通的。

坂本教授又告诉他：日本江户时代天台学者灵空光谦在他所写《刻灵峰澫益大师宗论序》中曾说：“古人有言曰：读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余亦尝言：读澫益《宗论》而不堕泪者，其人必无菩提心。”

灵空光谦是日本佛教史上致力于弘扬澫益著述最有所成者。法师觉得能使人感动得流泪而发菩提心，必是一部好书，正是现代佛教徒急切需要知道的。

确定博士论文的主题，法师却又为不知何处寻觅这部书而苦恼，最后还是向指导教授求援。

法师形容奇迹出现的情景：

坂本教授垫着椅子，从他书房的顶架，取下一套 18 世纪的线装书，封面是用柿漆皮纸包装，一共十大册，每册都有白底黑字的正楷书标："灵峰蕅益大师宗论"。

原来坂本幸男教授一直想研究这部巨作，奈何年事已高，他曾鼓励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写论文，可惜没有下文，圣严法师正可完成他未竟之心愿，于是慨然允借这部珍藏的古书。

"坂本先生给我一个条件，只可以看，不可以动笔圈画，在一个月内归还，我如获至宝地说：没问题，一个星期以内就能还！"

他把书拿去影印，归还原本。两年之内，十大册书一共读了二十七遍。

"读完第二十七遍，几乎可以把十册的《灵峰宗论》背了出来。"法师说。

搜集到与《灵峰宗论》所有相关的资料，法师决定用编年的方式找出蕅益大师的行踪、游迹地点、接触的人物、思想源流，以及著作年代，眉目分明地来看这位明末大师整体的一生。

法师所列出的论文大纲，获得指导教授的首肯。

超越情苦　走向大爱

动笔写博士论文后，不久发生一段人生经验中意想不到

的插曲：

1972 年，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留学生个个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传说台湾留日学生，将被迫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如有不从，会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针对此事迟迟不肯出面说明，使台湾留学生自觉像是被世界遗弃的孤儿，完全无心向学。

深谙世间无常的圣严法师，劝勉惊惶的同胞，在天尚未塌下来之前，好好地活着。他自已则心无旁骛地继续写他的论文。

然而，他的日本教授、同学却担心情势变动，法师的身份会发生问题，纷纷建议他接下一所寺院的住持，当日本和尚，归化成日籍。有一位教授甚至没取得法师同意，便介绍了一对母女来见他。这对母女临别时邀请法师前去参观她们的寺院，法师不疑有他，当下欣然答应。

第二天教授来电话，原来是他一手策划的相亲，法师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那对母女是一所寺院住持的妻女，住持最近去世，并无子嗣，女儿如不招赘一和尚女婿，大本山会别派住持逼走母女。

“教授以为如果我愿意被招赘，身份问题便解决了，他是一片好心。”

法师愿意领这个情吗?

“我对这个奇怪的安排大感意外，除了感谢这位教授的好意，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绝无可能。如果有意结婚，早在

军中便成家了。”

法师一心想把日本所学贡献给国家，并无长留日本之意，如果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他决定义无反顾回到台湾。

日后法师踏遍世界各地弘扬佛法，不乏女众弟子因崇仰他的才学智慧，或因遭逢逆境挫折，找寻慰藉而对法师婉转表达爱慕之意，法师本着悲天悯人的胸怀，用心良苦地以佛法引渡这般迷惑之女众，令她们超越情苦，走向大爱。

坂本恩师　病榻托孤

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坂本幸男教授却得病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法师的论文。

事隔多年，法师提起这位恩重如山的指导教授，仍然难掩思念与感恩之情。

坂本幸男教授著作等身，是日本佛学研究的权威，精通梵文、巴利文、中文、英文，研究的范围从印度原始部派、中观、瑜伽到中国的唯识、天台、华严，无所不精，他也是位修行者，书房内的书架上供奉三位老师的遗像，不先敬香不坐下来翻书。

他对圣严法师视如己出，希望在他退休前提出论文。

对这位一手栽培他的恩师的离世，法师有如丧父之痛。他感恩坂本教授能够让他这么一个连普通中学都没上过的中

年比丘，以同等学历和著作给予入学许可，越过大学，直接攻读硕士，由他亲自指导完成的论文，令研究大乘止观的权威学者刮目相看，而坂本教授语重心长的那两句勉语：“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更使法师受用不尽，坚定他求道的愿心。

坂本教授在病榻上向他的两位好友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教授“托孤”，请求这两位日本佛学界著名的学者继承他的遗志，央请他们当法师博士论文的正、副指导教授。

坂本教授去世后，法师撰写的论文也开始了一段极为曲折的过程：

被认定为日本国家文化财、国宝级人物的金仓圆照教授，十分爱惜羽毛，读了法师完成的两章论文，要他重新写过。

“至于怎么写，金仓教授说是我自己的事，问野村博士，他告诉我，写得太散了，”法师回忆这一段日本读学位的甘苦，“我的文章是包括澫益大师的思想、历史，野村教授建议我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位大师。”

野村耀昌将法师写就的这两个章节，删掉一半，变成一章，叫法师另外补充材料。

“他主张论文应该是没有一个字是废字，没有一个字是没有根据，野村博士把文章中的‘我以为’全部拿掉，两章才会变一章。”

随后法师把改就的论文请金仓圆照教授指教，金仓先生也看出了问题：

“他是从思想的观点来看，看了并不满意，我必须一边重视历史，一边将思想层面放进去，”法师说，“两位教授都很客气，野村要我写的，金仓先生一个字也不删，反之亦然。”

好容易论文完成了，呈交指导教授，却不获通过。改写第三次，法师请他的好友，也是野村耀昌教授的学生桐谷征一先生帮助他校读修正，改进日文文法的结构组织。

“桐谷先生陪我去箱根，日莲宗的渡假中心，两个人不是去看风景，而是关在房间内阅读了整整三天，除了吃饭，就是改论文，四十多万字的论文，逐句逐章校正修改，”法师感恩至极地赞叹，“这种朋友，到哪里去找？”

在本纳寺一尘不染的会客室，桐谷征一先生抚着光头，回忆与法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他的夫人出示二十八年前法师与他们一家人的合照，背景是榻榻米上撕破的纸门，其中有一扇撕得只剩下木框。桐谷夫妇笑称是他们女儿小时的杰作，比划形容着法师到他们家中做客，被小女儿的顽皮相所吓住的表情，令人不禁莞尔。

桐谷先生对法师的日文造诣及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准，赞口不绝，他尤其推崇法师的人格：

“圣严法师不只是位佛学研究者，更是推展人间净土的大宗教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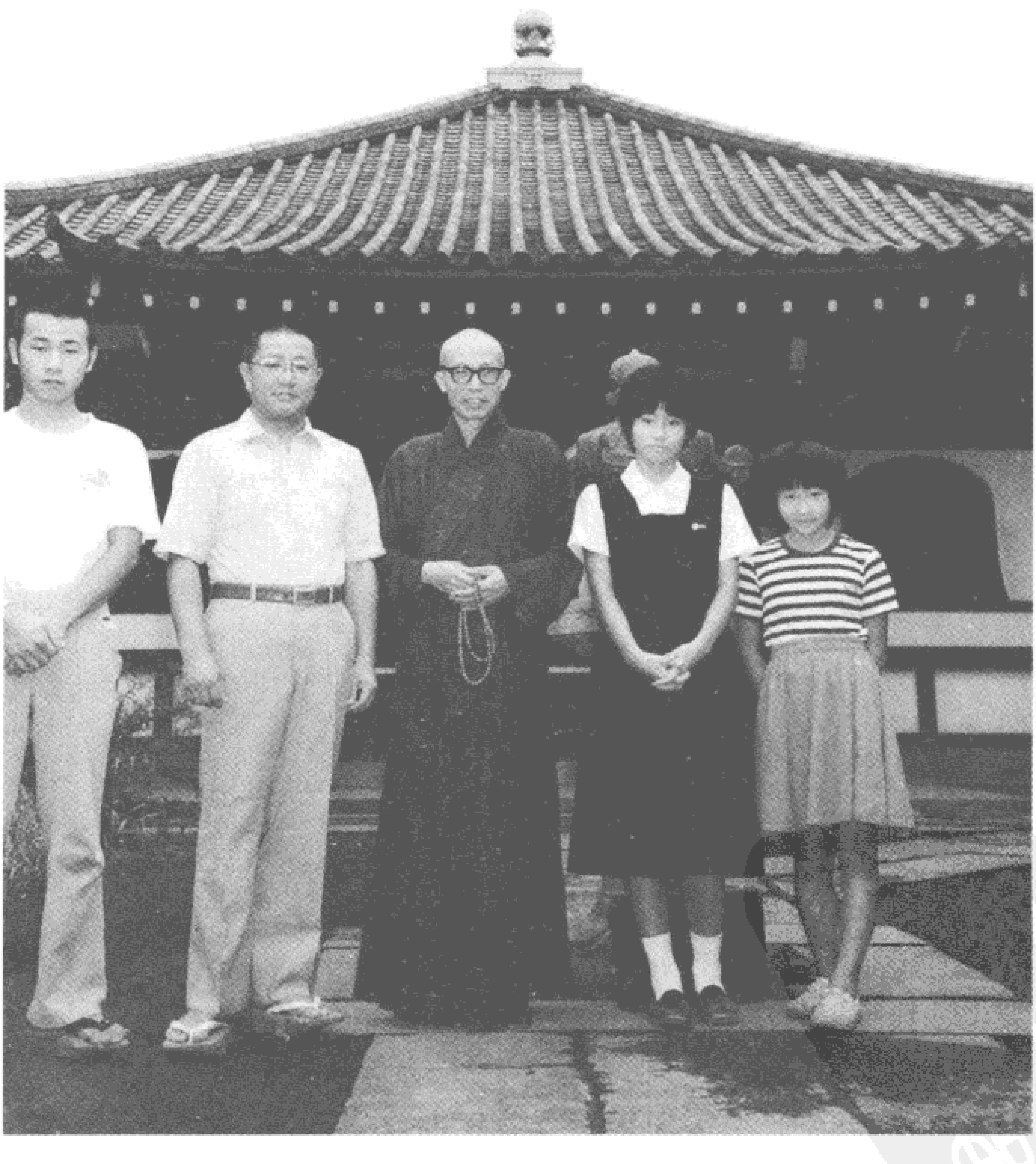
他的住家二楼，法师手书“人间净土”的书法被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然而，这位日本佛教学者对当年在箱根旅馆关了三天，不眠不休地为法师润饰日文的过往，却只字不提，

只出示两人同赴仙台泡汤的合影。他行善而不欲人知，还真心以法师享誉日本学术界为荣，如此胸怀，令人感动。

这种朋友到哪里去找？

桐谷征一先生爱屋及乌，农禅寺的都监果晖法师步师父后尘，赴立正大学攻读，租住本纳寺对面，备受桐谷先生照拂。

1983 年 9 月与桐谷征一（左二）的家人摄于本纳寺



台大农艺系毕业的果晖法师，求学时被同学带到农禅寺打禅七，一进门，感到熟悉亲切无比，自觉前世是个修行人，目击祖父老病辗转病榻，皮肉腐败的惨相，又看尽家人间的诸般不圆满、不如意，使他对着祖父的灵柩，发愿出家。

圣严法师主持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为培养弘法僧才，先后已与夏威夷、密歇根、泰国、京都的佛教大学，东京的驹泽、立正等大学佛学研究所缔结交流合作，互派研究生深造，果晖法师重拾十多年不学的日文，学习当年法师刻苦的精神，现在立正大学佛教学部攻读博士。

蕅益智旭的《灵峰宗论》反复读了二十七遍，四十万言前后易稿三次的论文《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用钢笔一笔不苟地誊写一千页，装订成集，呈交金仓、野村两位正、副指导教授，获签名通过，推荐为具有申请博士学位之水准，再由二十位教授进行口试，结果以不记名投票全数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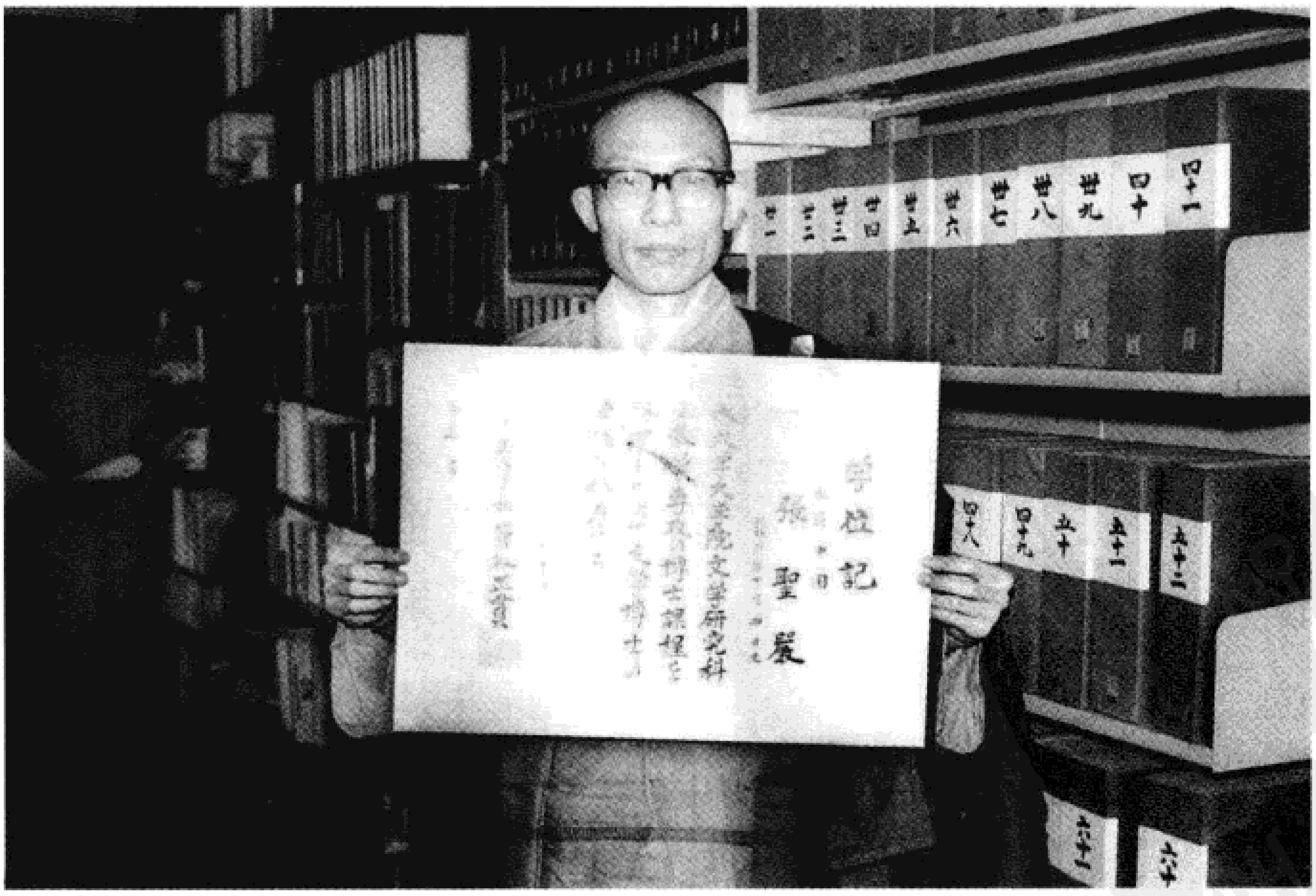
那一天是 1975 年 2 月 12 日。

"当时在日本立正大学，还没有哲学博士，研究历史、宗教、文学的，都颁授文学博士，而在所有的博士学位中，以文学博士最为难得。"法师说。

日本学界的文学博士学位得之极为不易，本国学者往往要读完博士课程，当了十年、二十年教授，才能获得这崇高的学位。圣严法师以短短的四年时间，获此殊荣，不仅立正大学没有前例，就是在全日本也从未有过。立正大学自 1956 年开了博士班以来的十九年之间，法师是第三号文学博士的取得者，

穿上僧袍盛装出席接受博士学位证书

博士学位得之不易。



中国佛教史上，更是第一位实际留学日本而获此殊荣的。

获悉论文通过后，法师回到寄寓的斗室，在观音圣像前跪了下来，痛哭了一场。以后回到台湾东初老人的中华文化馆祖庭，法师也百感交集，感叹自己一点成就，已无法换得大陆生死未卜的父母亲的欢心，可幸却得到师父的欣慰，他再也无法抑止热泪，关起门来又痛哭了一场。

颁授博士学位证书那天，圣严法师盛装出席，穿上僧袍，披了七条衣，以他最珍惜的中国比丘的僧相接受这项荣誉。两位指导教授也罕见地偕同夫人出席谢师宴，年轻一辈的挚友学者桐谷征一、坂轮宣敬、三友健容为法师设素宴庆祝，送笔存念，简直比他们自己获得学位还兴奋，旅日华侨们也闻风来祝贺，驻日代表马树礼特地为法师举行庆祝会，“教育部”邀请他回台湾参加“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议”。

法师感恩三宝的加护，感谢护法大德的资助，特地撰文向前后三位指导教授致谢，也感激资助他五年生活费的隐名善心人士，以及在各方面鼎力相助的师友。

重新评断蕅益大师

法师用日文完成的博士论文，经过十方资助出版费用，终于有了着落。

“我要在日本出版论文的最大理由，倒不是因为是我花了

四年时间在上头完成的，”法师有更深沉的用意，“而是希望读不懂现代汉文的日本佛教学术界，知道现在的中国僧人之中，也有人在从事佛学研究。”

日本佛教学术界，除了极少数人尚知道有太虚大师其人之外，连印顺导师的名字，也绝少有人知道。

“他们把近代的中国佛教忽视了。”法师喟叹着。

为了换取国际学术界对国人研究成果的注意，法师集资由东京山喜房佛书林出版《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一书，可谓用心良苦。

中文版由关世谦翻译出版，金仓圆照教授在序文中赞扬作者做学问扎实，不仅针对《灵峰宗论》苦下功夫，反复品味二十几遍，以致智旭著作现存部分的整体，亦即总共五十一种二百二十八卷，全部都加以详论或予精确的考证，希望能做到一无遗漏的程度……

“此书的完成，不仅只是彻底阐述智旭个人的事迹与思想，而且也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尚未研究周全之处，投下一道强大光柱，这正是应该向学术界郑重推荐的优秀著述。”

以著述严谨著称的日本佛学研究的泰斗金仓圆照博士对此书的赞誉，殊为难能可贵。

作者从蕅益智旭所处的时代背景，论述明末社会政治、学术、宗教的状态，佛教僧团一片腐败，又遭逢宋明理学家的挞伐、天主教的流行和佛教的对抗。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者考察蕅益智旭的生平，得知这位一生多病、自认罪孽深

重、魔障很多的大师，一生都在礼忏、持咒、写血书、用火燃臂、燃顶苦行中度过。他相信如欲消除业障，解脱生死，必须仰赖他力的佛与菩萨来慈悲救济，虽然读过不少禅宗语录，还是以西方的弥陀净土为其最终依归。

过去学者一向认为蕅益大师是天台宗的学者，圣严法师依据搜罗广集的资料分析，却认为未必是个适当的称号。虽然蕅益大师留下四种有关天台宗的著作，其实他只是把天台宗教观并重的思想提纲挈领，用浅显的文字介绍出来，使读者能在短时间内了解繁琐的天台思想，当然可以称为天台学者。

可是，他并不专精于天台。圣严法师评断构成蕅益大师的思想基础，也不只是《法华经》而已。

“……观察他整个生涯，其在佛教生活的实践行履方面，是以《梵网经》为中心的戒律主义者，但在信仰方面，是依据地藏经典群的《本愿经》和《占察经》，教理哲学思想方面，则以《大佛顶首楞严经》为中心……”

总结蕅益智旭的著作，圣严法师认为他就是在强调禅教一致，教观双修，见证相应，信、解、行不能分离的这几个观念。法师就蕅益大师的明末时代背景、生平、修行行藏、著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深入的研究，使这位明末佛学大师的形象，跃然纸上。

金仓圆照博士在序文结尾为坂本幸男博士在有生之年没能见到这一部巨著问世便已作古而深感遗憾。

“……虔诚地期念坂本博士，但愿能在灵鹫山上，赏识到

由于此书的出版，为日华佛教研究交流史上，带来一项贵重的纪念史迹，为后世所景仰。”

参访日本道场

中国古代高僧，到西天印度取经，法显写出了《佛国记》，玄奘西游，留下了《大唐西域记》，义净三藏也有一部《南海寄归传》。

圣严法师延续古代大德的作风，将留日期间所见所闻，评介日本佛教界，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心情，以客观的笔调写出一篇篇文章，寄回台湾佛教杂志发表，几年下来竟达三十多万言，结集出版《从东洋到西洋》。

法师以和尚身份，利用寒暑假参访日本道场，实际参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动，从传统各派佛教、密宗加行，到各新兴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动，南至冲绳，北至北海道，处处都有他的足迹。传统佛教，他接触到临济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长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派及总持寺派，和黄檗宗派的禅法，也曾造访真言宗、天台宗的寺庙道场。立正大学属日莲宗教派，法师认识的僧侣也以该宗为多，他曾多次到山梨县的日莲宗总本山开会修行。

“日莲宗有一种修行，称作‘荒行’，是在寒假举行，零度的冷天，每天凌晨，年轻的僧侣打赤膊、赤足，只穿一条

短裤，到井边汲水，一桶桶对着头冲下，冷得牙齿直打颤。”

法师说目的是锻炼体魄，训练他们的意志力，不以色身为贵。

参访过程中，他看到日本传统佛教保守的一面，真言宗高野山寺院里和山林之中，祖师留下的规矩至今已不遵守，但仍不废止，虽然僧侣吃肉喝酒已是公开的事实，但寺院门口竖立石碑，刻有“酒肉荤腥不许入内”字眼，仍未被移走。昔时女人止步，不准进入内山，山前仍立有一座“女人停”，虽然今日女人在山中生儿育女已是司空见惯，但“女人停”建筑依然矗立。

日本传统的佛教宗派，到了20世纪的今天，已然欲振乏力，与社会脱节，服务对象仅是自己寺庙区区可数的信徒，而且主要任务是为亡者超度念经，沦为只做丧葬仪式。

“比起中国从前从小出家的和尚，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日本的僧侣却不少都是大学生，虽然他们结婚生子、饮酒吃肉，住在家里，可是也不能说没有修行，他们把生活环境保持得整齐清洁，定期到大本山奉献，主持法会仪式，看起来威仪堂堂。”

法师不无惊异地发现，国人眼里“有佛学而无佛教”，有“真居士而没有真和尚”的日本，其实严格修行的也大有人在。

二次大战后，从传统宗教衍生出为数可观的新兴宗教，成立一个个独立的教团，以服务现代化的社会为号召，吸引了大量的信徒，法会场面很大，动辄成万人，需用闭路电视

及大银幕来传教。

法师应邀参加大元密教教派一年一度定期修行法会，道场气氛极为神秘，几十个人坐在创始人相片前，闭眼打坐，修“正座观法行”，十分钟后，法师的身体开始自然摆动，不由自主地连续打了十多个手印。

“一个药师如来印出现后，竟能维持十多分钟，身心舒畅异常……其中有一个手印出现时，眼前见到一片金光。”

法师迅速受到感应，使教派负责人极为兴奋，要传法给他：“好些人坐了数月也不见一点异象，你在十分钟之后，就发生了灵验，毕竟是修持有素的比丘了！”

受到这样的赞叹，禁不住好奇想知道：

结果法师接受传法了没?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个大元密教和正统佛教的距离甚远，是个幻现于生死道中的外道教派。法师参加了三天之后，便离开了。

法师在日本打过几次禅七。打的是龙泽寺派新兴的禅法，名义上属于曹洞宗，其实是融合了曹洞与临济两宗之长，并不只是只管打坐或默照，而是教人数息、参公案。

法师曾于龙泽寺派东京东照寺及北陆的禅堂分别打过禅七，主七禅师是该寺派原田祖岳的传人伴铁牛。

两次打七都经过一番折腾：

日本禅堂沿袭中国禅家古风，为了试验打七者求道之心坚定与否，一概以“没有空位”，让上门者吃闭门羹。法师并

不像一般参访者一样，听说没空位即转身而去。他伫立一旁，忍饥受冻地等待，一直到寺院的人放他进去。

“一进去，原来禅堂是空的。”

未见面之前，伴铁牛禅师对圣严法师苦读用功的声名略有所闻，听说这位中国和尚即将得到博士学位，心中大不以为然。开示时，一再强调读书人的知识障有碍开悟，与禅宗不立文字、不可言诠的主张背道而驰，认定法师摆不下一脑子知识学问，无法参禅。

小参时，伴铁牛手中的如意直朝法师挥过去，一边还质问他：

取得博士学位，做什么喔?

法师表示学位只当工具，吓唬人的，没别的意义。

主七和尚脸色这才稍稍缓和。后来又听说法师曾在山中闭关长达六年，伴铁牛禅师以后开示，再也不敢一味地指桑骂槐了。

“白天大家安静打坐，到了晚上在禅堂或院子里，打七的日本人全都哞哞大叫，”法师笑着回忆，“我以为叫了可得到特别功能，也跟着哞哞叫，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附近的住家对这种哞叫声很起反感。

“日本人打禅七还喜欢在墙上写字，这是他们的传统。”

法师到东照寺北陆禅堂打冬季禅七，伴铁牛禅师对他的再次到来，颇为诧异。天寒地冻，零下二十七度的大寒天，禅堂没有暖气，室外墙角是一人多高的积雪，有两道纸糊的

窗子，中间隔一尺多宽的走道。

吃的更是简单，早上黄萝卜、稀饭，中午是白米饭、味噌汤及一小碟小菜，晚上只有点心，没有正餐。

“日本禅众不戴帽子，也不穿袜子，又饿又冷，不断发出哞哞声，我以为是快开悟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冷得受不了的颤抖声。”

晚上睡觉，榻榻米上没有垫被，盖的一条被子，既短又窄。“盖上面，两脚露在外面，顾到脚下，上面一截露空。”法师形容。冷得不能睡，只好起来打坐。

“这样的用意是在训练打七者的意志力，让大家日间不致昏沉，夜里睡不安稳，仍然精进。”

怕冷的法师，跟主七和尚伴铁牛说了句：“这地方好冷呀！”

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中国祖师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不经几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

法师听了，深感惭愧，中国禅师的古训，被日本人实践了，而他这个中国来的和尚，却一径喊冷。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禅修者，一年到头、一辈子都过着寒彻骨的生活，与日本禅众偶尔来客串一次，毕竟是两回事。

第三次北陆打禅七，法师已获得博士学位，他跟伴铁牛禅师报告即将离开日本，到美国传法，却担心不懂英语。

“那些学者才需要语言，必须会英语，”伴铁牛禅师告诉他，“我们不需要，别担心。”

这位著名的东洋禅师的话语，令圣严法师颇感受用。

立正大学佛教学部部长三友健容博士，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邀请圣严法师以荣誉校友的身份，回母校举行一次公开演讲。

从 1992 年开始，三友健容教授每次来台参加中华佛学研究会议，就提出邀请，法师以事忙排不出时间而婉拒，其实是谦虚，自觉承受不起这项殊荣。

立正大学建校以来，从未邀请校友回校演讲，更不要说是外国校友。

回母校演讲人间净土

华视“点灯”节目制作人张光斗，也是留学日本的硕士，他从法师的文章中找到三友健容教授，特地请他飞到台湾来上节目，安排一个意外的会面。法师在影棚里看到起身相迎的老友，错愕之下十分欢喜。两人在荧光幕前回顾立正大学求学时的岁月。

比法师年轻多了的三友先生，他的两个小孩都给法师抱过。

“长男出生，我想那是法师这辈子第一次抱小孩，孩子在他怀里太舒服了，结果撒了一泡尿，法师的手都是尿……”

三友教授说着，法师也笑了。

这次来台录节目，幽默的三友教授特地带来一截柴鱼，问法师可还记得？当年他把柴鱼误以为檀香木，拿回去磨成

粉末，当香来焚烧，烧出一屋子鱼腥味，几日不退。

上完节目，法师把这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带回农禅寺，当晚正逢念佛会，三友教授为那优美庄严的念佛号声所感动，感叹台湾兴盛的佛法才是正统，为日本、韩国所不能及。

三友教授旧话重提，祈请法师回母校演讲，张光斗居士从中极力促成，加上日本华侨界不少人觉得佛法难闻，明师难遇，能够得见法师，无不感动得涕泣泫零，都认为立正大学把法师当作杰出校友邀回演讲，乃是一项光荣。

圣严法师终于被说服了，他想趁这个机会把法鼓山的理念，向东京的华侨社会，做一次具体的介绍。

酝酿已久的行程，终于在 1997 年 10 月实现了。法师由九位出家弟子随行，四十多位信众组团，一共五十多人跟随师父东渡到日本。

圣严法师难忘留学时，几位日本教授栽培之恩，为了饮水思源，一了多年报师恩的心愿，法师在回母校公开演讲之前，先到桐谷征一先生住持的本纳寺，为三位已故的论文指导教授坂本幸男、金仓圆照、野村耀昌举行追思纪念的仪式。

本纳寺的大殿，法师亲自主持追思法会，上了香，在三位恩师照片前深深跪拜，出家弟子及护法居士分列两侧，先唱莲池赞，接着讽诵《阿弥陀经》、《往生咒》、《心经》以及阿弥陀佛、回向。法会气氛庄严和谐。

致词时，法师谦虚地表示他若有些许成就，全归功于三位先生的教导，为未能一家一家到他们府上拜访以及扫墓致

于坂本恩师灵前祝祷

昔日的指导教授金仓圆照博士夫妇

祭而致歉，法师致赠现金，请家属代他买香花供奉。

隔天下午进入立正大学，对已然焕然一新的校舍，圣严法师几乎不敢相认，除了留学时每日必到的图书馆、学生会馆风情依旧外，其余均为崭新的大楼。

立正大学举办欢迎茶会，应邀与会者有该校前任校长渡边宝阳博士、三友健容博士及佛教学部十位教授等，茶会中，圣严法师以历年版税收入三百万日元捐赠母校，回馈栽培之恩。

晚上，法师在新建的石桥湛山纪念堂演讲，讲题是"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探索净土思想的渊源，说明人间净土观念的依据，讲到人类当从思想、行为净化做起，个人净化，再推广到社会净化及世界净化，人间净土的理念才算付诸实现。

演讲结束前，圣严法师介绍他在台湾近二十年来所推行的人间净土活动，以及法鼓山成立八年来的努力方向和工作。演讲后的皈依仪式，接受皈依者四十多人。

"圣严法师对自己严谨，对别人亲切而细心，"三友健容赞叹法师解行并重，"好像车子的两轮，一轮修行，一轮做佛学研究，不像有些文学法师，或暗证禅师，只偏一边。"

法师给他的感觉，是被佛法浸透了的，有如水一样澄澈安静，令亲近他的人感到平和。

"上求菩提，下化众生。"这是圣严法师的悲愿。

第七章

禅法随众摄化

PDG

感恩点灯的善人

佛教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叶，移居夏威夷的华侨，把净土宗的信仰带到了侨居地，随后在夏威夷落户的日本移民，也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庙会、宗教仪典。

1889年，曜日苍龙造访夏威夷，并建立第一座日本寺院，日本佛教跟着传扬到美国本土，十年后，兰田宗惠在旧金山创建美国大陆的第一座日本佛寺，取名为北美佛教传教寺，二次大战时，脱离日本母寺而独立。最早到美国传扬禅法的，是日本的释宗演，他于1905年抵达，稍后他的在家弟子千崎如幻，以白人为对象，在旧金山设立“东渐禅窟”。1922年，释宗演的再传弟子佐佐木指月，到纽约成立“第一禅堂”。

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日本的铃木大拙博士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该校的“东方文化与佛教”讲座教授，传扬东方禅法，获得普遍的重视。

接续日本临济宗道场在美国成立后，曹洞宗禅师铃木俊隆也于1961年在旧金山建立了一座极具规模的塔撒加拉山（Tassajara Mountain）僧院，作为禅修中心。

几乎同时，日本创价学会以美洲的日莲正宗为名，从洛杉矶展开传教，他们跨出日裔美人圈，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吸纳中下阶层的西班牙裔及黑人为信徒，成绩斐然。

披头、嬉皮深入神秘的尼泊尔、印度静坐冥想的六七十年代，佛教开始在美国四处蓬勃扩展开来，南传佛教此时也

在美国崭露头角，上座部僧团在华盛顿建立了第一所僧院。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宁玛、噶举、格鲁教派开始在美国各地生根，密宗神秘的气氛，繁复的仪轨，即身成佛的信仰，吸引了无数注重实际、讲求速效的美国青年皈依，修密持咒一时之间蔚为风潮。噶举派的喇嘛邱阳·创巴（Chögyam Trungpa）仁波切，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市创立了密教中心，成为金刚乘修行场所，中心包括多处禅修之处。

第一位踏足美国本土的中国比丘——妙峰法师，于1962年抵达旧金山弘法，后来在纽约创立中华佛教会。紧跟而来的是宣化、乐渡两位法师。宣化度轮法师由他在香港的几位华裔美国徒弟邀请，到旧金山创立了美华佛教协会，筑建金山寺，吸引了不少美国弟子皈依。

宣化法师与从旧金山先后移居纽约弘法的妙峰、乐渡法师鼎足而立，成为60年代中国佛教在美国的三个立足点。

圣严法师接受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的邀请前往美国。沈居士与旧金山的梁民惠、纽约的应金玉堂尽心尽力护持中国佛教，中国比丘到美国弘法，不少都是出自这三位护法居士的邀请。

1975年底，圣严法师抵达旧金山，先在智海法师的般若讲堂挂单，造访一闻法师后，被宣化度轮法师接到金山寺，又去参观他刚购入的万佛城道场，它本为一精神病院的旧址，寺院占地十分辽阔。宣化法师以苦修来摄化他的美国弟子，寺内不设床铺，弟子夜不倒单，终夜坐禅，日中一食，袈裟

不离身，是一个头陀行的僧团。

圣严法师悼念宣化法师的文章中记述他参访万佛寺时所见：

> ……隆冬天气，房子高大，没有暖气设备，宣化法师自嘲其为冰库。我被当作上宾款待，住在一间唯一有一张木板小床的房间，虽有玻璃窗，……仅可挡住大风，寒气是阻不住的。宣师看我身体瘦弱，特别借我一件新制的轻暖伽蓝褂。他们那里，似乎也无人使用被褥，每人仅以一条毛毯御寒。

圣严法师看到万佛城好几位美籍比丘及比丘尼，为求感应而绝食，希望以此感应护法龙天，使万佛城所需的欠款，源源而来。

12 月 16 日圣严法师离开旧金山，飞抵纽约，到布朗克斯区的大觉寺挂单。大觉寺为美国佛教会所属的寺庙，创会人是沈家桢居士，他与圣严法师之间有一段最为佛教界津津乐道、感人至深的故事：

美国航运界巨子沈家桢居士，笃信佛法，虔诚护持，圣严法师留学日本时，曾受美国佛教会之托，向日本驹泽大学接洽影印藏经的一部分，而与沈居士结缘。法师读博士学位时，学费没有着落，后经佛教杂志披露，受到一位善心人士以隐名的方式，从瑞士一家商业银行把奖学金汇至东京，一连支援了五年，直至法师完成博士学位，这位善人犹是不肯透露姓名。

法师心中有数，认定沈居士就是栽培他的大善人。

华视“点灯”节目的制作人张光斗居士，特地飞到纽约恳请沈家桢老先生对着镜头承认他就是那位点灯的菩萨。然而，这位行善不为人知的虔诚佛教徒，仍旧一本初衷，以事隔太久，记不得了为理由，回答媒体，甚至东初老人访美时，当面向沈居士致谢，却仍是摇首否认。

一直到1997年，沈居士的庄严寺举行开光典礼，《菩提树》杂志的主编朱斐当着圣严法师的面，向沈居士旧事重提，说到当年经由杂志社转交学费赞助法师一事，沈居士终于不得不承认了。

“点灯”节目制作人闻讯，立刻飞到纽约，录制法师与沈居士面对面表示感恩的镜头。

节目中，法师自称是个福薄障重的人，一生之中逆缘不断，从正面成就他的人寥寥可数，逆向阻挠激励他的人却不在少数，他特别感恩这位顺缘增上的恩人，感恩沈先生不仅资助他拿到学位，又邀请法师到美国来，是他走上国外弘法的恩人，从沈先生学习到做人做事的方法和态度，使他日后才有独立开创道场的能力……

圣严法师把他的恩人沈家桢居士比喻为“生命中寒冬深夜的一盏灯，既让我感受到温暖，也感受到光明”。

抚今追昔，法师想到自己发愿学佛，以弘扬佛法为一生的志业，过程中坎坷崎岖，孤军奋斗，一路走来，如若不是眼前这位恩人在绝境中慨然伸出援手，路途将会倍加艰辛，

沈老先生的知遇之恩，触动了法师心灵最深处，使他一时悲从中来，流下感恩的眼泪。

一旁的工作人员，无不为这感人的场面而热泪盈眶。

被感恩的老居士深深受到感动，他紧紧握住法师的双手，动容地说：

“如果当年不是支持圣严法师读书，而把那些钱拿去买一件古董，到现在也是没有用的，可是资助了法师，成就了他，到今天为止，法师用佛法度了无数的人，这就是我的功德。”

沈老先生红着眼眶，赞叹像法师这样知恩、感恩、报恩的人，可以作为后人之典范。

驻锡纽约大觉寺

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大觉寺，坐落于阿伯尼街与西二三一街贫穷的黑人区，前面对着纽约地下铁道，这原本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办公室，当年沈家桢先生及他的夫人以经营美国国内货柜航线一年的红利，买下电话公司的产业，改建成佛堂。

大觉寺红砖的月洞门，在周围的西方建筑中，显得突兀而不协调，然而，附近往来的黑人男女，却似乎对之视若无睹，仿佛早已接纳了这栋造型怪异的东方寺庙，而能够与之和平共存，即使天色向晚，周遭气氛还算祥和。

“师父刚到纽约来，还在摸索，印了一大堆传单，叫我们

1975 年于纽约大觉寺。（右起通如、东初、敏智、仁俊、圣严等长老法师及李恒钺。）

发给过路的行人，请人来大觉寺打坐，”王明怡先生回忆道，他是法师初到纽约，第一期禅训班的弟子。“大觉寺的地点，不适合向西方人弘法，走不出去。”

王先生当年的观察，二十多年后似乎仍然适用。

进了月洞门，是庄严的佛堂，“佛光普照”的匾额下，佛像闪着金光，两旁壁上悬挂泰国金漆的佛本生故事，大殿上身披海青的华裔女居士们正虔诚念佛。佛堂后是个牌位林立的功德堂，二楼的女众寮房是圣严法师离开后才加盖的。

男众寮房、斋堂、厨房均在地下室。里间仓库陈放大量的佛书，据寺中职员说是台湾运来的佛书以大觉寺为集散地，

每两个半月运到，再分别寄到美国五十州的各个佛堂，与佛教徒结缘。

大觉寺的信众，从前是、到现在还是以华侨为主，当年圣严法师驻锡时，担任住持的仁俊法师，是他早年上海静安学院的授课老师。

师徒两人在美国重逢，仁俊长老对初到纽约教禅坐课，向西方弟子传扬佛法的圣严法师的印象是：

“人很平实、谦虚，求佛法之心坚定不移。”

仁俊长老形容法师：

“力增道心，沉得住气，建大行愿，发达透心。”

在大觉寺才住下来，圣严法师便接替暂时远离的敏智老和尚担任周日讲座，开讲《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

1976 年，美国佛教会为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在新罕布什尔州松坛广场露天大教堂启建法会，圣严法师与沈家桢先生同被推为大会演讲人，讲演“佛教的基础思想”。

之所以发心到美国来弘法，圣严法师说是受到太虚大师游欧美时所说的一句话的影响：

“西方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学”，太虚大师观察到西方人有成为圣人、成为大菩萨的潜能，就是没有学佛法。

然而，向西方人弘扬佛法，先决条件是掌握语言沟通的能力。

“说起来也真荒谬，”法师不可置信地摇头笑着，“听不懂日语，就去了日本，不会英文，又到了美国。”

又是沈居士慷慨解囊，以十四元美金一个小时的代价，帮法师找了一位英语会话老师，他每天搭地铁到城中的英语学校补习。日后他的英语会话家教成为学禅的学生。

这位刚出炉的佛学博士，做梦也没想到，他到美国来，竟然会当起禅师指导禅修。然而，因缘既然做了如此的安排，法师也就随顺摄化。

“1976 年 1 月 25 日，大觉寺来了两个美国青年，”法师记忆犹新，“一个叫 Peter，一个叫 Frank，两人都学中国武术，希望通过禅坐增强功夫。他们头发长长的，还结了辫子，像嬉皮。”

二十六岁的 Peter Chema 是位工程师、武术教练，三十三岁的 Frank De Maria 则是纽约警察局的武术指导，读过不少关于禅坐的书，也依法炮制学打坐，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而放弃。两人四出遍访明师，也常到大觉寺走动，初见圣严法师，直觉地感到眼前这位身材瘦削、眼镜后的眼神却充满智慧的中年和尚，就是他们寻觅久矣的明师。于是，斗胆地上前合十，请问法师可否当他们师父，教打坐？

法师当下一口答应。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刚学不久的英语，实在不灵光。

因缘不可思议。隔天，香港长大的王明怡，从小是个武侠小说迷，随着虔诚的佛教徒母亲到大觉寺来礼佛。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博士班的研究生，近年来却为慢性头痛所苦，试遍中、西医药，效果罔然。

王明怡求助于法师，希望借禅坐治疗他的头疾。

“师父那年四十七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体力也好。”

武侠小说迷的王明怡，抱着疼痛欲裂的头，还是禁不住对法师感到好奇。

法师却为自己找到了翻译而心中暗喜。

加上后来随他出家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一共四个学生，法师开了第一期的禅坐训练班。开训之日，先授予三皈五戒，为期十四星期的禅坐班结业，第二期慕名而来的学生已增加了二十多位，以后，这个中英双语教学的禅修课程，吸引了不少在学的大学生。

三个月后，法师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教禅坐，指导禅修方法，哥大又不止一次请他公开演讲，阐述佛法，纽约区的电台也闻风而来，多次恭请法师到电台给听众广播讲法论经，回答问题。

“二十多年前，美国人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还是以西藏的密宗和日本的禅为主流，南传的小乘佛教也受欢迎。”

圣严法师不以禅师自称，到美国之前也未曾有教禅的准备。虽然从小在临济宗派的狼山广教禅寺出家，但因出生太晚，离开中国大陆时，还不够资格进禅堂修禅，高雄美浓山中闭关六年，自己以打坐为日课，有过奇妙深刻的种种体验，然而，真正打禅七，对禅堂的坐息规范、宴默棒喝有所体会，还是到了日本留学后，也难怪有人以为他教的是日本禅。

“其实我在美国教的，虽然名之为禅，”法师说明，“但它

与西方弟子

既不是晚近中国禅林的模式，也不是现代的日本禅，我只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将释迦世尊以来的诸种锻炼身心的方法，加以层次化及合理化，使得有心学习的人，不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资质厚薄，都可以获得益处。”

就这样，法师从一个刚出道的文学博士，变成了传授禅法的禅师。

曾有一个美国青年问他：

“你去日本留学，得了博士学位，仅到美国教禅，岂不可惜！”

法师给他的答复是：

“只要能接引人们信佛学佛，因缘许可我怎么做，我就怎

《禅》杂志里有许多感人的心得。

么做，博士学位并不妨碍我坐禅。”法师说，“坐禅原是我自修的方法，如今教禅法，也不能限制我的研究兴趣。”

第三期禅坐班结业典礼上，每位禅修者都有了极为感人的心得报告，学员们选出最精彩的十篇，编印成册，命名为《禅》杂志，1977 年 3 月创刊。艺术系的学生 Rikki Asher 设计了封面，左上角一个显眼的“禅”字，用毛笔画了一只白描的猫，虎视眈眈缩在下角的一只小黑鼠。典故取自禅的修行法门，圣严法师教禅坐者必须像守候老鼠出洞的猫一样照顾自己的心念，象征妄想的老鼠，见了猫立即缩躲回洞里。(“如猫捕鼠，如炉炼丹。”)

为了感恩，Rikki 也发挥她的艺术天分，刻了木雕佛像赠送大觉寺及圣严法师。

“每天两个小时的静坐，不仅帮助了我的艺术创作，对事物的观察也比以前深入而细微，”Rikki 在心得报告中勇于承认，“不再沉迷于酒精、大麻等刺激品，也不太想参加狂欢派对了，自己独处而不感到有太多失落寂寞。”

负责《禅》杂志编务的 Buffe F. X. Laffey，在罗格斯（Rutgers）大学选修东方宗教课，跟着她的教授于君方（Chun-fang Yu）到大觉寺皈依法师学打坐，她一见法师，感觉早已认识，感受到法师身教发出来的安静慈悲，令她眼睛无法从法师身上移开。

Buffe 找到了她心目中的师父。

担任英语翻译的王明怡，禅坐时，不去想他的头疼，有时甚至忘了他的毛病。他感激师父针对他的身体状况，做适度的调教，一再要他身心放松，让他过分活跃的脑子逐渐松弛，得到休息。

武术教练 Peter 赞佩师父的教法，为终于找到明师而感激涕零。静坐使他心境和平，与人相处和谐。

“希望在师父关照的眼神下，有天会找到自性。”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班研究生丹尼尔·史蒂文森（Daniel Stevenson），没来大觉寺之前，自以为懂得佛法，担心禅师会大喊大喝，棒打学员的头，甚至重演南泉斩猫的公案。

抱着一试的心态随法师打坐，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懂佛法，

去除偏见后，承认自己有严重的知识障。丹尼尔欣赏法师自然平实的作风，不同于一些神神秘秘故弄玄虚的密宗上师，他相信只要有耐心，自信可以为思索久矣的生命的迷思找到答案。

保罗·肯尼迪觉得人生的一切追求——名利、享乐、冒险，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即使满足了追求，仍然会感到生命的不完整、不圆满。二十一岁的他在寻找一个根本不变、支撑他继续呼吸存活下去的理由，他相信学佛可以给他答案。

“即使修行了几年，没有进步，也不会走回头的路，因为后面什么也没有。”

一年后，保罗·肯尼迪随着圣严法师在大觉寺出家，成为法师在美国的第一位出家弟子。罗格斯大学宗教系的于君方教授，则赞叹值此佛教末法时期，有法师这样的师父，他一点也不担心佛教会衰微。

菩提精舍　首办禅七

圣严法师在禅坐课上提及中国禅宗的修行，丛林每年冬夏两期的精进禅七，期间的作息生活规范，禅修者发生的种种身心反应，以及修证经验、克期取证等等，引起了他的西方学生弟子对禅七抱着一种极热切的渴望，一再祈请师父举办禅七。传统中国丛林的禅七，对象都是已有习定功夫、禅

修有基础的禅和子，年轻又利根的出家众被认为最容易得力，在家居士殊少有机会参加。一年两期的禅七，如因缘不具足，请不到主七和尚，或者缺乏足够道粮，便无法举办，可见能打一次禅七并不容易。

凡具规模的禅堂，都有僧值、维那、悦众，以及首座、西堂、后堂、堂主等班首，分担执行规矩、殿堂唱诵、法器敲打、监督察看及纠正姿势、排遣身心障碍的工作。主七大和尚除了朝暮课诵、领众焚修、晚上落堂开示、讲说禅门公案，其余时间都在独参室（方丈寮）接见禅众，解答有关修心方法及身心反应方面的疑难。

圣严法师禁不住美国弟子一再祈请，在本身既未当过班首，也请不到一位在修证及摄众调众上均有经验的助手，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毅然举办了第一次禅七。

“如果要等到因缘具足之后再打禅七，恐怕在我有生之年，也无实现的可能。”不顾禅门的常轨，法师一肩把它挑了起来。

因缘促成之下，法师二十八岁那年，南下高雄，与禅门宗匠虚云老和尚的徒孙、基隆十方大觉寺的灵源老和尚，在佛教讲堂一夜同单，老和尚仅以“放下”二字的开示，令他在修行上破参见性，然而，圣严法师不以禅门中人自居，甚至不以近世的禅林风格为然。

随东初老人二度出家，南下美浓闭关，他用心参研唐宋禅师语录公案，遍读虚云德清及妙树来果禅师的著作，他也

试炼过六祖禅、天台止观、念佛三昧等佛家的禅定。日本留学期间，法师参访禅寺打精进禅七，得到龙泽寺派原田祖岳的传人伴铁牛禅师的印可，鼓励他到美国弘扬禅法。

学过日本禅，法师却不想以千年不变、形式单纯的日本禅为依归。

“我得到日本禅师的恩泽，仍希望是中国禅宗的传统。”

1977 年 5 月，借用沈家桢居士位于长岛的菩提精舍别墅，举办平生第一次禅七。

菩提精舍濒临大西洋海岸，邻近海湾，远离尘嚣，花园里花木扶疏，地宽屋大，幽静异常，是个修行的绝佳场所。

法师不顾体弱多病，整整七天，从起床到就寝，讲解规矩到巡视禅众，纠正姿势，全由他一人担当，已令他筋疲力尽，他要求禅众进得禅堂将“色身交与常住，性命付托龙天”，这样一来，他得不眠不休地集中心力，观察禅修者的身心反应，在他们最需要时，及时提醒点指，法师仿如真有“他心通”，懂得对症下药，凭着一股强大的信愿，靠三宝的加被和慈力而行动。七天无微不至的关注，有如输血似的把力量加诸于禅众的身上，打完禅七，已然心力交瘁，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虚脱无力。

由于人数少，法师加上日常法师才一共九个人，照顾容易，打七者也有心用功，有几个都得到深切的感受，从“我想改变世界，而不想改变自己”，逐渐消融我执、我慢、贪嗔之心。七天的修行，被其中一位传神地形容为：

“禅像坐在暗房里，点灯的走廊，门开一缝，有光渗入，渐渐地……”

“菩提精舍就像一座疗养院，大家共聚一室，从过去未曾觉察的各种疾病中恢复过来……”

这是有一位禅众吃着药石（晚餐）所发出的感言。

此话与大慧宗杲禅师语录中的“佛是众生药”不谋而合。

丹尼尔·史蒂文森在过程中，体悟空性，更有了见性的讯息，法师雀跃地向他恭喜，形容自己像阵痛过后的产妇，乍见新生儿落地的那种喜悦与悲怆，不禁老泪纵横。

西方弟子们的悟性及用功，使法师肯定了太虚大师环游欧美时所说的那一句话：“西方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学。”

“一旦他们有了成为圣贤的学问和方法，西方人似乎比东方人更有潜力。”这也使法师奠定了继续在西方弘扬佛法并传授修行方法的信念和心愿。

1977 年 7 月底，第二期的《禅》杂志除了选刊禅七心得报告之外，更增加篇幅，着重英译佛典，以及法师的禅宗讲录。此后法师又借用菩提精舍，指导了四次禅七，第六次借用靠近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大乘寺。

两年后，法师与弟子十数人在纽约市皇后区租屋成立禅中心，定期出版《禅》杂志之外，又增加一份每月一期的英文《禅》通讯，刊出禅中心的活动及访问法师的文章。

东老舍报　回台奔丧

圣严法师在纽约大觉寺教禅坐班、指导禅七对西方弟子弘法，两年不到，1977 年 11 月 14 日，他在清晨的禅坐中，心湖微微荡漾，法师似乎得到某种感应，认真地整理起师父东初老人曹洞宗焦山系的法脉系统，他从东初老人向上追溯，发现有几代的祖名无法考，于是写信向台湾的师父请示所缺的祖名。

“结果，那封信，在我回到台湾三天后，才被我自己收到。”

当法师接到台北善导寺方丈云霞法师打来的越洋电话，下意识地有一种悲不可抑的激动。果然，东初老人已舍报圆寂了。法师这才发觉 14 日清晨，坐禅中的心理反应，正是师父无疾坐化的时刻，师徒连心，老人把讯息用心法传给弟子，他已经走了！

听到噩耗，法师如雷轰顶，立刻束装搭下一班飞机回台奔丧。老人临终的那晚，还对煮饭的住众说：明天不要煮早饭了。晚餐后他要伺候他的住众，拿新做的内衣裤给他换洗。老人一向节俭惜福，平常如不出门，总穿破旧的衫裤。换好新衣裤，老人端坐沙发，安详地无疾而去。

做弟子的回来听说师父走得没有痛苦，稍觉安慰，然而，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令他一时不知所措。回到他远去多年、人事已然生疏的台湾，料理师父后事，法师的惶恐与随之到来的压力令他寝食难安。

东初老人舍报圆寂，奉师父遗命接下重担。（右为师弟圣开法师。）

穿上墨色竹布海青，法师全依中国佛教传统仪节，礼请诸山长老共同议事，毫无沾染丝毫东洋和尚的习气。经过妙然法师建议，礼请乐观长老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成一法师任总干事。

东初老和尚涅槃法会假善导寺举行，圣严法师的挽联道尽师徒之间的法义道情：

寻找千万里东京及纽约口口声声恒以绍隆佛种相期勉

沐恩十七载随侍或游方时时处处唯恐有负师望自警惕

法师代表法眷向主持赞颂法会的乐观、道源、南亭诸长老致谢词，心中凄然。

南亭长老的徒孙成一法师，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1949

年，便从上海运来大批佛书，于台北成都路设立“觉世图书文具社”流通经书，创办佛教杂志《觉世》旬刊，圣严法师仍在军中服役时，便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现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成一长老，是华严莲社的住持，他捋着飘飘白胡，坐在雅静的会客室回忆故人。

当年东初老人创办《人生》月刊，据成一长老说是由他一手促成的：

“东老来台湾时，先到北投法藏寺，寺里有个本省的比丘尼，相互言语不通，常到成都路来走动，抱怨没事做，我说你不是在焦山办过《中流》杂志吗？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以‘人生’为名，办本杂志吧！”

对圣严法师，成一长老赞不绝口，赞佩他的学问为人。

“我师公南亭老和尚在世时，最器重他，对他有很高的期许。”

处理东初老人的遗嘱，圣严法师所遭受到的困扰批评，担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的成一法师，自始至终知之甚详：

东初老人的正式遗嘱，一共留下三份。最早的一份写于1975年12月。

那年夏天，圣严法师完成了博士学位，又应邀回台湾出席“海外学人国建会”，加上博士论文在东京出版，可谓三喜临门。东初老人一反从前对弟子的苛刻，逢人便介绍，以他这位博士弟子为荣。满心以为这下圣严法师会留在台湾，负责文化馆了。

虽然法师以出家僧侣的身份返台参加“国建会”，成为电视报纸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也使得民众对僧尼的观感焕然一新，对于佛教的形象也是一大转捩。然而，佛教界的反应，却分成两个极端，有的认为僧中出了个博士，佛教可到出头之日了，另一类人则认为当了和尚，还弄一个博士虚名。除了少数长老法师和老居士们，佛教界对圣严法师回台，多持观望态度。

他的好友幻生法师，比喻法师的处境：

“在国外学会了驾驶技术，也拿到了执照，可惜我们国内没有汽车让你开，奈何！”

意识到台湾的环境条件无法让他教书或办佛教教育，法师认为不如趁他还有求学热忱时，到美国磨炼几年。

于是，他接受了美国佛教会的邀请。

东初老人听到弟子的决定，失望极了。

就在圣严法师又一次远走，抵达旧金山的第二天，东初老人写下第一封遗嘱，其中没有提到圣严的名字。

第二份是 1977 年二月初二所写，老人自述到台湾建文化馆印《大藏经》的经过，继任人以圣严、煮云二人为第一人选，文化馆要设财团法人，以发扬佛教文化教育为主。

第一封遗嘱是从保险箱中首先被发现，隔天复查老人的写字桌抽屉，发现第二、第三封。当时除了法师本人，成一长老等人也在场。

第三份遗嘱，距东初老人圆寂之日，仅两个月又十三天，

是他最后的决定，而且言明“应以此为准则”。

遗嘱注明东初老人名下各动产不动产，概捐献中华佛教文化馆所有，不属任何人所有，由张圣严继承，并延聘张少齐、方宁书、煮云法师组财团法人，共同维护。

1976年7月，东初老人应沈家桢居士的世界佛教研究会之邀请，到美国研究一个月，看到弟子因勤学英文、开会、教禅坐、讲经而十分忙碌，老人既疼惜法师体质单薄，又很欣喜他努力不懈。

“师父最开心的，是我的美国弟子叫他师公。”法师说。

肯定弟子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东初老人请大觉寺的仁俊、浩霖法师作证声明，将文化馆交付法师。法师以身在美国弘法而婉拒，不过允诺师父：

“你老人家放心，只要我一天有饭吃，我便会设法照顾文化馆的住众。”

老人很欣喜地说：

“圣严，有你这句话，我可以放心了！”

老人回台后，在最后一份遗嘱上，指定圣严法师为继承人。

“接连发现第二封、第三封遗嘱，我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十岁，突然被一副重逾千斤的担子压住了！”

有位住在文化馆的居士，同情法师接受了一顶愁帽子。

“这顶帽子使我在一百天之后，突然白了一半的头发。”

没有从师父分到半文遗产的圣严法师，却既要保护并发展东初老人的遗业，又得照顾文化馆的住众。法师体会到

“恩重如山”的况味。接下来的难题，更是动辄得咎，三份遗嘱组董事会的名单有同有异，法师遵照师父遗言，以第三份的名单为董事，第一、二份中的名单为监事，结果引来不少议论，令法师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无法拿捏。一位老人的学生甚至企图越俎代庖，支配指挥法师。

幸亏有乐观长老秉持正义，全力支持法师，又得到煮云、成一、妙然等法师的协助，终于成立财团法人。

“乐观长老出来说：文化馆的事，旁人无权过问，也不得干涉，那个人只好改用私下辱骂我的方式来泄愤了。”

“圣严法师是个读书人，年纪又轻，处事经验不够周延，”成一长老捋着白胡，持平地说，“人家也以为他是个博士，会瞧不起人，起了误会。”

法师逆来顺受，把这些批评攻击当作逆缘，帮助他成长，以真诚恳切之心，求取人家的谅解，事情过后，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表示对几位热心的僧俗大德的感激。

奉师父遗命，圣严法师继承了中华佛教文化馆及下院农禅寺。

文化馆原有的住众，锭心、鉴心两位姊妹尼师，现今分任监院、住持，都已年过七十。她们来自彰化吃长斋的佛教家庭，随东初老人出家，对师父的节俭印象犹新：

“一天给三块钱菜钱，”鉴心尼师伸出三个指头，“三块钱，六个人要吃，不过，有自己种的菜，勉勉强强刚刚够！”

她脚踩楼板：

"以前这个地方都是菜园，四周很多番石榴树！"

师父的俭省度日，做弟子的圣严法师也曾着墨：

"他老人家节俭到一块豆腐乳，要分两餐吃，文化馆最好的菜是一碟子炒花生米，及一盘子白水豆腐；一斤花生米，吃上个把月，两块豆腐可供他老人家及住众们吃一天，而且有豆腐吃，就等于加了菜……"

"师父走了以后，"鉴心尼师说，"圣严法师问我：外头人说我们有好几千万，是真的吗？"

鉴心尼师扳着指头数给他听："算土地，是真的值，文化馆一百多坪（注：1坪合3平方米），农禅寺登记自耕农，也有五十坪，都是不动产，吃不得！"

东初老人名下的产业，在成立财团法人后，就不能动用，老人遗嘱中也自称现金有限，圆寂后的种种费用，缴纳多笔款项后已告用罄，那年过年，法师把皈依弟子供养的拜年红包，悉数交给鉴心尼师，以后年年如此。

"师父留下的文化馆，鉴心尼师省俭节流，我开源，共同努力，撑持了下来。"

奔驰台北、纽约教禅

一位年长的女尼到文化馆探访鉴心尼师，楼上楼下绕了个遍，好容易来到鉴心小小的会客室。

一进门，年长的女尼叠声嚷道：“楼上楼下，找不到鉴心！”

陪同老尼师前来的农禅寺年轻尼师接口：“是呀，找鉴心，心在何处？”

“觅心了不可得！”

被找的鉴心尼师引达摩为慧可安心的故事。三位尼师一唱一和，一阵禅风，令听闻者当下感到清凉自在。

圣严法师在台湾传授禅七修行方法的因缘，是在剃度师东初老人圆寂后，奉遗命接管中华佛教文化馆祖庭，又受美国佛教会董事会的恳请，兼管该会设在新竹的译经院，法师将译经院迁至北投与中华佛教文化馆合作经营。

译经人员如果仅从文字表面来理解佛经，总嫌不足，法师认为如果他们有实际的修证经验，将会更为理想。于是1978年11月，在台湾举办第一次禅七，以译经院及文化馆出家信众为主要对象，另有台湾大学的几位资优学生参加。

“圣严法师要我预备打坐用的蒲团，”鉴心尼师回忆，“他从美国寄来样板，一大块四四方方的黑布，当中包了一块圆的，要我照着尺寸大小做二十个。”

法师在台湾主持禅七的风格，被传扬开来，一时之间，有心悟道的禅众接踵而来，再三祈请法师慈悲敲定下一次的禅七，而他的西方弟子又在他离开纽约之前，就已定好了下一次禅七的日期。

自此，圣严法师似乎就为了指导禅七，而奔驰于台北与纽约之间，成为最受尊崇的禅师。

一直是自认以弘扬佛陀教义为此生志业的圣严法师，一向以法师自称。然而，天台宗的慧思、智顗，华严宗的宗密、明末云栖袾宏都被称为禅师。

“我也能被视为禅师，当然是一大殊荣了。”

法师主持禅七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求打七者开悟见性。他的主要用意是接引有志学佛或已经接触佛教的人，凭着法师修证的经验和正确的见地，指导他们佛教的修行法。

“禅七应该是体验修行方法的开始，而不是修学佛法的结果。”

圣严法师吸取了中国禅宗千变万化、灵光闪忽的特质，将佛陀以来的诸种锻炼身心的方法：有用大小乘共通的各种观行法，有用内外道通用的呼吸法，也有用印度及中国的各种柔软健身法，加以层次化及合理化，融会贯通，创造出一套方法与观念并重、自成完整系统、适合现代人的修行方法。

禅的修行，不外乎调身、调息、调心三个阶段。

圣严法师的调身法，是运动与打坐并重。他将少年时学过的少林拳、太极拳、道家的导引法，配合打坐时身体自然产生的律动，以武术与印度瑜伽柔软体操融合，把中国传统的跑香与南传佛教的慢步经行结合。

圣严法师自创的这一套禅者的运动：按摩、体操、经行、跑香等，讲求的是使心念集中、气息和顺，是动中修行的方法。

如何使凡夫妄想纷纷、放逸的心安静下来？

东初禅寺打禅七

佛陀时代把数息观和不净观合称二甘露门，当作基本修行法，圣严法师采取数息法，教禅修者用数息法来观察念头之千变万化，体验心念的无常，明白“我”是虚妄的。

生命的迹象存在于呼吸之间，对初学者，法师教以先练

好用鼻子一进一出数息，再练丹田腹息。数息数到心明朗稳定，有如明矾放入一盆污水之中，杂质沉淀，最后清澈透明，进入凝然不动而又朗朗清明的定境，达到身心统一。

调息是修定的入门，调心则是修定的主要方法。

禅的修行，法师强调必须观念与方法并重，有如鸟之双翼，缺一即无法飞行。观念上了解到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身不由己，苦多而不自在；借由禅的修行，可得开悟解脱。

修行过程中的步骤是：先发现痛苦烦恼的自我，体悟到心念的无常，一向只把妄想当真，在影子里讨生活，所以流浪生死。放下一切，消融虚妄的自我，最后显现智慧解脱的真性。

如何开悟？法师顺应禅众不同的根器及需求，或给一句话头去参，或教以默而常照、照而常默的默照禅法。

南宋以后，中国的禅法主要是临济宗的话头禅及曹洞宗的默照禅。

临济宗第一代祖师是唐代的临济义玄，他的宗风是活用禅机、棒喝并行。公案禅起于临济宗下宋代的大慧宗杲(1089—1163)，又叫“看话头”。

大慧宗杲活跃于北宋及南宋时代，自幼聪敏，十七岁出家，阅读《古云门录》，不解达摩之下，何以门庭如此之多。开悟后，住持径山能仁寺，禅风大兴，后因涉及议论朝政，被褫夺僧衣及度牒，一度贬至梅州，该地瘴疠且缺乏饮食，师徒百余人毙者过半，大慧禅师怡然自处，感化当地居民。

后获得朝廷赦免，再服僧衣。示寂前一年，为孝宗皇帝说法而受“大慧禅师”的赐号，圆寂后，皇帝谥“普觉禅师”号，感念他传法普及禅众，受其印可者不知其数。

中国禅宗史上，大慧宗杲是振衰起敝的中兴大将，他生于乱世，一生颠沛流离，却奇峰屡起，提倡的话头禅，影响及后代乃至迄今的日本禅林。

大慧宗杲的宗风，仍旧沿袭六祖惠能所提倡的“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是用话头、参公案、活泼泼的点发引动，来拨开学者心性之门而见智慧之光的一种法门。

因此，临济宗教人看话头、参公案，并非让人入定，而是要人发慧，从疑情到疑团，当疑团粉碎时，就会亲见空性，也就是无我的佛性。

根据大慧宗杲的自述，看话禅的功用是：“但将妄想颠倒底心、思量分别底心、好生恶死底心、知见解会底心、欣静厌闹底心，一时按下。就只按下处，看个话头。”

所谓话头，即是公案中重要且关键的一个字或一句话，禅宗修行形容参话头为金刚王宝剑，是一把智慧宝剑，遇我执、破我执，遇佛斩佛，魔来斩魔。

人人皆有佛性，抱着定能开悟的信心、愿心，发奋参“无”究竟是什么？每问一句还想再问，绵绵密密继续不断，最后从起疑情到心念完全进入疑团里，把妄想杂念统统逼进死巷，继之一网成擒，一片悟境在前。

南宋以后的禅宗诸祖，把看话头、参公案当成开悟利器，圣严法师将参话头比喻为就像手中握有一把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圣严法师心仪通宗通教、敏悟超群而又善于替学者解黏去缚的大慧宗杲禅师，他所主持的话头禅七，被识者誉为“像是回到了大慧禅师时代之风格”。

禅宗重视传承。圣严法师受蕅益大师影响，宗派谱系的观念原本淡薄，然而，为了随顺西方禅学教授之方便，需要师承法脉。既然法师曾受教于虚云大师的徒孙灵源老和尚，他又是法师具足戒的尊证。

承续临济宗法脉

1978 年，法师自纽约回台，前往基隆十方大觉寺拜访灵源老和尚。

法师以为老和尚早已认不得他，先自我介绍：

“二十多年前，在高雄月基法师的佛教讲堂挂单，与老和尚结缘，不知可还记得？那一晚……”

老和尚点点头，清朗地说：

“记得，记得。”

法师告诉他分别在美国、台湾教禅法，又加了一句：

“是在唬人的！”

老和尚听了，抚掌而笑！

“唬人就好！本来法无定法。”又说，“你在骗外国人，需要一个法名。”

灵源老和尚正正式式地披上红祖衣，在他的禅房命圣严法师在虚云大师的坐像前顶礼三拜，赐给他“知刚惟柔”的法脉字号，又把这法号填写在临济宗法脉传承谱《星灯集》上。

1978 年 12 月 5 日下午 2 时，圣严法师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的法脉接上了头，有了传承关系，系属虚云老和尚下第三代，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的第五十七代传人。

当时在场的有灵源老和尚的近身弟子。老和尚传法脉，惊动了十方大觉寺的法师们，这些跟随老和尚多年的弟子，纷纷赶上来向手捧传承谱的圣严法师求教。

灵源老和尚俭朴持身，和以待人，道行高深行事低调，不露痕迹。圣严法师为悼念而写的《灵源老和尚行状》一文中，叙述老和尚于二十五岁到天台山出家，后被父亲得知追回，六年后厌离之心大炽，于福州鼓山涌泉寺依止虚云大师披剃出家，成为大师徒孙，翌年受具足戒于该寺。

四十五岁奉虚云大师之召至广州南华寺任住持，来台后建十方大觉禅寺，“恒将念佛为参禅功夫，精勤不倦，佛学之外，对文学素养亦高，又兼善书画艺术，尤其工于佛像艺术。”

临济宗的禅师巨匠，圣严法师也推崇扬州高旻寺的妙树来果禅师，只恨生也晚，来不及在禅师坐化之前请益。几年前打听出来果禅师的弟子广贤法师屈居纽约唐人街的小禅寺，

靠经忏度日，法师连夜恭请广贤法师至东初禅寺，请求上坐以礼相待，赠以衣物。一旁的弟子对法师爱屋及乌，礼待禅师后人的恭敬，无不十分感佩，引为美谈。

一点一拨　妙用无穷

早期圣严法师指导禅七，多以话头禅为主。

他抱着强烈的使命感，竭尽心力对根器不同的中西弟子应机巧妙运用，用逼、用考、用口喝、用棒打，逼出疑情，以种种泼辣反常的方法调伏对治，成就他的弟子学生入禅门，得到禅的受用。

“从前师父教禅七，用的是严父的态度，后来渐渐变成了祖父。”一直跟在法师身边当翻译的王明怡先生，长年观察体验的结论，“师父教我们功夫要紧，心情要松，这一点没变。”

在台湾最早跟随法师出家的果祥尼师，大学时代到中华佛教文化馆打禅七，使她“深入体验修行的滋味，进一步了解圣严法师的悲心和智慧，觉得不出家修行很可惜”。

果祥尼师赞叹师父观机施教，循循然善诱人，他的嬉笑怒骂皆是文章，一点一拨妙用无穷。

“他骂人虽然沉痛，却又很幽默，让我们忍不住笑出来，心情实在复杂极了。”

与果祥尼师同期出家的果梵尼师富绘画艺术天分，聆听

早课梵呗清新悦耳之声，颇有感悟，法师教她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摄耳摄心专注倾听一切声音而不起分别心，参“我是谁？”。

“平常在禅堂，师父严肃冷峻，目光如火炬，”他的洞察力令果梵尼师懔然心惊。“小参时，却又慈眼垂视，慈悲极了，师父是菩萨化身！”

目前正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果镜尼师，大学参加佛学社，打坐时见到幻境，到农禅寺找圣严法师解惑。

“当时的大学生打禅七，除了求开悟，就是为求神通而来。”果镜尼师形容，“师父很严肃，眼睛很锐利，我简直不敢看他，师父有通心眼，把人看得一清二楚。”

中华佛教文化馆的禅七，“规矩又多又严，禁语，鞋子不准乱摆，师父还会打人骂人，可是被他用香板重重一打，啪一声响，”果镜尼师模仿师父香板打下的姿势，“那一刹那，所有的妄念突然断了，感觉到放下后，全身清凉透顶！”

马来西亚的继程法师，随竺摩长老在槟城出家，两年后到台湾佛光佛学院深造。1980 年，二十五岁那年曾随圣严师父一个月连续打了两次禅七，护了两次七之后，继续留在文化馆断食。法师不愿他生依赖心，却暗中照顾，令他赞叹法师是菩萨乘愿再来。

“那时文化馆打七的人比较少，只有二三十人，师父全心全意照顾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大孩子，”他说，“那时师父体力

心力都是高峰，可以感受到他的力量很强，把整个禅堂的气氛凝结得滴水不漏。”

法师指导禅七的特色之一，继程法师说：“就是他很少提古代公案，而是喜欢用自己本身和弟子参禅的故事来做说明，认为这些实例是现成的、活的公案，比较古代的公案更活泼、亲切。圣严法师不解释公案：公案不是用来解释的，公案只是修行的方法。”

禅七期间，法师如何运用种种善巧方法推动禅修者？不止一次身历其境的继程法师，对此有极细致的叙述：

“除了话头一直逼，拜佛时，师父用激励和呵责的语气开示，把我们的眼泪逼出来，哭声一片。跑香的时候，要我们看话头：拖死尸走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师父大喝如金刚狮子吼，拿香板上前逼，要我们把话头讲出来，这么毒辣的形容词，拖着死尸，承受不了，他在逼我们钻进疑团。”

棒喝并用，香板又戳又打，猛烈的逼拶，差点把心肺给逼出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事隔多年，继程法师仍止不住赞叹：

“真正受用！”

聪慧而敏感的他，能够细致而深入地体会法师教导学生的苦心及用意：

> 师父用的是天台宗的小止观法门，教的是看话头的禅法，糅合了印度原始禅，先用数息，把心安定下来，稳住凝聚起来。

PDG

拜佛时教我们专注于身心，心与动作合而为一，使觉照愈来愈敏锐。

中国禅的跑香，是坐禅久了，用走的方法来调摄身心，顺着时针方向在禅堂内由慢步到愈走愈快。南传佛教跑香只用慢步经行，师父采取极慢的经行，注意力集中在前脚掌心，脚尖极慢极慢地放下，再放下脚踵，如此让心往下沉，觉照脚的生灭。

师父在一旁说：木头在走路，石头在说话。

接下来快步让心在脚上，除了走得更快的感受之外，不应有任何念头。一开始跑，是力在动。

继程法师提高声音："能够跑到心在跑，达到身心统一，这时师父抛话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使能直接打到心里，香板打到身体，也打到心头，逼到最紧，然后放松，散步调息。"

机缘成熟，被法师一拨一点，继程法师心眼顿开，有如电光石火那么一瞬间，使他喜极而泣，嚎啕大哭。

"那种感觉，好似人生旅途中，在一个没有星月、乌云密布漆黑的夜里摸索，天上忽然闪电了，一刹那的闪光，看到了道路和目标，虽然还不很明显，但已经有了印象。"

法师要他走出禅堂："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没有不同，只是一草一木更可爱了，再也不敢在草地上横冲直闯了。"

他体悟到"不履生草"这四个字。

“师父令我真正体验佛法，真正感受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找到自己后，继程法师生活在一片无可名喻的充实和喜悦之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任运自然，一片真心流露，而且念念分明纯真，念念与佛法和禅相应。

禅境愈深愈平淡

得到师父的印可，继程法师回马来西亚教授密集性的静坐课程，见到本来面目，心眼开了后：

“那股力量很强，对佛法的了解体验，都是直接从内心流露出来，我告诉学生们的，是真真实实的感受！”

为了接引更多的信众，继程法师于1986年回台湾拜见师父，圣严法师在他的禅房内传法于他，授予“传显见密”的法号。激励他“仍抱持一句话头啃下去”，警戒弟子禅修虽有较深的体会，但仍不够落实，强调法门需要实修实证之人，需要信愿坚贞，希望他弘法之余，多摄身心。

继程法师谨遵师命，回马来西亚主持静七。

为了使禅修功夫更有进境，90年代他又回农禅寺打禅七。这位老参深感禅境愈深时愈是平淡。嗜茶的继程法师自称为茶僧，品茗与领略佛法相通，将这次禅七比喻为好茶佳茗。

“是好茶就不怕清淡。”饮后韵味无穷。

最令他赞叹的是师父的禅功随着年纪愈趋纯熟，境界更高，更圆满，令继程法师无限向往。

“一别多年，师父法务繁忙，却能保持功夫。他的禅境非但没有退步，反而愈见精纯，层次更高。一进禅堂，立即能感受到，那么淡定，那么平常心！”

继程法师在马来西亚主持“静七”时摄

圣严法师在台湾第一个剃度的男众大弟子果煜法师，读台大时，为哲学思维上的无法突破而苦恼，他不敢投入靠他力的密宗，与念佛的净土宗也不相应，参加台大佛学社，随法师打禅七，对空性颇有感悟。

学佛十年后随圣严法师出家，自述接过袈裟的刹那，那种一见如故的悲情，使他肯定前世生中早已是出家人了。

“早期师父教禅，心力强、体力好，每天有个别小参，有时也可不等小参，出堂就问，”果煜法师说，“那时师父整天都在禅堂与我们共修，全心全意地指导禅七。”

早期法师教禅，果煜法师将之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出家众，有志于禅修的反而比较少，在家众有兴趣的，以大专院校的学生最多，师父对年轻的学生喝棒打，硬逼出来的好像是一时的，很快就退转。”

第二个阶段是改为放长线钓大鱼。

果煜法师出家后，第二次打禅七，参的是“我是谁？”的话头。

“禅七最后一晚，心得报告都结束了，我还在念话头。隔天早上，突然疑情弥天漫地，力量大极了，”果煜法师不紧不慢地回述当时的情景，“最后一枝香，我跳了起来，大叫：‘我不要’，师父问我：‘你不要什么？’”

“我说：我不要禅七结束。气一动，哭成一团。”

禅七还是结束了。

“几天后，师父在文化馆演讲，他在台上讲，我继续问话

头：‘我是谁？’突然之间，我问自己：这是谁的问题？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还替它担心什么？还问什么？”

疑团一打碎，眼前空明澄澈一片。

“我去找师父，不是为了得到他的印可，而是希望他继续指导点拨，使我更进一层。师父一听，立刻叫我随他上祖堂，确认了我的经验。”

果煜法师以后还有几次开智慧眼的经验：

“感觉到要来，立即放下一切，摒除尘缘，闭关一心一意赶紧用功，不同阶段的体悟，”他形容，“开始时跳出小我，以后愈来愈精致、细微。如果一段时间那种感觉不来，我会很心慌。”

学禅使他视野广阔，可以更宏观地来看待世情。

“活起来省力多了。”

复活了默照禅

圣严法师一人传承临济宗与曹洞宗两支法脉。

东初老人二十八岁时曾至江苏镇江焦山名刹定慧寺，受智光长老的传法，传承曹洞宗的法脉，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圣严法师从东初老人获其曹洞宗焦山法系传承，为曹洞宗下第五十一代传人。

中国曹洞宗的源头，始自洞山良价及曹山本寂两禅师，

洞山良价主张学禅之人，要心如鸟行于空，不留痕迹，以玄中之玄接引学者直入不生不灭的甘露门。可见其宗风，与临济义玄大异其趣。

默照禅的禅风，倡自曹洞宗下的宏智正觉（1091—1157），他与主张看话禅的大慧宗杲，活跃于同一个时代。宏智正觉是投子义青的第四传。义青参了三年“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的话头而开悟，但他终于反对惠能的顿悟禅风，回归到菩提达摩的禅风，强调“法离文字”，把修行的方法，转回到接近北宗禅师们所主张的看法：

“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

宏智正觉出生于山西省隰州，七岁即能目诵数千言，十一岁出家，二十三岁大悟。住持天童山景德寺达三十年之久。

默照禅为宏智禅师大悟之后所创，禅风类似天台的止观。默照其实就是止观并用：止的时候，心中无杂念，观的时候，清楚知道自己没有杂念。因此，观的时候止，止的时候观，照的时候也在默，默的时候也在照。将观用作照，将止用作默，所以虽然源出于止观，却不是止观。

默照也与禅宗三祖僧璨的《信心铭》所言“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的宗旨相通。

1980 年，圣严法师在纽约东初禅寺主持感恩节禅七，首次以南宗宏智正觉所著的《默照铭》为教材开示禅修法要。

曹洞宗的默照禅与临济宗的话头禅为古代禅门双璧，然而，比起至今仍为禅修者活用的公案话头禅，曾经旗鼓相当的默照禅法却早已失传。明末以来曹洞宗的寺院，默照禅法已少为人知，曹洞宗的禅师打七时都以念佛及参话头取而代之，致使曹洞临济系统风格难以分辨。

圣严法师有鉴于此，产生了讲解《默照铭》的心愿。

法师研究默照禅，最早可追溯到他在美浓山中闭关修行时，从《卍续藏经》读到宏智正觉的《默照铭》，对这明末以来就失传的禅法感到无限好奇，也有意追究与宏智正觉同时代的大慧宗杲，他先学曹洞，后学临济，为何后来却评讥默照为邪禅，而提倡以看话头来摧破思虑情识，使得修行者顿悟彻底。

法师逐字逐句仔细琢磨《默照铭》之绝深妙处，视破解书中晦涩莫名之隐喻为一大挑战，甚至钻研易经八卦，以期理解宏智正觉书中如何以易经离卦的微妙变化，来形容智慧心的功能。

受到《默照铭》的启发影响，法师的打坐既不修观也不参禅，更不念佛，是诸法之外的纯打坐，似乎是一种个人的独创方式。

法师把山中修道，定名疑似曹洞宗的默照禅。后来赴东京立正大学留学时，法师参访日本佛教道场，由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的引介，造访曹洞宗的大本山——位于福井县的永平寺，以及东京的本山——位于鹤见的总持寺，见识到日本

曹洞宗只管打坐的修行法。

日本曹洞宗的源头是中国的天童如净禅师，以及日本的道元希玄禅师。如净禅师是洞山良价的第十三代，而洞山良价的第十代真歇清了，是宏智正觉的同门。师承的不同，使日本曹洞宗的只管打坐，和宏智禅师所创的默照禅是有差别的。

正觉禅师开悟后所著的《默照铭》，从悟境中阐述默照禅，对一般修行者难以意会，更遑论实践。圣严法师从文本中得其神髓，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译成白话，又从中整理出一套有迹可循的方法，供禅修者学习。

明末以后便失传的默照禅，凭着圣严法师的钻研努力，在他手上复活了，法师将修行的过程分为三个层次，亦属他个人的创见：

> 第一个层次：只管身体，把姿势坐好，身心放松，在同一时间内，有心无心地注意自己整个身体，观整体而不观局部。心住于正念，此正念便是观整个身体的全部，而不让自己有妄念。
>
> 第二个层次：把环境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清楚知道身体在哪里，但是，并没给你负担及感觉，不仅没打扰你的心，而是很自然地跟你的身体在一起。
>
> 身体在、环境在、心也在；有主观的自己、客观的身体，同时被观照得很清楚，但是，毫无负担，也不受任何干扰。
>
> 第三个层次是以空作为观照。

向内观照，内心无限的深远，向外观照，外境无穷的广大。环境在、身体在，但是自己已经不在，没有主观的自己及客观的环境，一片明朗清净。

到达这个程度，以为没有境界，实际上，空境即为观境。

执著于空，仍是尚未开悟。

圣严法师指出：开悟是看到空和有、内和外，不相妨碍、不是对立、也不是统一，不执著境界，不否定现实，还能和现实融合在一起。没有时间、空间，没有自我、对象，心念不动，但是历历分明，心中无物、无相，但是明净灵活。

此时就是默而常照、照而常默；默中有照，照中有默，到了这个层次，便是大开悟。

话头与默照，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圣严法师表示很难论断。

“修行的方法，可有松与紧的两种法门。平常生活紧张、心神劳累的人，初入修行，宜用松法。”

宏智正觉的默照禅，多用松弛、用明晰，把妄想杂念全部沉淀下去，使得心头平静如镜，清明如月，沉静如潭。

如果是好逸恶劳之士，用默照很可能变成“冷湫湫地”、“寒灰枯木”，定境不现前，智慧的光芒永远透不出来。平日生活懒散、心神浮动的人，初入修行法门，宜用紧张，而大慧宗杲的公案话头逼拶紧迫，用口喝棒打的紧迫功夫把学者逼得走投无路，而又非走不可，无开口处，而非让你开口不可。

圣严法师强调："方法是死的，应用是活的，有些人是需要两种方法交互并用，而且即使在看话头，也有松法；默照禅的功夫上，也有紧法。"

PDG

第八章

风雪中的行脚僧

流浪纽约街头

东初老人圆寂后，圣严法师谨遵师父遗命，接掌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下院农禅寺，又应聘为美国佛教会在台译经院院长。禁不起美国弟子一再函电相催、苦苦哀求，半年后法师不得不暂时离开祖庭，飞回纽约。自此之后，他将时间分成两半，一半在台湾，一半在国外。

1978 年的佛诞节，法师在大觉寺教导禅训班第一期的美籍学生保罗·肯尼迪，发心求度出家，法师主持剃度仪式，取名果忍，此乃大觉寺成立以来，最富特色的一桩喜事。

由于台湾、纽约两地往返，法师自觉对大觉寺的人事管理、译经工作的进度无法有效掌控，在全无其他奥援的情况下，毅然辞去大觉寺住持，以及副会长的职务，与美国佛教会的因缘，自此告一段落。

法师辞职的消息一经传扬开来，不少人认为他此举无异是自掘绝路，既可惜又冒险，美国佛教会财力、物力雄厚，法师在异国人地生疏，若想独力弘扬佛法，谈何容易。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一旦离开大觉寺，便失去倚靠。

圣严法师把自己比喻为风雪交加中向前迈步的行脚僧，半生之中，逆缘阻碍，从未曾间断。1949 年，法师被迫脱下僧袍，披上戎装，随军到台湾来。他的决定被上海佛学院的师生知道了，异口同声地预言，体弱多病的他，入伍不到三个月，就会被折磨死。十年后，他二度出家，到美浓朝元禅

PDG

寺闭关，法师把退伍金借给人家，一个人两袖清风地南下，有人幸灾乐祸，说没有信众子弟护关，法师肯定会在山里活活饿死。

其后获得日本立正大学的入学许可，法师准备赴日留学，谣言四起，人未走，便已预言法师此去势必易装还俗，娶妻生子。六年苦读，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学问僧，慨叹他有如徒获驾驶执照，在台湾却找不到汽车来开，发挥他想办僧才教育的理想。

无可奈何之余，法师只好又一次远渡重洋，到美国弘法，接引西方信众，成为备受学院（比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史教授）尊崇的禅师，不料却又因师父东初老人无疾坐化，回台奔丧，遵照遗嘱，接管了中华佛教文化馆及下院农禅寺，致使他不得不辞去大觉寺的职务。

法师从来是把种种逆缘当作增上缘，凭着他对佛教坚定不移的信念，龙天护法，每每能够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再怎么也料想不到，离开大觉寺后，法师竟然会流离失所，在纽约街头流浪长达半年之久。

由于大觉寺已另请比丘尼住持，圣严法师不便在寺里挂单，只好暂住沈家桢居士位于长岛的别墅——菩提精舍，他的皈依弟子们觉得长岛离纽约市区太过遥远，无法随时追随法师学习求法，纷纷请求师父回市区安住。

于是，法师携同美国出家弟子果忍法师回到纽约市，师徒二人背着睡袋，在天寒地冻的严冬，行脚于风雪挟雨的大

街小巷，足迹遍至新泽西州、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往往不知夜晚栖息于何处。

“那一阵子，师父借用一位在家弟子的住宅，在苏荷区上课教禅法。”

一直跟着法师学禅的王明怡博士说。

夜里师徒轮流住宿于学生及信众家里。无处为家时，只好餐风露宿街头。

“天黑了，没有地方落脚，有几次去教堂廊下过夜，果忍徒弟也睡过中央公园。”

法师说：他有天在街头奔波，碰到一个从前在台湾军中的旧识，那人是船员，在纽约跳船，成为非法移民，四处躲藏。

“这个人在纽约是识途老马，知道哪些地方露宿可避风雨，常常带着我和果忍跑。”法师笑着回忆备尝艰辛的流浪生涯。

师徒二人风雪中的行脚，遍尝世间人情冷暖。天寒难耐，法师曾向一位长老的道场要求挂几天单，得到的反应却是非常客气地说：

“别说笑话，像你这样的大法师，怎会住我们这样小的地方！”

这句话听在法师耳里，屋外冰点以下的严寒，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这是法师一生当中最艰难困顿的时期，每天居无定所，饮食不定，背着睡袋，奔驰于风雪街头，白天不是出去教禅

修，便是寻觅晚上落脚之处，随时有睡在马路边的心理准备。

日子如此窘困，法师竟然不以为苦，也不觉得自己潦倒落魄，毫无悲壮之慨。

“那几个月过得很愉快，常听人说：为法忘躯，以天地为家的生活，终于被我体验到了。”

法师无怨无悔，即使必须为求法与弘化而行乞，他亦心甘情愿在所不惜。

“为传大法于西方，舍生命以报佛恩是应该的。”法师肯定地说。

他心怀远大的志向，要将智慧和慈悲的佛法传扬到西方世界，随从因缘而尽一己之心力，只要有弘法的机会，他无不尽心尽力去做，在美国进行佛法的拓荒工作。他相信信心和道心是从艰苦及绝境中生起，使自己做到以苦为乐、甘之如饴。

圣严法师带着果忍徒弟，以及经常向他求法的一群美国弟子，在唐人街街头走动的景象，吸引了当地一家华文报纸记者的注意，偷偷拍摄这一镜头，隔天出现在社会版，一个中国和尚率领一群蓄着长发的嬉皮青年，被当成唐人街的街景之一。法师看到照片，哂然一笑！

处境如斯，法师仍不忘传法。借长岛的菩提精舍主持第五次禅七，别墅的管理人员风闻法师已不再是大觉寺的住持，便处处找打七禅众的麻烦，甚至拿自卫手枪威胁。

“打完禅七，最后一晚心得报告，几乎每个人都哭了，认

为佛法难遇，修行难得，尤其是对我的感激，情溢言表，第二天离开菩提精舍时，都有无限的感谢与感慨。”

有一个弟子噙着泪问法师：“师父，我们不能再来菩提精舍了，是吗？”

法师安慰他：“我们学佛的人，相信因缘，不必强求，也毋需失望，未来的事，到时候再说吧！”

打完禅七，经济并不宽裕的黑人弟子奥斯瓦尔德·皮埃尔（Oswald Pierre）慨然捐出两千美元。

“我之所以留在美国而不辞辛劳，不畏艰难，受了这批弟子们的感动，也是原因之一。”

事过境迁，圣严法师这一段经历，闻之仍然令人为之鼻酸。

幸亏唐人街东禅寺的住持浩霖法师，适时地伸出援手，让流浪街头的法师及果忍弟子挂单，还说：“就把东禅寺当作你自己的道场好了。”

师徒在他的孔子大厦中的道场一住四十几天。

时至今日，圣严法师提起这一段往事，对当年浩霖法师的温馨相助，仍然感恩不尽。

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使法师深深感悟到：

“若要传宗接代，鸟须有巢，人当有家，僧该有寺。”

揣着身上区区可数的美金，法师毅然在纽约皇后区的林边一栋两层楼的住家建筑，租了低矮的第二层，租金是每月三百八十美元，善心的沈家桢居士，又一次发心支援，法师及徒弟果忍总算有了个遮风蔽雨的落脚之处。

法师在此成立了禅中心，搬进去时，除了他从日本带来的一千多册书籍外，家徒四壁，不要说没有打坐的坐垫，连碗筷刀叉、桌椅全无，遑论床铺，师徒二人展开了马路边的拾荒生涯：

“肚子饿，舍不得买东西吃，挨到傍晚，到果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马铃薯，附近面包店打烊以前，会把卖不出去的面包丢到纸箱，摆在后门，那是我和果忍的晚餐。”

道场草创时期，法师坚持禅者生活的原则是：

冬天但求不冻死，平常但求饿不死。

“纽约这个大都市真可爱，没有钱去店里购买，路边便可捡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法师连连赞叹：“我们师徒俩，还有在家弟子们，七手八脚合力从路边的垃圾堆，搬回破旧的桌椅，放置在道场。”

道场中间架设了一个小型的佛坛，唐人街一位信徒送来亲手缝制的坐垫，禅中心总算略具规模。禅坐班的学生相继回巢，法师继续指导禅修。

这时除了比丘果忍，又有一位美国比丘尼由法师剃度出家，法名果闲。由于生长环境不同，生活习惯各异，师父与弟子彼此学习适应，付出很多耐心。

“我要从如何煮饭、洗衣、修补教起，然后课诵、唱念、法器的练习，一一教会，同时彼此互相学习语文，跟我练习翻译经典，熟悉佛教徒的礼仪及僧尼的威仪。”

有一位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神父，慕圣严法师之

名，亲自到林边禅中心探访，目睹法师居处简陋异常，忍不住问他：

“日子过得这般清苦，目的何在？”

法师安然地回答：

“不为什么，只为使需要佛法的人，获得佛法的利益。我是来把佛法传给西方人，住在这里，比在深山丛林好。不是有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也宁愿到非洲落后危险的地方去传教吗？”

法师是要人世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秉持修菩萨道的精神。

一席话，听得美籍神父对法师肃然起敬。

物质条件差，师徒三人丝毫不退心，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固定的编辑，林边禅中心的八个月，不仅把大觉寺时期发行了七期的《禅》杂志复刊，弟子们又把法师在禅中心的开示，以及应邀演讲的讲稿编成文章，每个月出版一次《禅》通讯，发行对象为曾随师父学习之人，及对佛法和禅有兴趣者，遍及全美诸州及加拿大。

八个月租约期满，又得另觅去处。圣严法师将身上仅有的七百美元，加上沈家桢居士、应行久夫人的捐献，大觉寺的仁俊长老也助一臂之力，把一笔现金作为头款，由在家弟子马宜昌夫妇担保，1980 年春天，以美金四万五千元的代价，购进皇后区埃姆赫斯特可乐那大道一栋两层楼房。

交屋时，屋况极为残破老旧，窗破门腐楼损，法师是看

中它价钱便宜，房顶高度够做佛堂禅堂之用。

“地面用纸盒子铺着，以为是地板，一踩下去，”法师形容，“整个人掉了下去，地板老早腐朽了，经不起人的重量。”

在等待楼上两户房客迁出之前，法师商借应行久夫人金玉堂居士的大乘寺，举行第六次禅七。坐落于纽约上州靠近州政府所在地的道场，占地面积广大，设备完善，应夫人也亲自参加禅七，并且带她的侍女为禅众提供餐饮，这是所有禅七中，最顺利的一次。

一等楼上住客搬出，法师和弟子们把房子来个大翻修，楼下的店面原本是个汽车机件修理厂，清理之后，找人将电灯、瓦斯、水道全部换新，清理杂乱不堪的地下室，重新铺上墙壁、地板。

纪念东初老人法乳之恩

所有工程，除了地下室外，均由法师领导弟子亲自动手，前后共花了一年多时间，一直到 1981 年春天，法师从台湾募得三尊极为庄严的佛像，禅中心新址于是年佛诞节启用，佛像开光。法师为纪念东初老人的法乳之恩，特将禅中心的中文名字定为东初禅寺。

东初禅寺的地下室是厨房兼餐厅，一楼的大殿后面是个小会客室，二楼的禅堂最多可容纳二十四人打坐，法师便在

刚落成的禅寺举行第七次禅七。

自此之后，每年举行四次禅七，分别在5月下旬的国殇假期、7月上旬的国庆假期、11月下旬的感恩节假期、12月圣诞节及新年的假期。

这么一座禅寺，却没有一张床铺，没有私人房间，晚上师徒打地铺，家具不是从路边垃圾堆捡回来的，就是到慈善机构去买一些廉价的物品应用。

法师每三个月回台湾，东初禅寺便由两位美籍的比丘、比丘尼常住照料，可惜过了三年之后，便因个人因素先后分别还俗了。法师回纽约期间，不愁没有信众前来听闻佛法，三个月后回台北，有几次东初禅寺无人照拂，几乎要关门大吉，幸好每当紧急关头，便会有人进来暂住照料。

纽约著名的素菜馆“禅味”餐厅的大股东陈丽贞居士，原本开一般的餐厅，皈依圣严法师后，守五戒不再杀生，关掉原来的中餐厅，改而经营素食馆，“禅味”做得有声有色，现已有四家连锁餐厅，分布于曼哈顿区。

陈丽贞居士，是东初禅寺最早的会员之一。

“一开始我就来，那时信众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

她把东初禅寺当作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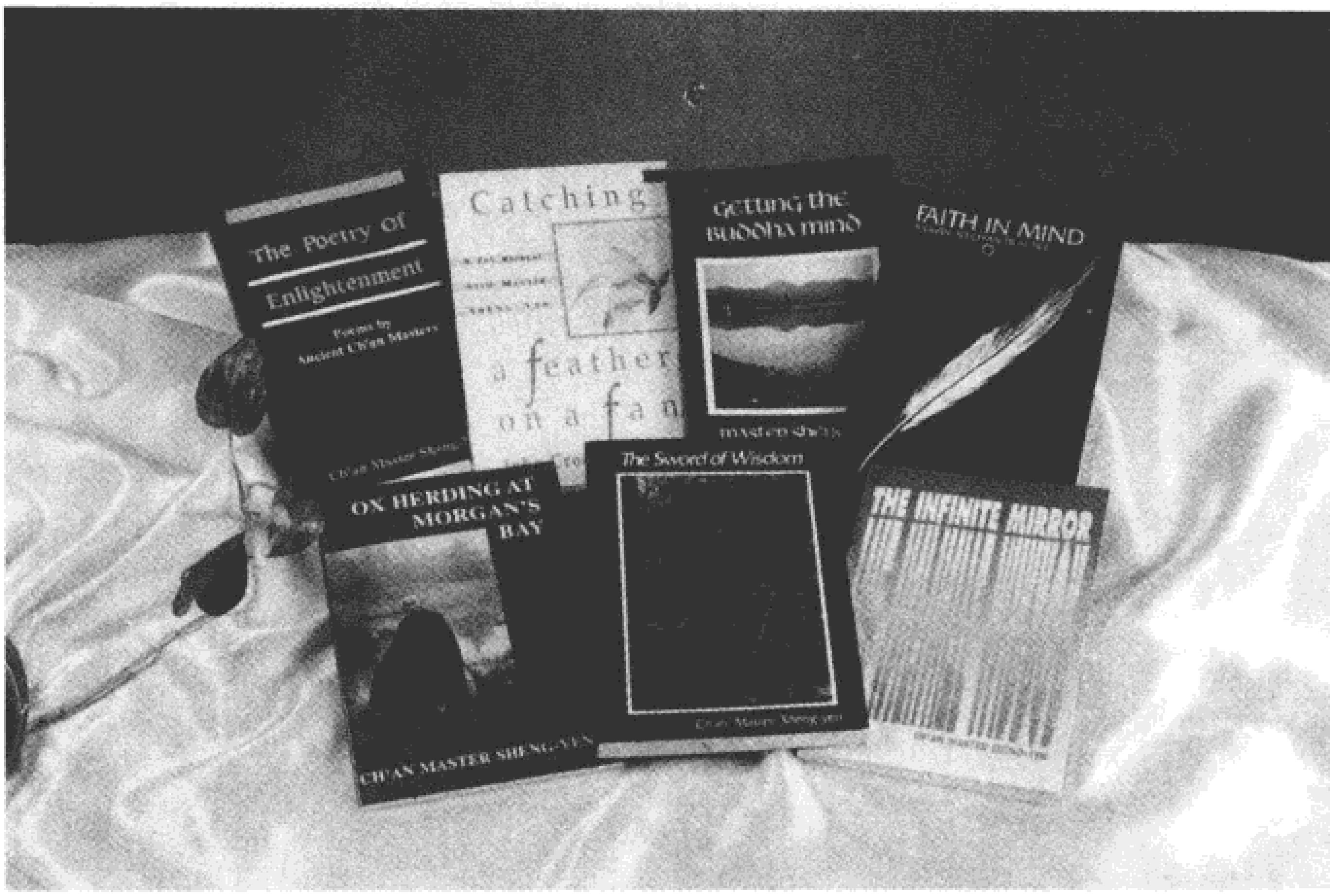
“师父回来，需要有人来，我去当接待，做这做那，十分欢喜。”

陈丽贞居士护持道场二十年如一日，她是法鼓山纽约的召集人，将圣严法师的著作、录音带与纽约餐饮界同行结缘

募款。

法师在美国弘法，除了举办禅修课程、讲座、共修等活动外，出版《禅》杂志，由弟子王明怡及丹尼尔·史蒂文森等东、西方弟子合力将一篇篇精彩的开示或演讲整理刊登。

纽约东初禅寺



1982 年于东初禅寺成立法鼓出版社，接引了不少有志于禅修的西方弟子。

1980 年东初禅中心落成。

1982年圣严法师又假纽约东初禅寺成立了“法鼓出版社”出版英文书籍。第一本著作《佛心》问世后，书中介绍中国禅法，颇令一面倒向日本禅的美国禅修者耳目一新，接引了不少有志于中国禅修行的弟子。

马来西亚的继程法师读了此书后，一心想将之翻译成中文，虽然英文能力有限，还是逐字查字典完成，他在自序中提到：“虽然师父的开示很少用很深的文法和词汇，但其义理颇深，而英文词汇贫乏的我，只有在每次翻译时，大查字典了。”

PDG

第九章

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

PDG

农禅家风

沿着淡水捷运，来到奇岩站下车，出站后抬头一看，放眼即是法鼓山圣严法师的勉语：

以礼敬礼谢礼让待人，人人都是贵人

以尽心尽力尽责做事，事事可成大事

出口处竖立一个指路牌，箭头指向大业路的农禅寺，只需步行十五分钟。转过街口，摊贩卖的炸榴莲，特别标明“素食”，令人莞尔，由于圣严法师以佛法教化世人，这一区的摊贩都以素食做号召，北投成为人间净土，应是指日可待。

自从圣严法师接掌大业路的农禅寺以及温泉区光明路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两个道场，为北投居民提供佛教服务，附近的居民参加打坐、念佛共修，法师的出家弟子上街，经常可看到居士合掌请安的场面。

关渡平原等待台北市政府都市计划土地重划，放眼望去，一片荒芜的田地，杂草丛生，菜园、香蕉林、绿竹丛错落其间，散发出都会里难得一见的田园风光，平坦的农地，衬得远处的观音山更显得巍然耸峙。

农禅寺深藏在这一片废耕的田地与巷子底处，几间看似简陋、铁皮盖的平房，既无雕梁画栋，也无琉璃飞瓦，不怎么起眼的寺门，对着前面一望无际的荷花池，从牌楼横眉的“入慈悲门”——走进去，迎面照壁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的这句经文映入眼帘，与“入慈悲门”

弘一法师清奇古瘦的书法，让参访者起了恭敬心。

一样，全出自弘一法师清奇古瘦的书法，令参访者看了，不期然放慢脚步，起了恭敬之心，自觉踏入佛门圣地。

照壁后小小的庭院，大殿三面的窗户，用的是活动的铁架，随时可以拆卸，与左边的知客处一样，都是以石棉瓦覆盖，以遮风蔽雨，为了利用空间，接待处列着书架，法鼓文化出版社的出版物琳琅满目，其中绝大部分是圣严法师的著作。供来访的信众览阅。

大殿的右边，一个小小的花园，遍植樱花、杜鹃等花树，桂花终年盛开，扑鼻一阵阵清香，后面是简易铁架搭成的斋房、办公室及两层寮房。

置身花木扶疏、气象清幽的农禅寺，一路走来，因沿途

所见杂草丛生的荒芜，而变得散漫的心，面对这简朴整饬而清凉的道场，精神立刻凝聚，一下子提了起来，在一种平淡祥和的氛围里，感到自在放松。

农禅寺是东初老人圆寂前一年所购置的农舍，占地五十坪。当年老人亲自带着锭心、鉴心两位姊妹尼师，披荆斩棘地开拓这一片农地，过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

“那时候我们自己种菜，菜子都是自然生的，没有钱买，”锭心尼师回忆二十多年前的菜园生涯，“挑水、施肥，样样都自己来。”

虽然买不起菜子播种，菜屑中往往有现成的种子，或是空气中飘过来的野菜种子，落地自然生长，经营没多久，菜园已是生意盎然。

本着出家人不杀生的慈悲心怀，锭心、鉴心两姊妹尼师每天照顾菜园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小心翼翼地去抓菜叶上的一只只青肥的菜虫，把它们集中放到一片老叶上，再送到菜园外放生。

有一次，锭心尼师看到一群孩子捡石头去砸菜园里的一条小蛇，她急忙上前阻止，告诉孩子们：

“畜生也有它们修行的道场，不要去伤害它。”

这条获救的小蛇，爬回洞穴之前，居然回过头望着锭心尼师，似乎表示感谢之意。

有农禅寺老园丁之称的黄明秀居士，经过同是客家人的果照法师的接引，亲近了东初老人。喜欢莳花弄草的他，退

休后便以农禅寺为家，除了为寺院移花接木，细心照料花圃之外，他还从林口高尔夫球场移植竹笋到农禅寺种植，他也种番石榴、白萝卜，当这位全职老义工看着锭心尼师为了惜福，挨家挨户变卖吃不完的竹笋，黄居士觉得血汗一点也没有白流。

他在现在硕果仅存的菜园旁种了一株桑树，每逢春夏之交，枝桠垂了一粒粒紫红桑果，酸甜多汁的滋味，据说是黄居士勤于修枝剪叶、外加诚心持咒而得。

1979 年，圣严法师剃度的第一批出家众，果祥、果梵尼师，住进农禅寺当行者。果祥尼师四岁丧母，从小不喜欢荤腥，不解人既然会死，又何必出生，大学毕业后，随圣严法师出家，探求人生的究竟。当年她眼中的农禅寺是：

“一大片番石榴园，我们天天出坡种菜、种竹子。”

她形容拿长嘴的水壶，为新种的竹苗一根根灌水。竹子长成后，一片竹林，在果祥尼师眼里，农禅寺有如佛经中的竹林精舍，是最适合静修的清幽道场。

早期的农禅寺并不对外开放。现在就读于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果镜尼师，第一次到农禅寺是在 1981 年。

“走进大业路六十五巷，找了两个小时，找不到农禅寺，最后天快黑了，碰到一位老太太，她指着一个深锁的大门，说那就是。”

还在大学的她，参加佛学社，打坐时见到幻境，被引介来找圣严法师解惑。那一次为她开门的正是刚落发的果祥尼师。

她形容农禅寺为一片芒草所遮掩，像个清幽的丛林，与尘世完全隔绝。至今果镜尼师仍然十分怀念那种田园的农禅风味。

“那时候农禅寺是一座小小的农舍，四边都是竹林，没有信徒，师父带几个出家众出坡，”果镜尼师回忆，“师父亲自教我们劈柴，拿锄头的正确姿势，菜怎样种，他全会。”

圣严法师亲自带领常住弟子，从洒扫应对、日常生活的例行事务，课诵早晚课、熟习法会中的各种法器，一一示范，注重出家众举止威仪的培养，样样丝毫不马虎。

“师父是一个非常重细行的人，非常重视生活教育，”果祥尼师说：“他要求常住的弟子，早斋后一定要做体力劳动，每个人都有分内的工作，而且要求处理得井井有条、彻彻底底。”

法师要求弟子时时提醒自己，出家人为人天师范，剃度师父责任重大。出家不是逃避现实，或厌离世间，出家是积极地、义无反顾地为道而奉献。

出家有三层意义，法师解释，一是出眷属家，二是出离烦恼，三是出离自我中心。出家以后，首先要放下自己过去执有的一切荣誉、利益和自我中心，好像重新投胎出生，完全要以佛法的观点、理念、心态和修行的方式来自利利人。

师父要弟子们经常磨炼自己放下得失心，在僧团中遇到种种境界时，能以“放下而无所求，提起而能接受”来面对。

“师父开的船，方向是不会错的！”果梵尼师说。她擅长丹青，画得一手精妙绝伦的佛像，曾为法师早期的著作《禅的体验》设计封面，为报答父母恩，把自己献给众生，随法

师出家后，以画佛像画闻名，开过画展，出版了几本以佛法教化众生的书。

随着慕名而来拜在法师座下的出家僧众逐年增加，农禅寺开始了第一次的扩建，由善心的建筑商免费搭建鸽笼式的寮房，以供常住弟子遮风蔽雨栖息。

果镜尼师眼睁睁地看着农禅寺的竹林变成殿舍，菜园逐步缩小，范围被房舍取代，黄明秀老居士只好在有限的菜园种植精致的蔬菜，繁殖根茎叶类。对菜园旁那株桑树连年遭虫蛀蚀，老先生无比心疼地说："就像蛀在自己身上一样痛啊！"

圣严法师认为寺院除了是出家人清修的道场，同时也可以接引社会上有缘的信众，帮助他们来修行学佛。法师在中华佛教文化馆举行过多次禅七，打过禅七的信众也要求法师提供一个清净之地，集体共修。

1979 年，法师假农禅寺成立了"般若禅坐会"，每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半至五点的静坐共修，由法师开示，主要是将禅的精神，贴切着现实人间的实际生活来讲，一方面疏导人生的苦闷与无奈，另一方面介绍人生不同的层面，鼓励每一个人从禅的修行及经验，提升身心的品质。

圣严法师向禅众开示：

> 禅的生活是：积极、自在、简朴、自适的安心方式。
>
> 禅的理念是教人：首先学着放下自私、自欺、自怨、自慢、自我枷锁，才能海阔天空地任运飞翔。
>
> 禅的方法是教人：首先练习认识自我、肯定自我，

每周开示，接引了无数禅众。

然后粉碎自我，才是悟境的现前。

禅的目的是教人：学着将现实世界的八热地狱，转变为清凉国土的七宝莲池，试着把自害害人的身口意三业，转化成自利利他的慈悲与智慧。

果梵尼师参加周日禅坐会，师父问她是否专为听开示而来？果梵尼师回答：

“是为卸包袱而来！”

“卸包袱，你丢了，谁来捡这个包袱呢？”

圣严法师禅机的应答。

每周日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开示，逐期在《人生》杂志上登载，深受读者欢迎，后来法师经过改写，结集出版了《禅

的生活》、《拈花微笑》二书，接引了无数的禅众，果云尼师就是读了《禅的生活》而决定出家修行。

迟至三年前，才了断尘缘、剃发为尼的果云尼师，她与农禅寺的因缘却可追溯到十五年前。毕业于师大中文系，在中学教国文的她，对宇宙星系的奥秘感到无限好奇，一直在追求性灵的超越。

“到处寻寻觅觅，一直到读了圣严师父的《禅的生活》，这本书让我找到我所要找的，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加入周日的般若禅坐会，整理法师讲的《心经》录音带，她皈依了法师，自此风雨无阻地参加禅坐，以后又发挥她的编辑才能，负责禅坐会的会刊，连续做了两届禅坐会的会长。

“那时候，参加禅坐的人有一百多人，每次听完师父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开示，大家还舍不得走，把师父团团围住，继续向他请示。”

果云尼师回忆早期的禅坐会。那她自己呢？是否也上前找师父解惑？

“我从不找师父谈个人的问题，师父在讲经开示，还有他的著作，已经回答了我所有的疑惑，不会再去烦扰他老人家！”

温文儒雅的果云尼师，以无比坚定的语气如此回答。其实她个人的际遇一点也谈不上顺心，虽然早就想追随师父出家，奈何必须独立抚养儿子，失婚的她，却能以在家人的身份，过出家人的生活，一直到最近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农禅

寺的住众。

“师父的悲愿是以农禅寺的禅坐会为起点，推广到学校、家庭，希望家家莲社、户户禅堂，每一个地方都可得到禅法。”

果云尼师发愿以师父的理念悲愿，变成自己的理念悲愿，她在农禅寺的教育院，培训禅修课程，因长年来的精进修行，她自觉我执、习气不断地剥落。

政大法律系毕业的果建法师，东势客家人，从小思索人死后不可知的世界，而心起恐惧，从小跟随姐姐到庙里听经，以为学法律可主持正义，司法界复杂的生态令他无法适应，转而选择了出家来利益众生。

律己甚严的果建法师，谦逊内敛的性格，使他总是因自觉不足而起惭愧心，不论打坐、工作，无时无刻都在照顾自己的心，希望紧紧抓住它，圣严法师自我督促、身体力行的精神，是他佩服效法的对象。

“为了练专心一志，”现任大溪斋明寺监院的果建法师说：“我发现屋檐滴下的雨水，把地上的水泥滴出一个洞，我专心注意那个小小的洞，训练达到心念不动的境界。”

打了第三次禅七，果建法师曾有身体不见了的经验。

心定则神鬼不侵

前农禅寺都监、现在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攻读博士的果晖

PDG

法师，台大毕业，当兵期间一遇放假，家也不回，直奔农禅寺来护七。依止圣严师父后，他与比他稍晚出家的果醒法师，两人胼手胝足合力为扩建农禅寺而奔走。

梦想白手起家、创业发达的果醒法师，屡试屡败后，醒悟到如果缺乏因果福报，单靠后天拼命、认真也不能发财。邻居一年轻人的骤死，令他眼见生命的无常，找到农禅寺来参加禅坐会，平时发心当义工，用他的小发财车载锭心、鉴心尼师去买菜、运送东西等等。

原来并无出家的念头，师父一句：

"出家人说法，由在家人供养，并不只是一种交换而已！"

果醒法师听了，如醍醐灌顶，当下决定落发追随师父。

80 年代中期，农禅寺的大殿，内殿只可容纳二三十人禅坐。

"师父为了需要，才一步步扩建农禅寺，他不是那种先盖好一间大庙，空在那里，等人去住的法师。"

为了扩充佛殿的面积，必须把院子当中的十二棵大王椰子树往外移。

"移树那天，师父到每棵椰子树前，拍拍树干，好声好气地把它们请走。"果醒法师眼带神秘，"佛教相信，树上有神灵，非得好好跟它们说不可。"

至今农禅寺知客处的小会客室，桌椅旁有一株没被移走的洋紫荆，树干蹿出了房顶，从外面看过去，知客处屋顶冒出一棵盛开紫红花的树，不失为农禅寺的一种景观。

大殿扩建的部分，法师嘱咐用活动的铁架，石棉瓦覆盖，只为遮雨挡风，三面开大窗，不砌围墙，准备随时可拆卸。看起来相当简陋，圣严法师说这是临时的，对人生彻悟的他，又加了一句：“又有什么不是临时的呢？”

扩建工程进行时，师父叫果醒法师当监工。

“为了替农禅寺省钱，也为了给自己修福，”果醒法师说，“结果我挑土、牵电线、安置水管，样样自己来。”

当初亲近师父，果醒法师是为修禅而来。为了准备好好打禅七，他先在家摄心，每天打坐长达六个小时，使自己进入最佳状态。出家后，却成天与水泥电缆打交道，没时间修习静心，他是如何调适这种心理的？

“《六祖坛经》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要做到不取不舍，好的不高兴，坏的不讨厌，实践佛法的一行三昧，学习接受这种心态，便很自在了。”

六祖惠能说的一行三昧，是“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即是禅宗所谓的“道在平常日用中”。圣严法师的解释是：不论做什么，或什么时间，只要心中不存私意，以豁达的平常心来待人接物，语默动静，莫非是道，那就叫做一行三昧。然而，果醒法师全心全意投入工程，满脑子为未来的蓝图做长远计划，师父看出他矫枉过正，要他回到当下。

“果醒，你愈来愈像工人了。”

又一次，师父的一句话使他醍醐灌顶。出家人在工作中不忘修行，与只当作职业全心投入的工人毕竟是两样。

慈悲的师父让他放下工作，到泰国寺庙进修，观察一心，他才自觉以前太急躁冒进了。

“师父很懂得教化人，早期很严格，现在不骂我们了。”

果醒法师憨厚地摸摸头：“不骂我们，实在是我们的大损失！”

圣严法师一向不主张弟子追求身心的神秘经验。他不谈神通，一再告诫弟子们，只要心定，则神鬼不侵。果醒法师遵守师父之教诲，以佛法定力度过了一个外道扰乱滋事的场面：

“有一天，三个外教的男女来农禅寺踢馆捣蛋，师父叫我出来应付，那男的乩童，在佛殿大摇大摆走七星步，女的大呼大叫就要起乩。”

当时出家未久，年纪仍轻的果醒法师，看这三个男女口念念有词，又舞又跳的发狂一般，一时之间傻了眼。

“突然间，记起师父平常教的，把心定下来。我立刻合掌念大悲咒，因为紧张，念错了好几个字，一遍还没念完，那三个男女就安静下来了，嘴巴也不念念有词了，退乩收兵，走人了。”

果醒法师这才松了一口气，体悟到大悲咒妙用无穷，正能胜邪。

事后圣严法师就神秘感应开示，他说：向往追求那些弥漫于时空的灵体，就难免不变成他们的工具。法师以水火来比喻神秘的感应，苦口婆心地规劝正信的佛弟子，不要让火所焚、被水所溺，凡事还是靠自己的努力，不要假借他力，

做一个正信的佛弟子。

果醒法师到泰国进修期间，扩建农禅寺的工程监工，便落到果祺法师的身上。长着一对招风耳，一脸罗汉相的果祺法师，出家前练气功，是跆拳道的好手，后来因为气痛，到农禅寺来打坐。

“当初参加禅坐班，只是为了练身，结果不仅把身体练好了，也让我的头脑放松，增进创造能力。”

这正是圣严法师所阐述的从静坐到习定、最后修禅的三个层次。静坐的目的是使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习定是在于有漏智慧的开发拓展，参禅是落实于现实生活，开发无漏的智慧。

果祺法师受到家族中四个亲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亡故的刺激，使他看破红尘，转心佛法。现在他在大溪斋明寺经营寺后一大片菜园，并种苦茶，过着怡然自得的农禅修行生活。

连菜园的青蛙声都在念佛

由于农禅寺举办禅七，周日“般若禅坐会”，法师还会有精辟的开示，一般人以为法师只专事禅修，与阿弥陀佛的念佛法门无关，事实并非如此。

圣严法师主张禅净双修，他认为禅的修行者，不离弥陀，必生净土。古贤大德如禅宗四祖道信大师，修持的便是“念

佛心是佛”的一行三昧，明末的莲池大师、蕅益大师也是将禅与念佛法门同举并扬。

1982年，农禅寺成立“福慧念佛会”，刚开始时，参加的人并不踊跃，圣严法师鼓励大家带亲友来念佛，结果任教于芦洲国中的江元灿先生，不仅使母亲、岳母、伯母皈依，同时在一年内，带来了一百多人来念佛。

法师开示念佛分三种人：

一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或使家人用智慧得平安，消灾祈福，解怨释结。

第二种是为了人间苦多乐少，生命危脆，所以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待至位阶不退，再入娑婆广度众生。

第三种人相信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比如禅宗四祖道信大师所说：“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

依佛法来说，第一种人，仍属于人天善法，所谓民间的层次，第二种人是正信的佛子，第三种人则是上乘的利根。圣严法师以为，由于众生的业深障重，在修行净业时，一开始即以第三种人自居，是不安全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仅以第一种人的立场来念佛，所求又太少了。

法师觉得若以第二层次来修念佛法，最落实可靠，既可深植善根而臻于上乘，又能兼得消灾植福的现世利益。

念佛可分求感应及不求感应。初机学佛的人，如果不求感应，由于信心不足，容易起退心，修不了多久会说：没有

法师带领弟子出坡。

净土。其实佛国是实有的，相信弥陀法门，持念弥陀圣号，必往生弥陀国土。

念佛不仅为求临终往生净土，念佛的人，心向着佛，能消除现世烦恼及先世的罪障，净化身心，庄严环境。圣严法师提出念佛的四个层次：

散心念、专心念、一心念、无心念。

要有信佛的愿力，相信自己的努力，发四弘誓愿，度无边众生。

农禅寺的念佛会自成立以来，参加者日众，至今每周六晚上佛子身着海青，站满了大殿，个个垂眼肃目，步伐整齐地跟着木鱼的节奏，缓慢有致地移动，确实做到天如惟则禅师所说的“心与口声声相应，念与佛步步不离”，一心不乱的

佛号声响彻夜空。

圣严法师鼓励佛子共聚共修，他说：

“个人修行犹如一根纱，很容易被扯断，如果许多人一起修行，就像许多线结合在一起，变成坚韧的绳索，那力量就很大了。”

农禅寺除了每周的福慧念佛会，每年还举行两次佛七，佛子精进七天，功德殊胜。

果舫尼师就是参加了佛七大受感动而跟随师父出家的。她来自一个佛教家庭，小时候家中除夕围炉，叔父敲引磬，带领孩子们合掌念佛，长大后，由于深信“天堂挂号，地狱除名”而信一贯道。

参加农禅寺的念佛会，她活泼的个性及天赋嘹亮的好嗓子，使她在同修之中极为突出，第二次打佛七，七天下来，念佛声不断，果舫尼师形容：

“连农禅寺菜园的青蛙，也都跟着念佛，师父说我们在度青蛙！”

出家后，喉咙得病失声，她不舍昼夜地默念《地藏经》、《金刚经》。

“吃佛陀的药，没有副作用，越多吃越好。”

念佛得到感应，喉咙不药而愈，果舫尼师又恢复嗓子的清亮，带领佛子们念佛，更为感人动听。

死亡是庄严的佛事

念佛会的会员在圣严法师的指导下，组织了助念团，为莲友病危病故的亲属助念，关怀临命终以及刚往生的人，借着至诚的念佛，使临终者保持正念，且生起正信、正知、正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教对死亡的态度，圣严法师开示：

死亡不是前途的结束，而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段落，死亡是走向未来的起点，是此生果报的终极，因此无需悲哀、恐惧。

人死后，如果不能解脱生死，便是轮回生死，平时尚未修行到生死自主的人，或根本不知修行，到了生命垂危时，免不了恐惧、舍不得等颠倒妄想，需要助念将念头导入向往净土的正念，依靠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加持。

如果已解脱生死者，临终由人助念，便是和他结净土缘，恭送他往生莲界。

助念利人利己，功德不少：往生者可心开意解，由诸佛慈悲接引；对亡者家属温馨关怀，种下菩提善根，助念者借机念佛，广结度人善缘，种无上功德福田。

“法缘会”会长柯瑶碧居士，也是助念团的一员，她指出助念的正面意义：“等于送一位菩萨去成佛，就如送机、接机一般，今日送他，未来自己往生了，极乐世界也有人来接应。当用这种心态面对时，对死亡或往生者不再恐惧，反而对前

程似锦抱着希望。”

热心虔诚的江元灿先生关怀众生，即使三更半夜，一听有会员的家属病危、往生，江先生必会前往助念，即使非会员，也经常有求必应。从助念中，亡者及家属都获得莫大的关怀及安慰。

法鼓山农禅寺的助念团，不但运作灵活，而且有求必应，在台湾佛教团体中，颇受赞叹，也一直是被学习、模仿的对象。圣严法师长年来以关怀及教育来服务社会，而法鼓山最能落实关怀工作的首推助念团。

圣严法师提倡佛化奠祭仪式，将丧事转为庄严的佛事。他希望改善现行丧礼中种种不良的风气，以宗教的净化理念，以节约、惜福、隆重而又祥和的奠祭仪式，为人类社会带来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

法鼓山与台北市立殡仪馆举办佛化联合奠祭，每每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感应和瑞相，每具遗体都烧出舍利花。

“以佛教的立场来看，”圣严法师说，“死亡不是喜事，也不是丧事，而是庄严的佛事。”

创办台湾地区第一个佛研所

圣严法师从日本学成归国，正慨叹无法学以致用，好比在国外考取了驾驶执照，回台湾却找不到车子开，文化学院

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开风气之先，聘请圣严法师担任哲学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设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为台湾地区第一个佛学研究所。

消息传出，颇令佛教界振奋。向来台湾各大专院校排斥出家人，甚至不准僧侣到大学演讲。晓云法师进文化学院教书，首创出家人进入学府的纪录，现在张其昀先生主动聘请圣严法师担任佛学研究所所长，虽然校方只提供校舍，供研究之用，经费、教学费则必须由法师自己设法筹措，他还是戮力以赴，不辜负如此难得之因缘。

圣严法师有感于当时社会对佛教的误解，甚至视之为迷信，虽然僧尼无数，寺院俨然，但是佛教的形象却普遍地落于民间信仰的层次。法师撰文："我们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恳切呼吁推动佛教教育事业为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数量和足够水准的人才，佛教将会仅仅留下三藏的教典，默默地躺在图书馆，如果没有佛教的教育来普遍培养足够的人才，中国佛教也会走上与印度佛教同样的道路……"

为了使明天的佛教还有生存的空间，圣严法师胼胝耕耘佛教文化教育事业，期望培养具有国际水准的佛教人才，并将有崇高学术思想及宗教信仰的佛教发扬光大，普传人间。

圣严法师恳请华严莲社的成一长老担任副所长，李志夫教授兼任主任秘书，募得四十万元台币作基金，筚路蓝缕办学。

自此，圣严法师在台湾、美国两地轮流主持三个道场：

中华佛教文化馆、农禅寺、纽约东初禅寺之外，又创办了台湾地区第一个佛学研究所。

圣严法师办教育的理念在于：成就学术人才，成就修行人才：

“我的愿望是为我中国维系已危若悬丝之佛教慧命，期竭尽绵力，从国外引进新的学术成果、研究风气、教育制度及其教学方法等，以资我国佛教也能赶上国际佛教的时代潮流。”

他期望佛研所的学生秉怀“立足中华，放眼世界，专精佛学，护持正法，解行互资，悲智双运，实用为先，利他为重”的理念，以具备真正为人师范的条件，而对全体佛教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佛研所成立三届，始终无法向“教育部”申请准许立案。文化学院升格为大学之后，人事及政策有所变动，圣严法师辞去该校职务。

1985 年，圣严法师在佛教界与学生们的期待下，创立了中华佛学研究所，借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大楼为院址。

这使得陈慧剑居士撰文大为赞叹：

> 在台湾未曾见到圣严法师在北投农禅寺的模式——以文化人为中心的寒暑两波段的禅修活动，也没看见中国式寺庙佛学院，会升格为学院式研究所场所。

东初老人圆寂后，圣严法师遵守师父遗命，将老人创办的中华佛教文化馆成立为财团法人，组成慈善会、消灾会，延续东初老人在世时，年关助贫救济的义行。

圣严法师也获得方宁书教授的协助，成立了“东初出版社”，出版东初老人遗作及法师著作，也将中华佛学研究所师生的论文编印成集，目的是通过文字传播佛教的观念，使得想要研究佛法的学子，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并定期出版《中华佛学学报》、《中华佛学研究》两种年刊。

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师资、学生、书籍，从阳明山文化学院搬到文化馆，需要更大的空间使用，然而，按照政府财团法人的规定，文化馆依法不能迁出另建，圣严法师于是与笃信三宝的建筑商汉升公司签订合约，原地合建，又以无息贷款方式，购买附近畸零地，增加建筑面积，完成一栋外观朴素大方的五层高黄色瓷砖大楼，比原来的面积大了三倍有余。

“新的文化馆没有琉璃飞瓦的建筑，没有盘龙雕壁的殿堂，有的是赤忱的愿心，奉献给人修行的家园。”

这是圣严法师的悲心。而现任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的李志夫教授，也表示借用文化馆的佛研所：

“没有宽敞的行政校舍，却有极良好的教育设施。”

谦虚内敛的李所长，早年研究宋明理学，在军队时接触佛教，出版《楞严校释》一书，退役就读文化学院，到善导寺文化讲座听圣严法师讲经而结缘，后远赴印度鹿野苑佛教大学学习梵文，研究印度文化思想，回台后，辅助圣严法师创办佛研所，一路走来，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的李所长，很受师生爱戴。

佛研所早期的经费，主要由泰国华侨陈植津护法理事长，

及其夫人柯月桃居士筹措。柯居士法名果福，是圣严法师回台湾第一位皈依的在家弟子，她对师父教育理念的护持，对道场的供养不遗余力，临终前，将财物、房屋悉数捐作弘法利生、兴办教育之用，圆满了她一生的最大愿望。

杨正居士接任护法理事会的理事长，与任念佛会会长的廖云莲居士合力成立佛研所护法会。

佛研所的课程，主要分印度、藏传、汉传三组的研究，教授除了圣严法师、李志夫、冉云华、杨郁文、郑振煌、蓝吉富等佛学专家，也专聘印度、捷克、德国等国的外籍教授，来自美、日的客座教授，更是世界佛教研究的佼佼者；师资阵容之强、师生比例之高，为其他学校所不及。

在课程编排上，契合时代脉动的变迁，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及研究的能力；提供五种语文教学：巴利文、梵文、藏文、英、日文等。

“语文训练，是佛研所的特色之一，”李志夫所长强调，“中国佛教研究赶不上日本，原因之一在于语文能力太差，如果要走入国际，语文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佛研所先后与日本佛教大学、驹泽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泰国法身中心签订姐妹关系，进行留学生交换、研究人员互访等交流。

圣严法师喜欢接近学生，开了唯识、中观、比较宗教学等课程。

“本来我专门研究的是明代的佛教，为了教书，我便得去

学习。”虚怀若谷的法师说，“我虽懂得不多又不精，但是我希望学生们在听课之后，能够青出于蓝。”

当初听圣严法师讲授中观及唯识的惠敏法师，从东京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回台，接替法师教这两门课，现为佛研所副所长。文化大学出身的陈英善博士，接了当年法师教的华严和天台，净土和禅学，则交给日本佛教大学的文学博士慧严尼师担任。

惠敏法师是佛研所第二届的研究生。他出家后，读了圣严法师的自传《归程》，既感动也欢喜，对法师有了亲切的印象。年轻的惠敏法师为了深入经藏，且更确切地掌握佛学精髓，思考如何与佛法的体系配合，有效地做学问，把梵文、藏文、日文三种工具语文学好，他发现圣严法师创办的佛研所的课程很适合他，于是参加考试。

“那是台湾第一所独立的佛学研究所，圣严法师比照欧美、日本国际佛学学术研究的水准而设的，为了文献整理，注重语文训练，所开的课程涵括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范围很广。”

研究生除供应食宿、学费全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奖学金。

惠敏法师回忆口试时，圣严法师的一句话震撼了他：

“如果是为了当住持才来考，圣严法师说，这不是读佛研所的目的，这么犀利、单刀直入的言词，让我难忘。”

第二届的八个研究生素质整齐，年龄也相仿佛。

“法师称我们为八仙过海，当时出家众只有我一个，不

过，毕业后有两个同学先后出家：惠空法师、厚观法师，现在他们都是中生辈的佛教界领袖。”

惠敏法师回忆当年求学的过程，是充实而快乐的：“那时佛研所刚成立，书籍不多，大半是法师从日本带回来的，我们同学自组读书会，四处找资料，到台大图书馆借学术期刊，弄来佛学工具书，大家都很用功。”

佛学的学术研究与佛教信仰之修行，往往会产生冲突障碍，学术要求的批判精神，和纯粹的信仰可能会有抵触，惠敏法师庆幸这种现象并没发生。

获得日本交流协会所提供的奖学金，惠敏法师毕业后，到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抵日本，接到圣严法师的亲笔信及汇款，托他买礼物送给当年的指导教授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两位先生。

“当时两位教授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这件事让我很感动，”惠敏法师说，“没想到法师毕业这么久了，还如此地细心且念旧。”

他感恩圣严法师在精神上、实质上的支持：

“除了我的剃度师智谕法师之外，圣严法师是我在佛教界接触最多的一位法师，我能够和他很自然地沟通，谈论一些事情，自觉与他有缘，可能是过往多生累劫长久的师生因缘吧！”

惠敏法师获博士学位后，回台湾在佛研所教唯识学，也亲自教梵文、巴利文的文法，培养语文助教，编教材，训练研究生的语文能力，指导学生读原典，做研究写论文，成绩

斐然。

“一开始学生们抱怨，汉译的佛典那么多，何必花力气从头学梵文、巴利文、藏文，我说翻译的是二手资料，”惠敏法师以汉学家做比喻，“不懂中文，研究李白的诗，也可以算是汉学家吗？”

二十年下来，佛研所依循圣严法师的办学方针，在教学、研究、推广三方面平衡发展，培养了超过一百五十位校友，不少身负要职，执台湾佛教研究之牛耳。

惠敏法师掌握国际潮流脉动，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无限性，在他与前台大佛学中心主任恒清法师的策划下，与学生建构了佛典数字化资讯，在台湾佛教界首屈一指。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惠敏法师期待资讯与佛学研究的结合，他预见未来的资讯媒体将改变教学的方法，对此拭目以待。

召开“中华国际佛学会议”

著名的佛教学者、翻译家郑振煌教授，长年钻研显密、南传佛教，英文造诣极深，现场口译喇嘛上师们的开示，思路清晰，用词文雅，在台湾不作第二人想，郑教授在佛研所开佛学英文的课程亦属创举。

他推崇圣严法师的戒律研究，将法师所著的《正信的佛教》列为初入佛门者必读之书。提到佛研所，他说：“法师学

带领台湾地区的佛教研究走上国际

者出身，办学认真，教授与学生的比例几乎是一对一，图书馆藏书丰富，所开的课程涵括很广。”

郑教授称赞圣严法师颇具国际性的眼光，从海外聘请权威学者来当客座，拓展学生的视野，佛研所的毕业生到国外留学的比率极高，也都很出色。

最令郑振煌教授感佩、叹赏不置的是圣严法师无比宽阔的胸襟与抱负：“法师全无门户之见，纯粹是为了佛教来培育人才，绝对不是栽培自己的子弟兵，他不把学生当作自己的私产，据为己有，这一点很难得！”郑教授赞叹：“而且，他也不只是培养本地的学生，佛研所有藏人喇嘛、越南、韩国、泰国的留学生，法师让他们来研究，增加对中国佛教的认识，

也可把中国佛教推广到国际，是种双向的交流。”

在郑教授的眼里，圣严法师是位学者，是个做学问的人，以为他的真正兴趣是在学术。不过，法师没有自限于象牙塔里，他办教育，让佛教学术化，带领台湾的佛教研究走上国际，郑教授肯定圣严法师最大的贡献在于弘法利生。

“法师是位多面手，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周游全世界，知识之广，对社会人间事了解之深，为他人所不能及。”

圣严法师在世界各地推广禅法，是国际间公认重要的禅师，他说：

“台湾弘法，他跟其他法师的走向自不一样，不只是偏重信仰，而且宣扬理性的佛教，去除迷信的部分。他注重佛教文化教育，接引知识分子，提升佛教的层次，提倡一种人文人本的佛教。”

佛学学者蓝吉富教授认为，在圣严法师的带领下，佛研所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容置疑，获得国际学者一致的肯定与赞扬也是在预料之中。

蓝教授推崇佛研所为“全世界华文语系水准最高的佛学研究机构”。

曾经到日本立正大学进修、也算是圣严法师校友的蓝教授，对法师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教禅法，此后以弘法利生为志业，无法继续兼顾学术研究，早些时候曾引以为憾。

“最近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圣严法师对佛法的推广功不可

没。”蓝教授说，“法师的最大贡献是：使佛教不再成为一种单纯的信仰，他用禅修、正信的佛法来接引知识分子、社会上的精英，提高佛教信仰者的层次，这太不容易了！”

1991年，佛研所举办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圣严法师有见于近代佛教的学术研究，创始于欧洲，继之于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东方学的宗教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然而，在中国，用现代的学术观点来探讨传统佛教，只在起步的阶段。佛研所开台湾佛教界之先声，举办了第一次“中华国际佛学会议”，由游祥洲博士担任总策划。

总召集圣严法师指出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的四大主旨：

一、提倡佛教学术研究，发扬佛教文化。二、把世界佛教研究成果引回中国，把中国佛教智慧传到世界。三、期许国内人士认同佛教学术研究之重要和必要，共同努力培养佛教人才。四、以学术研究承先启后，以因应时代潮流。

大会以“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为主题，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佛学学者，一共一百五十多位来台参加，会议后论文以中、英文分别集结出版。

会议圆满结束，圣严法师邀请与会学者上法鼓山种植菩提树，在每一株树苗前插上木板，注明种树人的姓名，以做纪念。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主动配合会议，举办佛教稀珍文物展览，让远来的学者观赏历代佛经、法器佛像等。

两年后的第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主题是——“传

统戒律与现代世界”，圣严法师邀请经常参加国际佛教及跨宗教会议、对筹备国际性会议经验丰富的郑振煌教授当副总策划人，协助年迈的戚肩时居士。

一共有三十位佛学学者，分别来自欧、美、日十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位是国际佛教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一为纽约州立大学的稻田龟男博士，一为密歇根大学的格梅兹博士，此君二十二岁即获哈佛大学博士，通晓二十多种语言，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其余像立正大学的三友健容、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二位教授，更是法师留学日本时的同学，而密歇根大学的史蒂文森博士，是法师初抵纽约时，在大觉寺教禅坐的学生；英国布利斯朵大学的克鲁克教授，则是法师传法获准教禅修的英国弟子。

中国学者有执教于天普大学、研究生死学的傅伟勋博士，佛研所的慧严法师、惠敏法师、曹仕邦博士等。

国际佛教界德高望重、备受尊崇的圣严法师，以他在世界各地弘法的声望，充沛的人脉，网罗了国际上最权威的佛教学者前来参加会议，不仅创下台湾的先例，而论文水准之高、影响之大，亦前所未有。

这样国际性大规模的会议，一则可让台湾地区的学者认识到国外研究的趋向，提供佛研所欲留学深造的毕业生申请学校的讯息，而外国学者趁会议来台，也可了解台湾佛学研究的情况，进行交流讨论。

对法鼓山的信众义工而言，有机会参与这项国际性的会议，可凝聚向心力，起鼓舞作用，而佛研所的学生从筹备过程、到招待外国学者中学习到宝贵的经验。

会议结束后，郑振煌教授编辑的论文集，更使佛教学术研究者获益不少。

“在台湾，如果谈佛学研究，”郑教授毫不犹疑地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华佛学研究所。”

第三届国际会议，则以“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为主题。

第十章

美洲牧牛忙

PDG

我用三宝布施，我也探矿寻宝

圣严法师在美国弘法，自许是一名梦中的拓荒者。他常为自己体弱多病而抱憾，不能像历史上大多数的禅师，给人铜筋铁骨、体魄健壮的印象。然而，法师深感“佛法是这么的好，知道的人却是这么的少”。他除了在台湾不遗余力地弘扬佛法、教化众生，更抱着餐餐服药、多病瘦弱之躯，奋不顾身地四出游化。

1984 年底，圣严法师应美国禅师菲利普·凯普楼 (Philip Kapleau）之邀，远赴纽约上州罗切斯特禅中心演讲访问。

凯普楼于 1953 年，四十一岁时，到日本依止发心寺的原田祖岳禅师、原田的弟子太平寺的安谷白云禅师，以及龙泽寺的中川禅师，修学长达十二年之久。

三位日本禅门大德中，他与安谷白云禅师最为亲近，获益最多。安谷以八十高龄，从日本到美国定居，简衣素食奔走各地弘扬禅法。凯普楼回美国后，协助恩师安谷白云，在纽约上州罗切斯特成立禅中心，弘扬禅法。

凯普楼虽然读的是法律，但曾在报界当过记者，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将受教的三位日本大德称为禅门三根支柱，以《禅门三柱》为书名，于 1965 年出版了这本禅修著作，书中阐述属于曹洞宗的日本禅，却也用临济宗的话头禅法的新禅宗。出版后洛阳纸贵，二十年内销售高达五十多万册。此书的繁体中文版由顾法严居士翻译，（台北）慧炬出版社印行。

继《禅门三柱》之后，凯普楼又出版了十几种有关禅修的著作，并且在北美、中南美、欧洲成立禅中心道场，甚至连当时的波兰、捷克，也都创立了道场，为禅众接心，举办禅七。

1981 年凯普楼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回美后出版《中国佛寺与石窟巡礼》，就他参观的佛寺及大同、云冈等石窟，在大陆所见所闻，提出他的看法，书中论及当时佛教受到的批评，以及一些佛教徒如何把佛陀的教义曲解以合时俗。

台湾国民党文工会及救国团，于 1984 年邀请凯普楼来台湾访问十天。他读过圣严法师以英文出版的《佛心》一书，曾写信到纽约东初禅寺给法师，称赞为难得的好书。圣严法师早年到日本留学时，曾在龙泽寺随原田祖岳禅师的弟子伴铁牛打过三次禅七，算起来与凯普楼有同门渊源，两位彼此慕名，惺惺相惜，相互通信久矣。

没料却是在台湾初次见面。

圣严法师邀请他到农禅寺参访，并在文化学院的佛学研究所举行座谈，让这位曾到大陆寻找中国禅法根源的美国禅师，能够在农禅寺见识到中国禅宗的道场，以及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教育机构。

台湾十天之行，凯普楼亲自向圣严法师表示，参访农禅寺及那场座谈会最为愉快，收获最大。

回纽约东初禅寺，圣严法师决定应凯普楼盛情邀约，前往罗切斯特禅中心，造访美国禅师经营的道场，从中学习，得到些摄化西方人的借镜。

1984年12月，一个飘雪的午后，圣严法师成为该中心成立十八年来，第一次邀请的中国禅师。这座道场的外观，虽是三栋西式的楼房所组成，大门口的上方，悬着一方布质棕底黑印的“山”标志，表示“禅门三柱”，洋溢着日本风味。

一进去，门口的玄关，贯通三栋楼房之间的回廊，廊外的庭苑小径，与日本寺院的庭园景观十分神似。佛殿、禅堂、讲堂、小参室、斋堂，全是日本素雅的本色木质，置身其间，有如回到日本的本土寺院。

这座道场原本是天主教的教堂，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个空壳，凯普楼廉价买下，由他的弟子及会员们亲手动工，改建成一座清洁高雅、朴素实用的禅修道场。

凯普楼告诉圣严法师，之所以选择罗切斯特做禅中心：

“是因为全美国这里夏天最热，冬天最冷，环境最适合修行。”

凯普楼不仅严持素食，而且是日中一食，整个禅中心的住众，不进晚餐，早餐一碗麦片粥，饮食如此简单，圣严法师却未见任何住众面黄肌瘦。

禅中心除了在接心（禅七）期间是整天禅修之外，平常只有朝晚两次进禅堂，其余时间，住众各自做分内的工作，奉行生活即修行的信念，终日道场安静无声，只在下午咖啡时间才聚在厨房谈心。

访问期间，圣严法师与禅中心的核心修行者进行座谈、聚餐交流，他们并没有像古代的禅修者，以试探及问难的方

式来考验法师的禅修功夫，法师也没有以勘验的态度来指正他们禅修程度的高下。住众只是针对佛教如何适应今日社会，又如何接引大众接触佛法等问题向法师请教。

由于禅中心属日本佛教传承，日本僧人带妻、食肉住在寺院。有人问法师：最近数十年来，日本的在家佛教抬头，这种形态是否也适应美国社会？

“有这种倾向的可能，”法师回答，“今后美国社会中，很难有多少人愿意终身出家生活。”

“美国的许多宗教团体，热心于政治，如反对越战、反对政府发展核子武器，”有住家众问，“佛教徒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法师回答：“美国的佛教徒人数不多，力量有限，应该全力用佛法来教化美国的社会大众，人心多一分慈悲，就少一分战争的因素。”

又有人问：佛教对于堕胎有何看法？是否有经典的依据？

“依据佛教大小乘经论及史传资料的记载，正常人入胎的过程，要经过入胎、住胎、出胎的三个阶段，”法师阐释，“连最后身的菩萨如释迦世尊也不例外，因此，佛教认为堕胎即等于杀人，在律部有明文记载。”

“禅的修行，可能无法普及每一个人，因为禅修是静态的，如何解决这问题？”

法师的回答是：“禅修的本身是不能改变的，需要它的人，自然会接受它，我们的责任是：如何使更多的人知道禅

PDG

修对人生所产生的利益。”

圣严法师对外公开的一场演讲，在禅中心的佛殿举行，有一百多人到场。法师的讲题是：“禅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同异”。

法师对美国的禅，说了一个公案：

有僧问药山惟俨禅师，达摩未到此土，此土有祖师意（禅）否？惟俨答：“有。”僧又问：“既已有祖师意，又来做什么？”

惟俨答：“只为有，所以来。”

因为美国本来就有禅，所以有禅师从东方来弘扬禅法。不过美国人容易接受禅，却因为性急，容易半途而废，或是东奔西走，不时更换亲近的老师，一下密宗，一下禅宗，到处所见，只是皮毛，一不满意就轻易离开。

由于美国人很在乎修行的成果，有些禅师，很轻易地给予印可，却对印可之后，身心颠倒等问题不能改善，以致让人感到禅修只是无用的魔术把戏，便轻易丢开了它。

“这种印可的印，中国祖师们斥之为‘冬瓜印’，”法师幽默地说，“我想，美国有些禅师的印，可能是用豆腐雕成的。”

日本的禅，主要是由荣西、道元从中国传去。这两位日本人到中国来所见所受的，是南宋时代的禅风，传过去临济宗的公案禅，参“无”字话头，以及曹洞宗只管打坐的禅法。

中国到了明代初年，又有天奇及毒峰，教人参看“念佛是谁”的话头，将净土宗的念佛方法，加诸参禅的形式，变

成了禅净会流的禅法，这也是明末的莲池大师云栖袾宏大力提倡的所谓“参究念佛”，直到现在，传统的中国禅门，仍以教人参“念佛是谁”为要务。

圣严法师约略谈了日本禅与中国禅之同异，美国禅的源头来自日本，所以类似中国南宋的禅风，然而加上弘扬禅法的人各有其个性，以及美国本土文化的多元性，所以难以描述究竟什么算是美国禅。

圣严法师以“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中国谚语，道出来自远处的禅师或其著作都比较受欢迎。他举例如日本铃木大拙的著作，及凯普楼的《禅门三柱》译成中文后，掀起了中国人对禅的重估，西方人则渐渐地向往东方的精神文化，因此，来自东方的上师、喇嘛、禅师，都比美国本土的要受欢迎。

演讲结束，发问的人太过踊跃，时间很晚了，法师无法一一回答，最后他给听众一个话头去参：

> 中国话的“问题”一语，有两种涵义：一是有疑问，一是有麻烦，诸位究竟是有很多疑问呢？或是有很多麻烦？

大家一听，哄堂大笑。演讲就此落幕。

会后，听众仍然不愿离开。禅中心的厨房人员，搬来了甜饼及热茶，法师又被包围起来。

直至脱身回到寮房，已是夜里十一点。禅中心为了法师的演讲，取消了禅坐，第二天的朝坐也变成了自由参加，法

师的一场演讲，改变了住众的作息，然而，他们再三表示，法师是第一位能让大家如此高兴而感到无拘无束的，更重要的，是从法师的座谈、演讲中获益无穷。

圣严法师这一趟“他山之石”，也自觉满载而归。想在美国弘法，的确需要入乡随俗，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多多了解。

“当我每到一处，每见一人，第一个念头便是我能够给他们什么？他们会因我而得到什么利益？第二个念头就是观察、探问他们有什么优点和长处，是我所没有的，如何向他们学习？能够学习什么？我用三宝布施，我也探矿寻宝。”

圣严法师的这段自白，似乎更适用于海外。

摩根湾牧牛

佛法在美国的传扬，向来以日本系统的禅和西藏密宗最受重视。1970 年以前，美国的禅佛教几乎由日本系的禅师们独揽，随后西藏密宗诸派在美国的发展，已经凌驾于日本禅宗之上，嗣后韩国的李行愿禅师既有日本禅的风格，又有出家僧的身份，所以极受瞩目，他的活动区域之广，以及所设分支中心之多，比起日本系的禅师们，已有后来居上之势。

由于日本禅最早在欧、美风行，有关禅修的书，几乎全是日本禅的天下，关于中国禅法的介绍，也仅止于唐宋时代的禅，这是因为日本禅的源头，来自中国宋朝禅风。

至于明代以后中国禅的寺院生活，在 1988 年以前，只见哈佛大学的尉迟酣博士出版《中国佛教的修行》等书。此人曾在大陆、香港、台湾实地研究禅林，但他只见禅堂的形式，未见修行方法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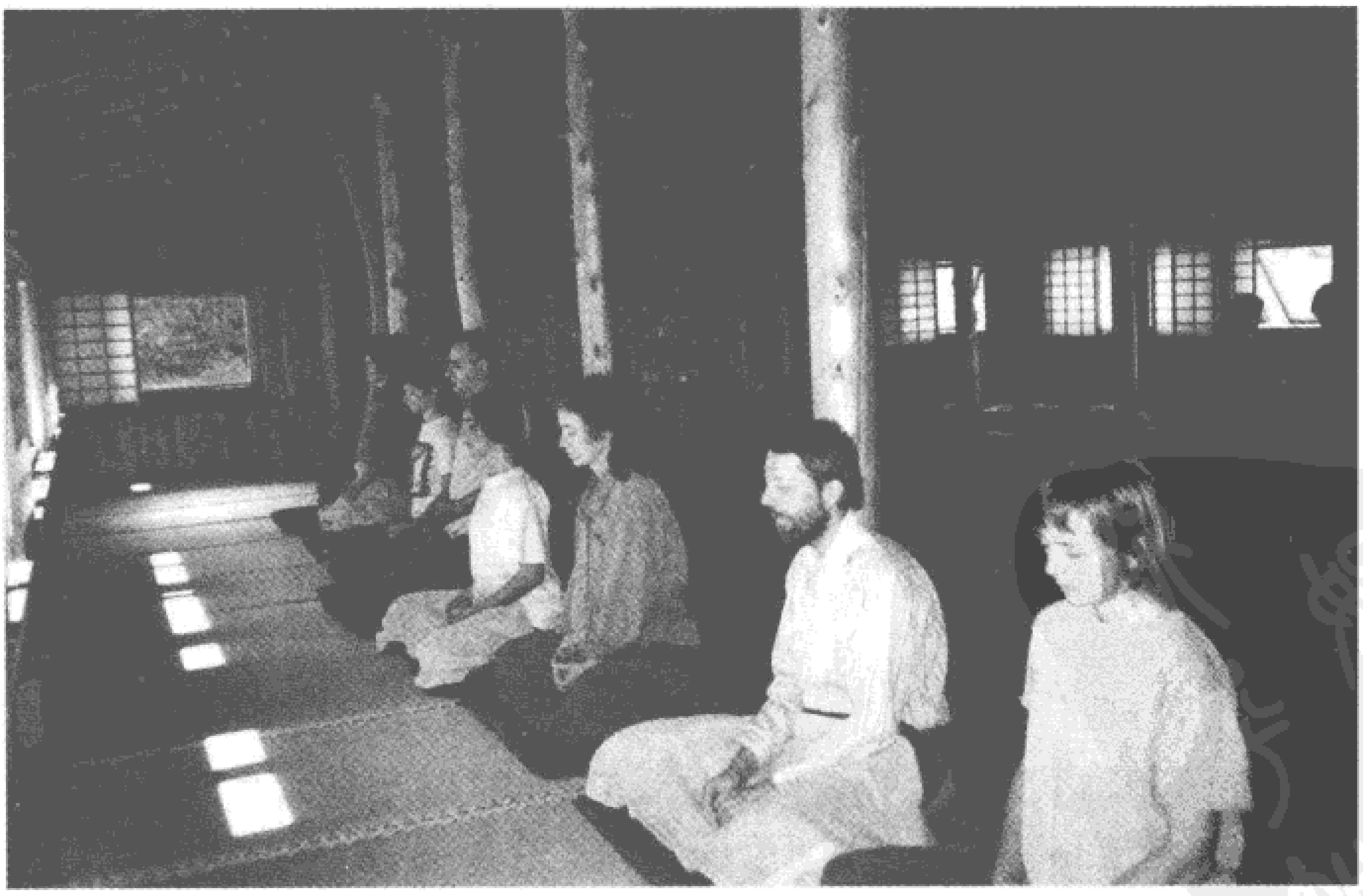
中国禅宗在西方一片空白，难怪圣严法师感慨地说：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佛教和禅宗，几乎是缺席的！”

如何将汉传佛教、中国禅宗的思想，传播到西方社会，一直是圣严法师努力的目标。他不顾病弱的身体，在美国弘扬佛法，不遗余力，除了在东初禅寺讲经弘法，举办禅七，他又不辞劳苦，应邀到美、加各大学演讲佛教及禅的修行或参加研究会议。

从 1976 年法师踏足美国，至 1990 年，十五年的时间，

摩根湾牧牛



法师一共受到三十二所大学的邀请，足迹遍至美国十四个州，以及加拿大。

除了讲学及出席佛学会议，法师又应美国多个禅修道场之邀，亲临主持精进禅修。继 1984 年赴纽约上州罗切斯特禅中心指导凯普楼禅师的禅众之后，又于 1987 年，应邱克伦（Hugh Carren）之请，赴缅因州摩根湾禅堂主持禅修。

自称为“僧侣”的邱克伦，早年跟随日本禅师安谷白云、凯普楼参学，学禅达十五年之久。他曾三度到东初禅寺随法师打禅七，提及他所住的缅因州南部的苏利地方，有一个海湾称为摩根湾，那里空着一座禅堂，没有老师指导，希望法师去主持一次禅七。

圣严法师在紧密的日程中，安排了五天六晚的缅因州之行。

居民不足一千的僻远的摩根湾村落，第一晚前来听法师演讲的，就有七十多人，而且提出极有深度的问题来问法师。隔天，当地报纸以显著的半版篇幅，刊登法师演讲的“禅的历史及其修行”。

圣严法师的到来，成为这偏远的村落几年来的一大盛事。

摩根湾禅堂创建的过程，极富传奇性。1970 年，一位独身的钢琴家，曾赴日本追随临济宗的后藤禅师，修学禅法达十八年之久。钢琴家回美之后，用继承的遗产在摩根湾购置一百多英亩的林地，开了一座锯木厂，带着厂里的员工修学禅法。

那正是嬉皮的年代，不少年轻人携家带眷，闻风而来，

在附近林地住了下来。后藤禅师圆寂后，钢琴家亲自赴日本迎取师父的分骨，葬于锯木工厂的山坡，于是有了创立禅堂的构想。

这些锯木厂的员工，本来都是追求回归自然的教师、编辑、工程师、艺术家，大家同心协力建了禅堂，还为钢琴家修建一座小参室。

就在禅堂左边挖人工池塘，以及另建斋堂兼讲堂时，有一连串怪异不可解的事，发生了所谓的魔扰，全体成员，顷刻之间各奔东西，丢下盖了一半的斋堂。一时之间，庄严的禅堂，转眼成为无人问津的鬼屋，空在那里，任其荒废。

一直到不久前，才由邱克伦等几个住在附近的昔日禅众，组成了财团法人的董事会，召集旧日的同修，继续予以维修，并举办定期的禅修活动。为了迎接圣严法师去主持禅修，他们加紧工作，把斋堂赶工完成。

不过，还是有一些禅众，因魔扰离开之后，再也不想回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法师问。然而，个个讳莫如深，令他感到好奇。

当初为了建筑这座禅堂，一位主要建筑师，专程到日本做了四个月的研究，完全仿造日本临济宗的禅堂，全部木造，未用一块砖瓦。

虽然禅堂已建造十七年，圣严法师仿佛仍可嗅到原木的味道，地面是用一块块正方形的青石板所砌成的，看起来形似中国古寺院中的青砖，古色古气。禅堂规式，完全按照临

济钟板，在美国的边地，能够有模仿得如此逼真的日本式禅堂，令圣严法师感佩不已。

美国禅众在这一大片林地，斩木披荆以启山林，掘池穿井以赋灵性，的确学到了古代禅者所居的山林风貌，他们将禅堂附近一大片林地，就地取材，整理了平时游憩以及露天参禅的林园，木凳、石桌、石雕点缀其间，将日本寺院建筑及庭园布置模仿得惟妙惟肖。

“可惜的是，物质的形象能够学得很快，内在的精神及禅修的心法，就很难了。”

法师观察到今天的日本、美国，禅佛教的形象，依然严整，所以能够撑持场面，至于心法的精髓，则不易掌握。

“这个禅堂的兴起与没落，仅在十数年间”，法师以为大概便是“虽能形似而实不是的缘故”。

参加禅修的人数也没有预期的踊跃。法师的开示，采《十牛图》为蓝本，将修行者比喻为牧童，如何把自己的本来风光、天然妙心显现出来，把烦恼执著逐渐克服，发挥自然妙用的化世功能。

好几位已经久修十多二十年的禅众，对法师将《十牛图》配合每天禅修进度及出现的情况，以轻松的态度和实用的角度讲出，都感到新鲜、亲切、有力，欣喜有幸遇到高明的良师，无不精进用功。

安静的道场，却来了不速之客，搅乱了原本的清静，先是一对不知从哪里来的大雁，与禅堂外边水池中的野雁彼此

呼应唱和。禅修到了第四天，远处又飞来几只大雁，在禅堂外争吵不已。

法师为了不使修行者受到骚扰，出去为它们调解。没想到面对这群因季候变换而南飞北航的候鸟，圣严法师触景生情，颇有感触。

他觉得自己一如这群依着季节的转换，决定去留方向的大雁一样：

“每年定期飞奔于东西两个半球，无一处是我的归宿，也无一处不是我的归宿。”

从他自己，法师以此类推，乃至每一个人、每一众生的生来死去，他都无法超越这一原则。由于业力之牵引，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生来不是归宿，死去也不是归宿，只要解脱生死，两者都是归宿，也两者都不是归宿。

禅七结束，这群没有老师照顾的禅修孤儿，团团围住圣严法师，再三问他，应该如何才不违背佛法的宗旨？如何持续禅堂的活动，接引有缘人获得禅修的利益？

圣严法师以佛陀所说的“自依止、法依止”两句话来勉励他们，劝大家把握持戒、习禅、求慧三原则，发菩提心、学法不懈，依止正法，自律自勉。

“不怕人少，虽然少到只有一人，只要此人修行正法，自有龙天护持，没有老师也不要紧，只要不违经教祖训，也能自利利人。”

法师这番话令禅众感动不已，也增长了他们的信心。

告别禅众，法师离开摩根湾时，发现枯草根头，已冒出青色的嫩叶，林间树梢，也绽出了新芽，一对大雁，已在池中小岛上，产下两只白净的大蛋，两雁轮番孵蛋，晚来的北国之春生机勃勃。

法师的开示录音，由一位曾在华盛顿一家报纸当过编辑的巴德温先生，自愿发心整理成书，名“摩根湾牧牛”，其余修行者也将开示录音带作为指导禅修的依据。

这是圣严法师第一次到摩根湾牧牛，以后又应自称“僧侣”、其实娶妻生子食肉的邱克伦之邀，又去牧牛了两回。

没有床的东初禅寺

圣严法师在纽约皇后区可乐那道，假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成立了东初禅寺，结束了风雪中居无定所的云水僧生涯，找到了遮风蔽雨的容身之处。

东初禅寺自越南华侨张继成依止圣严法师求度出家，成为常住众后，便日趋稳定。

身为第三代越南华侨，张继成从小在佛教家庭长大，赴加拿大进修，在多伦多佛学会当义工时，阅读圣严法师的《归程》，生景仰之心。1983 年飞到纽约打禅七，颇为主七和尚的风趣幽默所倾倒，同时又感觉出师父不仅心量大，内心世界更是深广无边、不易探测。

“打七才知道什么是修行，出坡时一心不二专注于工作，受益颇多。”

打了几次禅七，赞叹法师教禅的次第与方法之科学，张继成对生命本质产生了疑情。回多伦多住到“弘法舍”佛堂，朝夕亲近佛陀，感觉舒服殊胜。

三年后因缘成熟在东初禅寺出家，法名果元。

“穿上僧袍，觉得很顺！”

灰色僧衣穿在果元法师身上，有如他的一部分，令人无从想象他着俗服的模样。

“刚出家时，心情不太稳定，又碰到至亲的哥哥突然往生，冲击很大。”

果元法师跟着师父学习，以及在拜佛中度过这一切痛苦的经历。

“晚上老是失眠，睡不安稳，师父教我一种修行方法，每天拖地板时，把心放在扫帚的头上，专注自己的动作，一心不乱，久而久之，心就安定了下来。”

圣严法师称赞这位华侨弟子：

“毕竟他是中国人，观念心向都比较容易跟我配合，心理也比较稳定。”

有了常住众，东初禅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论圣严法师在不在美国，各种弘法活动都能照样进行，果元法师负责一切寺务，道场日渐扩展，闻名而来学禅听经的中、西人士日益增多。圣严法师返回台湾的三个月，请大觉寺的仁俊长老及

佛学精深的李恒钺居士轮流担任东初禅寺的周日讲座。

从台湾移民纽约的尤惠美，参加东初禅寺的观音法会，她当时的印象是：

“我第一次进东初禅寺时，已小有规模，那时师父、果元法师亲自教打坐、法器，我也开始与另一位许益枝菩萨共同打斋结缘。”

尤惠美烧得一手可口的素斋，立刻成为香积组的成员。她又擅长缝纫，禅坐的蒲团不少都是她一手缝制的。

“师父教我们做事要有承担的勇气，要尽心尽力，不争你我多少，我在厨房当主厨，十几二十年下来，做得不亦乐乎。”

听到有位师姐告诉她：“师父说你是棍子赶不走的。”尤惠美感到荣幸无比。

1999 年刚在农禅寺剃度的果乘尼师，穿着尚未完全合身的新僧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位新出炉的尼师，在新、旧的东初禅寺做了长达十二年的义工，决定出家，从纽约回到农禅寺，接受为期一年的比丘尼生活训练。

她早年服务于银行界，后赴底特律大学得企管硕士后，到纽约来工作，因表现优异，老板以每个月加薪的方式来奖赏她。得识李恒钺居士，到东初禅寺来听经。

李居士随印顺长老修中观之学，擅长用金炙为人治病，他热心护法，对圣严法师执弟子之礼，凭着唱京剧生角练就的好嗓子，弘法讲经中气十足，毫无倦态。

果乘尼师到东初禅寺听他讲《金刚经》，亲近了圣严法

师，喜欢道场朴素干净的禅风，随法师学打坐，体验到禅修对她的改变。她眼见禅寺缺人手，做事利落的她，义不容辞当起义工，从接待到下厨，里里外外一把抓，使她体会到“工作即修行”，也学会在团体中与别人共事，改变她直来直往的行事作风。

随着信众日渐增多，东初禅寺空间局促，最多只能容纳二十四人打禅七，到了 1987 年 7 月底，由几位居士自动捐款、贷款并协助劝募，购进同条街一栋三层楼房，它原本为一五金店，十年不开张，铁片杂物堆满地下室，需要大肆清理。

从可乐那道三十一号搬到五十六号新的东初禅寺时，果元法师正好回农禅寺受比丘戒，果乘帮忙搬迁，她为圣严法师事事亲力而为、全程参与搬迁的精神所感动。果元法师回纽约后，全力投入新禅堂的整修。

分两次购置的东初禅寺，建筑面积近一千平方米。一进门，是观音殿兼佛书陈列室，里面是可容纳一百五十个座位的大殿，上供近两米高的释迦牟尼佛像，庄严慈悲，一见就会起安定感与欢喜心；二楼一间可容纳二十人同时面壁打坐的禅堂，供奉文殊菩萨；三楼图书馆兼做办公室用，及英文的《禅》杂志与法鼓出版社的编辑室。

整座禅寺，却没有一张床铺，没有一间私人的卧室，晚上圣严法师在他三坪大的禅房，拉出柜子里的垫子，张开来放在地上就是床，折起来就是打坐的方垫。

新的东初禅寺于 1988 年浴佛节那天隆重开光，当天海众

云集，四五百位中外来宾前来参与盛会，被认为是纽约佛教界的盛事。

新的东初禅寺，几乎每天都有活动：观音法会、念佛会、讲经禅坐、佛教哲学课程、瑜伽、太极拳、书法课之外，每年四次的禅七，更是最重要的活动。随着圣严法师在西方弘法的声誉愈来愈为人所知，吸引了加拿大、英国、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各州的人士前来参加。

菲律宾的广范法师参访东初禅寺，大为赞叹：

“圣严法师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智慧高峰——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带到西方补足它的不足，实在是功德无量，”广范法师说，“将来我们回到菲律宾，也要向圣严法师学习，把佛教的精神传授给当地人。”

到了80年代末期，台湾的移民潮涌入纽约的皇后区，东初禅寺与有小台北之称的法拉盛相距不远，星期日上午的观音会、下午的讲经，令台湾新移民有回家的感觉，把东初禅寺当作安顿心灵的所在。

信众骤增，活动多了起来，果乘尼师形容：忙到人横着走。

本名俞永峰的果谷法师，从小移民美国，极富艺术天分，十三岁由母亲果道带到东初禅寺学禅坐。

“第一次见到师父，就问他会不会武功，那时候，我很迷武侠小说、功夫电影，”三十岁的果谷法师回到了少年时的顽皮神情，“会不会？师父点点头，说会。他还告诉我，师公——东初老人，可以从墙壁的这边，走到那边。我觉得这

个和尚很酷，立刻想和他亲近。”

经历过美国的中学、大学，组织过乐队，也交过女友，过着庞克的生活，静下来时，永峰思索生死的迷思，为无以排遣的寂寞所噬咬，企图从佛法中找寻自我超越，大一时便起了出家的念头，皈依圣严法师，到东初禅寺为《禅》杂志及英文的法鼓出版社当编辑、画插图，大学毕业后，依止圣严法师剃度出家。

“我的本名叫永峰，师父要我学习谦卑，给我取果谷的法名，山峰掉到谷底！”

圣严法师看着果谷师从小长大，师徒之间有一种近乎父子的特殊情谊。受美国教育的果谷法师，深谙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加上天生聪慧，善于与人相处，多年来成为圣严法师身边得力的翻译，法师应邀在欧洲各国弘法指导禅修，果谷法师经常是随侍左右。

东初禅寺的另一位比丘，个性沉静的果稠法师，原本在美国得州大学留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接触到佛法后，从经典佛书、静坐，对佛法产生大信心，决定出家，毅然放弃法学博士班的课程，飞回台湾寻访明师依止，先后去过几个道场，均不相契。农禅寺质朴修行、诚恳接众的道风，使他决定向圣严法师求度出家。

经由圣严法师推荐，果稠法师进入哈佛大学进修，并在剑桥教禅坐，接引禅众到东初禅寺打禅七。圣严法师的开示，使他们体会到禅修和静坐迥然不同，禅修者更需具备宗教家

慈悲的心怀，法师开示时的启发是在其他书本上难以找到的。

沉静的果顺尼师一向极为低调，她除了照料圣严法师在美国时的饮食之外，带领东初禅寺的信众念佛。披上海青，跟在果顺尼师后，唱念佛号的信众，有愈来愈多之势。

从大觉寺到林边禅中心、旧新两个东初禅寺，一路跟着圣严师父的西方弟子们，为了庆祝师父六十岁生日，虽明知师父不准弟子为他祝寿，还是忍不住合力设计，出版了一册诗文纪念集，祝福师父长寿。

放下就自在

除了常住的法师之外，东初禅寺也靠一群为数不少、包括十个以上不同国籍的义工，自动发心来护持。其中龚天杰居士与他的妻子吴淑芳更是多年的全职义工。

龚居士是法鼓山美国分会、中华佛教文化馆的总干事，退休前任职纽约一家大公司，领导手下几十位美籍工程师，是位极杰出的电机工程师，他组织能力强，曾是美华协会社团的活跃人物，鼓吹华人参与政治，争取人权。

读了圣严法师的著作，叹服他的智慧，找到东初禅寺，对法师的言行更是折服，当下夫妻一起皈依了师父，成为美国法鼓山护法会的原始创办人。

“东初禅寺二十几万银行贷款，我们一年内就募款全部

还清。”

龚居士发挥他办社团、长于规划的能力，制订护法会的章程，在他有效率的领导下，至今法鼓山在美国已有十二个分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也由他统筹。

以东初禅寺为家，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的龚氏夫妇，为了就近方便上班当义工，特地把住家安置在东初禅寺附近，以便于往返。龚居士与原本服务泛美航空的妻子吴淑芳，之所以对师父如此死心塌地，其间有一段感人的过程：

“我和我太太，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现得了癌症，我太太的乳腺癌来势汹汹，医生说已经是第三期，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龚先生说。

病发时，他们被总公司调到佛罗里达州，吴淑芳居士正为法鼓山成立分会而奔走，她发愿：

“法鼓山没建好，我不甘心就这么白白地走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好起来！”

吴淑芳居士听从师父的话，不要把自己当病人。为期一年多，每二十一天做一次化疗，她都选在化疗前体力较佳时忙着法鼓山分会的事。

“一做化疗，没力气了，躺在病床上，看师父慈悲的法相、读他的著作、听他的录音带，为我充电，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吴居士说，“人虽然病着，不敢放弃，念诵《地藏经》，把自己提起来。”

坚定的信力使她的病日有起色，美国医生以为她找到了神

秘的东方神医，告诉她："你在家做了什么，照着做就好！"

化疗使她头发全掉光了，脖子烂了一圈，涂上黑黑绿绿的药膏，日子照样还得过，吴淑芳居士满面病容，戴了一顶帽子，到超市买生活用品。

"一进去，里头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盯着我看，我那样子好可怕，人家以为来了个露宿的疯女人，还害着病，脖子上涂了一大圈药，"吴居士说，"那些眼光让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恨不得地下有个洞，可以钻进去。"

就在这尴尬、自惭形秽进退不得之际，圣严法师的一句话浮上心来：

"放下就自在！"

这句话使吴淑芳居士在顷刻间放松了，心念一转，真的放下，也立即感到自在。

"我整个人在一瞬间变了，一切的不安、焦虑、羞惭全消失了，我居然还对那些盯着我看的人笑笑，打招呼哩！"

一旁的龚先生插嘴："Lily 发现得了癌症之前，本来要跟师父到大陆去朝圣，后来病倒了，师父要她放心，说一定去得成，她换了一种药，真的去了，坐滑竿上九华山，下来还是自己走的，我不放心，到上海去接她，一见她，容光焕发，换了个人似的。"

吴居士说她的病，"医生医好一半，师父医好一半。"

夫妇俩凭着对佛菩萨、师父的信念，从病魔那里夺回性命，分外珍惜，于是提前退休，搬回纽约亲近师父，准备将

余生奉献给东初禅寺。

“我们是以报恩的心来奉献，师父要赶我们走，我们也不肯走！”

夫妇俩异口同声地说，一脸找到了真正归宿的满足。

担任东初禅寺义工团团长的陈珠华居士，是菲律宾华侨，出身天主教家庭，照顾父亲往生的过程，意识到自己有天也会走，需要真正的宗教信仰为依归，从圣严法师的著作中得到感化，每天从曼哈顿搭地铁到东初禅寺当义工，并带领七八十位不同国籍的佛弟子，分别担当厨房、招待等工作，积德积福。

陈珠华居士表示，当义工令她很有成就感。

可摸到好处的彩箱

圣严法师到香港的因缘，始于 1988 年，接受“香港佛教青年协会”的邀请，在香港北角的大会堂弘法，与当地四众结法缘，三天的演讲，人数一天比一天多，佛教青年协会的导师畅怀法师与黄丽容居士，对圣严法师的号召力深信不移，希望每年一次安排法师赴港教化众生，法师以事忙没能答应。

两年后，法师再次赴港弘法，是由影星丁珮女士的再三恳请而促成的。移居香港多年的影星丁珮，因功夫片明星李小龙英年猝死她家的刺激，无助之下，求神拜佛以求解脱，

友人知道她信佛，送了一本圣严法师的《学佛知津》，把她引向正信的佛教。

读完书，感佩之至，丁珮特地搭机回台，到农禅寺皈依圣严法师座下，从此成为法鼓山发心弟子，诵经拜佛，从中体悟到佛法的好处，使她由衷感激李小龙，视他为菩萨的化身，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度化她，令她重生。

香港回归前的90年代初期，民众人心惶惶，极需宗教力量的抚慰。经过丁珮的劝请，慈悲的圣严法师不忍坐视港人陷于惊恐不安之境，于1990年二度赴港，安定人心。

凭着与香港影剧界的深远关系，丁珮以别开生面的方式迎接法师的莅临。

"一走出启德机场，接机献花的人群中，很多是明星、演艺人员，而且立刻就被六七家报纸以及两家电视台的记者包围，使我受宠若惊，"法师笑着说，"这种场面，以前从未曾碰到过。"

前来采访的都是娱乐版的记者。隔天法师与几个明星弟子在机场的合影及弘法的消息，出现在影视娱乐版上，与演艺人士的活动相提并论。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丁珮怕法师误会，赶忙解释："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如果把消息放在文教版，大不了发个二三十个字的新闻，也不会有人采访。"

凭着她的人脉，弘法的消息登在娱乐版，出奇制胜，未

尝不是高招。

“事过后，美国各家的华文报纸也转载这些新闻，把我跟香港明星、歌星、演艺人员在一起的消息报道出来，好像我也变成其中的一员，”法师幽默地说，“不过那也很好，接引了好多位艺人来皈依三宝，好在我从来没弄过花边新闻，不会受到任何批评！”

第二次的讲经法会仍由佛教青年协会主办。三个晚上假沙田大会堂的演讲，第一晚的讲题是“禅——如来如去”，指出凡夫所见的一切现象，都是来去、生灭、成坏，这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假象，不是实法，唯有佛所见的如来才是真实。

第二晚讲的是“禅——解脱自在”，是说世间无事，庸人

香港弘法场场爆满。

自扰，心有挂碍。法师深入浅出地分析“自在”的四个等级，一是凡夫踌躇满志的假自在。二是小乘圣人厌离生死、自了汉的小自在。三是大菩萨普渡众生、不受生死所困的大自在。最后一个是究竟自在，则是佛的境界。

第三晚讲“禅——平常身心”，从平安的身体、平静的心理而做到日日是好日。虚妄的贪爱执著就是烦恼，相反的就是智慧解脱。

演讲结束后，法师坐在讲座上，接受亚洲电视台“俗世梵音”节目的访问，这是该电视台第一次制作的佛教节目，法师解答节目制作人有关佛法的问题。

离开香港前，法师一行人到大屿山宝莲寺朝圣天坛大佛，寺中有位年轻的法师，穿海青披衣，到客堂向圣严法师顶礼，自称是崇拜者，读过法师不少著作。他以关怀的眼神祈求病弱的法师要锻炼身体，因为众生需要他常住教化。殷切的语意令圣严法师极为感动。

沙田大会堂位于偏远的新界，也容纳不下愈来愈多求法若渴的信众。丁珮居士有感于此，慨然担起护法重任，第三次弘法，租用九龙尖沙咀的文化中心，由于地位适中，平常又是一流的演艺团体的表演场所，法师讲《心经》的消息一经发出，人未到先轰动，超过三千人向主办单位索取入场券，而文化中心只可容纳两千个座位。

与永惺法师合办这次法会的丁珮居士，谦虚地把成功全部归于法师的高深道行及个人魅力。其实，丁珮居士在宣传

上别出心裁的点子，令人耳目一新。她以电影宣传手法介绍圣严法师，别具创意的海报设计，悬挂在最醒目的位置，让路人侧目，激发好奇心。她又不惜工本地设计精致的入场券，拿在手上，不忍舍弃。

她的设计奏效了，法师对她这种另类宣传，例如：海报印的是法师坐在地球上，他的反应如何？

“师父很开通，给我高度的自由。他对我的一切筹划很放心，让我放手去做，与我有默契。”丁珮居士竖起大拇指，“圣严法师给弟子的身教是第一流，他给我信心，法会筹备过程有得有失，让我最终能够看清楚我自己。”

“一位开通的师父，不容易。”丁珮赞叹。

师父的法会，丁珮动员了她的家人、朋友鼎力相助，引介了好些香港的影歌星前来听讲皈依。

“其实演艺人员最需要佛法，”法师严肃地道出其中道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够影响到观众、听众，如能信仰佛教，可带动社会风气，使得家庭佛化、社会净化。”

香港弘法　无畏风雨

圣严法师第八度到香港弘法，选在“九七”回归之前，倒数计时的前两个月。媒体除了影视娱乐版的记者，《明报》、《大公报》等几家宗教和文教版的记者亦前来做中肯的采访。

法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专题演讲“中国佛教对后现代社会的回应”，左派报纸《大公报》一连三天详加报道，并对法师的生平及思想有深度的撰述，殊为难得。

由于前几次弘法爆满的情况，丁珮居士带头，更上层楼，租用可容纳三千多个座位的伊利莎白体育馆，依照前例，把偌大的舞台布置成一个既美丽又庄严的道场，以米白为主调，一尊六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周围以百合鲜花装饰，让听众一走进，感受到清凉舒服的气氛，心慢慢沉静了下来。

三千多个座位，可曾担心万一填不满?

这位圣严法师的大护法，正色回答：

“师父的道场，开了大门，就会有人走进来！”

弘法的那天，台风来袭，港九悬挂八号风球，停止上班上课，狂风暴雨丝毫没有消减听众求法的诚心，风雨中，伊利莎白体育馆前人山人海，一阵伞海，蔚为奇观。

难怪丁珮不无自豪：“师父在香港的法会不会比台湾的差！”

得龙天护法，法师开讲《华严经》的《净行品》。

智首菩萨向文殊师利菩萨请求开示：作为一个菩萨，如何能够使身、口、意三业清净，自利利他，成就佛道。文殊菩萨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法门：作为在家菩萨与出家菩萨，当发一百四十愿，修行戒定慧三学等。

最后一晚，讲经结束后，有人忧心忡忡地请教法师对香港未来前途的看法。

"若能心安，环境也安。"

圣严法师的赠言。

离开香港前，法师到位于湾仔的法鼓山香港办事处，接见当地的几十位悦众菩萨。邱成瑶、梁素华等对法鼓山的护持都是不遗余力。

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冉肖玲，在办事处成立之前担任法鼓山香港联络处的联络人。个性开朗的冉居士，皈依法师后，从无打坐经验的她，飞回农禅寺打禅七，问她为何如此勇敢？

"师父不是说，要有大死一番的精神吗？所以我就去大死一番啰！"冉居士爽朗地大笑。

现任召集人陈柏楠律师，年纪虽轻，却历经人世浮沉，英伦留学期间，读《六祖坛经》，纾解他苦学的压力，回港后，圣严法师所著的《正信的佛教》，使他飞到台湾参加社会精英禅修，参加法鼓山的"出家生活体验营"，打过禅七；迄今为止，已连任三届召集人，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使法鼓山香港分会制度化，活动多元化。

由于湾仔的道场容纳不下愈来愈多的求法信众，前来参加禅训班的商界人士陈天明夫妇，为师父的弘法悲心深深感动，慨然把他在荔枝角的工业大楼的办公室借出，作为香港分会的会址，又斥资重新装修。

入选"世界十大青年"、有歌神之称的香港歌星张学友，在一场"心灵飨宴——圣严法师与当代名人对谈"中，谈到

不断地追求爱情、名利、物质，当这一切都到了手，却仍然感到空虚。

圣严法师告诉他：

“人从生命过程中走过来，踏踏实实地做人非常重要，未来的目标往往是空虚的，要知道得到的也都是虚幻的，依自己的因缘顺势而为，对别人多一些爱心，对自己少一些困扰，需要有慈悲与智慧。”

这次对谈，刚上台时，张学友有点心虚，下来后心很笃定，法师对居安思危、对死亡的态度让他大受启发。

“这几年亲近法师，读他的书，常常把他所说的，与自己的行为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偏离得太远！”

张学友形容圣严法师：“好像一个很满的摸彩箱，只要愿意，就可摸到好处。”

PDG

第十一章

威尔士教默照禅

十字街头好参禅

佛教传入英国，最早是南传佛教，19 世纪末，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先后多次赴英传教，与大卫斯 (T. W. Rhys Davids) 等灵智学者会面。1924 年，铃木大拙的一位英籍弟子韩福瑞 (Christmas Humphreys) 创立了伦敦佛教协会，传授日本禅；1943 年，该协会发展成为包容南北传、显密教大小乘等综合性的佛教组织，出版《中道》季刊杂志，会员超过两千人，由一位日本曹洞宗的女尼弘法与指导修持。

至今英国已有超过两百个佛教团体，虽然南传佛教最早传入，其次为日本禅宗，最后为藏传佛教，目前却是以密宗后来居上，最为兴盛。英国人对中国汉传佛教则知之甚少，只翻译了《圆觉经》、《楞严经》以及虚云老和尚的传记、宣化法师的一些英文讲录。圣严法师的四种英文禅书，近年来正逐渐成为英国佛教徒的读物。

1989 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心理系教授约翰 · 克鲁克 (John Crook) 博士曾邀请圣严法师到威尔士指导禅七，为现代中国法师将中国佛教到欧洲弘传落根的第一人。

与圣严法师同龄的约翰 · 克鲁克博士，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他是剑桥大学的动物生物系及心理学的双料博士，对鸟禽语言颇有专攻，懂法文、希腊文等国语言，朝鲜战争期间，以军官身份被派驻香港，开始了他对中国文化、宗教的兴趣。

经由香港大学教授的引介，随一位曾在一代禅宗巨擘虚

云老和尚座下打过禅七的居士学习佛法，听讲《六祖坛经》。

以后赴印度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接触到印度教，70 年代攀登喜马拉雅山，与山中西藏的瑜伽修行者学法，并有专书出版，同时接近藏传佛教；在喇嘛前，受了菩萨誓愿，愿以佛法普济众生。

有感于藏传佛教仪轨太过繁琐，与自己喜欢朴素简单的心性并不契合，回英国后，克鲁克博士亲近一位教日本曹洞宗的英国女士学日本禅。

他与圣严法师的因缘，始于 80 年代中期，有次到香港旅行，重访当年教他六祖禅法的居士，却因老师年老气衰、无法请益而伤神。不意在书店中发现圣严法师的英文著作《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一读之下，令他惊喜不置。

《佛心》集圣严法师五年多的禅七开示，主要讲的是宏智正觉的《默照铭》及憨山大师的《观心铭》，书中重视禅修方法及阶段说明，其特色不在开悟，而是改变气质，把修行运用到日常生活。

“这本书言之有物，教法直接、清楚，一点也不故弄玄虚，对佛法的阐释毫不神秘，平实不夸张。”

今年七十岁的克鲁克博士，神采奕奕，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一口上流社会的英语，吐字优雅，人却极随和容易亲近，藏在镜片后的眼神，顾盼之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是第一位受圣严法师印可见到自性的西方白种人。开了心眼的克鲁克博士，的确与众不同。

《佛心》一书，除了使他对中国系统的禅法茅塞顿开，书中所谈的空性，特别使他相契。克鲁克博士谈到他少年时的一次奇妙的经验："那年我十四岁，突然之间觉得世界非常美，美丽极了，可是我不在其中，却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美。"

一种"无我"的境界。以后他学的科学，却始终无法解释那种状态，读了圣严法师的《佛心》，觉得与禅法很相应。克鲁克博士似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

1986 年 5 月，他特地从英国飞到纽约东初禅寺打禅七。回忆那次经历，的确终生难忘：

"我一向住在英国乡下，安静惯了，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到了皇后区的禅中心，投入大城市的闹区街道，环境吵杂极了。"

东初禅寺两旁分别是商店、工厂，消防站就在街口，每小时都有救火车出动救火，呼啸来去，加上卡车驶过的轰隆声、汽车喇叭声、街上来往行人操着五六国不同的语言，众声喧闹。

环境恶劣如斯，克鲁克博士只好自我安慰："当然，人间到处都是禅！"

这正应了圣严法师所说：十字街头好参禅，没有更好的地方，只有借境练心。

第一、二天，背痛腿疼、街上噪音，加上天气燥热，可怜他汗流浃背，痛不欲生地强迫自己静坐，满脑子妄想纷飞，新愁旧恨一齐涌上心头。

圣严法师的开示令他重燃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他照着法师所教的方法，在呼吸之前摒除妄想，延长止念的间隔，让散乱的心渐渐地安静下来，几个小时之后，感到一股气，从肚腹丹田升起，整个人得到一种放松解脱。

心沉静下来后，对周遭环境的喧闹再也听而不闻了。这一次禅七，克鲁克博士重温了年少时那一次奇妙不可解的经验，又一次进入空无的境界。静坐中，时间空间突然全部停止，头脑一片清灵，宁静而明朗，身心世界全都不见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恢复到现实的世界。

克鲁克博士对师父、对佛法满怀感激，更确定他要深入修行，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禅七结束后，他表示除了会再回来，同时盼望法师能去英国为他修行的同道举行禅七。到纽约向法师求法之前，克鲁克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受教于杰夫·洛夫（Jeff Love）以及他的老师查尔斯·伯纳（Charles Berner）所创的一种为期五天的修行方法。这两人曾到印度学宗教哲学，又曾到日本学禅修，综合而成为一套新的心理治疗法，称为“西方禅法”。

西方禅法的修行方法，接近禅宗的话头参公案，头两天禁语静坐，后三天两人一组，彼此发问：“我是谁？”“生命是什么？”层次上较倾向于心理学的情绪发泄，克鲁克博士希望通过禅的方式来接引西方人士，周末以自己家中聚会来传播佛法。

亲近圣严法师，令他大受启发，他计划回去后，把他在

威尔士一座四百年历史的农舍加以整修，改为可容纳二十到三十人的禅堂，恭请法师前去主持禅七。

圣严法师则希望他再来参加至少两次禅七，对法师的方法有所了解之后，再谈赴英国传法之事。

克鲁克博士答应。并向法师请教：在西方弘扬佛法，与东方有无不同？

“西方人接触禅法的，多半已有哲学思辨的基础，并且着重于实用，所以弘扬方式有所不同。”圣严法师回答。

他跟着又请法师比较在弘法对象及内容上，东西方的差异。

“西方人重视开悟见性，往往把禅修中一时的特殊经验，视为解脱及悟境。西方人在短期修行期间，能够精进，效果也比较快速，可是由于平常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习惯与俗人无异，”法师回答他，“要想突破较深的禅障，比较困难。”

至于中国的禅修者，法师认为大都不以开悟为目标，而是以明心见性后的“了生脱死”为着眼，比较重视信心，不在于急求获得身心的特殊经验。

“我对西方人多用理性的疏导，对禅理的说明，注重思想的层次，在方法的传授方面，也重于实用有效为原则，对东方人则比较重于信心的奠立，以及正知、正见的启发。”

克鲁克博士同意现代西方人学禅的目的，多是为了悟境的开发，开悟之后如果仅有智慧，而无济度众生的悲心，则不是禅的表现。

“如果没有慈悲心而说开了悟，那不是真的开悟。禅法即

是佛法，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如鸟有双翼、车有二轮。”

圣严法师跟着又就佛法的空性、无神论，与印度教接受全神的信仰做一比较，短短的一席话，令克鲁克博士对法师的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

法师问他在这次禅七中，以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学到了些什么？

“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最感新鲜的，是师父教我们以面对困难接受困难，便是对治困难的妙法。”

克鲁克博士以腿痛作为例子：“师父说，腿痛不是问题，若能任它痛，痛到后来便不是痛，而是清凉，可见如《华严经》所说：一切唯心造，不论苦境、乐境，不是客观的事实，都是主观的自心作用。”

隔年5月，克鲁克博士又回到东初禅寺打禅七。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令他心力交瘁，加上肩膀僵硬，影响手背疼痛，使他禅七一开始，就身心俱疲，勉强参“无”字话头。

心渐渐沉静下来之后，一个与道元禅师有关的话头，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得到法师的许可，他参着从潜意识浮现的话头。

微尘里转大法轮

这位英国心理学教授求法的诚心，感动了悲心弘扬佛法

的圣严法师，1989 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四月天，法师一行人踏足大不列颠，来到威尔士，克鲁克博士由牧场羊舍改建的禅修精舍，透过蒙蒙烟雨，眼前一片广袤的草原，丘陵起伏，遍野的绵羊，一大片牧场。

车子沿着当地牧人走出的崎岖小路，在雨水汇集的河沟中困难爬行，寸寸艰辛，象征着修行道路之艰难。好不容易抵达禅修的道场，那是座四百年前的破旧老屋，伫立于两个山岗中间的小溪之旁的两栋农舍，其中一栋是克鲁克博士平时修行或写作之用。

“另一栋羊舍分为两层，下层原本是关羊的，上层堆集牧草和饲料，羊舍已不畜羊，改为住人。十位男众两位女众睡在羊舍上层的草堆上，克鲁克博士自己则在下层席地而卧，”圣严法师在《欧洲播种》一文中如此叙述，“我和两位随员被安置在楼上后边的小房，前面的空间用来做禅堂。羊舍屋顶会漏雨，墙壁会透风，当然也无法生火取暖，那些英国佬却能住得甘之如饴，使我十分感动。”

二十位打七的男女众，大多数是医生，好几位心理学教授、社会学家，还有一位雕塑家。

“英国人身材高大，居然能够在这样狭小古旧的农舍中从事禅七的修行，使我联想到《华严经》的世界，‘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也想到《楞严经》的世界，‘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圣严法师描述打禅七的环境。

羊舍道场打禅七

“空间的大小实在只出于人的心量，而不在乎客观的事实，因此我开示说：大家虽然尚未成佛，已经能在一毫端上修行佛法，同时勉励禅众，虽小而大，虽大而小，大小自在，就是解脱。”

羊舍禅堂没有电灯，只靠两盏煤油灯照明，彼此之间不仅没有鼻子碰鼻子，更没有手脚互撞，连圣严法师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在院子里做运动，不需要照明，也能找到自己要站的位置。抬头看到满天繁星，清楚得似乎伸手可及，举足踩着遍地的霜针，也好像柱柱见锋，这是少有的经验。”法师写道：“因此我相信，纵然是盲人，如果心地宁静，虽不能见东

西，也能体会到光明是什么。”

心里的光明才是最可靠的。无怪乎德山宣鉴禅师参遇龙潭崇信禅师时，龙潭于黑夜点起灯笼，交给德山，德山正要伸手去接，又被龙潭吹熄，因而使德山开悟。

女众们在六天中没有洗澡，倒是有几位男众在寒风凛冽的溪底脱了上衣洗身，这对怕冷的圣严法师是难以想象的。他问克鲁克博士作何感想，却被反问当年虚云老和尚在冰天雪地中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的过程，是不是比他们这种修行方式更艰苦？说得圣严法师感到惭愧。

这次禅七，法师以释亡名的歌偈《息心铭》作为开示教材，指出《六祖坛经》所标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强调佛法的人间化。

修行的原则，法师提出：孤立、独立、不执著。孤立是把自己跟过去的生活经验，人、物、事孤立起来，把自己的前念与后念孤立起来，最后只剩无所攀缘的现前一念。独立就是独立于现前的一念，最后连这一念都要放弃。所以，能孤立、独立，最后才能不执著。

小参时，克鲁克博士告诉师父，身为心理学家，总是在思索找寻解释，这次禅七打坐，他又感觉到时间、空间全然停止，身心世界全都不见了，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把这从未向任何人披露过的经验，第一次向法师说了。

“过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对佛法充满了感激，对众人有无限的慈悲，”克鲁克博士道出他的感受：“想

要做点什么，可帮助别人，却又好像天下已无事可做。”

他向法师请教：怎么办？

法师听了，毫不迟疑地说他见了本性，向他恭贺，叫他向师父拜了三拜，得到法师的印可。

终于遇见了明师，印证了他从少年时代就发生过的对空性的体验。克鲁克博士长跪师父面前，感恩得涕泣泫零。

小参过后，法师教禅众跪拜忏悔，他深深悔悟从前之过，感到前世业力排山倒海而来，他为今生前世赎罪，泪流满面，对佛法、师父感激莫名。

法师在阴寒的雨天抵达，禅七一开始，雨就停了，一连六天都是晴天，禅众每天到户外经行，与羊群为伍，在星罗棋布的羊屎间行禅。

禅七圆满，最后一天早上，法师授三皈五戒。禅众们在阳光下，指着树梢绽出的新绿嫩芽，感叹春天的脚步近了，赞佩师父的道力，为他们带来一连七天的好天气。

法师趁机开示，告诉禅众，为了期待春天而过冬是错误的，要四季如春，春在心中而不在心外，四季平等无别，才是所谓日日是好日，季季是春天，到达生死一如、凡圣平等的境界。

离开威尔士之前，法师准许克鲁克博士代替他在英国主持禅七。法师说：

“你并未大彻大悟，烦恼心还在，只是少了一点自我的执著，对佛法的信心打下基础而已。然而，在英国能有像你这

样禅修经验的人，相信并不太多。”

为了推广佛法，成就欧洲的有缘人，法师让他在英国主持禅七，但是不能偏离佛法的原则，不可跟神教混同。克鲁克博士是继马来西亚的继程法师之后，第二位经法师允许，可以带领禅修的人。两人的共同特色是，对三宝有信心，对师父的尊敬，以及都具有深厚的悲心，和无所求的愿心。

法师为克鲁克博士祝福。

结束英国第一次禅七，克鲁克博士将禅七开示，释亡名的《息心铭》讲录，以及禅众的心得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用扇捕羽》（*Catching the Feather on a Fan*)，这是法师对方法的譬喻：意思是当心放在方法上时，就像把羽毛放在扇子上，不是用扇子扇羽毛（那样羽毛就会永远在空中飞舞)，而是应该用扇子轻巧地接着羽毛，慢慢地移动，这样，在扇子上的羽毛是不会动的，心自然会安定下来。

《用扇捕羽》由英国出版社 Element Press 负责发行，这是圣严法师继《禅》(*Chán*)、《佛心》、《开悟的诗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信心铭〉讲录》（*Faith in Mind*)、《摩根湾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oy*) 之后的英文著作。

第一个默照禅七

1992 年 4 月，圣严法师第二度到威尔士主持禅七，仍旧

是在克鲁克博士的羊舍道场。

旧地重游，天上飘着雪花，羊舍前的黄色水仙花，像三年前一样盛开，夹道欢迎远来传法的禅师。

二十八位慕名而来的修行者，主要来自克鲁克博士执教的布里斯托大学禅坐会的成员，有医生、教授、心理学哲学博士，以及日本曹洞宗的禅僧、印度教上师、画家、作家，多半有五至十年以上的禅修经验。

由于人数不多，一半的人睡在羊舍的干草堆里，另有十三位是睡在户外的个人帐篷，幕天席地，听风声、水流声入眠，早晚用仅比冰水温度高一点的溪水洗澡，这种求法若渴的精神，令法师感佩。

参加此次禅七的修行者，仍是以学科学的知识分子居多，据圣严法师观察，西方社会的学佛风气，有一种明显的趋势，是学科学的较容易接受佛法和禅的修行，倒是一般文史哲学的人士，比较不易投入。

“学科学的人之所以容易接受佛教，”克鲁克博士提出他的观点，“是因为佛教与科学的尖端发现不相违背，实际上彼此呼应。不过，科学仅是及于物质的分析考察，而佛法的修持深及于心灵世界的无限开拓，一旦科学不能满足视野之时，接受佛教从事禅法的实践，是非常自然的事。”

克鲁克博士的真知灼见，令法师点头赞同。

这次禅七，法师全用默照禅来带。

“这应该是师父的第一个默照禅七。”克鲁克博士以相当

肯定的语气说。

在此之前，法师主持禅七，一向是依禅众的心性，分别以话头、默照指导。

默照禅是圣严法师最擅长的禅法，是他早年山中闭关最得力的修行法，由于宗教界对明末后失传的默照禅极为陌生，因之起意了解研究，早在1980年，便以宏智正觉的《默照铭》开示，经过几十年深入钻研，法师得到正觉禅师精髓，第二次威尔士之行，便正式以翻译成英文的《默照铭》为讲本，复活了中国曹洞宗的这种禅法。

“师父知道我学过日本曹洞宗只管打坐的禅法，”克鲁克博士说，“这次全部用默照禅，好像是为我而教的，让我好感动，也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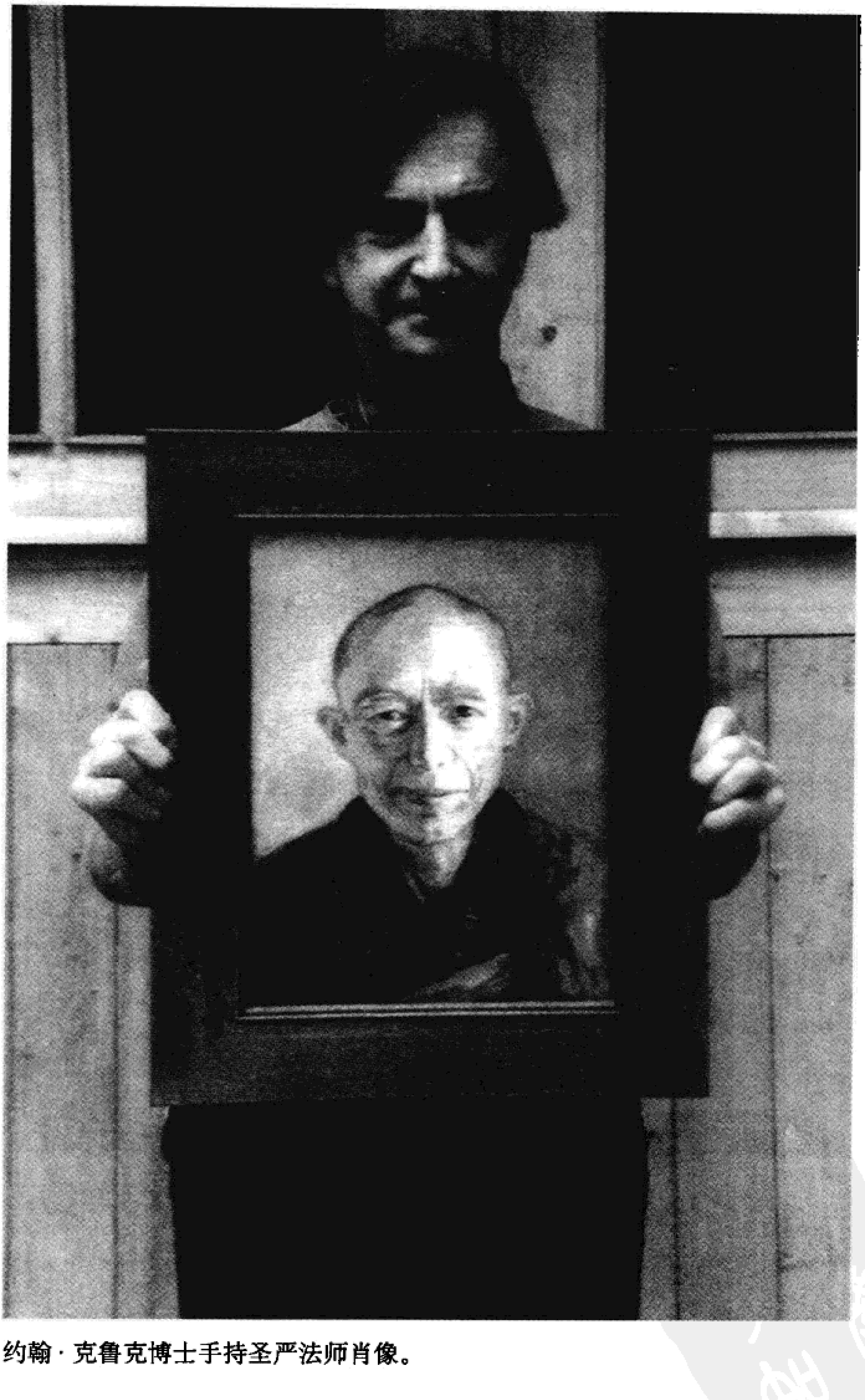
禅七期间，有天气温上升，法师带领大家在户外山谷的溪流两侧露天打坐，他自己也在精舍背后的大树根下静坐，树梢风声、涧底水声、鸟鸣声，令他有大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之感。

禅众中，有五年禅修经验的医生博士柴尔德（Simon Child），小参时告诉法师，他诵《心经》后喜极而泣，进入空灵状态，无来亦无去，无动亦无静，长达两炷香以上。

抱病而来的法师，对这位得力最多的弟子道喜，觉得不虚此行。他鼓励克鲁克博士与柴尔德两人，学佛的重点在于发菩提心，广度众生，报三宝恩。

“这次默照禅七，我自觉心与师父相印。”克鲁克博士说。

女画家卡思伯特为法师画像。



约翰·克鲁克博士手持圣严法师肖像。

禅众中有一位女画家卡思伯特（Ros Cuthbert），她为法师精心绘制了一幅半身肖像油画，作品中生动地捕捉了师父的神情内涵。

“特别是眼神，”克鲁克博士形容：“师父有一种疑问、探询的眼神，嘴角带着赞同的微笑，眼睛却在寻问：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画家成功地表现了师父的特质。”

这幅肖像画挂在禅修道场的小参室旁，禅七期间，修行者必须先向师父的肖像顶礼，再进小参室。

离开英国前，圣严法师特地到伦敦大英博物馆，观赏当年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从敦煌带去的与禅宗有关的卷子、木刻及拓片、绢质的佛画艺术品。

在博物馆三楼的特别展览室，法师被准许用戴白手套的手，将经卷逐卷打开，逐字逐行地欣赏研究。

“阅览之时，就像面对千年之前的古人，把手谈心。中国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能在异国相逢，弥足珍惜。”法师感慨万千。

看到一件唐代手抄敦煌卷子的背面，是一家大寺院的僧侣名录，其中有一位比丘，法名叫圣严，俗家姓张，法师当场愣住了。

“在敦煌文献里，竟然有与我的法名和俗姓完全相同的古人！”

传法克鲁克博士

1993年6月，纽约东初禅寺举行第六十七次禅七，参加者分别来自英、法、瑞士、美国各州，其中有一位来自人口不及三万的小国列支敦士登，法师每晚以博山禅师参禅警语开示。圆满日，特别为约翰·克鲁克博士举行隆重的传法脉仪式。

“解七的那个早上，果谷师告诉我，师父要传袈裟给我，最好知道怎么穿。”

克鲁克博士复述传法仪式上，当着打七的禅众，圣严法师开示：

> ……过去禅宗的历史，禅师们都是行将入灭前，传法脉给继承者，然后完成使命去世，我人还在，传法给克鲁克博士，到欧洲去教禅法，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除他之外，无人能胜任此重任，我允许他代表我，一如我继续弘扬佛陀传授的教义。

圣严法师跟着回忆当年他得到灵源老和尚的传法，感到既欢喜又快乐：

> 欢喜的是师父认定我有能力传禅法，快乐的是传扬佛法的重任有幸落到我的肩上。然而，如果不尽心尽力，有辱使命，会愧对佛陀及历代祖师、众生，今天我将这些感觉与约翰分享。

克鲁克博士对师父的传法，也感到既欢喜又快乐吗?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意外，传法给既不出家，又非中国人，不懂中文，也不怎么懂佛法的我，而且人又住在英国，离纽约师父的禅中心那么远，怎么会挑中我？”

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惭愧，自觉烦恼心未断，何德何能，能得到师父的信任，获此殊荣。第三个反应是，师父托付的责任太过重大，如何来承担？令他惶恐之至。

“最后的反应，才是感到喜悦，觉得得到此生最大的荣誉。”

选中了克鲁克博士，法师强调绝非偶然。

圣严法师道出他传法脉的条件是：

> 此人必须对佛法有正知正见，用功修行，有见性的体验、愿度众生的心量，符合时间、空间的需要。
>
> 过去七年，我仔细观察他的言行，他懂佛法，也有破参见性的体验，本身是位教授，有传法的能力，而且提供威尔士的道场给禅众修行，他的种种表现符合了我传法的条件。

克鲁克博士谦虚地回应：“师父印可我的见性，他同时告诉我，没什么好骄傲的，我的烦恼仍未断，缺陷多多，加上我慢心，会令自己退转。如果我是生在禅法兴盛的年代，高明的修行者比比皆是，这项荣誉绝不可能落到我身上，只有在现代，虽然表面上科技进步非凡，凡夫的心是如此的黑暗，才有可能让我这道心薄弱的人获此殊荣。”

修行之道何其漫长，克鲁克博士与禅众们共勉，又将他来纽约之前的闭关修法心得与大家分享。

披上袈裟，约翰·克鲁克博士成为临济宗法脉的第五十八世，圣严法师给他传灯见谛的法名。

“仪式过后，我向师父请益，如何在英国、欧洲传法，师父回答我：你是英国人，我是中国人，你到英国教禅七，怎么做，自己去发现。”克鲁克博士摇摇头，“师父把欧洲传法的担子全交给我了。”

传灯见谛一肩挑起欧洲弘法的重任，追随师父指示的三个原则：

一、传授的一定是师父所教的方法。

二、不许混杂其他教派的教理。

三、不违背佛法缘起性空、因果不空的基本思想，绝对不可涉及神通、感应及特异功能的现象。

他不辱使命，回英国后，成立了西方人的中国禅学会，选出几十位核心人员，分布到英国各地八个点，训练干部，指导他们如何带领推广禅修，又教导正确的中国禅的观念、佛法。

克鲁克博士除了每年在威尔士羊舍道场主持两至三次的禅七外，还将禅法弘扬到欧洲各国，已先后到波兰华沙、德国柏林、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指导过禅七。

“最近还接到一个电话，从希腊打来的，说想来参加禅七，我问他听懂英语吗？他说懂。我欢迎他。”

身为心理学家，又一向乐于助人，克鲁克博士眼见众生受苦，万分不忍，总想竭尽其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他赞叹佛陀

之伟大，不是空谈宇宙神秘奥妙的哲理，而是佛法可当作解决众生之苦的良药，正如话头禅大师大慧宗杲语录所说的："佛是众生药。"

圣严法师也说：

"佛法既然是苦海的慈航，应该是以现实人间的苦难疾苦作为救济的重点。"

在克鲁克博士的心目中，圣严法师是当今世上最伟大的禅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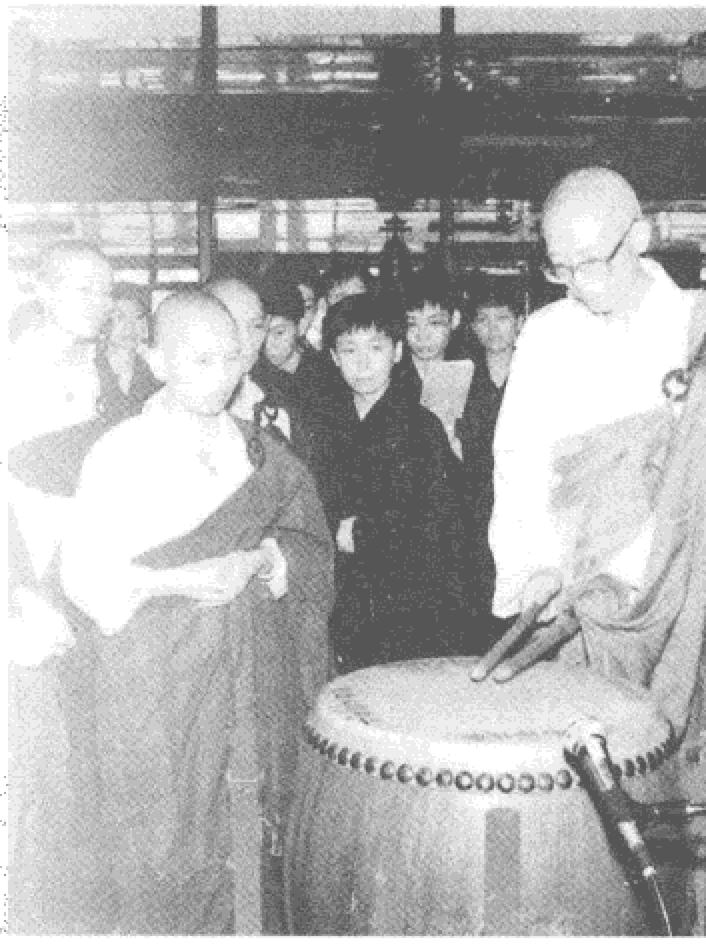
"师父不走极端，他把佛法的理论和实践配合无间。"

克鲁克博士在威尔士道场供奉的，是尊救苦救难的地藏王菩萨。

PDG

第十二章

将法鼓送到每个人手上



做了生平最大胆的事

农禅寺所在地的关渡平原，是在台北市政府都市计划土地征收重划区内，将来有可能一半以上的地方被征收为公共设施用地，农禅寺的搬迁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圣严法师一直在找寻一块土地，以供建设一个比较有长久性、安定性和未来性的道场。

而北投光明路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位处闻名的温泉旅游地，终年游客如织，环境并不适合师生上课、做研究之用，加上佛研所一直在增加设备和工作人员，文化馆五层楼的建筑也早已不够敷用，所以跟农禅寺的迁建同等迫切重要。

圣严法师有意找一块地作为教育、研究、弘法、修持的综合性佛教园区。

佛教文化馆的护法、东初老人的弟子，也是中华佛学研究所董事兼研究教授的方宁书先生，也觉得为佛研所找一块隔绝尘世、幽静独立的山坡地建校，是刻不容缓的事。

一向对圣严法师苦学、苦修、苦干的精神佩服赞叹不已的方宁书教授，为了使法师的悲愿早日达成，他与中华佛学研究所的护法会理事长杨正居士，组织了一个购地小组来负责，代表圣严法师从台北到南投、宜兰、头城，几乎跑遍了台湾每一个县的山村，看过无数的山水。奈何人觅山、山寻人，八年下来，总是因缘不具足，找不到一块人杰地灵、地势天成的山坡地。

1989年3月底，台北市政府计划将关渡平原开发为低密度住宅区，而购地小组寻觅的那一块风水灵地，仍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使得农禅寺的住众，以及几千信徒着急不已。

熊清良居士建议圣严法师亲自领导僧俗四众弟子，共同持诵大悲咒二十一遍，祈求观世音菩萨加被指引。3月25日晚上的念佛会，一千多信众来到农禅寺，是历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晚信众们跪满了大殿内外，一个个合掌，以最虔诚的心一遍又一遍，祈求观世音菩萨。千人的声音融为一体，个个热泪盈眶，场面之动人，笔墨无以形容。

“全场那种气氛，大家一条心的凝聚力，令人觉得观世音菩萨，应该会满足众生的愿。”

一位当时仍为信众、后来随法师出家的尼师，提起那个千人用尽全部心力，持诵大悲咒求感应的晚上，犹是眼眶湿润，感动不已。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果真又一次回应了圣严法师的祈求。

法师发心的弟子林显政居士，在农禅寺持诵大悲咒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晚上之后第二天的早晨，突然为一种无以名之的灵感所驱使，要他去他公司对面一个叫佛恩寺的道场，说有一块地可以转让给圣严法师。

“金山有一块山明水秀的地，可建道场，要我去接头。”一向对灵异感应深信不疑的林显政居士回忆，“但是，我和

那块地的地主全度法师，只在北投佛恩寺见过面，并不很熟，而且土地在哪里也不知道。”

正在着急，忽然灵光一闪，通过佛恩寺住持通度法师，请全度法师下山研讨。一谈之下，无独有偶，全度法师也在同一天持大悲咒，希望菩萨指引，使他金山那块山坡地能够早日找到理想的人。

一个求土地，一个求人才，不约而同共持大悲咒，菩萨真的是千处祈求千处应。这一来，连相信灵异的林居士，也不禁赞叹：

“多么不可思议的感应事迹啊！全度法师一听是圣严法师要建道场，马上一口答应，约我第二天上山看地理环境。”

林居士上山一看，山清水秀，觉得很清凉，立刻找方宁书教授、锭心、鉴心二位师伯去看。

“我看了觉得这块地有完好的格局，回来向圣严法师报告，”方宁书教授说，“因为法师立刻就要到美国弘法去了，所以当天下午我再陪法师去看，同一天里跑了两趟金山。”

圣严法师亲自前往，发现那里一共有十八甲（注：1 甲合 9682.2 平方米）地，靠近海边，但见不到海，也吹不到海风，左右及后方都有隆起的山岗作为屏障，像一把太师椅，那块地就在椅座上。向前展望，是金山乡的平原，平原远处，是万里乡起伏的重峦，有千山来朝之气势。

“看其脉象，是从台北县最高的七星山迤逦而下，从地理名词来说，可以称它为侧蒂的莲花，”圣严法师如此形容，“而

且有两条清溪，终年绿水长流，围绕合抱着这块地，在正前方汇成一条形同九曲三弯的主流。”

法师看了，非常欢喜，他告诉弟子们说：

“这块地在这里等我们许久了！”

当初全度法师看中金山这一块左钟右鼓、地势天然形成、视野宽广的宝地，第一个反应就是：

“如此佳地，为何无人来兴建佛教道场？”

当下买了一部分的土地，那时他还是一个教太极拳的居士，附近的地主听说他要买地盖寺庙，纷纷要求他解囊相助购买他们的土地，于是面积逐渐扩张。

1987 年，山上的观音殿落成，他为找不到住持而烦恼。因缘成熟，全度法师自己出家，连当时七十七岁的老母亲也落发修行，母子全力护持道场。

当初购地时，全度法师首经公开表示：买地并非留为己用，而是代为保管，等机缘成熟，再请高僧大德来主持开发。

就这样，圣严法师在因缘契合下，寻得了法鼓山，结束了长达八年来人寻山、山寻人的过程。

找到地之后，方宁书教授、杨正理事长、林显政居士盼望圣严法师立刻做决定，他们担心因缘稍纵即逝。

法师赴美在即，结果真的在三天之内谈好价钱、办妥土地转让的条款契约。全度法师及李昭男居士各自将名下所持有的一份土地慨然捐出，共襄盛举。

“虽然如此，我们需要付出的款项还是很多，以我们当时

的财力，这是不可能负担的，而且我立刻就要出国，也无暇为之筹款，契约书中订定三个月内付清全部款项，这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圣严法师决定听林、杨居士的主张，先买了再说。

“他们说钱自然会由菩萨送来，地也自然可以找到人来过户。我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一件最大胆的事。”

圣严法师为这一块山坡地命名为“法鼓山”。

“法鼓”这个词的典故，出自佛经，藏经中有一部大乘经就叫《大法鼓经》，而《妙法莲华经》中也有好几处用到“法鼓”两个字。通常的用法是降法雨、震法雷、击法鼓、吹法螺，指的都是弘扬佛法、滋润众生、降伏万魔的意思。所谓晨钟暮鼓与佛法宣导人世、普化人间，就是击法鼓。

法师从金山的地形上看，左边隆起像悬空的古钟，这块地在两个山谷之间隆起如半岛形的丘陵，就像纵卧在两山之间的大鼓。

无独有偶，圣严法师于 1982 年，在纽约成立的出版社，很凑巧就以“法鼓”为名，又从 1979 年开始计划将法师之著作编辑成一套全书，名称也预定为《法鼓全集》。

基于各种因缘的趋势，圣严法师把它称为法鼓山。

关于法鼓山的建设，法师的构想是建成一所现代化、国际化的佛学学术研究中心，使佛学院、佛研所一贯制，并成为一座国内外极具规模的禅修道场。所谓“一大使命、三大

教育”，一大使命是推动全面教育，三大教育即：大学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关怀教育。

最初购买的十八甲土地，到 1990 年底为止，面积增加到三十二甲。

第一期的开发工程是中华佛学研究所，共十五甲土地，建设大殿、斋堂、图书馆、教育行政大楼及国际会议厅、禅堂、关房、男女寮房、宿舍等，主要工程预计于 2001 年完成。(注：2001 年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第一期工程初步建设完成。)

师父就像一盏明灯

建设法鼓山，需要极庞大的经费，圣严法师一不善化缘，也不好意思向人开口，幸好许多护法居士的热忱及各界善心人士出于对法鼓山教育和弘法事业的认同，纷纷自动组成护法会代为劝募。

圣严法师在念佛共修结束后，首次向信众宣布：我们在金山找到了一块十八甲的土地，即将建设法鼓山，在场的佛弟子个个额手称庆，欢喜异常。

资深悦众陈秀梅在她“一路摸索却累得欢喜”的劝募过程中，回顾师父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当时担任念佛会活动组组长的施建昌居士站出来，以虚云老和尚开创道场的殊胜为例，鼓舞在场每个人当种子，用财布施种福田，护持师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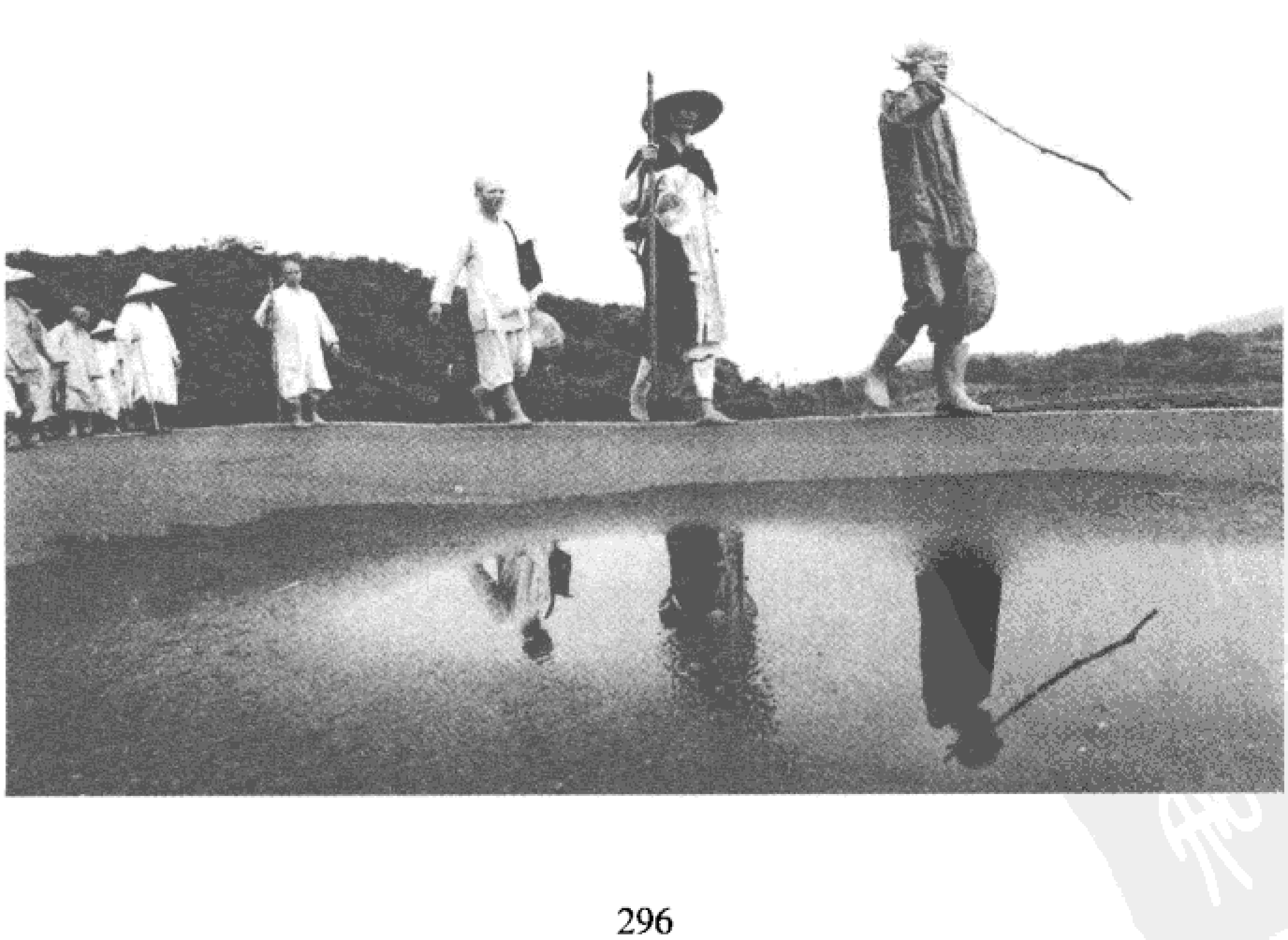
“施居士说他愿意捐出三十万元抛砖引玉，许多人举手认捐，当场就募了一百万元。”

隔天禅坐会，正好是植树节，施居士在圣严法师面前下跪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全力护持农禅寺法鼓山，当作他生命的一部分。

“那天正好是植树节，施居士以种树成林做比喻，他说：一个人发心是不够的，少数人发心也不足以成就法鼓山，它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参与认同和推动。”

施居士的发愿令在场的禅众为之动容，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陈秀梅居士秉着“他能做我也能做”的精神，加入劝募行列，成为第一批劝募会员。

因缘契合下，寻得了法鼓山。



“我那天发的愿，师父还纠正我，开导我们扩展心胸，他说，不光是护持农禅寺、佛研所，而是要护持一切正信的佛法。师父实在太伟大了！”

施建昌居士对法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学佛虔诚的他，为了找有关戒律的著作找到农禅寺，在“入慈悲门”下见到圣严法师，笑出那一脸温馨，令施居士终生难忘。

“师父看我一眼，说，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吧！他要我留下来参加念佛，我忘了自己还有别的约，就留下来了，”施居士回忆与法师初次见面的情景，“师父的眼神很锐利，把我整个人看透了，可是，他的笑容又是那么真挚温暖人的心！”

第一天他依圣严法师之言留下来念佛，自此，施居士几乎以农禅寺为家，成为圣严法师最发心、最得力的弟子。他一直留到今天。在他心目中，师父等于是佛陀化身，是位贯穿时空的高僧，师父以无我的奉献精神，全力传扬正信的佛教，包容不同教派的宽广胸襟，博大精深的佛学研究，都令他景仰崇拜不已，施居士以能为法鼓山尽心尽力当义工为荣。

信众热烈响应法鼓山的建设，念佛会好些热心的阿妈们，等不及果梵尼师完成劝募宣传页的设计，自动拿起一叠纸，钉成一本本充当劝募簿，难为不识字的阿妈们，凭着她们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第一个月，就有了三百多位劝募会员。

紧接下来，当时担任护法会理事长的杨正居士，成立劝募小组，征求劝募会员及护持会员，负责筹款工作，才半年多时间，北部已有三十六个劝募小组，台中、高雄、台南、

花莲等地也成立特别小组。

圣严法师不辞辛劳，亲自南来北往，造访各个小组长的家，亲切慰问，说明法鼓山的理念。

“我告诉他们，不是以劝人捐款为目的，更重要的使命是每一位护法会的成员，都是法鼓山理念的实践者和宣扬者，在劝募之前，先想到能不能用佛法来帮他们的忙，劝募的对象不仅是已经学佛的人，更要使不懂佛法的广大社会人士接触佛法。”

因此法鼓山的弘法活动，并不一定要到山上去，法鼓山的鼓声，应该响遍所有护法会成员的家庭，每一位都应该担任击法鼓的责任，是自利利他的菩萨道的实行者和佛法之轮的推动者。

圣严法师访问北部春晖小组的翁嘉瑞居士夫妇，当天到了一百多人，该会以纯金观世音菩萨的项坠义卖，是护法会重要捐款来源。士林山岗上的慈安寺，住持是法师剃度的果然比丘尼，该寺信众全部成了法鼓山的护持会员。这一组的人数最多，募得金额也最多，而且月月如此，使法师赞叹不已。

“他们多是家庭主妇及年长的信徒，把每天的菜金和零用钱累积起来，做最虔诚的奉献和护持，他们这种钱，一块应该当做十块百块来用，好重好重！”

台中的唐家珪居士是法师当年在军中服役时的同学和同事，与他妻子皈依三宝，为法鼓山奔走募捐，一个人拿了三本劝募簿，别人问他何以如此热心，唐居士回答：

“我不热心怎么可以？圣严法师的事就是我的事！”

法师听了，感动得红了眼眶。

台南的负责人杨黄玉淑居士，是杨正理事长的长媳，在她的带动下已有千人以上护持法鼓山，在联谊会上有居士以隐名方式慨然捐了一百万元，并有颜净一居士主动发心，愿在有生之年尽力推动劝募工作。圣严法师在高雄公开演讲，介绍法鼓山的理念，高雄负责人之一的陈志杰居士的妻子郑朱素琼，为了搬结缘的书而闪了腰，演讲结束后，再度搬书，想不到把扭伤的腰搬好了。

每天法师早出晚归，经常连午餐都在车子里吃便当，虽然疲累不堪，但他觉得这样的访问，对宣扬法鼓山的理念来说，要比做十场大型演讲还有用。每一个人对师父的慰问，都觉难能可贵，对他的开示也觉得稀有难闻。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

“师父已经把法鼓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上。”

圣严法师视众生平等，学佛只取决于有心无心而已，并不在于身份学历高低，一次报恩佛七结束后，他请只会讲闽南语、不识字的黄詹爱居士当念佛会的副会长，这决定使不少人感到诧异。

事实证明法师眼光独到，法名果慈的詹老居士，是位最称职的人选，几年下来，她不仅学会了诵唱经典，还到文化馆当义工，教导信众诵经，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鼓励别人天下无难事。

果慈居士形容师父就像一盏明灯，不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她发愿紧随师父，做个终身的法鼓人，她所劝募的会员多达五百多人，其中有四个荣誉董事。

“劝募不仅能帮助自己修行，”果慈居士说，“更能提供他人植福田的机会。”

内向羞涩的家庭主妇李惠居士，利用每个可劝募的机会，例如：等候清洁车来收取垃圾时，与邻居寒暄问候，并以法鼓山的宣传页与他们结缘。第一次劝募的经验，令她难忘：

“我从住的五楼走到一楼，上上下下走了三次，最后鼓起勇气去敲邻居的门，没想到第一次，就顺利募到，使我有了信心！”

得知自己患了淋巴癌，李惠居士有如被判死期，在全然无助中，想起圣严法师的开示：

“了悟生死，身体不过是个臭皮囊罢了。”

心念一转，尽量让自己以无挂碍之心勇敢承受，病痛来袭时，以念佛度过苦厄。人在医院，心里记挂为法鼓山劝募之事，打电话请莲友代理，许多会员得知她住院，纷纷前往慰问关怀，令李居士感动极了。

法鼓山义工团接待组的宫晓丽居士，曾因车祸而全身瘫痪，在病痛中重燃生命火焰，以复健后的双手，做出一批批纸雕作品，捐给法鼓山义卖。

台南的蔡凤腰居士，早年守寡，自己罹患重病，在果舟法师的鼓励下，虽不识字，念佛拜佛，早晚课不断，每天将

一小时三十五元的工资，布施法鼓山台南分院，蔡居士这种难行能行的事迹，法鼓山信众感动之余，更受到激励。

膺选为1998年台湾“十大杰出农家妇女”的七十几岁的谢张楣居士，是法鼓山永不退休的义工。她在“如果大家都来学佛，社会一定可以变得很好”的愿心下，加入劝募护持的行列，她的热心肠感动了台南谢厝寮大多数的人，纷纷加入护持的行列。

每个月，因粗重的工作而背驼、双腿弯曲的谢张楣老太太，一定亲自将护持金送到台南护法会来。

在法鼓山的劝募手册印就之前，双和（中和、永和）地区的召集委员林世伟居士，为了解说方便，搜集有关师父及法鼓山的资料，整理在档案夹中随身携带，产生了劝募的方便与效果。为了凝聚会员的力量，林居士还央请兄长提供房舍作为区域会员共修及聚会之处。

土城、板桥地区的召集人杨纪梅居士，也提供自己土城的家作为共修场所，并结合埔墘国小老师们的力量举办禅修活动。担任三届大新庄地区的召委林武雄居士皈依师父后，找到生命的依归，积极加入劝募义工行列，接引家人及亲友学佛，建立佛化家庭。

杨纪梅与林武雄居士，为地区的信众提供贴心的服务，每周六安排念佛专车到农禅寺，更积极参与法鼓山的活动。

尽心尽力开辟福田，协助法鼓山从无到有，立下汗马功劳的发心信众，实在罄笔难书。

灵山盛会俨然未散

为了建设法鼓山的庞大工程，凝聚护法会主要成员的向心力，从1989年10月起，圣严法师一连几次，带领僧俗弟子到佛教的遗迹、名山圣迹朝圣。第一次以十五天的时间，到尼泊尔、印度巡礼佛陀的遗迹，做了一趟佛国之旅。

美国、台湾地区八十几位弟子，跟随师父从尼泊尔边界至蓝毗尼园，朝圣释迦佛陀降临地，师父率团在摩耶夫人庙前列队礼拜。来到印度的尼连禅河，当年释迦太子出家苦修六年而未得道，走出苦行林，入尼连禅河沐浴，在河边接受牧羊女以乳糜供养，恢复健康后，来到一棵毕波罗树下，用吉祥草铺成坐垫，结跏趺坐证道，成为无上正觉的佛陀，那棵毕波罗树被称为菩提树，那座位称为金刚座。

圣严法师一行人朝拜佛陀得道菩提伽耶的正觉大塔，在大塔苑外阿育王石柱下，法师顶礼涕泣，感激佛陀成道后，受梵天王之请，住世说法度众生。

“如果佛不说法，”法师赞叹，“我们怎会有佛法可信，所以生了大感动。”

绕过大塔后方，圣严法师与几位弟子坐在菩提树下，面对金刚座的方向跏趺静坐。

“……感到非常宁静清凉而舒畅，坐在石板上，既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硬，倒是觉得非常安定，好像被磁石所吸，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摄，坐下后便不想起坐。”

在菩提树下习定

也许是由于法师的诚敬之心得到感应，从菩提树上飘下两片青绿的树叶，一片掉在法师身旁，一片在他手前。感谢佛陀大恩，法师泫然欲泣，想到自己何幸能够成为佛教徒，能出家修行，甚至还有因缘来到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静坐。

“这两片菩提叶虽然并不等于佛的正法，但我会把它当成佛的肉身舍利来供养和礼拜，好让我见到树叶，不忘佛法。”

佛陀彻悟后，从菩提伽耶徒步跋涉到婆罗奈斯的鹿野苑，初转法轮讲四圣谛八正道，度五比丘。圣严法师以求法学法的心情，带团员来鹿野苑体会佛陀说法的苦心和悲愿，面对历经回教徒、印度教徒蹂躏破坏后，成为断瓦残垣的一片废墟，找不到佛陀为五比丘说法的地点究竟在哪里，一团人心

情沉重，不禁欷歔。

到王舍城朝拜印度佛教史上最繁盛的大寺院——那烂陀寺的遗迹，梵文“那烂陀”是“施无厌”的意思，当地人称寺院为那烂陀大学。从残存的四周大小僧房和讲堂的基脚遗迹，圣严法师想象当年曾有上千的教授、上万的学生在这大学研究学习瑜伽、中观、真言密教，弘扬大乘佛法的盛况，而今昌隆不再，一行人深深为佛教在印度的式微而感伤。

法师领着大家在舍利弗纪念塔前诵《心经》，跪下来礼拜，登上纪念佛陀弟子的纪念塔——那烂陀寺的最高点，传说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出生于此，也在此入涅槃，佛陀说《阿弥陀经》的主要对象就是舍利弗尊者，团员们无不熟悉这部经，感觉特别亲切。

王舍城外不远的迦兰陀竹园精舍，是佛经中常见“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罗汉”的佛教僧团形成之处。圣严法师在水池边绿竹丛下，为团员讲解竹林精舍的历史：

“我们所到之处，都应该是释迦世尊及一千二百位大阿罗汉走过、坐过、站过的地方，”法师说，“每一寸泥土都值得我们恭敬礼拜，五体投地。佛在世时，弟子为了恭敬而以发布地请佛履发而过，也有弟子凡是佛陀踩过的地面，不敢践履其上。”

法师要大家珍惜这难得殊胜的因缘。

离开了王舍城，就到灵鹫山脚下，圣严法师新剃的头，晒着印度午后热辣的烈日，为了对灵山圣地的恭敬，他不敢

戴帽子遮阳，而且脚步迅快无比地登上鹫峰，迫不及待地上去一睹佛陀说法最多最久的圣地。法师忘了疲倦，也没想到口渴，全团的人都加紧脚步，跟在飞奔也似的师父的后面迎头赶上。

在佛陀说法台上，法师深切感到一行人能够有幸身临灵山，实在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所积，他向团员们解说佛陀在宣说《法华经》时，曾有一万二千大比丘众、八万大菩萨，以及无量无数的诸天善神参加盛会。只要是有缘人，到了灵山，就是进入佛的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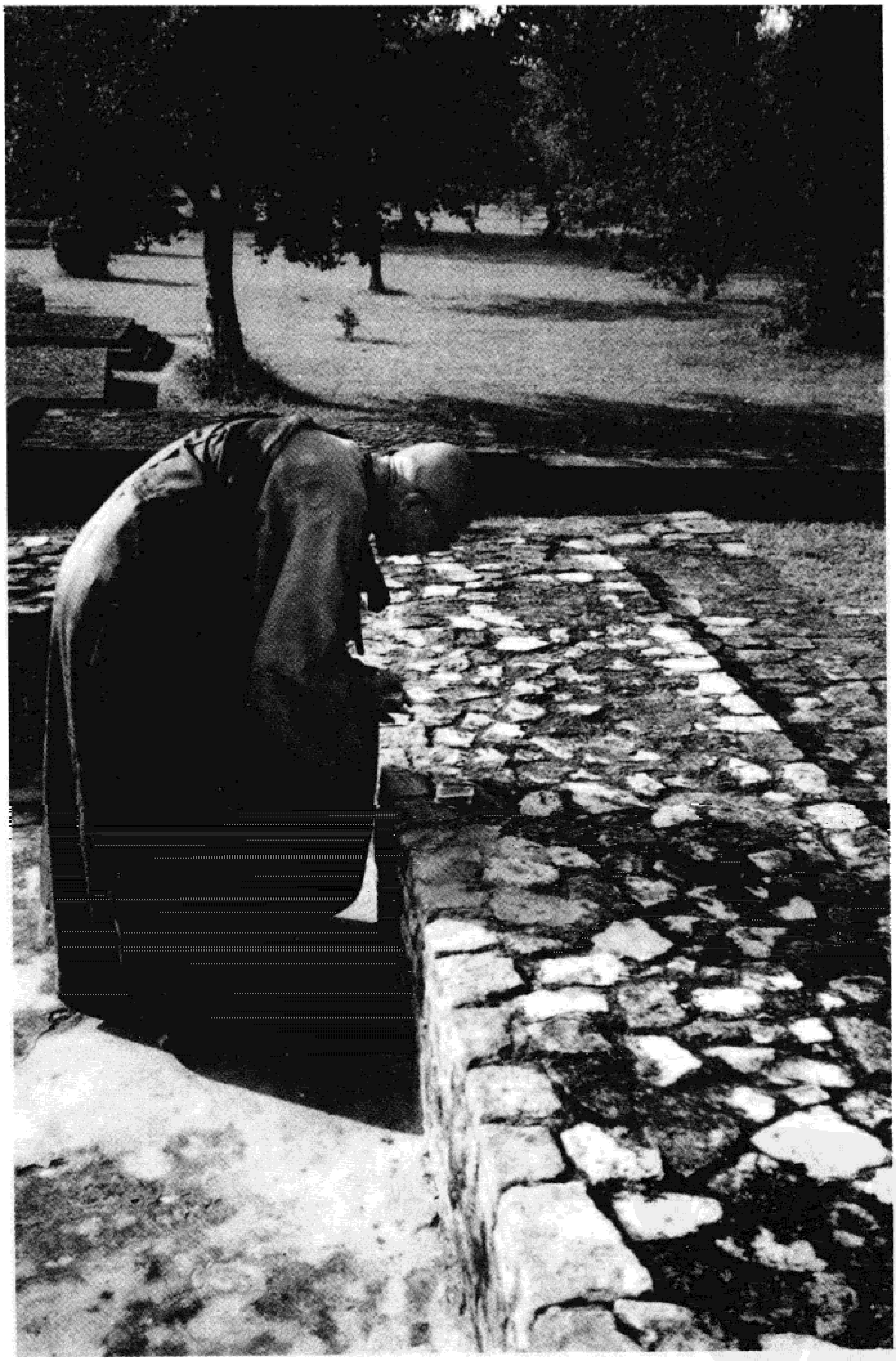
天台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至《药王菩萨本事品》的“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句，突然进入法华三昧，亲见释迦如来的灵山盛会俨然未散。

亲到灵山，对佛陀生大信心的圣严法师，也感觉到似乎见到了佛陀还在灵鹫山说法，当年灵山盛会未散。

“我在佛陀说法台上向鹫头山四周眺望，远近的山坡和山下的平原之间，遍布翠绿大小树木，然而丛丛分明，就像是《法华经》中所说的八万人天及诸大菩萨的方便示现。我们这八十位团员，顿时似乎也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不是灵山圣会，又是什么呢？”

法师当时的心情“虽然严肃，但又极其轻灵”。

佛陀在舍卫城感化了大富翁须达长者，因经常布施贫穷、周济孤独而被尊重为给孤独长者，他发心建了一座精舍来供养佛陀，于是有了祇树给孤独园。佛陀在世说法四十多年，周游



礼拜祇园精舍佛说法台

当时十六大国，在祇树给孤独园结夏安居高达二十一次之多，不难想象佛陀在这道场教化多少信徒，产生多大的影响。

法显三藏到印度取经时，七层高的祇园精舍，仍然非常隆盛。国王和信徒供养幡盖、散花烧香点灯，日日不绝；玄奘西游时，所见的僧伽蓝皆已荒废。

圣严法师一行人一入祇园精舍大门，迎接他们的只有一株几百年树龄、已经大部分中空、枝叶依然繁茂的大菩提树，以及一口僧众汲水的井。精舍俱毁，而古树犹在。

法师向精舍中央佛陀说法台遗址礼拜致敬，并走遍每个角落，品味祇园精舍，及诸大阿罗汉当时的生活环境及体验，圣地的灵气仍在，却也逃不出无常生灭，法师深深叹息了！

遍走佛国八大佛教圣迹，总会在附近见到“二战”后兴建的中国寺院：菩提伽耶的中华大觉寺、鹿野苑的中华佛寺，另一处就是祇园精舍附近的华光寺。

原籍湖北的僧人仁证法师，于1937年游化到印度，发愿在祇园精舍创建寺院，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华侨捐款，建了华光寺。

仁证法师圆寂后，寺院无人照管，任其荒废。

圣严法师率团造访了这既无香火也无僧人的寺院。

“当我离开华光寺，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而需要办，回头看了又看。这是华人的心血，是中国佛教徒的努力和希望，为什么没有人去照顾它？”

这是法师在印度朝圣的行程中，最伤感的一天：

“好像那座庙本来就是我建的，而被人家遗弃了一样。我在那烂陀寺见到福金喇嘛所遗留的中华佛寺，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至少那儿还有一位缅甸比丘在照顾。”

1988 年法师回到一别四十年的大陆探亲，到了上海，经过他当小沙弥时赶经忏的大圣寺时，发现那座寺院已被改成工厂，华光寺给他的感觉和大圣寺一样。

怀着深沉的伤感，来到佛陀涅槃的所在地拘尸那罗，位居释尊时代十六大国中的末罗国，然而，今日印度地图，遍寻不获拘尸那罗，早已换名为哥拉克浦，可见佛陀的圣迹已在印度人心中湮没。

玄奘大师当时所见的佛涅槃地已是十分荒凉，圣严法师一行人在黄昏时分抵达涅槃地，看到两株新种的娑罗树，一高一矮分别耸立佛陀涅槃堂之前。当年佛陀在这两株树中间涅槃，因之涅槃场又称为双林。娑罗树的叶子是墨绿色的，当佛涅槃时，树神悲痛，树叶全部变白，一片片化做群群白鹤……

圣严法师在佛陀的火化场一座纪念砖塔前燃烛、诵经礼拜，天色昏暗了下来，偏僻荒凉的乡间，没有电灯，也少有人家，法师想去造访附近中国人所建的双林寺，也未能如愿。

据说双林寺现由一位中国老妇人照料，一想到万一老妇人离世，双林寺可能遭逢的命运，圣严法师不禁暗自流泪神伤。

“为什么我们对佛的圣地如此冷落？没有人发大愿心去那里陪伴佛陀的遗迹呢？”法师问。

佛国之旅，李美慧（后来剃度的果云法师）跟随师父踩着当年佛及众多阿罗汉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感受到佛的住世是那么真实，活生生地活在她的心中。

“印度幅员广阔，我们坐车从一处到另一处都要坐上好几个小时，佛陀步行游化人间，那种艰辛无法想象！”

李美慧眼见师父朝拜圣地过程中，不时流露出大慈悲的感伤：

“师父那种要把佛教传回印度的大悲心，让我们感受到了，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师父续佛慧命的悲愿心，因此凝聚出团员们一股要建设法鼓山的理念。”

果祥尼师感受到师父对佛陀至深的感恩之情，为师父的情操感动得涕泣不已。佛国之旅，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走过佛陀走过的土地，感觉到他整个活了过来，好像昨天才入涅槃。在尼连禅河眺望南岸的苦行林，仿如见到他走了出来！”

从灵鹫山的说法台放眼望去，果祥尼师觉得那些树一株株，好像一个个人头，还在那里听佛陀说法似的。

到了竹林精舍，那里的竹子长得像伞盖一样，弯弯地垂了下来，坐在竹子下打坐，那种感觉，果祥尼师说她终生无法忘怀。

负责安排行程的施建昌居士，感叹师父真是位随缘度化的大修行者。

“有些地点师父并不真的想去，既然安排了，他也很自

在，实在佩服师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第一次缺乏经验，听从旅行社安排最后到克什米尔的船屋度假，施居士心想让辛劳过度的师父去休息一下也好。结果一趟圣地遗迹走了下来，等于是趟修行之旅。

“师父每到一地，以佛法向团员印证菩提心，根本不会想去度假，因缘不可思议，整团人到了新德里，碰到克什米尔附近有暴乱，飞机停飞，结果真的没去成。”

施居士记得参访灵鹫山那天，是个炎热的午后。

“虽然天热，内心却很清凉，站在说法台，像我这个凡夫，看出去只看到一片废墟，师父却说：灵山一会犹未散！”

施居士摇头赞叹的神态，令人想起圣严法师当年军中的同事唐家珪先生口中的师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十四天的佛国之旅，团员与师父行住坐卧都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成为推动法鼓山的鼓手。离开印度之前，护法会理事长杨正居士召开检讨会，圣严法师提醒大家：

将朝圣精神以及在圣地的经验感受带回去，将贪、嗔、痴心改变成施舍心、慈悲心和智慧心。

火宅中建清凉世界

1988 年，圣严法师率领出家、在家弟子，渡海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大陆，回到了他血源的源头，与俗家的亲人重聚，

一起搭船至长江南岸的张家港，祭拜祖父母、父母，由法师领着族人，合掌在祖茔前念佛诵经。

法师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回来做探寻法缘源头的寻根之旅，将东初老人的舍利，分供于焦山的定慧寺，作为永久纪念。本来东初老人在遗言中，明确交代嘱咐弟子圣严法师将其骨灰，和面成团，抛入大海，结水族缘。建塔不是老人的遗愿，而是做弟子追念感恩的一种表示。

焦山定慧寺为东初老和尚的祖庭，该寺住持茗山法师因为迎接东初老人舍利，特设灵堂、盛供，由二十多位僧众，以隆重之礼恭迎，虔诚上供，圣严法师并委请茗山法师，起建舍利塔供奉。

拜别东初师父的祖庭，圣严法师率领弟子们往北走，参

焦山定慧寺东初老和尚塔前上供

访中国佛教法脉的源头——洛阳城外的白马寺，这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寺院。圣严法师在摄摩腾及竺法兰两位大师的像前及墓前，深深顶礼三拜，感谢早期由西竺涉险来华诸大师们，译经弘法的大恩大德。

随后一行人来到禅宗的法源所在、中国佛教的祖庭——少林寺。位于郑州登封县丛山密林之中的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传说以游化为务、不测所终的菩提达摩，沿海路来到中国，一苇渡江到北方，曾在少林寺五乳峰的洞中面壁，终日默然，长达九年之久。至今峰下有初祖庵，寺内亦可见有二祖立雪求法的立雪亭。

达摩所传之禅学，以《楞伽经》为依据，提出“理入”和“行入”的修行方法，所谓“理入”即“藉教悟宗”，以“壁观”法门为方便，比喻通过修行，使人心如墙壁，“壁观”被理解为面壁静坐，于是有了达摩面壁九年的传说。

少林寺历经破坏，一场大火将禅房、达摩面壁影石等文物焚为灰烬，民国以来又遭逐僧毁寺、大肆摧残，到了圣严法师参访时，古迹只剩进门后一长排石刻碑林及祖塔林。

法师不由得叹息感慨：“少林寺仅具武术形貌而无昔日禅教及戒律的家风了！”

少林寺的住持是八十二岁的德禅长老，虽在病中，仍然穿起黄海青，坐在椅子上由几位青年僧侣抬到客堂，表示接待。

“德禅长老是一位僧医，也练得一手好大红拳，我本想跟他谈谈心法与佛法，眼见他枯瘦如柴，病弱犹如风中残烛，

便不忍启口了。”

圣严法师感喟。

此次探寻法源之行，竟然会在西安临潼县博物馆，让法师亲眼目睹释迦尊者佛陀的舍利。博物馆陈列唐代庆山寺出土的石雕释迦如来舍利宝帐，石棺里面有一银椁，银椁之内是贮藏佛舍利的金棺，出土时以锦带缚缠。

“大陆、日本历史考古学家，赞颂这是唐代佛教文物中最精美珍贵的一批，却忽视了促使这些文物产生的是佛教的信仰力量。”圣严法师悲哀地感叹，“他们只知重视安置佛陀舍利的容器，竟将数百颗晶莹闪亮、透明如细珠的佛陀舍利，从金棺银椁中倒出，随便放在一个塑料质的饼干盒中，摆在玻璃架下。”

圣严法师见了，心疼犹如被刀刺，也不管地下有多脏的尘土，他五体投地地拜了下去，泪如泉涌。含着泪，法师向博物馆长建议：

“重视文物，更要尊敬舍利，应将舍利以精致的容器单独供奉，供人瞻仰，并说明舍利的来源，及在佛教信仰中崇高的位置。”

姓赵的馆长微微点头，未置可否。

大陆的寻根之行，法师所到之处，每每触景生情，令他老泪纵横，特别是参访一些昔日香火鼎盛的寺庙，而今仅只是收门票供游客观光的公园，只安插几名年老的尼僧照顾门庭，法师看在眼里，已是欲哭无泪。

结束这一趟血源、法源寻根之行，圣严法师与俗家亲人在上海机场分别时，颇有一种生离死别、过了阴阳界的感觉。

为了法鼓山佛研所的建设，1991 年圣严法师率领了一个专业性的考察团，到中国大陆考察佛教建筑的特色，一行十二人，包括陈柏森建筑师、冉云华教授等。

法师说明此行的目的是为法鼓山的建设，寻求中国佛教的古代精神，以期承先启后，保存传统佛教建筑艺术的精神，创新现代佛教建筑特色。

为期三个星期的考察，一行人在紧密的行程中，由大陆建设部派古建筑专家陪同，足迹遍及十四处佛教的古道场，以及云冈、麦积山、敦煌三大佛窟。

考察团沿途做讨论，报告心得，圣严法师认为此行对法鼓山的建设，从空间配置到架构布局，均有莫大作用："法鼓山虽有古代寺院的功能，却是以一个现代学府的形象跟世人见面，所以我们只能从美观、幽静、朴质等方面，吸取古建筑的长处。"

沿途所见，圣严法师对古代高僧大德不畏艰辛困难，本着对佛陀的尊敬，开创了广度众生的道场的悲心，生大感动，然而，眼见一处处寺院遭到破坏，历经沧桑，法师又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五台山发现建于"清凉圣境"的古道场，被摧残殆尽，法师写下两句话激励自己：

"凡夫以烦恼制造了苦乐无常的三界火宅，圣者以慈悲建设了广度众生的清凉世界……那些在此火宅之中建设清凉世

界的大德高僧，一定已经知道，将来会有因缘，把他们所建的寺院摧毁破坏，但他们还是努力地建设。”

法师以“火宅清凉”为书名的这本中国古建筑考察记，出版以后，被台湾建筑界称赞不绝，甚至誉为“可当建筑系教材的好书”。

考察团的顾问、加拿大的冉云华教授，专研印度佛教史，为此书作序，这位与法师相交甚深的道友写道：“……圣严法师是我首次遇到的一位硕学大德，他是道德与学问两方面的高手，我先是以学界同行的心情，与法师相交，直至到台湾来，才看到他在主持农禅寺寺务中，所显示出的高僧风范。这次大陆之行，又有机会观察他以僧界领袖的身份，与大陆宗教界的大德硕学，相互交往，既含真情，又具威仪，又圆通，又有所执。”

法师的著作，请人作序，此书为绝无仅有，可见冉云华教授在法师心目中的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人在敦煌鸣沙山，法师听了他老友冉教授的游说：“从鸣沙山，选好最陡的沙坡往下滑，不但可听到沙鸣如奏乐的奇异现象，又能享受武侠小说中驾剑飞腾或《西游记》中孙悟空驾筋斗云飞行的经验。”

这番生动的描绘，令法师心向往之，禁不住诱惑，真的一溜，从鸣沙山滑到山下。

考察了中国大陆的古代佛教建筑，圣严法师回想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所见的奈良和京都古寺院，都保持着中国唐、

宋以及元、明时代的风格，其建筑形式和空间布局，都使他印象深刻。

1992年，法师带领法鼓山的建筑师、迁建委员、佛研所的李志夫、惠敏法师正副所长，到日本考察寺庙建筑的特色。

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参观学习明治维新晚期建立的佛教大学，渐渐扩展成佛教学院，甚至普通大学，以这种从小规模到大规模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作为佛研所办学的借镜。

一行人抱着到日本寻宝挖宝的心情，造访日莲宗、净土宗的本山、寺院，以及各宗派属下的佛教大学，向立正大学的渡边校长、京都佛教大学的前任校长水谷幸正博士请教办学经营之道，参访奈良的东大寺、唐招提寺及药师寺，到宇治走访中国高僧隐元隆琦所建造的黄檗山万福寺，并在兴圣寺禅堂打坐，体会其建筑配置。

为法鼓山尽心尽力

从1989年3月购得金山那一块地，自此圣严法师的所作所为，心中所念的无不是法鼓山的建设。他头戴斗笠、脚穿雨鞋、手持木杖，在崎岖的山路中，详细踏勘山上的一草一木，对当地的景物景观了如指掌。圣严法师特别珍视山上的两道溪水及数处活泉，一再拜托工程人员及设计专家，千万不要破坏现在的地形、地貌，非不得已，绝不可砍掉一树，

截掉一枝，不可移山填壑，并且珍惜原有的资源。

圣严法师建设法鼓山的理念，强调硬件建筑的配置布局，必须与整体的佛教精神、中国文化背景，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必须站在现代人的立足点上，一方面回顾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展望未来文化的带动创新，保存传统佛教建筑艺术的精神，创新现代佛教建设特色，富时代性和地域性；在风格形式上，不主张采取宫殿式的建筑，而是希望尽量做到技术和建材的现代化，形象、颜色的本土化。

负责佛研所设计的陈柏森建筑师，家住天母，常到农禅寺听经，与法师结缘，参与了法鼓山的设计。

“我曾经和师父谈到，不要房子盖得愈大，离佛愈远，”陈建筑师的构想是，“群山之间很安静的一座道场，大整体的环境是宁静、与自然融合的，小空间也各有美丽的景致，让人可以安心地在建筑物里用功办道、做研究。”

陈建筑师追求一种配合地形、气候、自然界的各种因素，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很受到圣严法师的认同。可惜陈居士因健康因素而离去，设计工作由建筑界备受尊崇的资深建筑师陈迈先生推荐张国洋、陈俊宏两先生接任，他自己当顾问。

陈迈建筑师喜听法师开示讲经，每天用毛笔抄《金刚经》修行，为人谦和，凭着专业的经验，对法鼓山的建设做客观的判断和整合，深受僧团及工程人员的敬重。

工务室由刘明山经理接掌，现任总工程师的陈洽由居士，本来和黄灿辉、陈荣河、叶荣嘉等先生担任工程顾问。皈依

法师头戴斗笠、脚穿雨鞋，详细踏勘法鼓山的一草一木。

法师之前，陈总工程师自称对佛法盲修瞎练，直至读了《正信的佛教》，对这位有博士学位的一代高僧肃然起敬。

为法鼓山的地质探勘立下汗马功劳的台大地质系陈宏宇教授，以陈洽由工程师对山坡地建设的专才，招揽他当法鼓山的工程顾问。法师看中他的为人和长才，欲聘为专职工程师，没料使他陷入长考。

“在私的方面，能够因工作亲近这位大善知识，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公的方面，却担心难以落实师父的理念，害怕他的期待落空，不敢接这工作。”

正在犹豫不决，师父一句：“我这么大年纪，每天还在学习。”使陈洽由工程师抱着学习的心情，隔天就走马上任。

预计 1993 年动工、五年完工的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建设，由于法师步步要合法，讲求一劳永逸的品质，光整地、环保就花了两年时间，又遇到林肯大郡惨剧发生，政府不鼓励山坡地的开发，法令愈来愈严苛，种种因素延缓了工程进度。陈总工程师把遭遇到的逆境压力，当作增上缘，帮助他成长。

“师父要求慢工出细活，教我们要赶不要急，说我们要的是佛法，不是硬件建设，师父安慰我们，自己却承受所有的压力，”陈居士满心的不忍，“师父看我们受不了了，就建议打个禅七，或参加共修，对道心有帮助，他很简单的一句话，都是用心深刻。”

陈居士赞叹师父的愿力不可思议，不止一次，好像走不下去了，总是柳暗花明。

“官员们听到是法鼓山，就主动帮忙，师父以他的谦虚、毅力和慈悲感化了好几个官员，使他们变成了佛教徒，护持法鼓山。”

僧团也积极参与了法鼓山的建设，其中果品法师因为精于园艺，担任景观工程辅导师。现任僧团都监的果品师，听师父讲《六祖坛经》，得到寻觅久矣的人生答案，他谦称虽对园艺有些涉猎，但对工程一窍不通，开始时感到困难。

不过，果品师十分感谢这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他眼看法鼓山从无到有，各种设施逐步到位，感恩佛菩萨的护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无怨无悔的付出，深刻感受到有愿必成、同心同愿的力量。

一路跟着果品师上山当义工的大溪人游日升，做完了法鼓山的工作，现在到斋明寺种花莳草当全职义工，他期盼有朝一日可追随师父出家。

法鼓山信众中，被誉为“走入师父内心世界”的大师姐廖云莲，是法师早期皈依的弟子之一，到农禅寺来念佛打坐，她形容“那时的大殿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大”。被选为念佛会会长，在佛研所担任会计一职的她，也是法鼓山迁建委员之一，廖居士戏称师父没牛驶马，拿她这个外行充数。

法鼓山早期的事务，她的确一把抓，“做没有人要做的事”，到地政事务所办土地过户，奔走于“教育部”、“内政部”、“环保署”、台北县政府，常常有突然下西北雨而没带伞的困窘感觉。

开辟通往法鼓山的连外道路，廖居士挨家挨户与地主们交涉，那才真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过程之艰辛，笔墨无以形容：

“有的地主表示祖先没卖过地，不肯破例，有些是国有地没登记，也有条件谈好了，没签约突然往生，还有无主的坟墓。”

廖居士苦口婆心，以法鼓山的理念、师父的著作感化地主们，有时压力太大，承受不了挫折感，不免气馁，起了退心。

“这时候转念一想，最辛苦的是师父，我将心比心，如果师父也有退心，那佛法不就没有了！一想到这里，赶紧调整自己的心态，用念佛、打禅七充电，继续坚持下去。”

廖居士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当时的尤清县长，联外道路获得县政府的鼎力支持，出资铺路，她把挨家挨户买来的农地过户，形容代书为了盖几千个图章，盖到要用护腕。廖居士赞叹林玫卿律师，那种为法鼓山任劳任怨、毫无怨言的态度，令她感动不已。

把自己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法鼓山的廖云莲居士，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法鼓山，事情不是交给你，而是你要自己去找事做。”

为法鼓山尽心尽力开辟福田的信众，感人的故事罄笔难书，护法会的副会长郭超星师兄，以及叶益和、李书华师兄，临终前还挂念着法鼓山的建设工程。

第十三章

四海慈悲行

释圣严摄影

中南美洲、东欧弘法

圣严法师四海弘化之行，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以华侨为主，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则主要以西方人为对象，90 年代初期一次中美洲哥斯达黎加，以及一次南美巴西、阿根廷之行，都是应旅居当地的台湾皈依弟子之恳请而前去。

法师到中美洲弘法的因缘十分传奇，先后有皈依弟子飞到纽约东初禅寺，专程恳请法师前去弘法。法师回答："那边建了道场我就去。"果真在首都圣荷塞有二十多位的信徒太太们，共同买了一块地，盖了精舍，还从台湾请去三尊佛像，成立佛学社。

信众请法师为精舍命名，并撰一副对联，法师取了"福慧精舍"的名字，同时写了"勤于照顾周遭众生的苦难是大福报，善于处理你我及他的问题乃深智慧"对联，又实现诺言，飞往圣荷塞市，指导共修及举行皈依仪式。

女信徒个个身穿特别设计的制服：墨蓝色的旗袍，衣襟镶鲜红的祥云图案，看起来很是庄严。最令法师赞叹的是没有人教信徒们唱念，竟然也会打磬、敲木鱼。

"虽然不太像，但这一种要学、要有的勇气和热心可嘉。"

法师应邀在哥斯达黎加工程协会的会议厅，举行平生第一场在西班牙语系国度的演讲，会场挤满了三百多人，除了华侨，当地人也来了一百多位，三位教授组成了一个翻译小组，把法师"禅与人生"的开示逐句翻成西班牙文。

“当天晚上，我讲得非常吃力，九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中途四次起降，气压不均，以及地处高原的稀薄空气，令我耳膜疼痛闭塞，演讲之时，还是有被闷在水里的感觉。”

饶是如此，《国家报》的记者隔天还来做专栏访问，对法师的演讲叹赏不已。

1993 年的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之行，法师为南美洲求法若渴的信众，洒下甘露法语，在巴拉圭福斯市巴拉纳俱乐部的演讲，听众反应热烈，掌声不绝。

90 年代初，北投的中华佛学研究所，有位生在捷克的比丘性空法师，担任梵文、巴利文的教学。这位欧洲人在斯里兰卡出家，学会了这两种语言。性空法师介绍了一名捷克青年弥勒克·巴库斯到农禅寺出家，圣严法师给他取了法名果平，在剃度典礼中，这位外国青年成为媒体注意的焦点。

性空法师有见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人民对于宗教的追求，处于如饥似渴的状态中，他请求圣严法师到布拉格传扬佛法。法师应邀到著名的布拉格大学的大教堂，演讲“禅对现代世界的作用为何”。

其后又在该大学的汉学部，与听懂汉语的师生，以轻松的形式座谈，讨论道教与佛教的异同，东西方宗教的差异，以及佛教僧侣的生活。最值得一提的是应邀到一个天主教修道院演讲，原以为听众就是修道院内二三十位神父修女，结果来了两百多个不速之客，是前一天在布拉格大学的哲学院、禅学会听演讲的听众，赶来参与盛会。

修道院有位神父对佛法有兴趣，读过几本禅宗的书，对台下提问，如佛教是否不需要道德而只讲顿悟、轮回等问题，均代法师回答。有位听众就法师所讲的诸行无常及诸法无我的佛教基本观念，向那位神父提出一个问题：

“佛教说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上帝怎可能是永恒的？”

神父引用中古时代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解释了一大篇，却跟无常接不上头，令法师很为他感到歉意。

圣严法师到布拉格的多场弘法演讲，事先并未做太多宣传，闻讯而至的人却很多，有位青年赞叹法师为布拉格带来春天。法师谦虚地说：“我想我只带来一丝佛教的讯息，为布拉格的春天增添了几许温暖的阳光。”

离开捷克，圣严法师带弟子果谷法师到比利时访问，被安排在布鲁塞尔郊区的一座森林修道院过了两夜，体会天主教神父的生活作息，并与全院的神父修士，作了一场东西灵性交流的座谈，然后应邀到鲁汶大学与研究东方的几位教授交流。

从比利时飞回纽约，才休息一天，法师又赶往美国中西部及东部，九天之内，到了七个州，一共在九所大学以及五个华人社区，作了十四场次的演讲及佛学座谈会。

圣严法师与东欧结下不解之缘，不久后应邀到波兰首都指导禅七。人未到，华沙的禅众对他已是十分熟识，这是因为圣严法师传法的英国弟子约翰·克鲁克博士，法名传灯见谛，到过华沙主持了几次禅七，用的是圣严法师的观念和方

法，作为指导修行的内容。

波兰的禅众将东初禅寺的英文课诵本，以及法师刚出版的 *Dharma Drum*（《法鼓集》），都翻成波兰文，所以在机场接机，弟子们一见法师就恭敬合十，称师父。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受到前苏联长达五十年的高压政策统治，目前还在疗伤。圣严法师一到，立即感受到波兰人有一种悲情难解的气氛，气宇不够开朗，对外来的陌生人，好像在防着什么似的，如同惊弓之鸟。

佛教之传入波兰，是在 1975 年由美国日本禅系的凯普楼禅师，到波兰一个脏乱、空气污染的城市，以当时的嬉皮、颓废吸毒青年、从高压的政治环境中自我放逐的艺术家、作家们为对象，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禅修，建立了简陋的波兰禅堂。

80 年代初，韩国籍的崇山禅师也从美国到了波兰，另外建立了一个韩国系统的禅修会，还有美籍华人，属于日本曹洞宗的邝寂照老师也曾来过。

邀请圣严法师到华沙的帕维乌·罗斯齐泽乌斯基（Pawel Rościszewski），本来在华沙大学主攻心理学，接触哲学，对唯物论产生怀疑反感，参加了政治活动，一度被政府列入黑名单，成了通缉犯，躲藏到凯普楼禅师所建的禅堂，才算逃过一劫。

就这样开始接近禅法、亲近凯普楼禅师，也曾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凯普楼禅中心的分支道场修行，却渐渐对这个系统的禅法失去信心。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已经有十多年禅修经验的Pawel，以波兰腔的英语说。戒严令解除后，他回大学完成学业，现以工程师为业。

当他读到圣严法师的英文著作*Faith in Mind*（《信心铭》），燃起了另一个希望：何不追求圣严法师继续学佛法打坐？

跟随法师的传法弟子克鲁克博士打过几次禅七，Pawel觉得法师的方法清楚，放松才是正确的禅坐法，喜获良师，通过克鲁克博士，邀请圣严法师亲自到华沙主持禅七。

另一位已有长时间修行经验的安娜，告诉圣严法师，说过去二十五年来，凡是到波兰指导过禅修的禅师们，她都跟他们打过禅七。

“包括您的弟子克鲁克，”安娜质疑，“几乎每一位老师都强调，只有他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您是不是也一样？”

圣严法师恳切地回答她：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否定任何人，而是为了帮助大家修行。”

四十一名禅众，波兰人有三十三位，其余来自德国、瑞典、法国，是一次国际性的禅七，参加者有大学教授、建筑师、画家、心理学家、工程师、经理、杂志编辑等，半数已有超过十年的禅修经验。

禅七的道场坐落在华沙郊外住宅区内，庭院前后都是参天的古木，第一堂课讲完，除了少数几人仍保留他们原来的想法，大多数都赞叹总算见到了他们想望中的老师，已经准备接受圣严法师这一系统的禅法，回归到正统的中国禅。

一连三个晚上的开示，法师用《临济录》里的上堂法语，把禅宗的法脉源流、临济宗的家风宗旨和直指人心的佛祖手段告诉禅众。

“人心，就是指的无常、无我、空的无心，也就是不立文字、意在言外的第一义谛。”

圣严法师强调大乘佛法，必须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彼此配合，才能够去我执而得解脱，发悲愿而度众生。禅七中所学所行，都是一种练习摄心、安心、自安安人的方法和观念，因此，一定也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由于旅途劳累，瘦弱的法师又被安排在禅堂正中央的风口上，使他第一晚就喷嚏连连，着凉感冒了。5月的华沙，到了深夜，气温骤降，冷得他全身发抖两腿抽筋，头痛咳嗽。

一连四天，法师抱病开示，禅七结束后，又被邀请到华沙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农业大学的大讲堂。

离开波兰，法师搭机飞往克罗地亚首都扎葛雷勃，应当地“法集佛学会”之邀前来弘法，指导禅修。当晚于市中心的欧洲之家公开演讲“禅悟之道”，五美金一张的入场券，仅一百五十个座位，结果涌进三百多位听众。

打禅三的禅众中，扎尔柯、桑雅等人均到过纽约东初禅寺打过禅七，并将法师几篇重要文章翻译成克罗地亚文。由于三天时间紧凑，法师以禅修的角度，配合佛法，把禅众从书本上所读的佛法，变成可用禅修的方法来体验。法师看出他们的共同问题是理路清楚，而方法模糊，因此给他们做了

一些修正和指示。

“让他们觉得，已被我拉上了车，上了路。”

参访道场借境修心

圣严法师在护法会劝募会联谊会上，提出法鼓山的共识：理念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精神是奉献自己，成就社会大众；方针是回归佛陀本怀，推动世界净化；方法是提倡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

法师向劝募会员开示，要用佛法的慈悲和智慧来教育自己、感动他人，做一个万行菩萨。

1993 年，法师率领护法会、劝募会的会员，念佛会、禅坐会的干部，以及美国东初禅寺的董事及会员，十一位出家弟子，一团一百多位僧众，前往中国大陆巡礼佛教圣迹，参访云南鸡足山、四川、西藏等地的佛教古寺，目的是为凝聚法鼓山的共识，体验名山大刹建设工程的艰巨，以之坚定建设法鼓山的信心，为佛法负起承先启后的大责重任。

十八天的行程，法师抱着重病走完三个高原的顶峰，是生平所遇最艰难的一次行程。

云南鸡足山的道场最早建于明嘉靖年间，相传迦叶尊者在华首门入定，并建有迦叶殿，虚云和尚五十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在华首门进香礼拜时，忽闻大钟三声，当地人欢呼礼

拜，声称来了异人。虚云和尚以六七十岁高龄，重建鸡足山的祝圣寺，耗时五十年，使之成为全山最大的寺院，接引了无数前往朝圣的僧俗四众，复兴了云南的佛教。

圣严法师一行人抵达祝圣寺，隔天骑马沿着陡峭的山路到迦叶殿，攀登陡坡上了金顶寺，是一段十分艰难的脚程。法师来到山顶，放眼望去，世人叹赏的山光水色白云之美，看在这大修行人的眼里，却又是另一番更深刻的体悟：

“……对于佛法的修行者而言，山能居住，水能活命，云自出岫，水自下流，无所谓山光水色之美，不过是因缘聚散现象。云不留定处，水不住定相，当来则来，当去则去，当隐则隐，当现则现，自由自在，顺应自然。所以出家僧侣把游化生活，称为‘云水’。”

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人夜后气温骤降，法师及团员都陷人高山症的反应。在这样严峻的自然环境、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下，却有古代祖师大德，不畏艰辛，凭着坚固的信心和崇高的愿心，一砖一瓦建立寺院。圣严法师在法鼓山建设期间，率领僧俗四众来朝圣，就是让大家借境修心，体验古代大德建设道场的苦心。

法师感叹当初如果没有虚云和尚的到来，民国时代云南的佛教史，几乎要空白一片。遗憾的是，佛教一度遭到严重摧毁，“文革”后，才从虚云和尚重建过的寺院的基础，又一次恢复重建。

“空花佛事时时要做，水月道场处处要建。”虚云和尚生

前最爱用这两句话，空花水月本是虚幻，只要对众生有益，假戏也要真做，至于以后纵然被再三夷为废墟，还会有人从这基地上重建、再重建的。对法鼓山的朝圣团，这是最好的启示。

来到拉萨的哲蚌寺，圣严法师又一次触景生心，对着自然的行云流水，体悟禅思：

“山高水自流，不为什么，无心云出岫，如来如去”，从这儿他引申到法鼓山的共识，像行云流水那样，不受时空、人为的限制影响。

龙天护法，让一团一百多人完成了一趟艰苦的朝圣之旅，团长施建昌率领团员礼拜感恩师父一路抱病走完全程的辛苦，团员们无不个个感激得泪流如雨下。

法师以三个心——坚固的信心、大悲的愿心、不退转的长远心鼓励众人绝不中止护持法鼓山的决心。

由于护法会会长杨正居士年事已高，这次朝圣团的团长陈嘉男居士，被法师提倡人间化、生活化的佛法精神所感动，毅然发心放下家业，担起护法大业，接任护法会会长之职。

三年后，圣严法师又率领二百九十九位僧俗四众，到大陆九华山、天台山、普陀山做十五天的寻根探源之行，每到一处寺院，法师介绍与法鼓山法脉渊源，期望大家走入祖师大德的内心世界，体验祖师开山、弘法、护教的智慧与大悲，进而体认创建法鼓山之时代意义与使命。

一行人到苏州寒山寺，不是为张继那首诗而去敲钟，而

是去拜见与法师同法脉同根同干的师兄圣智性空。从天台山下来，法师聚集众弟子，开示如何体验智者大师、太虚大师的内心世界，强调两位先贤大德皆是以凡夫身修菩萨行，法师自述亦以凡夫而在人间建立净土。

参访宁波的天童寺，它是日本曹洞宗派下诸寺之源头祖庭，圣严法师对曹洞宗宏智正觉的默照禅法特别有心得，长年在世界各地传扬此禅法，天童寺之行，他觉得意义特别深长。

近三百人的团体，全部以大型巴士为交通工具，领队施建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筹划这次朝圣之旅，行前还先走了一趟，打点安排膳宿，结果三百人秩序井然，被大陆形容为“比军队还要严谨”。

的确，法师沿途训示大家，不是来度假观光的，而是要以打禅七的庄严心情参访，发自内心来感恩、礼拜，进入祖师大德的内心世界。

果建法师敬佩师父“所讲的佛法都是他应用的心得”，这次随团朝圣：“整个过程，师父用心带大家，让我们心中有方向，不散乱，极为受用。”

社会精英修行好

圣严法师为了接引台湾文教界、企业界、政商界的社会精英，而创办了适合忙碌的人士禅修、为期三天的社会精英

禅修营，法师以自我肯定、自我成长、自我消融三个主题，让参与者得到好处，带回去奉献给亲友、同事、员工，提升每个人的品质，为社会环境带来安定。

法鼓山举行一年两次的精英禅修营，参加者受益良多，第一届的徐重仁居士，从法师所教的消融自我、成就他人的观念得到启发，把这态度运用到统一超商旗下的员工，促进了同事间工作环境的和谐。

历届最年轻的政治大学校长郑丁旺，抱着怀疑批判的心态来参加禅三，他虽然经常到中和圆通寺听经，却不把它当宗教信仰，而是主张先解后信，以体认的心态去对待经书。

“经行时，我一步步跟在师父后头，禁不住思索：前面走的这个人，何德何能，能够让这些人上山，因服气他而皈依佛法，”郑校长说，“这些社会精英下山后，把佛法传扬开来，影响之大，不可估计。”

连一向以教育英才自豪的郑校长，都禁不住赞叹法师才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很认同法师推行的属于精神层次、提升心灵的佛教。

“师父谈自我消融，让我意会到其实一山还比一山高，也就不敢太傲慢了，学着把成就他人落实到现实生活，”郑校长说，“以私谊来化解公仇，处世更为圆融。”

郑校长是历届精英禅修营联谊会法行会的会长，法行会会员每个月聚会一次，提供个人专长与人脉，作为法鼓山的支援和协助。

第二届的叶荣嘉居士，对法鼓山的护持不遗余力，有个模范的佛化家庭，母亲往生，以法师推动的佛化奠祭举行葬礼，将所有奠仪捐献法鼓山，一家认捐了六个荣誉董事。叶居士除了是台湾享有盛名的建筑师，更是首屈一指的现代艺术收藏家，为筹募法鼓山第一期工程费，他别出心裁，首创为赞助宗教教育而举行的艺术品义卖，将佛教与艺术结合，借用这种富有创意的方式筹款，通过拍卖，向社会大众传达法鼓山办学的讯息，借媒体宣扬圣严法师的理念，叶居士此举令人喝彩。

“艺术义卖，筹款之外，另一个意义是参与这项活动的收藏家、艺术家、记者们，都被师父的悲心所感动，皈依成为佛教徒。”

叶居士说。由他一手策划、别开生面的艺术义卖筹款，被其他佛教团体仿效，蔚为风气。

本为天主教徒的刘伟刚居士，由“立法委员”丁守中的接引打禅三，为师父的智慧深深打动，他与叶荣嘉居士组织精英高尔夫球队，私下联谊广结善缘。

1996 年的法鼓山奠基大典，刘伟刚居士一肩挑起这个法鼓山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当天一万多人上了法鼓山，参加奠基大典，并且目睹大殿基地正下方的地宫，由施建昌居士托人用千年不烂的钛金属制作的宝箱，存放当代佛教文物，以及《大藏经》等经典的光碟，埋于地宫，为台湾佛教历史留下丰富的一页。

奠基大典的节目及电视转播，由第八届的精英陈丽华居士一手策划，当天除了政界、教育界人士观礼，陈居士以她丰沛的人脉请来影艺界的著名艺人共襄盛举。

为了纪念奠基大典，也为法鼓山工程建设筹款，刘伟刚居士央请也是禅三精英的王侠军居士，特地制作琉璃佛像及法鼓山山徽，对于王居士不计成本的慷慨奉献，他感动不已。

法鼓山的荣誉董事会，由声宝企业董事长陈盛沺担任召集人，成立募款组，圣严法师为了让这群发心护持的人，不仅只有财施，也能受到佛法之利益，希望他们成立联谊会。“圆满一千——法鼓山荣董十周年的感恩联谊会”，刘伟刚居士除了发动企业界人士认捐当荣董，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使二十多位企业家放下身段，粉墨登场在新舞台敲击法鼓，传扬法鼓山的法音，获得一千名观众的热烈掌声。联谊会节目，由陈丽华争取到华视实况转播，令法鼓山信众从荧光幕上一睹师父及荣董击法鼓的风采。

“荣董击法鼓，他们不一定是有钱人，却是有心人。”

刘伟刚居士肯定无比地说。他的一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连家中的大白猫都有法名，叫“常咪”，果相法师取的。

“师父教我静下来！”

著名的特技演员、飞车飞越黄河的柯受良居士说。从事冒险工作的他，极度自信，不轻易相信别人。三天禅修帮助他抛开一切静了下来。法师不讲佛，讲做人的道理，令他大为受用，他到美国打禅七，受伤的脚肿得厉害，师父要他坐

椅子打坐，他不肯。

“七八十个外国人，听一个中国和尚讲道理，一定有它的道理，师父用禅来征服这些老外，我不肯坐椅子在老外前认输，硬撑了七天，师父说：委屈你了，忍了过去。”

这位飞越黄河的硬汉，说到这里，眼眶红了起来。柯居士自小离家，想到父亲，就想到师父，以这位师父为荣。

联电的董事长曹兴诚先生，就科技的问题与圣严法师对谈之后，参加三天禅修，据说对企业管理的理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

1994年，从周一到周五，华视频道开始播出圣严法师电视弘法节目——大法鼓，该节目由赵大深精心制作，主播陈月卿主持，法师在节目中以佛法观点，为大众解答生活及修行疑问。四年后，中视开播法师的另一个电视节目，每周一次与社会精英对话弘法，借此激荡出大家想听的“不一样的声音”。

赞助这两个长期性的电视节目的，是台中的何太太周瑜芬居士，她是位钢琴演奏家，与丈夫同赴美国留学，学成后回台定居，协助夫家经营庞大的企业。

圣严法师的著作、讲经的录音带使她找到了正信的佛教，何太太请东初出版社印了一万册《正信的佛教》结缘书，接着用再生纸印行《叮咛》、《智慧一百》、《智慧的花串》、《人行道》等法师的著作，赠与有缘人，以及捐印法鼓山每年的

月历。

何太太行善不为人知，不忍心增加圣严法师的负担，法师到台中弘法之前，从未见过她。那一次法师在精武路中兴堂的演讲，何太太挤在三千多位慕名而来的听众当中，连听两晚的开示，深感台上的法师为她讲出了心里的全部经验感受，也回答了她人生中的诸多疑问。

“师父讲佛法，现讲现用现得利益。”

何太太说。她对法师有一个妙喻：“师父好比一道楼梯间的安全网，万一掉下去了，由他接着，不至于跌得遍体鳞伤。”

她称法师为“环保和尚”，她自己这个环保弟子则亦步亦趋追随师父的环保理念。

有鉴于台湾社会人心混乱，法师推广生活与禅修合一的运动，提倡人间净土的理念，响应环境卫生、保育自然生态、珍惜资源，同时发起心灵环保运动，法师创造了“心灵环保”的名词，它的根源则来自《维摩诘经》所说的“心净国土净”，若想救世界，必须从救人心做起，法师运用佛教的理念及方法，积福惜福，推广不良风俗的改革，以期提升人的品质，弘扬人的尊严。

对环保的理念与师父不谋而合，何太太从住家到公司，由内而外、由近而远推行环保。她在三义建了一座占地一千三百多坪的 DIY 心灵环保教育中心，提供给法鼓山的信众做静心修行之用，禅修营从屋内的生活空间到户外花园，无一不符合环保的原则而设计，何太太说：

“我希望三义的禅修营，可以做正在建筑的法鼓山设计的借镜，体现师父的环保理念。”

1998 年是圣严法师行程极其繁重的一年，1 月获得《天下》杂志遴选为对台湾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弘法游化。

六十九岁的法师，4 月间第八度到香港弘化，讲《华严经·净行品》，5 月在纽约参加法会，结束后，立即出发到波士顿，应剑桥南传佛教的“内观禅修中心”邀请，主持一个周末的演讲及禅修指导。

回台湾召开“两岸佛学教育交流博览会、座谈会”，8 月飞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主持禅修，路经北京，在北京社科院参加“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之海峡两岸学术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说。

汉藏佛教本同源

圣严法师护持佛法，向来以不分宗派为有识者称道，他对藏传佛教不仅不存丝毫偏见，而且开风气之先，早于 1969 年，便已完成了《西藏佛教史》一书，在他浩瀚的“世界佛教通史”巨著中，与印度、日、韩佛教史相并列。

纽约东初禅寺、北投农禅寺，常见喇嘛、仁波切造访法

师，以西藏佛教的修学为讲题做公开演讲，北投中华佛学研究所，尤其重视藏文语言训练，藏传经典的教学和翻译，也列为研究生必修之课。

藏传比丘弟子丹增谛深敬佩圣严法师的学养道行，到东初禅寺执晚辈礼，随众听法师讲经，法师虽然法务繁忙，也拨空与丹增谛深讨论汉藏南传法义的同异，为期两个多月，完成《汉藏佛学同异答问》一书，为佛教徒厘清了不少模糊的观念。

圣严法师在一系列的朝圣佛教名山胜地之旅中，足迹遍至西藏的拉萨、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寺等藏民聚居之处，他发现当地藏民虽然衣着褴褛，食物粗糙，脸上却带着知足、友善、健康的笑容，不由得赞叹："因为他们有佛教信仰，是天下最大的财产，绝不是一般肤浅之士，用宗教的迷信可抹杀，那是一种至诚的恭敬与感恩之情。"

在假纽约百老汇玫瑰广场音乐厅举行的法会上，圣严法师介绍汉传佛教的渊源，指出佛教传入汉地，较藏地早六百年，早、中期的佛教经典，汉地的翻译完整而有系统，因而，汉传佛教对早期的，如《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等，为藏地佛教所无。

"汉传佛教是哥哥，藏传佛教是弟弟，弟弟应向哥哥学习，也有足以让哥哥学习的优点。"

汉藏两个佛教系统，虽然各有传承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既然都源自印度，有一个基本原则相通，

那就是缘起性空的思想、济世的慈悲观念。

“汉藏佛教好比出自同一个母亲，兄弟虽然分家，但仍是一家人。”

圣严法师接下来讲述对汉民族影响最深、在汉文化中一宗独大的佛教——禅宗学派。他阐述禅宗所说当下即是、顿悟成佛、明心见性的理论及方法，从唯心净土及他方佛国净土的思想和信仰，推展成为他一直在推动的建设人间净土的社会运动。

“先从人的心意清净，到行为清净，再到环境清净，”圣严法师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开发自己心中的智慧和慈悲，佛国净土的景象，也会在我们人间展现开来了。”

介绍过话头禅和默照禅两派的禅修后，圣严法师的结论是：禅宗禅观之法，与密宗来自印度教的瑜伽行，本属同源。

好莱坞影星理查德·基尔特地要求圣严法师，就出离心提出探讨，惭愧自己做不到。法师告诉他：

“大乘佛法的出离心，并不等于厌离现实的人间社会，而是和莲花一样，在污泥中不被污泥所染，也就是在现实环境中，用佛法的智慧来观照，用慈悲做应对，心不随境转，还能协助他人脱离烦恼。所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是一体的两面。”

理查德·基尔听了，非常欢喜，也希望有因缘学中国禅法，圣严法师送了他一本英文著作《完全证悟——〈圆觉经〉讲录》。

南传内观中心指导禅修

结束了纽约之行，圣严法师应麻省剑桥南传佛教的“内观禅修中心”负责人拉里·罗森伯格博士（Dr. Larry Rosenberg）之邀请，去主持周末的演讲及禅修指导。

罗森伯格博士年轻时曾在韩国的寺院住过，参过话头禅，却不得要领，后来又赴缅甸，跟一位长老比丘修行了好几年，自觉与南传的内观法门相应。虽然他曾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但发现自己适合教授佛法以及指导禅修，于是开始传授内观法门，即是用呼吸入门，而进入四念住的毗婆舍那（vipaśyanā）。

他是东初禅寺英文季刊《禅》杂志的长期读者，遇到修行的一些问题，在其他老师的书上得不到说明的，却在圣严法师的著作中获得答案，所以早有意愿接近法师。

“然而，二十多年的南传佛教信仰，使我觉得北传大乘佛教的禅师是十分可怕的。”

这是罗森伯格博士的自白。读法师著作，觉得与他所遇的禅师大不相同，于是，鼓起勇气与法师联系。

罗森伯格博士向圣严法师吐苦水，在美国弘扬佛法，不止一次碰到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批判佛教对他们的歧视，然而，他回应佛法本来相信众生平等，对一切的人，给予慈悲关怀。

圣严法师参访了他主持的内观禅修中心，当晚演讲默照

禅的五个层次与修行法，法师配合南传毗婆舍那内观禅五停心、四念住的方法。五停心是修止，四念住就是修观，观身、受、心、法的苦、空、无常、无我，也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让罗森伯格博士以及其他禅众觉得相当受用。

隔天又到剑桥西边八十公里的“巴里内观禅修中心”，这个中心是二十多年前，由传承内观禅法的第一代美国老师们，以区区十四万美元的代价，买下巴里镇一处天主教建筑物，改建为道场，举办定期的禅修活动，中心一共有十五位老师及助理轮流担任禅修指导，老师们不管行政，各自有小型的禅修中心，如罗森伯格博士在剑桥的内观禅修中心便是。

六年前，他们又在巴里禅修中心附近的一座森林农场，发展出一个“佛教研究中心”，提供大小乘佛教的讲座。佛教中心人才济济，成员皆拥有博士学位，有一位还在哈佛大学教授南传阿毗达磨。圣严法师应佛教研究中心之邀，特以《六祖坛经》的《定慧品》为题开示。

听众们的学历如此顶尖卓越，个个是博士，负责为法师英文翻译的果谷师，虽感荣誉，年纪仍轻的他，不免有点气怯，更何况他不知师父所将讲的内容是什么，如何来带这个周末的课程。

佛教中心的禅众希望法师传授与南传佛教修行相近的默照禅法门，如何将它与《六祖坛经》的《定慧品》合起来演讲，对圣严法师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做师父的安慰弟子果谷，无须担心，只要有心就行。法

师胸有成竹，老神在在。他通达各项学问，熟练各种修持法门，大小融会左右贯通，自知随手拈来都可自然成为一个完整的主题。他先讲禅佛教的发展，隔天上午阐述默照禅。

法师细腻无比地向禅众介绍默照禅的五个修行阶段，在座一位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的禅僧藤田先生，回应说：日本的曹洞宗，只知道只管打坐的顿悟法门，好像只相当于法师介绍的第二个层次：观照全身。至于观照环境、内外无限，到第五个层次，进入惺惺又寂寂，寂寂又惺惺，没有和境界相对的我之存在，就是定慧均等、悲智相应的禅境，藤田先生则从未听过，令他大开耳界。

由于法师细腻的讲解，对修行这种法门的他而言，觉得十分受用，藤田先生请法师介绍默照禅的中国古籍。法师不厌其烦地回答这位日本禅僧：

默照禅的源头始自《阿含经》的止观禅数、《涅槃经》的佛性般若、《中论》的空观中观、《维摩诘经》的直心，《华严经》的一真法界，到了《六祖坛经》的不思善不思恶、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师的《止观颂》、石头希迁的《参同契》，特别是宏智正觉的《默照铭》，他的《广录》共有九卷，对默照禅的修行和境界，介绍得相当明确。

“不过，我所讲的五个默照禅的层次，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那是经过我在修行中的体验，加以分析条理组织而完成的，”法师说，“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初学者比较方便。”

圣严法师相信只要不违背基本原则，则不一定必须拘泥

于古代祖师的模式，一成不变。为了顺应时代所需，应该古为今用，做条理的安排。

“不过日本的道元禅师，修只管打坐，也能有身心脱落悟境，我不能否定我的五个层次，其实也是连续完成的。”

到了晚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预备要讲的《六祖坛经·定慧品》尚未开始，果谷法师担心师父会讲不完。师父安慰他，要他不必紧张，在两次开示中，法师已阐释了《定慧品》的内容和它的思想脉络，晚上只要顺着文字，逐段地念一遍，加以重点性的解释，说明定慧均等、止观同时、悲智双运，那就是禅宗的精髓所在。

当晚，有一位印度籍的博士，原来是韩国嵩山禅师的弟子，目前正在巴里佛学研究中心担任大乘佛学的课程，他接下来的讲座就是要讲“禅宗的无念法门”。印度博士请教法师详加解释《定慧品》中的无念、无相、无住，好让他参考学习。

圣严法师于是就“不于境上生心”的无念、“于相离相”的无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无住，深入讲解，并结论道：

无念、无相、无住，都是即定即慧的定慧不二，这也就是《定慧品》的内容所在。

内观中心的教师迈克尔·罗宾逊及夫人纳拉扬，对法师传授直接清晰的方法极为赞叹，不止一次夫妇联袂到象冈道场打默照禅七。

“师父教的默照禅法与我们的南传内观禅法极为接近，能受教于像师父这样伟大的修行者实在三生有幸，”罗宾逊先生说，“在禅堂打坐，师父传达一种特别的能量，有助我们修行，他的悲天悯人的心怀激发了修行者得道的决心。”

驯化俄罗斯的武术团员

早在1993年，就有一个俄罗斯的佛学社团邀请圣严法师前去主持禅修，结果因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荡而作罢。法师传法的英国弟子约翰·克鲁克博士，于1995年应邀到圣彼得堡带了一次禅七，当地佛教界有意将法师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俄文出版。

克鲁克博士的劝请，和当地佛法中心的邀聘，促成了1998年8月圣严法师的俄罗斯之行。

出发之前，有信众表示俄罗斯人被称为北极熊，阴狠可怕，担心师父此去的安全。

法师安慰他们：“众生都有佛性，北极熊也能成佛，何况他们是人，俄罗斯居于佛法的边地，更需要佛法去帮助他们，所以我并不担心。”

现今圣彼得堡共有十二个佛教团体，多半隶属藏传佛教的蒙古系，少数属日本、韩国系统的禅，佛教徒人数太少，办活动不易，也得不到经费支援。

圣严法师在圣彼得堡唯一的佛教寺院演讲，这座寺院形制与藏传佛教接近，建于1913年，是为蒙古系的喇嘛教而建，佛堂宽敞宽大，可容纳五百人。

法师演讲当天，正逢寺庙发生严重内讧，甚至还有一方向法师请愿，希望他主持公道，助一臂之力赶走现任的管理人员。

就在警卫林立、气氛凝重的场面下，圣严法师安之若素，开始了演讲。来到俄罗斯这佛法边缘之地，面对席地而坐的听众讲佛法，殊为难能可贵，尤其是通过英语、俄语两种语言翻译，听众还听得津津有味，颇令法师感动。

五天的禅修，是在距离城区一小时车程的郊外，当年彼得大帝为他的王妃、公主所建的皇宫举行。原本以为在园林成阴的皇宫进行禅修，将会是豪华的经验，一到才知道是栋宽大牢固、设备很简陋的砖砌二层建筑，据说本来是警卫队的营房。

二十四位禅众都住在二楼，房内除了木床、木桌、木椅之外，便是毡子被单，此外什么都没有了。这令法师回忆起以往住欧洲修道院的经验。

“作为禅修道场来讲，倒是非常适合，躲在房内没有趣味，就逼着他们往禅堂内打坐去了。”

法师发现这次禅众的身份极为特别，他们既非克鲁克博士三年前所指导的那班人，也不是跟过日本、韩国系统的禅师打过禅七的那些人，而是多半来自一个属少林派叫“无极

门”的功夫武术学校，由俄罗斯的武术老师经常带领着去练习和表演。

由于语言沟通困难，观念的传递也不容易，禅众只知道来了一位中国禅师教他们打坐，因此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警戒的心情，虽然都用心在听，并不表示愿意接受。为法师翻译的弟子觉得这些俄罗斯人的面孔，好像一群不怀好意的狼犬，对师徒二人虎视眈眈。

法师问起，何以不见早期先后跟几个禅师修学过的那批人来参加？得到的回答是：几年才有一位禅师去，没有老师留下来继续指导，便退心了。如果跟中国的武术结合，应该会维持他们学佛的兴趣，这些人对中国禅法，抱有高度的敬意和向往。

法师告诉他们，他当小沙弥时，学过基础的少林拳法，他的老师秀奇法师论辈分，与少林寺以一指禅功闻名的海灯法师同门。

由于学过多年的武术，他们心念容易集中，禅修进步迅速，到了第三天就有人达到忘却身心世界，进入统一心的境地。法师介绍默照禅的第五个层次——必须放下自我中心时，却遭到抗拒。有一位练功的女士问法师：

“我们练武的人，保持警觉，以策安全，如果放下自我中心，不是很危险吗？”

法师回答：“基础的武术，必须有警戒；上乘的武术，是全不设防的，对方不知道你的弱点在何处，就无法下手攻击

在“无极门”武术学校种植苹果树

与俄罗斯武术团员

你了。所以禅道是无我的，武术的最高招式是没有招式，便能天下无敌，道理与禅法相同。”

五天禅修结束，佛法中心的鲍夫尔先生表示，这是第五次从外国请老师来，也是让禅修者得到利益最多的一次。他请教法师，如何把传授的方法留下，使不致中断，法师建议“无极门”师生组织一个定期坐禅会，把法师五天中的开示，整理出来，认真消化、研讨练习，作为默照禅在俄罗斯流传的一个起站。

法师应邀参观“无极门”武术学校，种了一株苹果树，还留下墨宝。

“没想到笔墨纸砚齐全，而且是粗笔、宽纸、浓墨都准备好了，我的毛笔字本来不敢献丑，可是在他们印象中，中国禅师必定会几手拳脚，也能够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字。”

法师在众目睽睽下，写下“禅心”两个大字，留作纪念。

离开圣彼得堡前，还接受国家电视台的新闻采访小组采访，除了与禅修有关的问题外，法师还被请教对那几天俄罗斯金融风暴的看法。

义卖筹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

继上次艺术品义卖筹款，1988 年叶荣嘉居士又一次主动策划，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筹募建设工程费用。圣严法师有

鉴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一直只重视科技理工人才的培养，以致造成人文精神及社会品质的堕落，于是申请筹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是法师“一大使命、三大教育”目标中大学院的教育。

应聘筹备学院的曾济群校长，政治大学法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博士后，原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自称受圣严法师言行感召，一个“缘”字使他毅然投入法鼓山体系。为人谦和、作风严谨的曾校长赞叹法师既是宗教家，更是位受学术界推崇尊重的教育家，他说：

“师父用宗教的方法来推动教育理念，用教育的思维来扩大宗教的领域与情操。”

第二次当代艺术品义卖会，除了绘画之外，法缘会的柯瑶碧、谢璧璘等人负责珠宝义卖。柯居士为法缘会会长，产后曾得血小板无法凝血症，令美国医生束手无策，从死亡边缘捡回生命，初见法师的印象：

“他看起来像邻居的长者，亲切平易近人，容易沟通，”柯居士自问，“怎样才可以修得像师父那么自在？”

她从师父那得到的智慧是：不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在乎它的宽度，以欢喜心来承受生命，生命是来受报与还愿的。

法缘会六十六位会员，皆是企业界、医生的太太们，她们穿上端庄的蓝色制服，为法鼓山的活动当招待，在安和分院安排策划公益讲座，组合唱团、读书会，香积组则每个月到农禅寺为僧众烧煮斋饭。

“这次珠宝义卖，收件时有好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中南部好多老祖母把她们的棺材本金饰捐出来，有的捐珍藏的结婚礼物，或是儿女送给父母的纪念品……”

谢璧玲居士慨然捐出婚后医生丈夫送的第一件礼物，“捐出这件玉坠子，为了永远与法鼓山同在。”她说。展览的会场，由南到北都由长年来一直跟在法师身边受教的苏妧玲居士负责。

法师亲临的义卖会上，不少人把捐出来的珠宝，自己又买了回去，或是买进来的画作，又捐出义卖。最值得一提的是陈进阿嬷的一幅观音像的收藏者，感于法鼓山的理念捐了出来，为生前信佛的阿嬷做了一次伟大的功德。义卖主持人之一的张小燕，也买了一幅名为“禅”的油画捐给法师，要他将来挂在法鼓山做永久纪念。

PDG

第十四章

利益众生建设人间净土

破冰之旅 德国教禅七

公元2000年前的最后一年，圣严法师虚岁七十。

法师瘦弱的身体，经过长年累月的操劳消耗，加上有了年纪，体力加速衰退，他的健康颇令医师们担忧，又因治疗牙病而误伤舌头，雪上加霜，消化吸收力极差的他，不能正常进食，用吸管吸取流汁，营养更是缺乏。

然而，法师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忍住舌头剧痛，仍然早晚为农禅寺打禅七的禅众开示。虽然有一度衰弱到不能起身，卧病在床的法师，依旧心悬早已安排好的行程，如因他生病而取消，将影响到法鼓山团体的形象。

不顾体弱气衰，法师毅然抱病弘化，从台北到新加坡、德国柏林，一路病着绕了大半个地球。

法师的新加坡之行，缘起于周鼎华、朱盛华夫妇成立了"法鼓山佛学图书馆"，提供法师出版著作及录音带，并定期举办共修活动，周氏夫妇还积极为法鼓山建设劝募。经不起一再劝请，法师为感谢新加坡弟子们热心护法，答应前去，重访一别十七年的狮城，也预定顺道到马来西亚弘法。

1982年，法师曾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前去担任佛教课程的师资训练，并做公开演讲，后因感染带状疱疹而提前结束行程。这一次碰上法师健康恶化，使得南洋之行一波三折。吉隆坡、新加坡早已各自租定三千多人的会场，获悉法师可能因病取消，弟子们相继飞回台北哭泣恳求师父如约前

往，病中的法师苦笑着说：

“我的生命是用来报三宝恩的，还有一个地方为了佛法非要我去不可，就是我死了也应该去了。到时能否上飞机，要看你们的福报。”

新加坡的信众如愿以偿。法师一下飞机，摒绝外缘，由新皈依的吴一贤及夫人黄淑玲充当司机，每天带法师到植物园、海滨公园散步，调养身体。两场在威信史丹佛大饭店的弘法演讲，总理吴作栋夫人及政府官员、工商界精英均出席，原定三千人座位不仅座无虚席，还有上千人在走廊上看电视转播。

圣严法师以幽默风趣的开示来摄伏人心，令场内、场外的听众听闻佛法，学习如何调和理性、感性，过和乐有智慧的人生。

抱着病弱之躯，圣严法师从新加坡飞往德国柏林主持禅七。邀请法师的柏林佛学社，成立于1917年，是欧洲最古老的佛教团体之一。

德国佛教界对日本及韩国的禅法早有接触，也知道它们的源头来自中国，对西藏的密宗、南传上座部的内观也不陌生，唯尚对中国禅法所知极有限，也没见过一位中国禅师。有关中国禅的书，除了一本介绍虚云老和尚的英文书，再就是圣严法师的英文著作了。

柏林佛学社的负责人诺艾克博士，经由法师传法的英国弟子约翰·克鲁克博士的引介，曾赴波兰及克罗地亚参加圣严

法师主持的禅七，当他获悉法师为虚云老和尚隔代的传承者，对他更为倾心，于是促成了这次德国之行。

本来安排在柏林佛学社的大型演讲，因法师身体违和、精力不足而取消，改为一场对少数听众的精简开示。演讲过程中，圣严法师感受到德国人喜怒不形于色，是个极为深沉内敛的民族。

“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半数以上的人也不停地做笔记，又有点像是评审员在台下为我打分数……”

这是圣严法师对听众的观感。一直到下半场，听众被讲者的真挚诚恳所打动，脸上那种审查评分的表情才渐渐缓和消失，气氛不再那么严肃紧绷了。

这场演讲以三种语言进行，果谷法师将师父的开示译成英文，再由瑞士籍的医生，也是法师德文书的译者麦克斯·卡林翻译成德文。法师讲的主题是中国的禅，阐述禅修者如何调饮食、睡眠、身、息、心五事，以及分别讲解话头禅、默照禅的修行方法。

演讲结束后，台下听众都觉得受用无穷，也为能瞻仰一位中国禅师的风采而欣喜不已。

禅七的道场是借用东柏林一座复原重建的古堡举行，距柏林约两个小时的车程，这座古堡毁于“二战”的战火，东、西德统一后，根据古堡初建的构图照原样重建，落成后，规划为休闲度假中心。

四十九名禅众，除十七位德国人之外，其余分别来自

十二个不同的国家，是圣严法师主持禅七以来最为国际性的一次。有的禅众甚至远自澳洲、沙特阿拉伯、南非、以色列等地，不远千里万里而来，求法若渴、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动。

不同国家的禅众共聚一起，早晚课诵，虽以中、英、德等不同语言混合唱诵，西腔东调，竟也十分整齐，这得归功于其中十几位禅众，多次跟随师父打禅七，熟悉中文部分的梵呗腔。

禅七期间，圣严法师一再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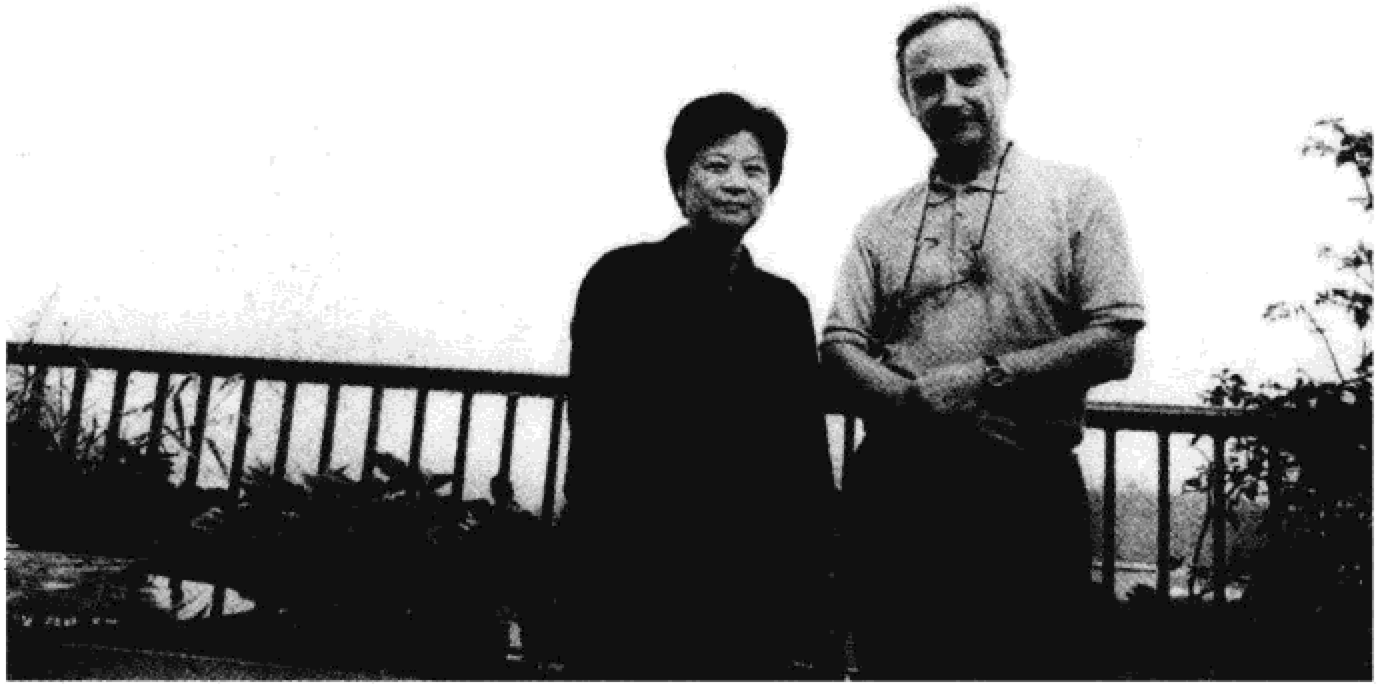
不论任何宗教的信仰者，都可练习修行，从中获得利益，然而，如果没依照佛法的原则如因缘观，对无我、性空的认知不相应，即无从达成明心见性、悟道成佛的目的。

“修行，只有往前走，不许停下来，更是后退不得，必须发长远心和坚固心，勇猛精进，直到成佛为止。”

古堡环境安静清幽，周围古木参天，绿草如茵，每天户外经行，春风拂面，鸣禽歌唱，一地蒲公英花盛开，有如置身化境。

最后一个下午，圣严法师在古堡后庭草地上，指导禅众如何从直观的观法进入中观。不论用话头或默照或数息，如果到了只有方法而没有妄念的地步，参话头不见疑团，用默照不能到自我中心脱落，用数息到了无息可数，或无数目可数，而“我执”依然之时，圣严法师开示：

“最好是采用直观而进入中观。所谓直观是以心观境之



施叔青与约翰·克鲁克博士

柏林禅七法师已然心力交瘁。

时，不给名字，不加以形容，不做比较。这个我和一切境界，本来是非常平安、了无差别的，直观法便能使我把相对的境跟我合而为一。”

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就是无我的大觉智海，是以般若的空慧，照见五蕴无我。

禅七结束，病弱的圣严法师已然心力交瘁，整个人虚脱了一样，看在弟子克鲁克博士的眼里，万分不忍。

“这次柏林的禅七，感觉到师父拼尽全力，倾其所有来教大家。”

克鲁克博士说着，镜片后的眼睛潮湿了起来。

柏林之行还发生了一段插曲，法师一行人到一家越南人开的素食餐厅吃饭，老板兼主厨是一行禅师的弟子，发愿在柏林推广素食，免费供养圣严法师。

老板拿出一本越文的书，给越南华侨的果元法师看，并且问他：

“这本书的释圣严就是这位师父吗？”

果元师一看，是越文版的《正信的佛教》，另两本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明日的佛教》，亦被翻译成越南文，不仅在越南境内广为流通，连散居世界各地的越侨佛教界也印刷发行，供信徒传阅，素食馆老板这本就是从同乡处借来的。

截至目前，圣严法师的著作，除了英、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文的翻译之外，亦见葡萄牙文、捷克文、波兰文、克罗地亚文等共近十种语言的译书出版，其中流通最广

的是《〈信心铭〉讲录》、《开悟的诗偈》、《佛心》等，以及最近出版的《〈圆觉经〉讲录》、《牛的印迹》、《默照禅》等。

法师的英文著作以禅修为主，日本的宫越嘉男以出版英文的中国临济禅师语录著称，在研读圣严法师的英文著作《智慧之剑》后，从东京致函表达欢喜赞叹，信中写道："大家说禅在今日的中国已经死了不存在了，我非常高兴知道有一位中国禅师像圣严法师那般，已在美国活活泼泼地教授禅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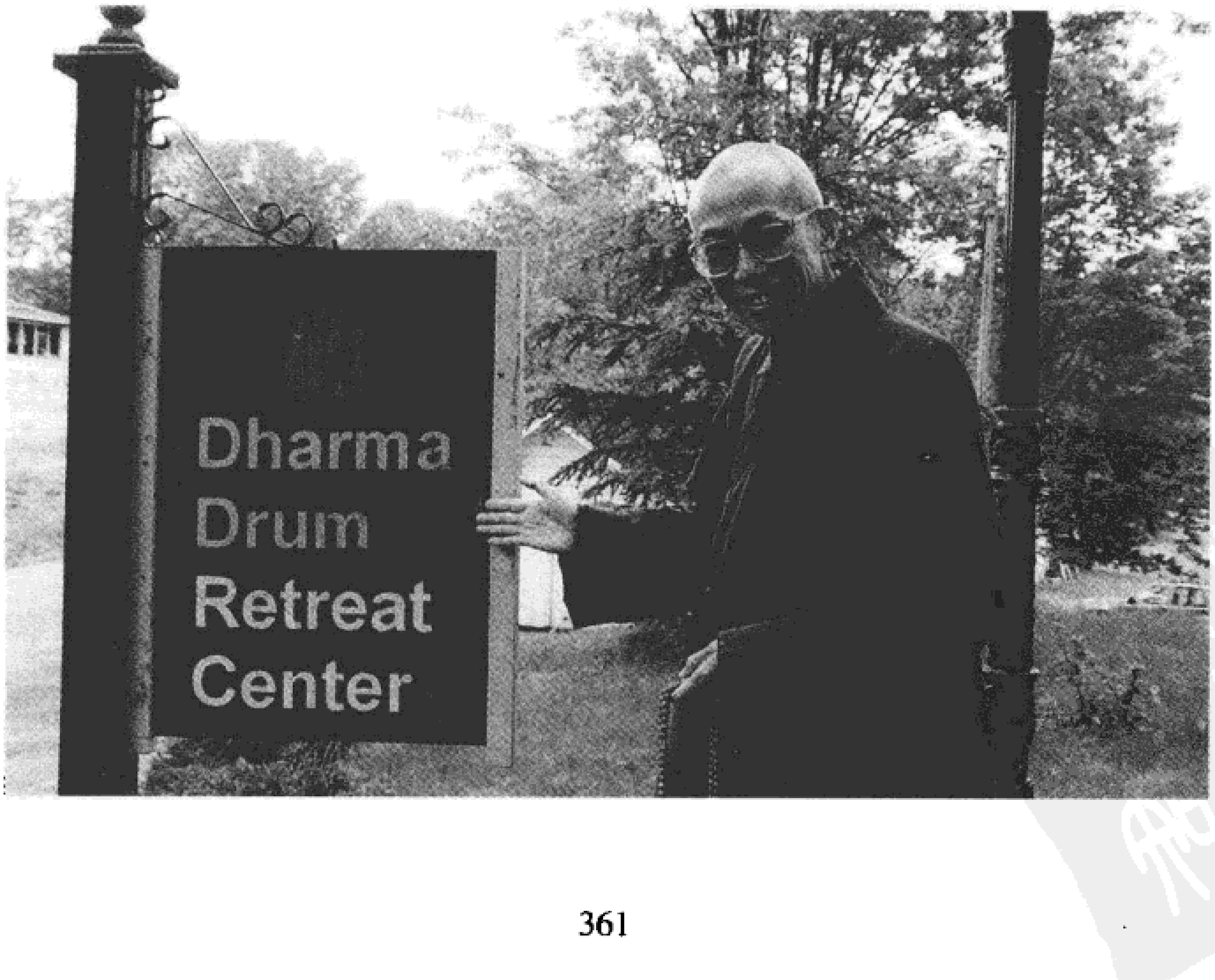
西方禅修重镇——象冈道场

结束德国之行，法师抱病飞回纽约上州的象冈道场，在这遗世独立的丛林调养身心。二十多年来，圣严法师在西方各地弘扬佛法指导禅修，早已建立了国际禅师的声名，东初禅寺的禅堂早已容纳不下世界各地前来求法的禅众。经过果元法师及龚天杰居士联袂的寻寻觅觅，终于在纽约上州的阿尔斯特县，一个名为象冈的小镇，一座白山的山麓下，找到了一座有山有水的道场，让师父培养龙象人才。

这一座占地四十公顷的丛林，常见成群麋鹿徜徉草原，难怪有鹿野苑之称；野兔松鼠出没其间，还有一个鱼儿悠游、水清如镜的活水湖。擅长摄影的圣严法师，从四季变化中捕捉到如诗如画的景色，他尤其叹赏秋天红叶："美得像灿烂的油画，令人陶醉。"

施叔青与圣严法师摄于象冈（谢启文摄影）

西方禅修重镇——象冈道场（谢启文摄影）



PDG

在东初禅寺当了十年义工、辞去会计专职跟随师父预备出家的果泉行者，曾经独自一人照料象冈道场达十个月之久，她把白天割草、扫雪等体力劳动当作修行，夜晚孤灯读经，体会孤独的况味。现在驻在象冈的果真行者，放下经营成功的餐厅生意，千里迢迢从美国中部飞来依止师父。

洛杉矶的地产律师 Gilbert Gutierrez，自掏腰包往返东西两岸，免费办理象冈产权的法律手续，他与来自台湾的妻子魏爱伦，修行境界皆极高深，Gilbert 是法师唯一授权在美国西岸教禅法的弟子。当初圣严法师在洛杉矶一下飞机，便未卜先知地宣称 Gilbert 正是他要找的人。这件事在法师的美国弟子间广为流传，引为神异佳话。

1997 年象冈第一次禅七，禅众来自八个国家。1999 年的默照禅七,七位从波兰飞来，为了求法，其中一位举债，另一位卖了车子凑旅费，把法师的两本书翻译成波兰文出版的女建筑师 Beata，追随法师多年，她赞叹：“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敏锐、直接的心灵。”

这个波兰禅众以及所有到了象冈道场的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最近正在大兴土木，扩大禅堂、斋堂及男女寮房，以期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求法者。扩建期间，象冈一年四次的禅七从未因工程而间断，2000 年的 5 月，圣严法师带领四十九天的默照禅，最后一周是菩萨戒，分别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资深禅众前来报名，圣严法师这项创举的总策划，仍旧偏劳“师父赶不走我们的”专职义工吴淑芳居士。

现任象冈道场的经理，负责对外公关，以及安排禅修活动的Carolyn Hansen，是位来自威斯康星的女律师，曾在台北任职。她的环保理念与圣严法师不谋而合，积极参与农禅寺的活动，由法师授权让她每周日指导英文禅坐班，对象是驻台的外交官员、外商公司经理及在台留学生。

“过去五年，一直想帮师父，两年前，我辞去律师工作，到象冈来接受挑战。”

Carolyn与她的爱犬住在象冈，享受山川水色之美。

“象冈这么美，师父太累了，为什么不就在这里住下来？”

关心师父日愈衰弱的弟子苦劝。

法师回答他身不由己，他说：

“我有选择吗？为众生，哪个地方需要我，跟我有缘，我就去。”

一次菩萨戒中，今能长老赞叹圣严法师：

“法鼓山是弘法、修行的重镇。”

“我没有做什么，只是很努力地去做该做的事。”

法师谦虚地说。他定在悟境，安住心的本质，一双眼睛悬挂空中，偏怜受苦受难的众生，竭尽一己之力，运用各种方式来关怀极需抚慰的心灵。他凭着心力，不顾多病的身躯，长年累月，马不停蹄地绕着地球跑，除了固定在台湾地区、美国四个道场讲经、主持禅七之外，他应邀到世界各地出席佛学会议，在数百所的大学演讲弘法、指导禅修，二十多年

来足迹踏遍十九个国家。

跟时间赛跑的圣严法师，在如斯繁忙的行程中，仍然不忘记以另一种方式弘法——他完成一篇篇学术论文、出版一本本著作，以文字般若来弘法，接引无缘面见法师的信众，果真如法师所说：忙人时间最多。

见识到师父分秒必争的张光斗居士，叙述有次与师父搭机从英国回返纽约：

“师父应邀到威尔士指导禅七，帮邀请的团体省旅费，六十几岁的老人家，坐经济舱，所有的乘客都睡了，只有师父就着灯，伏在小桌上低头苦写……”

1992 年移民到纽约，在东初禅寺为法师清誊文稿的姚世庄居士形容：

“师父在纽约每两个多月，我都会抄上十数万字，可见著作量的惊人，他老人家经常赶稿赶到深夜一两点。”

姚居士觉得师父坚忍的毅力，“如果不是发了大悲愿，如何还能以此病弱之躯，古稀之年，写出这么多正信的佛法，传授给与佛有缘的众生。”

短短几年，她已帮师父誊写了二十几本书，姚居士的食指因抄写而生了厚厚的茧。

难怪圣严法师得到四多的封号：多忙、多病、多产、多新闻。

体弱多病的法师，走起路来却步履轻快敏捷。外出旅行，不论马上颠簸，拾级走险梯，或徒步登高山，他都气定神闲，

脚程比弟子们还快。到巴西伊瓜苏观赏飞瀑，法师走在前面的飞快背影，令后面跟上的壮年弟子频频称羡，法师到梵蒂冈晤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赠送代表法鼓山精神的玉佩，参观圣彼得大教堂，攀爬九百七十二层台阶，登上七十五米高的教堂中心圆顶，法师既不气喘也未流汗，引起大家的好奇，纷纷问他有什么秘诀。

“没有。我只知道现在在攀登，不急不缓，往上一阶，再上一阶，不去想已经攀登了几阶，前面还有几阶，好好享受现在、现在、现在，观察体验现在所攀每一步动作的感觉。”

法师说这是极简单的修行法，只要愿意尝试，人人都可做到。他在机场为换机跑步，脸不红气不喘，脚下飞快，令跟不上的弟子大为惊讶。法师是用修行的方法，并不以为是在赶路，而是当作禅堂的跑香，心中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跨出去，不管前面还有多远，也不管已经走了多远，只是不断地把现在这一步走好。

法师无时无刻都把握住当下。然而，只此而已吗？恐怕大多数的弟子都不肯相信师父只是位普通的人。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大陆气功师刘洪先生，在为法师做气功治疗时，发现在他丹田中有一粒比枣核还大的东西，力量强大。

“我每次运功到师父丹田的位置，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的内力弹了回去。”

法师的弟子们知道他们的师父不是普通人。1996 年，三百位僧俗四众随师父上了普陀山，到太虚大师阅藏楼旧址

凭吊，当天下午满天阴霾，可是当圣严法师在泥地上礼拜时，普陀山的戒忍当家师说：

“法师礼拜有感应，突然天空出现了阳光。”

法鼓山的僧俗四众看到天空出现佛光瑞相的异景，有的见到法轮，有的见到飞天，有的见到莲花，个个感动得涕泣不已。

陈慧剑居士赞叹圣严法师“充满哲学家的风范、宗教家的胸怀与儒者的书卷之气”，除此之外，法师还是位思路清晰、语出幽默、亲和力强而最受欢迎的演说家。他文笔优雅，行文如云水，写出一篇篇隽永、令人回味无穷的好文章，尤其是法师以佛法来观想山川自然界的一切，不仅富有哲思，境界高妙，更重要的，他写出了一般文学家所体悟不到、无法企及的层次，导引读者从另一个更深刻的角度来凝视人世间的诸般情事。

世人喜日出，而厌日落，看在法师眼里，却是另外一番况味：

“观日落可以得定可以发慧，落日柔和清凉有慈悲相，并可提醒是日已过的无常无我相。”

法师看出日出也是无常，落日不异永恒，生灭现象是世间常态，“日出奇景固然很美，但也未脱无常的凄美！”

圣严法师是位慧眼独具的摄影家，纽约象冈道场的斋堂，以及法师出版的十几种朝圣游记里，不难发现法师四海游踪时，透过他巨灵似的眼睛，所捕捉到的一帧帧人间风景。喜

与"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爱艺术的法师，看了林怀民编的《流浪者之歌》，他在色相的舞蹈世界中，看出了佛法禅机。

圣严法师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除了宗教、人文，他关怀未来世界的发展，不止一次与"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就日新月异的科技、全球化本土化等议题交换意见，李院长在开场白中，幽默地形容：

"自己像只丑小鸭，由圣严法师这只老母鸡来带领这场对谈，鸡同鸭讲一番。"

李远哲院长赞叹："圣严法师是位很容易接近并深谈的人，我非常敬佩他的仁慈，更景仰他的学识涵养。"

早在 1989 年，圣严法师即提倡人间净土的理念，《维摩

诘经》所说的“心净则国土净”，《华严经》所说的“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一切唯心造。法师的净土观念是一念心中有慈悲及智慧，念念相应，就念念见到人间净土，自心清净就能见到自性净土。凡夫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参到明心见性，都可见到净土，如果既不念佛，也不参禅，而修行五戒十善或尽责任、奉献社会，能与慈悲心与智慧心相应，也能见到人间净土。

圣严法师的人间净土理念，如果追本溯源，远自佛陀在世时，游化人间，早就在建设人间的净土。到了近代的太虚大师，主张人成即佛成，印顺导师倡导人间佛教，圣严法师遵循先贤大德的主张，推行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运动。

净化人心的方法过程，圣严法师先从导正人类价值观念的偏差的心灵环保、提高人格尊严的礼仪环保、确保生活俭朴的生活环保、保护生态的生生不息的自然环保这四环运动落实，以“‘心’五四运动”，在人间遍弘生活佛法，于火宅中建设人间净土。

圣严法师从来不准弟子信众、朋友们为他祝寿过生日，去年正逢法师七十大寿，日本立正大学的三友健容教授联合欧、美、海峡两岸的佛教学者，计划出版一册《古稀纪念论文》，以中、日、英三种语言，由日本山喜房出版社出版。

“圣严法师谦虚不肯接受，”三友健容教授说，“尤其是在

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他更希望大家忘记他的大寿。”

“九二一”地震是圣严法师心中的最痛，震灾发生后，他老人家立即率领僧俗四众，积极投入救灾，寻思如何将智慧的话语，以最直接的方式尽快地传达给灾民，抚慰惶恐骚动不安的台湾人心，刘伟刚居士找到滚石唱片公司的段钟沂先生，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台湾，加油”广告，法师双手合十为台湾祈福的影像，频频出现在电视、报纸媒体，配合法师的智慧之语，适时安抚了最需要被安抚的人们。

法师把1998年9月为建设法鼓山募捐得来的捐款，移作赈灾捐款。法师此举，使廖云莲居士联想到日本隐元禅师的弟子、以刻《大藏经》闻名的铁眼道光，为了救济大饥荒，他把刻经的钱拿去施粥做善事，恩泽一万余人，后来铁眼道光经也刻了灾也救了，日本人为了感激，称他为“救世大士”。

廖云莲居士跟随法师多年，“从来没看到过师父如此动容过。”她指的是震灾。

法师授命“法缘会”会长柯瑶碧等人，成立“百年树人助学”专案，协助赈灾中受灾户的清寒在学子女，一直到顺利完成高中、大学毕业。

为了使灾民尽早走出悲情，走向希望，法鼓山除了散发漫画家朱德庸配合法师的智慧语所绘制的平安卡，推动人心重建之外，又分别在竹山、埔里、东势、南投设立四个“安心服务站”，希望能从生命、观念以及信仰的立场，对灾民做正面积极的鼓励。

“安心服务团”的整个组织架构、工作目标的拟定策划、义工的培训，全由前“救国团”处长，擅长办活动的张葆桦居士一手担纲，林知美居士从旁协助。年初服务站启用，圣严法师带领上万信众，到灾区为受创的大地洒净行脚，在南投中兴新村运动场举行法会，为家园祈福，为亡者超度。

无路中找出路来

“我没有做什么，只是很努力地去做该做的事。”

圣严法师振兴佛法的方式，不光是大声疾呼，要求大家来响应，他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理想，从亲自深入三藏、勤读群书，到赴日留学、办佛学研究所，弘扬人间佛教，四海传扬禅法，指导禅修，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终于影响了一代的佛教徒们，为社会大众重塑佛教的形象，提高佛学研究者的素质，以至发起提倡人间净土、净化人心的心灵环保运动，尤其功不可没。

纵观圣严法师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脚，早年闭关阅读《大藏经》，深入探索宗教学，受到太虚大师、印顺长老的影响，留学日本，有鉴于当时欧美及日本学者，以研究古代中国佛学为主，法师另辟蹊径，专题研究明末佛教，在他以蕅益智旭为主的博士论文问世之前，学术界对明末佛教所知有限，法师开风气之先，为佛学研究开辟另一个窗口，影响之深远，

自不待言。

学术上成就卓越的圣严法师，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停驻在佛学哲理的象牙塔，自愿回到众生之中，为弘化利生推动佛教的人间化、普及化。

法师信心坚固，智慧无量，如果不是为了度化众生，他也可以只顾修行，在此生中成就。然而，慈悲的圣严法师选择以凡夫身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使人人得以亲近他所弘扬的佛法。

法师弘扬的禅学，属如来藏系统的思想，回归到缘起性空的原点。他传授的方法和观念，近深则深、近浅则浅，既可让初心修行者得到入门的方法，也可以使持久修行者深入堂奥。

圣严法师对中国禅宗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于他令曹洞宗宏智正觉的默照禅起死回生，给予这失传久矣的禅法新的生命，随着法师的世界行脚，将默照禅传扬到地球的十几个国家，令异国彼邦无以计数的禅众受用无穷，赞誉圣严法师为国际间最德高望重的中国禅师。

在台湾，圣严法师除了度化一般念佛的信众，他更将佛教的层次提高，以禅法修心来接引文教、政商、科学界的精英，成效卓著。

近代佛教四位大师，印光的净土、弘一的戒律、虚云的禅定、太虚的教理备受有识者尊崇，圣严法师对净土、戒律、禅学无一不精通，他不属于任何宗派与学派，他回归佛陀的

根本思想，把自己跟全体佛教融合在一起。

圣严法师说他走的是第五条路。

圣严法师的一生，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来，在无可如何之际，在艰辛中坚毅地勇往直前，把逆境当作增上缘，结果总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圣严法师在艰辛中见其悲愿，在坚毅中见其禅慧，对他而言，生命即是一趟实践佛法的旅程。

PDG

后　记

从未写过传记，而传主又是令海内外信众及非信众推崇景仰备至的一代高僧，动笔之前，我先行调理自己的状态：早晚打坐静心、临帖写书法描画佛像，甚至重当老学生，到台大旁听李玉珉教授的佛教艺术史课；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地特意将自己从长期浸淫的文学创作中抽离出来，一心只阅读与佛教相关的文字。对我来说，佛学毕竟是属于另一种的思维语言。

我尝试沿着圣严法师长年来的人间行脚，逐一重踏他足迹所经之地，寻访各地的护法弟子，重温法师弘法、指导禅修的历程，以闭关的美浓朝元寺为起点，东渡日本，走访法师东瀛求学的故旧，也曾踏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洛杉矶、纽约等地，访谈异地的信徒与禅众。

然而，法师随缘游方，至今足迹遍至地球的十九个国家，相较之下，我所到之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可幸法师在纽约上州的象冈道场，已然成为国际重要的禅修中心，一年四次的禅七，招徕了世界各地求法心切之禅众，其中不乏跟随法师修行多年的老参们。借此良机深入访谈，弥补了我没能亲赴华沙、莫斯科、柏林……的不足。

我把写传当作修行，以平常心对待，日子过得平淡，但极充实，情绪极少起伏波动，心境也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稳

定，虽然长时间地离群索居，居然没被虚空寂寞所噬咬，平生首次体味到佛法的妙用，写作过程中，有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摄，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写圣严法师传记，并不觉得承受了任何的压力，倒是感受到空前繁重的工作量，除了走访传主身边的人与事，光是阅读法师几十种不同题材的著作，就已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然而，我丝毫不以为苦。早年圣严法师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每天精进用功长达十六个小时，日月如是，法师赞叹：每天在经典里听到、看到佛陀、祖师的话语，太殊胜了，怎么会累、会苦呢?

这也正是我的心情写照。

感谢果位法师协助资料搜集，时报文化李滩美女士追求完美的编辑态度，令我感动。

PDG

附录一

大师的风范[1]

林青霞

我应该很专心地跪下磕头再站起来，跪下磕头再站起来，就这样连续做二十分钟，心里要想着该忏悔的事和该感恩的事。开头我并不很专心，眼睛往旁边一瞥，见到一双轻盈的脚步从我身边走过。那袈裟飞起，就像浪花。我呆住了，心里赞叹着："好美！好美！"那美不只是袈裟掀起的浪花，那是圣严法师，当年他老人家七十好几，也跟我们一样地跪拜，他的专注和真诚让我动容。他说他是在对他师父感恩。

天意安排，我跟师父结了缘。

2000年8月16日我带着女儿爱林回台湾，一心想寻找一位智慧大师给我上一堂课，指导我如何放下执著，以平和的心境面对人世间的情和事。17日中午和父亲、母亲、爱林到家附近的伍佰鸡餐厅吃午饭。刚坐下，后面就有人叫我，是特技大师柯受良的太太宋丽华，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把心意告诉她，她说她的师父圣严法师刚从纽约教完禅回台，她包里正好有一本谈禅的小册子，就送了给我。原以为"禅"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读完之后，惊觉"禅"并不难懂，而且对人有很多好处，于是求见师父。

18日我坐在师父的会客室里，师父那澄明好奇的眼神像一个七

1　征得作者同意，兹将《好美好美》和《大师的风范》两篇随笔（分撰于2008年2月29日和2009年7月5日）合并为一题，以飨读者。

岁童子，让我感觉自然又亲近。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佛法、不谙规矩，竟然跟他握起手来，后来还因为有点感冒怕传染给他而不安了很久，再后来发现所有佛教徒都是以合十来打招呼，我心中暗忖当时一定让周遭的人大为紧张。在见面的一个钟头里，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禅”。

师父送我《枯木开花》一书，一边在扉页上题字一边说：“只要你来三天，就知道什么是‘禅’。”因为声音小，我没听清楚，又不好再问，他又说了一遍：“只要三天，你就知道什么是‘禅’。”他看我没出声，又说了第三遍。我当下就答应了。

听说坐禅之前会因为被考验而受到阻碍，而我却在冥冥中很顺利地上了山。

上山的第一件事，手提电话就给没收了，在没收前我赶快打个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将有三天不能跟她通话，这才放心。在三天内我要和其他 99 个人昼夜相处。不准化妆，不可看书、看电视，要睡大通铺。晚上 10 点钟睡觉，早上 5 点钟起床。这下可惨了，平常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没睡，还好我偷偷带了六颗安眠药，一天两颗，总算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晚饭之前，每人分获一个号码，暂时不用自己的名字，各人根据自己的号码坐位置、拿梳洗用品和睡床位。这是要我们放下自我。在大堂里先对着大佛跪下头着地再站起来，心想这下可上当了（因为父母是基督徒，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跪拜过）。原来这个作用也是为了消融自我。

在饭堂里我隔壁那个人很面熟，后来才知道她是曾庆瑜，吴宗宪乖乖地坐在我对面，眼睛不像我这样到处乱睨。之前在走廊上见到曾志伟我还扬了扬眉（原来这是犯规的，连对眼都不可，又怎能扬眉）。还有一位是功夫明星卫子云，来的时候见他在山边松筋骨。

这么多圈内人，可见经常暴露在大众面前，表面上看起来多姿多采，内心却是渴望得到一片宁静和做到自我修行。

吃饭的时候，师父很温和地一句一句叮咛，要我们心无旁骛专心吃饭，好吃的时候不要高兴，不好吃的时候也不要讨厌。要感恩这食物是经过很多人的辛苦才到我们的嘴里。吃完饭用一碗清水将碗碟冲一冲再倒回碗里喝下。

饭后离座时要双手叠起，放在胸前，慢慢起身，顺序走出饭堂，手里就像捧着一尊菩萨，内心里什么都不能想，也不可以对自己说话。夜晚我静静地坐在石头上，对着大山和星空，突然听到一阵很美的声音，我循着那个方向走去，原来是一位女菩萨跪在那儿，一面敲钟一面念经，整个感觉好清凉好喜悦。

第一天早起，吃完早饭，我们坐在大堂里听师父开示，师父教我们如何打坐和拜忏。一天内有许多开示和打坐，师父谆谆善诱，我们密密抄经。

有几句箴言，在我生命里最不可承受的痛时，因为用了它而顺利过渡。人世无常，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经常把这些话送给朋友，他们也因为渡过内心的难关而感激我。

这几句箴言就是：

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当你遇见一些不如意事时，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然后你必须接受那已成的事实，好好地处理它，处理完后，不要让它占据你的心，必须放下。

师父的心愿是，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

师父给四众佛子的共勉语是：

信佛学法敬僧，三宝万世明灯；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种福田，哪怕任怨任劳；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法喜，念念不离禅悦；处处观音菩萨，声声阿弥陀佛。

第二天我们学行经。有慢经、快经和自然经，行慢经时，双手轻轻握拳，每一步路是脚掌一半的距离，要走得很慢很稳，这叫“步步为营”。快经的步伐可大一点，双手自然下垂，但是要走得很快很快，自然经则要全身放松地步行，看似简单行则不易。走完之后，那种身心舒畅的感觉是平常感受不到的。

第三天要我们做的是感恩和忏悔，我们就像开头讲的那样拜忏二十分钟，心里要为这一生中所有该忏悔的事忏悔，对这一生中所有该感恩的人感恩。很多师姐、师兄泣不成声。我听到一种平和的声音：“要用情操，不要用情绪。”那是师父的声音。

山上三天胜过山下十年。三天之后下山了。下山途中，我静静回想山上的种种，三天没开口说过话，很清净，很美妙，一旦融入社会，除非是哑巴，否则没有可能不开口说话。这才发现，有些话是不需要说的。在这三天里我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心灵深处的宁静。师父的教导我感恩。

这三天的课程让我一生受用不尽，我对父母、先生、女儿、朋友，甚至整个世界感恩。对该忏悔的事，想办法补偿。减少了自我感。少了计较，多了回馈。人也快乐起来。

师父是智者也是哲学家，他教导我们用智慧做慈悲的事。他更以自身开示我们，“美”不只是外表。

2006年10月21日，我应邀上法鼓山参加观世音菩萨的开光仪式。这时师父已撤下住持方丈的职务交给果东法师，他不在当眼的主位上，我在排班时到处寻找师父的踪影。不久，见到三两位僧侣从不远处走来，起初我不以为意，突然发现师父就在其中。他两

袖清风带着笑意走来，旁边没有人前呼后拥，师父竟放下得如此潇洒。典礼结束后，他坐在人群里，我坐在他旁边，他说："这尊是来迎观世音菩萨，来迎的意思是欢迎所有人来到法鼓山。"我说："来迎观音的背后是蔚蓝的天空，仿佛从天而降。"师父微笑地看着菩萨，似乎同意我的说法。他老人家就好比我邻居的叔叔伯伯在跟我闲话家常。

2008 年 6 月 3 日，我回台湾和师父一起拍摄"心六伦"的公益广告，这时候师父正面临洗肾的痛苦，为了社会大众，他精神奕奕配合拍摄。师父说他肾不好，医生要他换肾，他不肯，情愿把好的肾留给年轻人。我听了很感动也很难过。拍摄完成，临走，我握着师父的手要他珍重。走了两步我突然回头："师父，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我又看到他那七岁童子般慧黠的眼神，他调皮地说："我听青霞的话。"大家都笑了。

这是我跟师父最后的对话。

2009 年 2 月 3 日，师父留下四个大字"寂灭为乐"离开了人间净土，走入极乐世界。

我瞻仰过师父的遗体，回到果东方丈的会客室，有位师兄在旁轻声诉说着师父的遗言："不发讣闻，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舍利子。骨灰分放在五个环保纸袋，再装入骨灰纸盒，放置于五个约 2 米深的洞穴里。"

我忍不住用纸巾捂着自己的双眼，泪水不止地往外涌。我喃喃自语："师父太伟大了。他几次要我坐禅七和到纽约坐禅十，我都因为太久不能跟外界联系而却步，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将来，环保纸化为尘土，师父就和大地融为一体了，他的极乐世界将会和人间净土合而为一。师父用生命为我们做了伟大的开示，给世人上了宝贵的一课。

附录二

圣严法师年表

1930 年　诞生于江苏。

1943 年　于江苏南通广教寺出家。

1949 年　时局紧急，从军入伍，由上海登艇赴台。

1959 年　结束十年军旅生涯，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 年　于高雄美浓朝元寺禁足，闭关六年，解行并进，深入经藏。

1969 年　留学日本东京立正大学，六年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1975 年　应邀赴美弘化。

1976 年　担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及大觉寺住持。

1977 年　东初老人圆寂，奉老人遗命返台接掌中华佛教文化馆、农禅寺法务。

1978 年　任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

1979 年　于美国纽约创立禅中心，后更名为东初禅寺。

1985 年　于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1989 年　创建法鼓山，以“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为理念。

1990 年　举办“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担任总召集人。

1992 年　提出“心灵环保”，成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

1993 年　在台湾初传菩萨戒。获颁社会运动领袖奖。《圣严法师学思历程》一书荣获“中山文艺创作奖”。

1994 年　提出“礼仪环保”，推动佛化联合奠祭、佛化联合祝寿、佛化联合婚礼。

于美国成立“法鼓山佛教会”(Dharma Drum Mountain Buddhist Association，DDMBA)。

《圣严法师学思历程》一书荣获“行政院”颁发之“金鼎奖”。

1997 年　于纽约成立象冈道场。

出席意大利“第 11 届国际人民与宗教会议”，会后晤见前教皇保罗二世。

1998 年　获《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

1999 年　提出“‘心’五四运动——21 世纪生活主张”。

成立“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

2000 年　以汉传佛教代表身份，参加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领袖和平高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说。

荣获“行政院文建会”颁发“终身文化贡献奖”。

2001 年　于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主持僧伽大学佛学院创校暨开学礼。

应邀于台北举行的“宗教与世界和平及心灵环保座谈会”发表演说。

应邀出席于纽约举行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领袖和平高峰委员会”并致辞。

2002 年　以佛教领袖身份出席纽约“世界经济论坛”。

出席于泰国曼谷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

率团护送辗转流至海外多年的阿佛头像回到中国大陆山东神通寺四门塔。

《天台心钥——教观纲宗贯注》一书获第 37 届“中山学术著作奖”。

2003 年　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置

“法鼓人文讲座”。

偕同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的宗教暨精神领袖代表，前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进行宗教和平运动的工作。

应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之邀，出席于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第一次筹备会议。

2004 年　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

主持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动土典礼。

出席“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于泰国曼谷召开的“亚太地区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

出席“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于美国纽约召开的“防止恐怖主义研讨会”。

出席“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于约旦召开的董事会。

举办“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台北论坛”。

2005 年　出席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银行“信仰暨发展领袖会议”。

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成功大学、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

于中国大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进行专题演讲。

获颁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举办传法大典，将“中华禅法鼓宗法脉传承证书”传予东、西方共计十八位法子。

创设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落成开山。

2006 年　于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大殿举行“第二任方丈接位大典”，正式将方丈职位交付果东法师。

带领十五位“法鼓山青年领袖代表团”代表，参加 10 月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全球青年领袖高峰会”。

2007 年　创办台湾地区第一所获“教育部”核可设立的单一宗教学院——法鼓佛教学院。

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签署设置“圣严汉传佛学讲座教授”正式成立。

提出“心六伦——新时代·心伦理运动”。

多年推动环保自然葬，并与台北县政府合作规划的“台北县金山环保生命园区”正式启用。

推动防制自杀活动，创立“关怀生命奖”。

于法鼓山举办的“亚非高峰会”致开幕辞。

2008 年　荣获美国设计与流程科学学会“李国鼎杰出经济社会制度设计奖”。

荣获中国文艺协会荣誉文艺奖章“文化贡献奖”。

2009 年 2 月 3 日圆寂。

附录三

圣严法师 108 自在语

提升人品

1.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2. 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
3. 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
4. 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
5. 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
6. 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
7. 心量要大，自我要小。
8. 要能放下，才能提起。提放自如，是自在人。
9. 识人识己识进退，时时身心平安；知福惜福多培福，处处广结善缘。
10. 提得起放得下，年年吉祥如意；用智慧种福田，日日都是好日。
11. 身心常放松，逢人面带笑；放松能使我们身心健康，带笑容易增进彼此友谊。
12. 话到口边想一想，讲话之前慢半拍。不是不说，而是要惜言慎语。
13. 在生活中，不妨养成“能有，很好；没有，也没关系”的想法，便能转苦为乐，便会比较自在了。
14. 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业。
15. 四要：需要、想要、能要、该要。
16. 四感：感恩、感谢、感化、感动。
17. 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PDG

18. 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种福。

19. 能要、该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

20. 感恩能使我们成长，报恩能助我们成就。

21. 感谢给我们机会，顺境、逆境，皆是恩人。

22. 遇到好事，要随喜、赞叹、鼓励，并且虚心学习。

23. 少批评，多赞美，是避免造口业的好方法。

24. 平常心就是最自在、最愉快的心。

25. 踏实地走一步路，胜过说一百句空洞的漂亮语。

26. 知道自己的缺点愈多，成长的速度愈快，对自己的信心也就愈坚定。

27. 多听多看少说话，快手快脚慢用钱。

28. 唯有体验了艰苦的境遇，才会有精进奋发的心。

29. 踏踏实实做人，心胸要广大；稳稳当当做事，着眼宜深远。

享受工作

30. 忙而不乱，累而不疲。

31. 忙得快乐，累得欢喜。

32. “忙”没关系，不“烦”就好。

33. 工作要赶不要急，身心要松不要紧。

34. 应该忙中有序地赶工作，不要紧张兮兮地抢时间。

35. 不要以富贵贫贱论成败得失，只要能尽心尽力来自利利人。

36. 任劳者必堪任怨，任事者必遭批评。怨言之下有慈忍，批评之中藏金玉。

37. 随遇而安，随缘奉献。

38. 成功的三步曲是：随顺因缘、把握因缘、创造因缘。

39. 见有机缘宜把握，没有机缘要营造，机缘未熟不强求。

40. 人生的起起落落，都是成长的经验。

PDG

41. 用智慧处理事，以慈悲关怀人。
42. 以智慧时时修正偏差，以慈悲处处给人方便。
43. 慈悲心愈重，智慧愈高，烦恼也就愈少。
44. 面对许多的情况，只管用智慧处理事，以慈悲对待人，而不担心自己的利害得失，就不会有烦恼了。
45. 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
46. 大鸭游出大路，小鸭游出小路，不游就没有路。
47.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
48. “精进”不等于拼命，而是努力不懈。
49. 船过水无痕，鸟飞不留影，成败得失都不会引起心情的波动，那就是自在解脱的大智慧。
50. 给人方便等于给自己方便。
51. 甘愿吃明亏，是仁者；受辱吃暗亏，是愚蠢。
52. 压力通常来自对身外事物过于在意，同时也过于在意他人的评断。
53. 用感恩的心、用报恩的心，来做服务的工作，便不会感到倦怠与疲累。
54. 随时随地心存感激，以财力、体力、智慧、心力，来做一切的奉献。

平安人生

55. 生命的意义是为了服务，生活的价值是为了奉献。
56. 人生的目标，是来受报、还愿、发愿的。
57. 人的价值，不在寿命的长短，而在贡献的大小。
58. 过去已成虚幻，未来尚是梦想，把握现在最重要。
59. 不用牵挂过去，不必担心未来，踏实于现在，就与过去和未来同在。
60. 智慧，不是知识、不是经验、不是思辨，而是超越自我中心的态度。
61. 积极人生，谦虚满分；自我愈大，不安愈多。
62. 上等人安心于道，中等人安心于事，下等人安心于名利物欲。

63. 你是有哪些身份的人，就应该做哪些身份的事。

64. 在安定和谐中，把握精彩的今天，走出新鲜的明天。

65. 担心，是多余的折磨；用心，是安全的动力。

66. 财富如流水，布施如挖井。井愈深，水愈多；布施得愈多，财富则愈大。

67. 面对生活，要有“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

68. 只要还有一口呼吸在，就有无限的希望，就是最大的财富。

69. 救苦救难的是菩萨，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

70. 超越生老病苦三原则：活得快乐、病得健康、老得有希望。

71. 超越死亡三原则：不要寻死、不要怕死、不要等死.

72. 死亡不是喜事，也不是丧事，而是一件庄严的佛事。

73. 每一个孩子，都是帮助父母成长的小菩萨。

74. 对青少年，要关心不要担心，要诱导不要控制，用商量不用权威。

75. 爱你的孩子，与其担心，不如祝福吧!

76. 夫妻是伦理的关系，不是“论理”的关系。

77. 能不乱丢垃圾，随时清捡垃圾，都是做的功德。

78. 眼光，是你的智慧；运气，是你的福德。

79. 喜爱的就想占有，讨厌的就会排斥，患得患失，烦恼就来了。

80. 经常少欲知足的人，才是无虞匮乏的富人。

81. 心不平安是真正的苦，身体的病痛不一定是苦。

82. 明知心不平安是苦事，就赶快以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来安心吧!

83. 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拥有再多也无法满足，就等于是穷人。

84. 不要用压抑来控制情绪，最好用观想、用佛号、用祈祷，来化解情绪。

幸福人间

85. 好话大家说，好事大家做，好运大家转。

86. 大家说好话，大家做好事，大家转好运。
87. 每人每天多说一句好语，多做一件好事，所有小小的好，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好。
88. 急须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来吧！
89. 我和人和，心和口和，欢欢喜喜有幸福。
90. 内和外和，因和缘和，平平安安真自在。
9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
92. 人品等于财富，奉献等于积蓄。
93. 奉献即是修行，安心即是成就。
94. 拥有的多，不一定让人满足；拥有的少，不一定让人贫乏。
95. 现在所得的，是过去所造的；未来所得的，是现在所做的。
96. 好人不寂寞，善人最快乐，时时处处助人利己，时时处处你最幸福。
97. 若希望人际关系相处得好，就要把心量放大，多接纳人，多包容人。
98. 只要自己的心态改变，环境也会跟着改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99.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需要沟通，沟通不成则妥协，妥协不成时，你就原谅和容忍他吧。
100. 大的要包容小的，小的要谅解大的。
101. 以全心全力关怀家庭，用整体生命投入事业。
102. 戒贪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布施、多奉献、多与人分享。
103. 包容别人时，双方的问题就解决了。
104. 学佛的人，有两大任务：庄严国土，成熟众生。
105. 要做无底的垃圾桶，要学无尘的反射镜。
106. 烦恼消归自心就有智慧，利益分享他人便是慈悲。
107. 用惭愧心看自己，用感恩心看世界。
108. 净化人心，少欲知足，净化社会，关怀他人。

附录四

大陆正式出版圣严法师著作目录

《禅的世界》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1 月

《拈花微笑》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1 月

《禅与悟》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1 月

《人间世》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1 月

《禅的智慧》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1 月

《圣严法师教禅坐》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天台心钥：教观纲宗贯注》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明末佛教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华严心诠——〈原人论〉考释》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禅门第一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

《圣严说禅》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禅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正信的佛教》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佛学入门》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学佛群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真正的快乐》 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找回自己》 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从心沟通》 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38 则职场智慧》 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1 月

《智慧 100》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 月

《禅的体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 月

《完全证悟》 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禅无所求》 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心的经典：圣严法师讲心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

《福慧自在：圣严法师讲金刚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